

第三十二章 情是水 涟漪成圈

天翻地覆的这片混乱震撼着“大森府”，他们在黄丹的恶耗中尚未平静下来，却又连接发现了孟蛟的横死，于是，这座雄峙南方的武林巨第便完全陷入了那种凄风苦雨，惶悚不宁的黑暗中……。

当然，他们立即展开了严密又彻底的清查与搜索行动；但是，结果同样是空洞又迷茫的。

找不出凶手。

找不出杀人者的身分，来历，甚至动机来。

已经死去的人或许知道这些，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大森府”的上上下下，全在心里笼上了一层愁雾，罩上了一层人人自危的惊忧暗影，可是，除了那两眼盈聚的惶惶，他们真是束手无策了。

他们实在猜不透那个煞星是什么人，武功这么高强身手如此俐落，而且，更可怕的是来人居然能随意出入于戒备森严的“大森府”内外恍同无人之境，这份能耐与机智，确是匪夷所思了……

现在，“大森府”的防卫已更加严谨，连“金刚会”的人手也派上用场，协同展开警戒，“群英堂”内，“府宗”骆暮寒已经连续召集了三次会商……。

燕铁衣奉了总管孙云亭之命，将一些香烛祭品等送往那边的精舍中去，在那里，摆设了灵堂，准备开吊，入夜之后，还有场法事要做。

生死场面见得多了，对于生和死也就淡宽得多，燕铁衣将该送的东西送到以后，又在灵堂里外转了几转，这才走了出来，面对那两具尚未入殓的尸体时，他心中只有一抹悲悯及怅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因为这是一种有关存亡的争斗，他极为明白，设若易地而处，他的敌人亦势必如此，而混进了江湖圈子，便免不了要接受这样的下场——今天他来吊人，不知那一天又安保人不来吊他？

心情有些儿沉重，他独自又走了回来。

经过西园的花棚时，骆真真竟一个人坐在那里，神情上宛似在等候什么人，显得有些焦急，也流露了几分悒郁不欢的愁容。

微微一怔之后，燕铁衣快步走向花棚下面，他尚未开口，骆真真已经看见了他，这位骆府的大小姐立时一跃而起，焦急愁苦之状一扫而光，她匆匆过了上来，又嗔又喜的盯着燕铁衣道：“小郎，你又跑到那儿去了嘛？怎么直到如今才回来？”

燕铁衣垂手站着，迷惘的道：“大小姐是在找我？”

骆真真佯怒道：“不是找你是找谁？我先前到孙总管那里，他说才派你送东西到对面去了，我知道你回来一定要经过这里，所以索兴就在这里等，那知却等了这么久，害得我坐立不安的……你到对面送东西要送这么长的时间吗？又疯到那儿去野啦？！”

燕铁衣呐呐的道：“没有，大小姐，我只在灵堂里呆了一会，我不晓得大小姐在找我，要不，我马上就会赶回来听差遣……”

哼了哼，骆真真道：“你呀，谁知道心摆到那儿去了？”

燕铁衣不解的道：“大小姐是指我——？”

突然，骆真真察觉自己有些失态，她脸儿飞红，赶紧侧过头去轻咳一

声，再转过脸来的时候，又恢复了那极端庄之色了。

骆真真的表面上虽已强行装扮成一派湛然，其实一颗心却在跳个不停，她业已体悟出自己在情感方面的变化来，这种变化，对她来说，是强烈的玄妙的，新奇又不可思议的，她暗中有着一股兴奋的潮流奔循于体内，一种喜悦及一种绮丽的幻想掺含在一起逐渐凝形，但她却也是忐忑又惶恐的，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持续下去，该怎么让这种情势发展，她明白她在做什么，她在隐隐祈求什么，她已真的对“张小郎”有情感了，而这并非寻常的情感，这不是主子对奴才的情感，不是某种怜悯而生的情感，这是一一带点慈祥意味的姐姐对弟弟的关爱，不，这此只有一点点，却更像一个思春少女暗恋上某一个青年人那样的狂热及迷乱，虽然，她是尽量压制着，同时自己也在拼命否认……

没有少女是不怀春的，只等着那个合适的人来启开她爱之心灵而已。

有些人，经过一生漫长时光，犹不能体悟“爱”的真谛是什么，但有些人，只在短短的一段时日里，便能适切的发现爱更去承受它的痛苦与甜蜜，欢乐与忧郁，承受它的兴奋、狂癫、骄傲，以及一切平时无以体验的百般滋味郁爱不必多，不必长，只要真正爱过，几天也就够了。

骆真真没有说话，但一双水盈盈的眸瞳里，却倾诉了许多。

燕铁衣有些怔忡，也有些迷茫，骆真真对他这种特异的情感，他怎么感受不出？他早已有这个体悟了，但，此时此地此景，岂非一大讽刺？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他根本想也不敢往这上面去想，同时，他肯定，只要骆真真有朝一日明白了他的身份，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希冀了。

就算眼前吧，主仆之分，相距千里，又岂是谈论儿女之情的对象？

搓搓手，燕铁衣陪笑道：“大小姐，有时候，我太笨，脑子转不过弯来，还请大小姐多开导……”

骆真真稍微平静了一点，她笑道：“别客气了，谁知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燕铁衣忙道：“在大小姐面前，我怎敢装糊涂？”

“噗嗤”一笑，骆真真道：“好了，不说这些——小郎，灵堂有什么好看的？那种阴惨惨寒森森的气氛，能憋得人发狂，你却像蛮有兴致似的，真叫人想不通！”

燕铁衣不知不觉的道：“生与死是一道关界，来的人和去的人总也有这轮回一转的缘份，与死者识与不识并非重要，人去了，多少会给生者留下一点淡淡的意思，好比离愁，俱为怅然……”

骆真真凝视着燕铁衣，表情中有着惊讶与纳罕的意味，这片刻间，她突然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她宛如在面对着一个睿智的，超凡的，深沉又淡漠飘逸的隐士……。

这样的话，不似能从一个小厮杂役的口说得出来！

燕铁衣处于眼前的气氛中，不由自主的将谈话的对象与自己本身的情感相融了——这么柔静的气氛，这样恬怡的笑靥，又加上这样一位亲切的少女女以至将他本能的戒备和善惕也松懈了，就如同在和一位好友话家常似的……。

及至他发觉骆真真，以这种眼神瞧着他，他才悚然惊悟，立时，他掩饰的一笑，故作忸怩之色：“大小姐……大概我说得有些不伦不类吧？这是我从以前家乡里一位秀才先生口中听到的，顺便套用了，也不知是不是人的

生死真像这个说法……”

骆真真疑惑的道：“这不是你自己想到的？”

燕铁衣忙道：“我也想过，但说不出来，我只觉得像他那样讲，才多少扣中了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感触，……”

骆真真慢慢的道：“小郎，你很聪明，悟性也高，有如璞玉，只差一位好工匠好生琢磨了……”

燕铁衣顺势道：“还请大小姐多教导，大小姐，我的记忆也很好呢，教我什么差不多都能记得。”

怔怔的看着燕铁衣，骆真真茫然道：“小郎，我老觉得你不是小郎……”

燕铁衣心头一紧，轻笑道：“大小姐在逗弄我了，我不是小郎又是谁呢？”

骆真真皱着眉儿道：“小郎，面对着你，我一直看不出你有半点下人的味道来，仿佛蕴藏在你身体内的是另外一个灵魂，那是个与众不同的灵魂，小郎，你的气质非当沉毅高华，你似乎是两个人幻化为一个人的，有时，你是小郎，有时，你又像变成另一个人了，小郎，你有点怪——告诉我，你真是小郎吗？”

燕铁衣扮出一付哭笑不得的样子——暗中却捏了把冷汗：“大小姐，你真会说笑话，我不是张小郎又会是那一个？求你别再说了，我听过一些老古故事，像借尸还魂一类的，大小姐，你要再讲下去，我就要吓得打哆嗦啦，真的，如今我自己也在怀疑是不是我自己了……”

忍不住笑出声来——显然，骆真真已暂时打消了她那并无根据的直觉反应，她抚着嘴儿道：“看你，和个小孩子一样这么胆怯！”

燕铁衣顺着岔开话题：“大小姐这么急着找我，可是有事吩咐？”

骆真真笑笑道：“没什么事，就是心里烦闷想找个人聊聊，怎么，你不愿意？”

燕铁衣惶恐的道：“我，我那敢？”

叹了口气，骆真真道：“这两天，府里接二连三出事情，你一定都知道了？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叫人惊疑难安，走到那里，也觉得鬼影幢幢了……”

燕铁衣小心的道：“大小姐，我一直在纳闷，那个杀星会是谁呢？他胆子可真不少，府里就和龙潭虎穴一样，他竟然要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怕抓着……”

骆真真坦然道：“那凶手若怕被抓着，也不会来了，小郎，江湖上有句话——‘不是猛龙不过江’，既然他敢来，就必有所恃，不过，这杀人者的确也够胆量！”

燕铁衣十分有信心的道：“只要下次他敢来，大小姐，府里的师父们一定会抓住他！”

骆真真悒郁的道：“也难说，小郎你不会武功，不了解此中的情形，李子奇和史炎旺都算得上是好手了，却在倾刻之间便被对方要了命，而‘丹顶红’孟皎和‘铁君子’黄丹更是江湖上盛名赫赫的人物，本事之强比李子奇与史炎旺二人犹要高上许多，但是，孟皎死在房中，住在隔壁的人却竟无闻问，连风吹草动也没见，一个强者就送了命；黄丹的死更是荒唐，他正在与曹广全二人例行试招呢，那杀人者竟突然扑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击杀了黄丹，曹广全在一边看着，还一直以为是司延宗在开玩笑，等他发觉情形

不对，那人早就扬长而去……”

燕铁衣道：“如果曹大爷一上来就看出有问题，说不定还能与黄二当家合力制服那厮……”

摇摇头，骆真真道：“这也不一定，听曹广全事后的叙述，那凶手黑衣全身头上更戴着面罩，动作如电，武功奇高，攻扑之间神鬼莫测，造诣之精湛，足可称为登峰造极，曹广全自认便加上了他，恐怕也未见能占上便宜……”

燕铁衣愤愤的道：“大小姐，不是我放肆敢背后批评曹大爷，他当场疏忽不察，以至黄二当家丧了命，事后，他一定会尽量把那凶手描述得多强多狠，这样才显得他措手不及的难处，也减轻了他的责任，其实，我才不信那人有他说得这么厉害！”

静静的一笑，骆真真道：“小郎，你的话或有道理，但却不准向外面说起，以免传入曹广全耳中另生误会，于你也非常不好，总之，府里的事，你不必开口议论，自己言行多慎重就衍了……”

燕铁衣恭顺的道：“是，大小姐。”

骆真真又轻轻的道：“这会儿，爹是又急又怒，发了好大的脾气，蒲叔叔却悲痛逾绝，起誓要为黄丹报仇，整个府里好像翻了天一样，闹得混乱不堪，如今人人都憋着一肚子怒火，你平时没事步向他们那边凑，那些人的行为都很粗鲁，一不顺心，就会乱找碴儿出气……”

燕铁衣道：“我不靠近他们也就是了——大小姐，如今可对那凶手的来历有了点眉目？”

骆真真沉重的道：“还没有，但有人怀疑是‘青龙社’派人干的，可是又不像，也没有证据可供支持这种臆测，现在的情形，真像掉在雾里，一片朦胧了……”

这时，园子那边，忽然传来人声叫喊：“真妹，真妹……”

一听这声音，骆真真的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极度憎恶的道：“鬼，阴魂不散的鬼……”

声到人也到，可不是，大公子章凡。

他人从那边花丛傍转了过来，还隔着丈多远，业已满面堆笑，谄媚的道：“哟，真妹，你在这里，可找得我满身大汗，这双腿都要走断啦；乾娘要我请你回去用点心，‘芝麻酥饼’和‘玫瑰千层糕’，外大街‘志和斋’做的，另还熬了莲子粥，就等你回去啦，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话还没讲完，这位章大少的目光已罩定在燕铁衣身上，立时神情一寒，模样儿像要吃人：“咦？你这奴才又在这里贼头贼脑的黏缠上啦？好小子，你倒真会挑时间，凑热闹！”

燕铁衣赶忙装成又惊又怕的神态，微颤着道：“小……小的不敢，章公子，小的只是来向大小姐回禀差事的，小的这就走……”

骆真真重重一哼，怒道：“留在这里，不用怕他，小郎，这一次我看他还敢把你怎样？简直喧宾夺主了，岂有此理！”

章凡急忙陪笑道：“得，得，我的好真妹，我就看在你的玉面上饶了这奴才，你别生气行不？”

骆真真冷板板的道：“人家惹你啦？人家又犯了什么错？凭什么要你去‘饶’他？莫明其妙！”

表情变了变，章凡有些挂不住的道：“真妹，何必嘛？下人面前，老是

出我的丑？这些天来，你总不给好脸色我看，我又没得罪你，好歹你留点情份，我再不济，也比个下人要高上三分吧？”

骆真真不屑的道：“也不见得！”

怒气顿升，章凡一转，厉叱道：“大胆奴才，还不给你家少爷滚开，还在这里又想讨打？不开眼的东西！”

燕铁衣悚栗的道：“是，是，小的这就走——。”

骆真真尖声道：“别理他！”

燕铁衣可怜兮兮的道：“大小姐，我还是先走吧，你做做好事，要不，我又要受苦了……”

咬咬牙，骆真真猛一跺脚，急步走开，章凡狠狠瞪了燕铁衣一眼，像只癞皮狗的蹶着屁股匆匆赶了上去，一面跟在骆真真，背后低声下气的连陪着不是……

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燕铁衣也迅速离去，他刚刚待要转过前面那片疏林回到住处，林中，丛兆已一溜烟般窜了出来。

往傍一闪，燕铁衣低促的问：“有事么？”

丛兆左右一望，小声道：“大当家，今早的事，是你？”

点点头，燕铁衣道：“是我。”

眼皮子下的肌肉跳了跳，丛兆咋舌道：“我的老祖宗，大当家你可真狠呀，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这么个快法！”

目光四巡，燕铁衣谨慎的道：“兵贵神速，迟则生变，我冒险来此，可不是和他们磨蹭着玩的！”

丛兆咽了口唾液，有些紧张的道：“大当家，我特来禀告，刚才‘府宗’业已问到骆志昂的去处，他晓得这位荷花二少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似乎也有些觉得不妙，立时派人四处寻找去啦！平时他才不会如此小题大做，但纰漏一出多，他好像也敏感起来……”

深沉的一笑，燕铁衣道：“很好，他不用多久就会知道他宝贝儿子是失踪了。”

丛兆压着嗓门道：“大当家是否准备，把这件事向‘府宗’摆明？”

燕铁衣道：“当然，要不他怎能肯定骆志昂到了那里？摆明了才能谈斤两，我另外还有掳去他儿子的证据给他，好叫他相信这不是唬他的！”

丛兆舐舐嘴唇，道：“大当家要小心了，风声会越来越紧！”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晓得；你自己也注意要沉住气，别露了底，这可是拎着脑袋玩命的事！”

苦笑一声，丛兆乾涩涩的道：“我业已是骑上虎背啦，大当家，还能不撑到底？你老放心，我会谨慎……”

燕铁衣颌首道：“你快走吧，别叫人看见起疑——”

拱拱手，丛兆又像方才一样，一溜烟闪进林中不见。

沉思月刻，燕铁衣缓行向前，一面走，他一面在考虑下一着棋该怎么摆，在这强敌四伺的环境里，他深切知道，每一步俱关生死，每一着皆系成败……。

第三十三章 莲心苦 柔肠铁胆

就在“大森府”这一片风声鹤唳的气氛中，燕铁衣一连十天没有展开新的行动，他有心要敌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疲惫里，他希望对方会在精神压力的过份负荷下失去惯常的反应，他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人们日夜不停的使身心处在动态的惊悸中时，就会逐渐变得麻痹、迟钝、而幻觉丛生了……。

当然，现在“中州宰”骆暮寒亦已确定他的宝贝儿子是“失踪”了，唯一尚不能确定的是他儿子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他非常清楚他的儿子，断不会自行离家出走的，况且，也毫无出走的原因，在这等节骨眼上，骆暮寒委实不敢向好的地方想，因此，他的脾气也就越发暴躁，“大森府”更就愁云惨雾，人人自危了……。

燕铁衣冷眼旁观，知道他再进一步行动的时机又快来到。

目前，“大森府”向“青龙社”挑衅的计划，似已暂时搁浅了，他们虽然力量早已齐备，却因为这连续不断的意外事件而不得不强行延缓举兵，他们有这种预感——不幸的迭次发生，必然与他们侵犯“青龙社”意图有着关连，纵使他们这时还摸不清症结的所在，但有些人业已联想到“青龙社”的头上了。

这些人里，包括了“大森府”的“府宗”骆暮寒，以及“大地十剑”中的第三剑“光轮”章琛等，只是，他们苦于拿不出实据来，这种大事，光用推想猜测是不够的，谁也知道如若一旦传扬山去，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下，其后果对“大森府”来说将是如何严重！

于是，他们只有一面竭力设法寻找骆志昂的下落，一面等待……。

这七天，对双方而言，都是漫长的、难熬的。

“大森府”方百有一种固执却有效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骆志昂不死，掳去他的人便必有所图，迟早也必会那“大森府”接头，那时，这个谜团便可打破了，当然，届时如何应付，也只有到了时候再说。

目前，他们除了尽人事的去查探之外，便只有等着对方自行出面。

九名好手的连续遭到狙杀，“大森府”自然也不能放弃追究的责任，不过，这些事比起骆志昂的失踪来，却变得次要了……。

燕铁衣一向的主张是制敌机先，保持旺盛的攻击精神，所以，“大森府”在期待，他却又要展开一连串的计划，他要在“大森府”现在的迷惘恐慌处境中，再加强其震撼与打击的效果！

同时，他决定，要在这连串的行动完成之后，才让“大森府”明白骆志昂的下落，——易言之，那时也就是提条件、谈斤两的时候了。

他准备对付的下一个目标，是公孙大娘。

公孙大娘是一般江湖人给她起的称号，她的真姓名是公孙莫愁，五旬的年纪了，看起来犹如三十许人，长得可算漂亮，但眉目顾盼之间，却仍然有着那么一股子俏味；公孙大娘早就寡居了，却是谁也不知道她以前的至今是那一个，她的外表相当秀雅，白白净净的，清清爽爽的，除了看起来有些带邪，她若不开口，便不十分像个江湖人，她的大半生，有着很浓厚的传奇色彩，譬如说，没有人晓得她的来处，也没有人晓得她的去处，在二十年前看她就是这副模样，二十年后却依旧如昔，大家都知道她的武功很高，但却估不透高到什么地步，因为和她动过手的人就没有活着再出来现世的。

而她擅长那一门技击之术，特点何在亦无人知晓，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少有朋友，离群独处，行踪飘浮却又亲善心狠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燕铁衣却要比别人多知道她一点，燕铁衣晓得公孙大娘一身本领里，最高明的就是她的轻功，而燕铁衣也知道她的师承，公孙大娘的师承不是别人，便是她的丈夫——当然，该称为她死去的丈夫了，公孙大娘的丈夫乃是在二十五年以前即已退隐江湖的一代怪杰“海天飞鸿”钟雁影，在当年，钟雁影的轻身术乃是宇内一绝，少有并论者，公孙大娘是他的浑家，整日厮磨，在这一门上的修为，那还错得了？

二十五年是一段十分漫长的岁月，白云苍狗，世事多变，公孙大娘的那段过往早已湮没于人们的记忆里了，同一个时代的人不敢说绝无几存，却也少得可怜，人与人相遇聚合的机会又不多，再加上公孙大娘的来去无定，神出鬼没，就越发使人摸不清她的底细了。

燕铁衣之所以比旁人多知道公孙大娘一些，是因为他在武林中的地位与潜势力所使然，他的人多，接触面就广，接触面一广，就有较多的机会得悉某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内幕秘辛，公孙大娘的身世，他即是凭着这个原因比一般人深入几分，实则，却仍欠详尽。

燕铁衣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他也永远斗志昂扬，他这半生已经过了太多的凶险，与太多的强悍对手做过生死之搏，所以，他并不以为公孙大娘有什么特异之处，在他看来，江湖生涯原就是一串连着一串的争战干戈所组成，原就是血腥和暴力的反映，这个环境里的存在价值便乃一种本身实力的残酷竞赛及抗议，要活着，即须与不同的对手挣扎，胜了，向前迈进，败了，就地躺下，如此而已，公孙大娘，也不过是他生存过程中另一个阻路的对手罢了。

他早已事先探明，公孙大娘每天清晨都有亲往府与南墙后花圃中采花的习惯，公孙大娘喜欢花，尤其是太阳未出之前带着露水的新鲜花儿。

昨晚上，燕铁衣已经十分自然的向孙云亭讨过来一桩差事——五更天出府去到老横街替孙云亭端“桂子豆腐脑”，这是孙云亭嗜食的早点，平常都是阿贵跑腿，但阿贵贪睡，老是误了孙云亭进膳的时间，所以燕铁衣就殷勤的自愿接下来，孙云亭非常欣喜，还着实夸了他几句，燕铁衣知道，孙云亭要吃的这种“桂子豆腐脑”只是老横街的“五福茶楼”有得卖。

于是，天还未亮，他已故意揉着一双惺忪睡眼，手与提着瓷罐子，看上去迷迷糊糊的出了侧门，当然，谁也不知道他衣衫里暗插着的短剑。

一穿侧门，燕铁衣朝着老横街的方向走出极短的一段路之后，马上绕个圈子转向围墙的南面，他晓得那里也有一道平时极少使用的便门，从便门进去，即是那座花圃了。

他不越墙而进，因为他知道墙后每隔十步便有一名守卫，正对守卫的十步之外，亦有一个暗桩，如此纵横布置，戒备极为严密，即使有着再高的轻功，也难以保证不漏形迹，他现在却不愿去漏这个形迹。

花圃的这一边，是由一道墙隔着的，府里人称南墙，南墙后的花圃，已算是内宅范围了，燕铁衣事前细心观察过，这座花圃也有二十丈广阔，四角各有两名守卫，便门左近，则有一名“府卫”轮值，由花圃到最近的建筑物，高有五丈之远，如果他行动快，应该来得及脱身。

轻俏的，他伸手在便门上敲了几下。

立即，一个沉厉的嗓音带着紧张意味的从里面响起：“那一个？”

燕铁衣赶忙清脆脆脆的回应：“是我，张小郎，张管事派我来给爷送早点来啦，‘五福茶楼’的‘桂子豆腐脑’，里头轮班的可是‘后堂’的马爷吧？”

铁栓拉动，门儿开了一线，那人的半边冷脸一晃，总算看清了“张小郎”，他后开门，让“张小郎”进来之后又立即关上下栓。

燕铁衣呵腰陪笑：“马爷，果是你，真辛苦啦。”

其实，这里的轮值顺序，燕铁衣早由丛兆那里得悉，他盘算到今天拂晓的这段时间，正好轮上“后堂”的“府衙”“快刀”马大宾，而是在前天他已借故同马大宾接近过，令马大宾对他有了印象。

生了一张冷木面孔的马大宾以一种怀疑的眼神打量着燕铁衣，硬板板的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燕铁衣脸堆谄笑，低声道：“回马爷，是总管事叫小的送早点来，‘五福茶楼’的‘桂子豆腐脑’，冰糖熬的还滚烫呢……”

马大宾哼了哼，道：“老孙什么时候开始这么体贴人啦？居然送好吃的给我吃！”

燕铁衣道：“不，马爷可别误会，这可不是总管事的意思，是‘府宗’昨儿晚上交待下来的，‘府宗’说，这些日来，各位爷全辛苦了，应该多吃点好的滋补滋补，叫总管事注意着办，总管事一想，先从‘府衙’级的爷们开始吧，首先，在各位正式交班用膳之前，先送上一顿美味点心……”

嘿嘿一笑，马大宾道：“我说呢，老孙怎么会忽然客气起来了？原来还是府宗的交待，妈的，若是老孙呀，我们就算饿死他也不会皱皱眉头！”

燕铁衣呐呐的道：“这……马爷……小的不知道……”

刚伸手要接燕铁衣提着的瓷罐，马大宾忽又问道：“你小子怎么不从前面过来？偏偏绕这个偏门？”

燕铁衣连忙压着嗓音道：“前面值班的‘府卫’还有四个，小的若从前面来，轮到马爷你，岂非只剩下一点残汤啦？小的心里一转，不如先绕来这里，马爷吃过之后，小的再从此地走正门回去，让他们喝马爷的残汤……”

“唔”了一声，马大宾道：“看不出你小兔崽子还蛮有点孝心，好，你这记马屁算是拍对了，多巴结着点，今后有你的好处！”

燕铁衣一派恭让之色：“马爷多照顾……”

又伸手来接瓷罐，马大宾不满的道：“他娘的，这一瓷罐子才装多少豆腐脑！犹要分开给五个人吃，一个人怕不只有一口的份？老孙连他妈慷他人之慨也不肯，看他能捞几个黑心钱带回自家去？真正狗操的！”

燕铁衣阿谀的道：“马爷多吃点，没关系。”

手一挨着瓷罐，马大宾又咕哝着：“那儿还滚汤？凉都凉透了！——”

燕铁衣往上一凑，低笑道：“马爷，你老别忙，先吃这个！——”

猛一抬头，马大宾还没看清燕铁衣脸上的表情，左胸一阵剧痛倏起如绞，一柄短剑，业已又准又狠的透入了他的心脏深处！

面孔骤然歪曲，马大宾嘴已空张，却发不出声言来，他的右手刚刚本能的摸向刀柄，却在离着刀柄的寸许处垂落，整个身子抖了抖，便那么软绵如泥般颓倒。

一把抓着马大宾的身体，燕铁衣将他拖到一排花架底下，然后，燕铁衣走向最近的一个角隅上，十来步远，他已看见了那两名守卫。

两个人是对坐着的，模样似是十分无聊；面朝这边的那名大汉，一眼瞥见了燕铁衣的身影，正自一愣，尚未及发声询问，燕铁衣已作揖道：“二

位大哥辛苦了。”

就这一句话，他手中暗握的两粒尖锐石子已“猝”然飞射，声起人倒，那两名大汉一个往后仰，一个朝前仆，两粒石子，分别嵌进了他们的前额与后脑。

连正眼也没多瞧，燕铁衣笔直走向另一个平行的角落，这一次更简单，他右一个闪旋中便各点了那两位仁兄的“死穴”，丝毫声息不带，他业已解决了这边的三拨警卫。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等待那位“风韵犹存”的公孙大娘，她是喜欢花儿的，尤其是清晨中沾着露珠的花儿。

天，朦朦亮。

一条纤细的身影，——娜娜的自南墙月洞门中走进了花圃，她一袭素裳，手里抬着一只精巧的紫竹小篮，形态十分悠闲，这样的外貌，倒与那天燕铁衣听她在群英堂会议中说话的粗鲁腔调，大不机合呢……

来了，公孙大娘。

燕铁衣并不托大，他已找了一根弃置地下的木棒握在手里，这根宛似锄柄的半朽木棒，在人家眼里只是握木棒，但在他手中，则不啻一柄威力无穷的利剑了！

于是——

当公孙大娘刚刚走到这边，俯身去检视一丛花束的时候，燕铁衣已从另一片花丛里轻轻走去。

公孙大娘半俯的身子突然一僵，按着她缓缓转回头来，水伶伶的一双媚眼注定了燕铁衣；纵然她这时的眼神有些儿迷惑与讶异，但燕铁衣却不能不承认，这一双五十岁妇人的眼睛，却仍俱有那种妖娆少妇的魅力——不是口闻其声而能以预料及的那种魅力！

站了下来，燕铁衣微笑颌首。

公孙大娘也已面对着他，那张白净而毫无皱褶的细嫩面庞上，惊讶不解的神色已迅速的由颖悟恍然的表情代替……。

低柔的，燕铁衣道：“我该称你公孙大娘呢，仰是锤夫人？”

平静的一笑，公孙大娘的声音虽然粗哑，但这时靠近听着，却似带着磁性，顺耳得多：“那个出没无常，来去无影的刽子手，就是你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不错。”

公孙大娘沙沙的道：“我不得不说——你是高手。”

燕铁衣一笑道：“谬誉了。”

上下端详了燕铁衣一会，公孙大娘道：“看样子，你不像每次都从外面潜身，而是一直就在这里卧底的？”

燕铁衣道：“我是。”

公孙大娘幽幽一叹，道：“我们真惭愧。”

燕铁衣和气的道：“不必自责，公孙大娘，你们是明的，而我在暗处，自古以来，以暗打明就是明里的人要光吃点亏，我只不过占着这么个优势而已。”

公孙大娘平稳不波的道：“你——就是以你身上所穿着的这种身份隐伏于此？”

燕铁衣道：“是的，一个小厮。”

公孙大娘道：“可真委屈你了。”

童稚似笑容浮在燕铁衣脸上，他道：“好在时间不长。”

水盈盈的大眼一转，公孙大娘道：“你在等我，是吗？”

燕铁衣颌首道：“我在等你。”

公孙大娘道：“显然，我是你黑名单上这次的目标了？”

燕铁衣道：“我很抱歉。”

轻理鬓发，公孙大娘妩媚的道：“不必——你一旦面对了我，我已明白你是怀有这种决心来的，否则，你不会让我发现你的真面目，我要再说，你的确很行。”

燕铁衣笑笑，越觉得那天在“群英堂”中发言的她，那种音调措词与现在的她，绝不能想像为同一个人：“承你高看，我更觉歉疚了。”

公孙大娘又抚理了一下发角，这时，燕铁衣才注意到她有一头乌黑如云，不让青春女的秀发——公孙大娘低声道：“你对我，似乎很有把握？”

燕铁衣道：“尽力而为也就是了，我知道你很有几下子。”

半眯着眼睇瞄着对方，公孙大娘微笑道：“或许，你比别人对我知道得多一点，但怕也不完全，是么？”

燕铁衣承认：“你说得对。”

带着点怪异意味的一笑，公孙大娘道：“你这人非自负，我看得出来，你是属于那一类型的人——刚强、果断、勇猛、残忍、冷静，而且，胆大如虎！”

燕铁衣道：“我也不一定有这么完美。”

公孙大娘道：“让我猜猜你是谁，好吗？”

燕铁衣耸耸肩，道：“可以，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

从偏着脸，在淡茫的晨光下，公孙大娘此刻的神情，绝不似一位五十岁可称之为“老”的妇人，她更像是一个俏丽而明媚的少女了：“你的外表看上去十分年轻，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大孩子——十八九岁？或者二十一、二岁？但你的武功，尤其你的精练老辣，却和你的外表绝然不衬，你这样的年纪，居然已有这么深湛的火候？你能独力狙杀了史炎旺、李子奇，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了孟蛟和黄丹，这样的本事这样的机智，不可能吻合你的年龄和你这样纯真的外表，但是，事实上却又确然是你干的，普天之下，有谁能符合你的情形呢？”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想，你大概猜中了？”

公孙大娘温柔的道：“是的，燕铁衣。”

吁了口气，燕铁衣道：“你很聪明，反应更快。”

眸瞳中闪过一抹凄然的神色，公孙大娘缓缓的道：“但是，却太迟了！……”

燕铁衣心里有些难过的道：“我也觉得遗憾，公孙大娘，但我没有选择。”

点点头，公孙大娘道：“我可以了解你的处境。”

舐舐唇，燕铁衣道：“公孙大娘，你的武功一向高深莫测，尤以轻身之术，闻说更有独步之处，你可以奋力一搏，倾以所能，仍有很大的机会……”

公孙大娘黯然一笑道：“对你，燕铁衣，我在来此之前，已有过了一番探查，你的武功深浅，我已大致心中有数，曾有一个生平挚友向我提过忠告，叫我切莫与你单打独斗；这位挚友对我所具有的功力了如指掌，同时，他在

三年前也亲眼目睹过你的本领，他告诉我，说我不会是你的对手……”

燕铁衣心忖——此人平素在人前口气粗厉不雅，但私下却实则极度娴静明理，闺秀大家之风，恍同两人，于是，他口中道：“你没试过，怎就气馁？”

公孙大娘苦笑道：“我没挨刀，也可预知刀割肉的味道不好受——事实总不能以空谈或骄言去改易，燕铁衣，我可以和你抗拒一段时间，但是，我不会怪你！……”

顿了顿，她又道：“而这个结果，你必也是知道的，否则，你不会冒险！”

燕铁衣慢慢的道：“我不习惯退缩，公孙大娘，胜败其次，尽力而已。”

公孙大娘伤感的道：“埋骨于此，至少也比曝尸荒野要好……”

燕铁衣道：“还不一定。”

公孙大娘振作了一下，道：“世上不会有太多违反常规的奇迹——尤其奇迹不会在我身上降临，我自己知道，我并不算个好人，难邀上天如此宠护……”

手上的木棍掂了掂，燕铁衣憾然道：“公孙大娘，你不该有这个习惯——喜欢花，更喜欢亲自采拈清晨沾着露水的花，否则，我们之间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幕了，至少，暂时不会有。”

低喟一声，公孙大娘道：“花瓣是纯深无瑕的，它红的是霞，白的是雪，黄的便有如赤子之爱，它柔嫩而温馨，带露的花，更为清新娇美，点尘不染；我喜欢这样的花儿，它使我心中平静安详，感到恬怡，使我还相信人间世上总还有纯深的真摯的东西存在……很可笑，是么？你到了我这种年纪，或许可以体谅我这时的心境了……”

默然半晌，燕铁衣觉得自己心腔在收缩，血液奔流加快，但是，半点狠劲也提不起，丝毫杀机也染不上，他只感到一片安详，一片平静，一片柔和，就宛似在与某位多年友好共话家常一般，情绪上竟是如此的恬适无波……”

公孙大娘又晦涩的道：“好吧，燕铁衣，可以动手了，我不希望耽搁你的时间，等着你催我上路，就太不落槛了——我会试着挣扎一下，我们彼此，全不须客气……”

燕铁衣极快的望了望天色，道：“公孙大娘，恕我得罪了。”

公孙大娘黯然道：“我们——全是势非得已。”

燕铁衣手中的木棍指向了公孙大娘的胸口——快得就像这只木棍原本便是指着那个部位的；公孙大娘一滑三步，却在那三步滑出以后幻术似的闪到了燕铁衣的背后，也像是她原本便在燕铁衣背后一样！

没有回头，燕铁衣的短剑向后飞闪，一晃而过！

公孙大娘竟随着剑尖的来势轻轻飘出，彷彿她是被那股锐利的剑风冲荡出去似的，而眨眼间，她手上的紫竹篮已罩往对头头顶。

燕铁衣的木棍朝上指，却又在上指的同时点到公孙大娘咽喉之前！

公孙大娘身形微晃，业已——婷婷的站到了一株花茎上——那么细弱的花茎承受住她整个的重量，竟连稍稍弯曲的迹象也没有，而风吹茎拂，站立其上的公孙大娘也跟着隐隐摇晃了。

于是，一抹冷电宛似来自九天，直取公孙大娘眉心！

就似一只玄鸟般飞起，公孙大娘的左手紫竹篮飞翻，右手现处，一件七尺长的如指软剑，已流灿生辉的暴指燕铁衣！

燕铁衣的短剑适时竖天。

“铿”火花四溅，长蛇也似锋利软剑昂抬三尺。

狭长的黑影锋刺里神光莫测的敲向公孙大娘面颊。

公孙大娘的身影随着木棍的来袭，居然“呼”的一声顺着棍的挥势翻了一个空心转，长剑笔直刺向燕铁衣心脏部位！

这一次，燕铁衣猝然矮身暴进，木棍猛扫，却在劲风骤起之际幻成漫天棍影，齐罩而下。

公孙大娘就在狂风暴雨也似的棍势中穿走游闪，脱颖而出。

但是，一溜寒芒却像老早便等候在她脱出的那个部位似的一闪刺到。

公孙大娘长剑硬迎，力磕敌人的短剑。

然而，木棍又将九十九击融为一击，简直看不清那是虚、那是实的有若浪潮般蓦然包卷过来。

公孙大娘横身平着逸出，如带长剑映起一抹水伶伶的光华，仿佛半面扇弧形回扫那似桩的棒影——

但是，怪事出现了，木棍的暗影与劲力还在融合着充斥于空间，而燕铁衣本人却已来到了公孙大娘飞逸的去路上，刹眼里，公孙大娘锋利长剑将木棍削为片片旋舞，但当她骇然发觉燕铁衣的身形时，长剑却已不及收回，身体更不及转变方位了。

眩目的光芒寒凛，有如冷焰一闪。

公孙大娘被那股撞击之力猛捣得摔跌地下，肩头血流如注。

这位本领奇高的江湖女杰，这时却在绝望与沮丧中漾起了迷惘，她痛苦的爬坐起来，目光怔愣的看着燕铁衣，不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刚才那一剑，燕铁衣可挑选她身体上的任何部位刺戳，可是，燕铁衣却只插入她的肩头，没有取她的性命。

站在公孙大娘前面正步，燕铁衣归剑入鞘，眼神清澈而柔和。

嘴唇蠕动了几下，但公孙大娘却宛似喉中哽噎着什么，她脸上的肌肉颤抖，很久没挣出一句话来。

燕铁衣平静的道：“当内力贯注于所持器物之中段，藉着使它振动的力量而产生惯性的反应，随着它原先的摆移趋势而继续摆移——当然，时间很短促，只是一刹那的持续光景而已，但在一个高手来说，这一刹那的空隙业已足够，敌人会因幻觉而疏忽了实体的运动，敌人受惑攻拒空无的器物时，他已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对方的威力圈内了；这其中所须熟悉并揣摩的只是时间与方位的配合而已。”

公孙大娘紧咬下唇，神色复杂又激动。

燕铁衣缓慢的道：“我之告诉你这些话，是解释你为何落败以及我这一招的道理何在，它主要是诱敌惑敌的，它是我‘冥天九式’中的第五式：‘天外天’。”

深深吸了口气，公孙大娘沙哑的道：“为何失败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早知会是这个结果；但是，令我迷惘的是——你为何不杀我？为什么？”

燕铁衣摇摇头道：“我也说不出，我只是下不了手。”

公孙大娘苦涩的道：“但我知道，燕铁衣，你不是经常这样宽恕敌人的，你狠起来比谁都狠，尤其是，你不对自己的决定犹豫——而你原本决定是来取我性命的！”

燕铁衣道：“你说得不错，我是不习惯饶恕我的敌人，当我原先就不打

算饶恕的时候更然，但是，我却不忍心杀你，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

身子抖了抖，公孙大娘道：“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意外之一……”

燕铁衣若有所思的道：“我想，或许我较喜欢有理性懂得情感的人吧，纵使那是敌人……”

公孙大娘喃喃的道：“只这么简单？”

沉默了一下，燕铁衣深刻的道：“另外，可能的唯一理由就是我认为你已经尝够了人间世的酸楚与孤寂，一个被岁月无情煎熬又啃啮的落寞女人，不该再遭受这样残酷的打击，那是不公平的，人人都应有机会再创造一个新的人生——只要他值得获有这个会。”

任是公孙莫愁这样世故老练，饱经沧桑的江湖女人，这时也不禁心情激荡，感触万千，她双目涌满泪水，哽塞的道：“燕铁衣……你……你是……这些年来……唯一……理解我……心中痛苦的人……”

燕铁衣和煦的道：“不要难过，公孙大娘，你只是自己束缚在空幻的回忆与灰色的未来中了，你把心头的门扉紧闭，不再接受外界的光和热，当然，你就会孤寂、落寞、看什么，什么也都是苍茫的了……”

公孙大娘泪如雨下，抽噎不停。

燕铁衣柔声问：“那使你关闭心头之门的人，可是‘海天飞鸿’锺前辈？”

沉重的点头，公孙大娘拭着泪道：“是的……自从先夫去世，我已万念俱灰，生也乏味……他像带走了一切，我的整个希望、憧憬、与热力，也全随着他的遗体带进坟中，长埋地下了……”

燕铁衣默默无语，但双眸中的光芒却柔和而温暖，他望着她。

公孙大娘凄凉的道：“你不知道……先夫和我是多么恩爱不渝，我们的情感是如何深厚坚定，我们生是两个体，实则一颗心……他临终前，流着泪水要我为他活下去，他一生中，我也只看他流了那一回泪，是头一遭，也是最后一遭，所以，我活下来了，二十多年，或却像活在一场灰黄的僵梦里，乏味得很，无趣得很，死对我原是一种解脱，既不能解脱，我也就只好这样蒙蒙混混的过下去……”

燕铁衣轻声道：“这人间世上，也有美好的一面，并非全是冷酷生硬和灰黯的……”

又吸了口气，公孙大娘哽声道：“先夫的猝逝，是我生平第一个意外打击，我们原以为可以白首偕老，同生同死，但上天嫉人，不使相守百年，活着便是场梦吧，却是美梦易碎，恶梦难醒……直到今天，燕铁衣，你又给了我这第二个意外，这不是打击，但你是不是要给我解脱呢？解脱包围在我心灵四周的悒郁灰黯？”

燕铁衣道：“若能如此，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捂着肩上的伤口站了起来，公孙大娘泪痕未乾，却异常真挚的道：“谢谢你，燕铁衣，谢谢你恕我性命，谢谢你的关怀、同情、了解、与开导，谢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人活着，该学的道理很多，我现在明白，只凭年齿的长幼是不能做为事物了悟的深浅依据的。”

燕铁衣开朗的一笑，道：“你能看得开，我也和你一样高兴。”

略一犹豫，公孙大娘毅然道：“燕铁衣，我不能与你为敌，我会立即离开此地——我会悄然他去，你可以相信我，你的事，我永不会透露一个字由

来……这不算报答，燕铁衣，这只是一个对知心者的善意表示而已……”

燕铁衣缓缓躬身，道：“我非常领情，公孙大娘。”

染着泪痕的面庞展现了一抹明爽的笑容，公孙莫愁道：“对了，燕铁衣，你是怎么会如此了解我的？”

笑笑，燕铁衣道：“一个如此对花锺爱而又说得出这样譬喻的女人，该是心境孤寂，渴望精神上有所寄托的女人，不是么？”

公孙大娘恳切的道：“你是个无比聪慧的好人，真的，燕铁衣。”

燕铁衣笑道：“过奖了，公孙大娘，我发觉你有双重个性，大庭广众之间，你是那样粗毫不羁，但独处时却这般文静冷寂，我却盼你两相融合，愿以后你的人如同你的名——莫愁。”

深深的点头，公孙大娘道：“我会试着这样做，你知道为了掩饰我内心的孤独与痛苦，有时，在一般江湖朋友的聚会里，我不得不故作粗狂之状，甚至连我说话的音调也尽量放得尖厉难闻，这样，人家才会相信我一无隐忧，悍野如常。”

接着，她目光四顾，道：“希望没有惊动其他的人，这花圃四周全有守卫……”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们较手的位置是在花圃的这一边，花圃是方形的，两头相距有二十馀丈，我们在拼搏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声息发出，二十丈那边的守卫不易察觉，而这一头的守卫，却早在你来之前被我除掉了。”

公孙大娘道：“你做事十分周密，今天，你果然是处心积虑来对付我的。”

燕铁衣道：“不错。”

公孙大娘道：“燕铁衣，你的本领这般已臻化境，心思又是如此精密，行动更加犀利快速，倒真令我替‘大森府’及其同路人捏一把冷汗，你的消息太灵通，手法太俐落，来得快，做得狠，直到现今，他们还在狐疑不决的情势中，我看，这场绝争，他们要吃亏了。”

燕铁衣低声道：“我总尽力而为，人，不可侵犯于人，但却须要自保，我的自保，也一向比较积极。”

望望天色，公孙大娘亲切的一笑道：“我要走了，燕铁衣，后会有期，再谢谢你，同时，请珍重。”

说看，她轻轻一福，转身离去，但刚走了几步，燕铁衣又叫了她一声，公孙大娘站住，回头，燕铁衣笑道：“我忘了告诉你，你的轻功是顶上尖的，不愧为‘海天飞鸿’的妻子传人！”

盈盈笑了，公孙大娘又向燕铁衣检衿示谢，然后，她只微微一闪，业已一抹淡云般出墙而去，燕铁衣还记得人家告诉他的那些往事——“海天飞鸿”的轻身术中有一种心法，叫做‘回眸翼杳’，眼前，可不正是？

天已亮了，他转向花圃的另一边，他不冒险，那边的守卫他不能放过；同时，他也想好了如何回去向孙云亭解释——解释为什么他也会和阿贵一样耽搁了买“桂子豆腐脑”的时间……

第三十四章 风流会 色自迷人

公孙大娘的失踪，花圃中九具体体的展现，就像一把一把的土，抹灰了“大森府”上下人们的面孔，也似一个一个的焦雷，震撼了他们的心弦，每张脸看上去全是那么沮丧，每个人的神情也如此的颓唐了。

搜，搜不着任何线索。

查，也查不出丝毫端倪。

就算等吧，这样灾难连连的日子，要等那一天？没有头，没有主，不见踪影的敌人，同打鬼似的，又如何抓得着那个影子去打呢？

渐渐的，“大森府”及其翼党的主脑们，业已有了一个统一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无形的敌人，必是来自“青龙社”，或至少与“青龙社”有关了，不过，他们却仍找不出真凭实据。

就在这样怔忡不安的气氛里，燕铁衣又胆大心细的再度展开活动。

下一个目标，唔，是章凡，“大地十剑”中第三位“光轮”章琛的公子。

他知道，这位大公子，乾少爷，是一天到晚全缠在后院中的，要找他非常好找。

天刚八里。

燕铁衣故意向总管事孙云亭编了一个藉口，拿着骆真真前一天就该送过去的新选料子花样送往后院，男仆役们是不准进入后院楼阁之内的，燕铁衣捧着那包东西口交到小翠手里，又在门口和小翠瞎扯了半天，从这位府宗千金的贴身近婢口里，他得到骆真真人有点不舒服，未用晚膳就先回房躺下了，他心中有数，骆真真不管是真不舒服抑假不舒服，有意避开章凡大少的纠缠却是事实，另外，燕铁衣也知道骆真真近日来心情确是不佳，她弟弟的失踪，给她全家与她都带来极度的忧虑——这一点，燕铁衣目前爱莫能助，但是，对于替骆真真解开章大少的烦扰，他却早有妙法，现在，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他一直在门口与小翠闲扯，目地并不是解闷，他在等候章凡，他晓得章凡的居处是假山那边的一幢精致客馆——“大森府”专为替近亲至好准备着的，燕铁衣预料，章凡就会过来的，平时，章凡得空便往这边钻，一旦得知心上人有所不适，就会来得更快了，这殷勤，他能不急着献？

果然——

只在燕铁衣和小翠聊了顿饭功夫左右，他已看见假山旁的石径上出现了章凡那急匆匆的身影。

燕铁衣迅速结束了谈话，三言两语打发了并未看见章凡过来的小翠上了楼，然后，他也快步迎了上去。

兴冲冲，急切切赶过来的章凡，猛一抬头发现了燕铁衣，脸上那股子兴奋火热的表情立时收起，马上换了一付憎厌不屑的判官面孔。

抢先一步，燕铁衣巴结阿谀的打了个千：“公子爷，你忙着哪。”

眼珠子一翻，章凡冷冷的道：“一边滚开，少碍着公子爷的路。”

垂手往旁一站，燕铁衣仍然笑容可掬的道：“公子爷可是要去大小姐那儿？”

才走出两步，章凡“霍”的站住，他怒瞪着燕铁衣，恶狠狠的道：“狗奴才，你又想搞什么鬼？我去不去大小姐那里关你屁事？你有身分讲这种话？不知死活的下贱东西，我若再看见你黏在大小姐身边，你就准备着自己吊颈吧，什么玩意！”

燕铁衣立时哭丧着脸，委委屈屈的道：“公子爷，小的也没冒犯着你，

你就这么责骂小的，况且小的还是正好奉命来向公子爷私传口讯的，公子爷这样大的火气，叫小的怎么开得了口？还不如回去向小姐实覆了吧……”

正待藉机发作的章凡，一听到后一段，不禁立即转变了态度，他一把拉着燕铁衣，忙不迭的问：“慢，慢，快告诉我，你家小姐叫你带什既口信给我了？”

燕铁衣故意耍赖道：“公子爷既是要责打小的，小的还敢多说一句什么？也是小的自己犯贱，原本大小姐是叫小翠来的，但又顾忌小翠前往客馆太不方便，是小的刚巧送花样子到后院，小翠找我代劳，小的才自告奋勇讨了这份差事，那知一见公子，二话不说，便当头挨了一顿狠骂……”

章凡急道：“好了好了，快说话呀，大小姐叫你转告我些什么事？”

燕铁衣拿骄道：“公子爷看来也信不过小的，还是公子爷自己去问大小姐吧……”

脸色一沉，章凡正要发狠，想想又不合适，他紧接着换了一付笑颜，亲亲热热的把燕铁衣拉向一边，眯着眼道：“来来来，小老弟，你这是生的那门子闲气呀？我只不过和你闹着玩，就当真啦？我知道你是大小姐身边的人，大小姐在我面前就夸过你多少次哩，往后，我们多亲近，包你有不尽的好处……”

燕铁衣打蛇随棍上：“公子爷，有一天你成了咱们府里新姑爷，可别忘了小的这一番汗马功劳……”

心里那股子甜蜜和兴奋简直甬提了，章凡骨头也宛似轻了四两：“这还用说？小老弟，我娶了你们大小姐，你就是我的头号功臣，那时，你想要什么，说吧，我一定叫你称心如意……”

接着，他放低了声音，用一种狎褻的腔调道：“你看小翠这丫头怎么样？哈哈，只要我的事一成，我便负责把小翠许配给你，更重加赏赐，小老弟，那时的风光，绝非你如今这个小小厮仆的身份所可以想像的……”

燕铁衣一付惊喜莫名之状：“真的？”

一拍胸脯，章凡满脸义薄云天之色：“我岂会骗你？我可以打包票！”

燕铁衣欣喜无限的模样：“公子爷，我就先谢啦。”

章凡嘿嘿一笑，忽然又凑近了脑袋，着急的道：“小老弟，直到现在，你还没把你家大小姐的口信告诉我，我怎可真急啦，快说吧，到底什么事？别再磨蹭得我心发慌……”

左右一看，燕铁衣压着嗓门，十分神秘的道：“大小姐说，掌灯之后，请公子到‘天恩庙’相见，她有极重要的事要和公子当面说。”

连连点头，章凡高兴得直搓手：“呵呵，冰山化啦，大地春回，我这一片真心，可的确感动了她，好难啊，想不到，想不到，这一天到底来了，到底来了……”

蓦的，他又有些迷惑的问：“小郎，你家小姐怎不就在府里的个地方相见？却大老远的的到‘天恩庙’去？”

燕铁衣轻轻的道：“公子，府与人众眼杂，又当多事之秋，大小姐和公子你要私下谈话，方便么？再说，大小姐做事一向顾虑周详，她要公子去‘天恩庙’相候，必然有她的道理在，据小的猜想，大小姐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向公子透露，而且，大小姐托辞身子不适，提早回房，也就是准备前往‘天恩庙’与公子相会……”

章凡咧嘴笑道：“好，好极了……小郎，你知不知道你家小姐要告诉我

的大概是什么事？”

沉吟了一下，燕铁衣道：“这个，小的可不太清楚，大小姐虽待小的甚厚，但有关大小姐与公子之间的事，大小姐是不会告诉小的，不过呢，小的观颜察色，大小姐眉梢唇角，隐含喜意，而且小的更听到大小姐和小翠说了几句话，像是表示这些天来她心情不好，对公子多有失礼之处，回思再三觉得颇生歉疚，又经府宗、夫人劝戒多次，大小姐感到有向公子解释一下的必要，除此之外，大小姐心里是否还有什么体己话要和公子说，就不是小的能以妄加猜测的了。”

章凡像是腾云驾雾一样，昏陶陶，乐滋滋，又是兴奋，又是欣慰的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嘿嘿，玉人终能垂青，也不枉我苦心一片了……真啊，真啊，只要你能体谅我的痴情，雨露一滴，我便粉身碎骨，亦不惜一报红粉知己……”

燕铁衣又小声道：“公子，还有件事……”

吞了口唾液，章凡急切的道：“快说，快说，莫耽搁了我的约会。”

燕铁衣道：“小姐特别交待，请公子单独赴约，而且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露此事……”

章凡忙道：“当然，这个我还会不知道？便是天皇老子，我也不会说出一个字的，不过，你也得口风紧点，别漏了底——。”

燕铁衣笑道：“公子可以放心，小的谁也不会说。”

一整衣襟，章凡迫不及待的道：“时辰不早，我要先走啦，小郎，多谢多谢。”

燕铁衣加上一句：“公子，‘天恩庙’的前面凉亭里，你知道那地方？”

章凡一阵风也似的往外赶，边丢下来两句话：“我到城外‘天恩庙’的时候，你还不知在那里呢……”

注视着章凡隐去的背影，燕铁衣不禁微微一笑，他伫立片刻，才十分悠闲的往前面走去。

他知道他不必着急，早一点，晚一点，都没关系，章凡一定会在那里痴痴等待，不到等断了肠，这位公子爷是不会离开的。

谁说的一句话来着？爱恋中的男女全是盲目的，而章凡却更是如此，他连心也迷了……

出门之前，燕铁衣和一千仆役们在下人房里胡扯闲聊了好一阵，然后，才抽个空溜了出去，要出门，他尽可捏造上千百种理由。

“天恩庙”在城外靠西，位置很偏僻，平素香火便不旺，一到入夜，更形冷清幽寂，黑黝乌暗的地方，宛如泥塑的牛头马面都能随时跳将出来。

今晚，也是燕铁衣要与熊道元见面的时间，在前几次换过好些个不同的约晤地点之后，他们又轮回了第一次碰面的地方，而燕铁衣也觉得“天恩庙”最合适。

不过，他们晤见的地点，却是“天恩庙”的右侧松林子里。

来到松林中长满了青苔的那几只破旧石鼓之前，燕铁衣轻轻向早已垂手静候着的熊道元点点头，坐下，微微笑道：“来了一会了吧？”

熊道元低声道：“也是刚到。”

燕铁衣道：“今晚上，你要再带一头肥羊回‘麻石坡’去。”

裂嘴一笑，熊道元颇有兴致的道：“是那一个？”

燕铁衣道：“‘大地十剑’中第三位‘光轮’章琛的宝贝儿子‘星菱剑’，

章凡。”

“哦”了一声，熊道元道：“原来是这小兔崽子——魁首，这些天来，你可把‘大森府’整得不轻啊，听说他们业已人仰马翻，鸡飞狗跳，闹了个心惊胆颤啦，章琛的儿子再一失踪，只怕他们就更士气大挫，惶悚不安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这是必然的，而且，我相信‘大森府’及其党羽，就快要军心溃散，斗意全失了，我会倾尽一切力量使他们加速走向这一步！”

熊道元道：“不过，魁首也请多慎重。”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晓得。”

沉吟了一会，他又道：“前次传谕总坛，叫他们立时截杀‘金川三鬼’与‘瘟煞’廖子竹的事，可有了回音？”

熊道元道：“还没有，不过，判断就这几天必有回禀到达。”

燕铁衣皱眉道：“可得快。”

熊道元忙道：“是，我再加派人催问。”

燕铁衣站了起来，道：“‘大森府’里我所进行的计划，逐条逐项都还符合我们原先的理想，跟着，就要你们表现一次了。”

熊道元振奋的道：“如何做，还请魁首指示，这些天来，我们光躲在‘麻石坡’养膘，闲得捉蝉子数数，心都发了慌，早等着上阵一试啦。”

燕铁衣笑笑，道：“你们不得轻举妄动，务必听令行事，要与我的行动密切配合方能臻至最大功效，时间上不会太久了，‘千人堂’、‘采花帮’或‘力家教场’，总有一至两个所在要你们去打，就怕你们给我砸了锅！”

熊道元立即一付“泰山石敢当”的姿态：“禀告魁首，你老放一千一万个心，不管魁首交待下来的是什麼差事，我们都会豁命去干，保证有声有色，乾脆俐落，不给魁首丢一点面子。”

哼了哼，燕铁衣道：“做过再夸口，别像鸭子——嘴就有半斤！”

打了个哈哈，熊道元道：“魁首，我们全是你的老班底啦，我们这份能耐与把握，魁首还信不过？”

燕铁衣正色道：“道元，不可只迷信自己的力量而轻敌，要知道，对方也不是容易摘得下来的！”

熊道元道：“有魁首的英明领导，那怕顽敌不溃？”

燕铁衣笑斥道：“你跟了我这么些年，别的没学到，反是练就一付油腔滑调……”

朝林子那头看了看，他又道：“最近这几天，可能就会有所行动，不论我何时下令，你们总须记住一个原则——速战速决，以雷霆之势一举击溃敌人，断不能让他们有苟延残喘的机会！”

熊道元躬身道：“是，我回去之后即向三领主转禀魁首谕示。”

点点头，燕铁衣道：“一道过去吧，章大公子想已等得不耐烦了。”

“天恩庙”的阶侧檐角之下，挑悬着一只残旧破栏的“引路灯笼”，昏黄朦胧的光线就宛似一声声叫人听不到的苍老叹息，那等阴沉模糊，微弱的光圈随风摇晃，更似幻出幽影幢幢，鬼气森森了……

人走到这儿，便觉得心头压窒着什麼，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惊栗感触，没看见什麼，却宛如四周全有些隐隐的阴寒之气逼了过来……

那空缺了两只角的破落凉亭，便在庙门的斜对面。

自昏暗的光度里，可以看见亭内正有一个人在背着手来回踱步，并时时探首顾盼，模样儿显得十分焦灼不安……

燕铁衣睹状之下，不由暗自失笑，他走在前面，熊道元跟在后头，很快便走近了那座凉亭。

夜里声静，如之这个地段又特别偏僻，燕铁衣与熊道元隔着亭子尚有丈许远，脆落的步履声已将亭子里的那人引了出来。

嗯，那不是章凡是谁？

一眼认明了来人是燕铁衣，章凡如获至宝，他三步并做两步的急迎上来，形态非常不耐不满的开口便抱怨起来：“小郎，这是怎么回事嘛？大小姐到底来是不来了？我业已苦候了一个时辰还多啦，这个鬼地方，阴沉沉寒森森的，到处都带着那么一股子幽冷气味，亏得真妹想得出来，端端挑了这么个所在……”

燕铁衣闲闲的道：“公子在这儿一定等得火大了？”

章凡急躁的道：“这还用说？一个人单独守着这座破亭穷等，四周又全是这么荒凉黑暗，连个过路人也不见，越等越急，越急越等不着，倒像在和孤魂野鬼约会了，若是叫别人看见，可不以为我发了疯才怪，唉，真是开玩笑……”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不错，公子爷，此地是很僻静，除了可供男女幽会谈情之用外，更可以做很多种其他的用途，在这里办事，往往都能随心所欲，不愁被人发现……”

章凡一颗心全飞向了骆真真身上，因而一时没听出燕铁衣话中的弦外之音来，他暴躁的道：“少扯废话了，我没心情听你的罗嗦——大小姐到底来不来了？怎么现在还看不见影子？你却跑来这里干什么？莫非你家大小姐又有口信传来？”

摇摇头，燕铁衣道：“没有，大小姐没有口信传来。”

章凡急得连连跺脚，道：“那她到底来不来赴约的呀？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燕铁衣吃吃一笑，道：“公子爷，你这时的模样，好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但是，却更像一头动了春情的公狗或是一只吃不着天鹅肉直在蹦跳的癞蛤蟆！”

呆了一呆，章凡顿时大怒：“混帐奴才，我刚给了你一点颜色看，你就浑然不知自己为何物了？别忘了你的身份，少仗持着帮了我一点小忙就得逾矩超格；你要再出言不逊，放些狗屁，我心火一上，照样叫你苦头吃够，什么东西！”

燕铁衣安详的道：“公子爷，别叱呼啦，我指你是畜牲，还高抬了你，其实，你有些行为，却未必比畜牲高明呢。”

章凡双目突瞪，颊肉抽紧，他咬牙切齿的道：“你想死呀？你头脑不清楚了？你这敢对我如此放肆？狗奴才，今晚上你是吃了狼心豹胆还是喝了迷糊汤啦？满口的胡说八道。”

燕铁衣搓搓手道：“先别生气，公子爷，我有话要和你说明白……”

章凡咆哮道：“什么话？你这——”

摆摆手，燕铁衣柔和的道：“公子爷，是谁叫你到这里来的？”

章凡大吼：“这还用问？不是你家大小姐叫你传的口信？”

燕铁衣道：“传话的人是我，不过，却并非大小姐叫我传的，是我自己自作主张传的话，易言之，就是大小姐根本没约你，所以她没有来，约你的人，是我！”

猛的一楞，章凡意识到其中必有不妙之处，他却仍然愤怒的呢叫：“什么？原来你在骗我？你在耍弄我或逗我？大胆奴才，你，你是不想活了？我今晚上非要结结实实打你个半死不可，混帐放肆的小畜生——。”

第三十五章 君入瓮 迟早下手

十分突然的，章凡又停止了叫骂，他以一种怪异与恶毒的神色盯视着燕铁衣，好半晌，才一字一字的再从齿缝中透出话来：“刚刚你是说，是要约我？”

燕铁衣轻松的道：“是的，是我要约你。”

上上下下打量了燕铁衣一阵，章凡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张小郎，你是因为我责打过你，是而怀恨在心，妄图将我诱出加以报复，唔，你原来是这么个主意，倒看不透你人小鬼大——。”

燕铁衣一笑道：“你可真叫聪明！”

章凡怪声怪调的笑了起来，极度轻蔑不屑的道：“其实，你若有这种心意，大可不必绕弯子费功夫，只要你说明白了，无论到那里，章少爷会奉陪，怕的是，你自家要受罪哪……”

燕铁衣淡淡的道：“你认为是这样么？”

章凡半眯上眼，慢条斯理的道：“小奴才，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胆量不少，勇气可嘉，很好，我要看，你到底想怎么报复我，然后我再看你如何继续吃‘大森府’的那碗饭，唔，只怕到时候你家大小姐也样样袒护不了你啦……”

这时，站在后面暗影处的熊道元已经走近一边，满脸凶狠之状的瞪着章凡。

先前亦曾打个影依稀看到熊道元的形迹，只因章凡的心思全放到骆真真约会的事上去，所以不曾留意，现在，熊道元一显身，竟凡顿生惊惕，同时却也兴起了满腔的愤怒，他嘿嘿一笑，不屑的道：“啊哈，我道你个狗奴才有什么本事居然胆敢如此嚣张犯上，原来你竟找了打手来啦？你是想借他人之力来出自己的那口冤气呀？啧啧，可真吓坏我啦……”

燕铁衣有趣的道：“公子爷，你果是临危不乱，豪士风范。”

大笑一声，章凡嘲弄的道：“小兔崽子，谈论这一套，你才算老几？公子爷大风大浪经得多了，杀人流血的场面比你吃大米饭犹更平常，你居然找了这么一个狗熊似的地痞就来吓唬我？来来来，张小郎，你就和你这位无赖打手一起上吧，看看公子爷是如何收拾你们——”

熊道元暴烈的叱道：“瞎了眼的杂种，你死在当前，还充你娘的那门子人王？”

摇摇手，燕铁衣温和的道：“章凡，你是乖乖跟我走呢？还是要躺着抬你走？”

瞪着燕铁衣，章凡豁然大笑：“凭你？”

燕铁衣颌首道：“就凭我，章凡，我的朋友不须动手，只我个人之力，已足能将你侍候得五体投地。”

伸出一只右手，章凡轻藐的道：“奴才，你要能赢了公子爷这一只手，公子爷二话不说，马上跟你走！”

燕铁衣笑道：“你很狂。”

章凡讥诮的道：“不是我狂，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

燕铁衣道：“好吧，你防着，我要上啦！”

一侧，熊道元忙道：“魁首，让我来——。”

燕铁衣道：“不必。”

站在对面的章凡微微一怔，他迷惑的道：“这小子叫你什么？”

燕铁衣的身影只是那么一闪，暴飞的掌刃劲风业已有如一团乌云笼罩了章凡。

章凡的武功不弱，自也识货，燕铁衣这一出手，便把他惊得几乎喊了天——他当然明白，只有拔尖儿的高手才俱有此等的功力显示！

惶然急退，章凡侧斜跃闪。

宛如鬼魅一般当头截拦，燕铁衣的一百一十一掌又如同连串的流星般猝曳而下！

骇异的叫喊一声，章凡凌空翻滚，掌腿齐出，拚命抗拒，但是，攻势所指，却全然落空！

一个旋转，燕铁衣已来到章凡背后，他吃吃一笑，手腕倏翻，兜肩将这位章大公子摔出三步！

怪叫一声，章凡在地下一溜滚跃弹起来，他目定口呆的瞪着燕铁衣，表情像在看一个三丈高的狰狞巨人一样惊恐……

燕铁衣微笑着道：“公子爷，跌得可重？”

章凡张口结舌了好一会，才面色泛青，喉咙与像掖一把沙似的嘶哑着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燕铁衣平静的道：“不用奇怪，公子爷，我当然要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我是杀死史炎旺、李子奇的人，也是杀死孟蛟和黄丹的人，另外，公孙大娘被我逼走，花圃中自马大宾以下的八名守卫也全是被我干掉的；我还可以透露一件事给你知道，‘大森府’‘府宗’骆暮寒的宝贝儿子骆志昂早已落入我手，而现在，就该轮到你了。”

章凡只觉心腔子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收缩，后颈的肌肉也宛似僵硬了一样令他脑袋全抬不高了，吸着气，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声音会发了抖：“但……但……你是谁？我……我以前……与你并无夙怨……甚至……不认识你……”

燕铁衣笑笑，道：“不错，我们的确以前并没有仇恨，也不认识，可是，自从你与令尊来到‘大森府’而且来的目的地是帮着‘大森府’不利于‘青龙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怨仇，而且，逼得我非向你们下手不可了！”

机伶伶的一哆嗦，章凡骇然惊呼：“你——你是‘青龙社’的人？”

燕铁衣道：“是的，我是‘青龙社’的人。”

嘿嘿冷笑，熊道元接口道：“好叫你这邪龟孙心里明白，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青龙社’的大龙头，‘青龙社’所有弟兄尊奉的魁首，北地七省的绿林霸主！”

一刹那，章凡的一张俊脸竟扯成了扁的，他仿佛吞下了一颗火栗子似的，从喉咙至内腑，顿时至像一把火烧上来，连舌头都不会转了。

燕铁衣缓缓的道：“章凡，我不勉强你，我要你心甘情愿的俯首就擒——你的‘星菱十八剑’乃你爹的嫡传，也是你武功中最强的一项，你可以运用出来再抗拒一次！”

挣扎了老半天，章凡似乎尚不能接受这样突兀又巨大的转变——他简直不能置信，一个可怜的奴才，一个看似不懂人事的僮仆，一个出气包，一个貌似天真的小厮，居然竟是天下最为强大的黑道帮会首领？居然竟是名震武林的剑中之尊，梟中之头？这……这简直不可思议！

燕铁衣道：“章凡，不必惊慌，沉着应战，或许，你仍有机会，但我却不必讳言，你的制胜希望只怕将是十分渺茫的了……”

打了个寒颤，章凡面青唇白的抖索着道：“你……你果真……是燕……铁衣？”

燕铁衣一笑道：“依你看，我像是冒充的么？”

章凡惊悸却又迷惑的道：“那……那……为什么……为什么前些日……我责打你……你却一点反抗也没有？这，这怎像……梟霸燕铁衣……的作风？”

燕铁衣和气的道：“你这问题可以说非常幼稚，章凡，我潜入‘大森府’，为的是就地瓦解敌人的斗志，逐步剪除他们的党羽，要求用各种可能手段消弥这一场血腥干戈，你算是什等样的角色呢？我有比收拾你更重要的任务须要完成，我怎能为了你的些许蛮横举止便影响大计？小不忍则乱大谋，似你这种小把戏，实在不值我放在心上。”

章凡公子哥儿的那股傲劲又被激起了，他又是羞愤，又是怯愕的道：“你……你不要侮辱我……”

燕铁衣安详的道：“我不是侮辱你，我说的是实情。”

猛一咬牙，章凡叫道：“燕铁衣，不管你狠上了天，我却不受你的吓，我，我不是没有骨气的人！”

燕铁衣笑道：“很好，那就把你的骨气表现出来给我看！”

眼下的肌肉急速跳动，章凡吸了口气，“霍”的退身两步，长衫一掀，“铮”的一响，一道闪缩的银芒已在黑暗中眨出冷眼！

哈哈大笑，熊道元道：“魁首，这个乳臭未乾，童音尚在的小雀仔倒真有点胆量呢，用剑来向魁首挑斗，他这不等于是敲着阎罗殿的门硬要朝里挤么？”

瞋目如火，章凡嘶哑的吼叱：“住口，你这只会摇旗呐喊的下等奴才！”

勃然大怒，熊道元怪叫：“唏！你又算是什么狗操的野种？你以为仗着你那抗着个虚名的熊老子就能够阳五阴六的充上人啦？呸，别他娘的臭美臭得肉麻了！”

狂叫一声，章凡大吼：“我杀了你——”

长剑一指，章凡猛向前扑，熊道元双枪倏翻，昂然迎上：“我怕你个卵！”就在这吋——

寒光暴闪，快得不可言喻，“当”的一声火花并溅，章凡业已被震出五步！

燕铁衣双手空空，就好像刚才不是他出的手一样，皱着眉，他道：“道元，不可妄动，我既能轻而易举的收拾他，你又何须多费力气！”

立时退下，熊道元悻悻的道：“魁首说得是，我不叫这小子避重就轻！”

转过身来，燕铁衣淡漠的道：“我在等着，章凡，莫非你不敢与我一较？”

铁青着脸，章凡切齿道：“燕铁衣，你放心，章家有断头鬼无屈降人！”

燕铁衣阴沉的道：“那就来。”

锋利的剑刃斜走偏位，却在一晃之下“嘣”的一声划破空气猝指燕铁衣咽喉，而这换式之间，一溜菱形的星芒，映空闪亮！

卓立不动，燕铁衣的左手微翻，冷电激射，准确无比的将章凡长剑震歪，章凡的长剑方才失去准头，那抹寒光已“刮”的一记削掉了他的一块前襟！

骇然急退，章凡手中剑立即在一片剑弧中回舞自保，但是，却在他这圈弧光形成之前，燕铁衣已飞闪而进，掌影如山压倒！

斜身猛窜，章凡三十九剑洒开漫天的星菱光点，缤纷如云，燕铁衣的身形宛若轻烟淡幻，有形无质，他居然在星菱眩闪中穿越而过，短剑恍同青虹贯日，倏现暴飞，那道灿亮的光芒，刹那间凝成一道似可触摸的白练！

惊叫着，章凡长剑纵横，锐风与刀芒交相组合成一片莹莹光墙，但燕铁衣却猛然撞向这片由实质的剑刃形成的光墙，可是，就在相触前的瞬息，他手中短剑骤出，“当”声交击中，他整个人仿佛像要奔往永恒般一抛急泻，落到敌人背后！

双手握剑，章凡拼命往后旋斩，然而，迟了，他的剑才抡半弧，燕铁衣短剑一闪回鞘——这一剑直插进章凡臀下三寸，猛锐的浸入透力，更将草凡撞出五六步，一头冲跌于地！

熊道元的动作亦快，他飞速抢上，左手枪暴砸章凡右腕，右手枪猛挑，于是，章凡那柄长剑立时在黑暗的夜空中划过一抹冷光，抛出老远！

痛苦的挣扎着，章凡脸色惨白，口涎流淌的长叫：“你们……想把我如何？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大森府’也不会饶恕你们……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凶手！”

熊道元的枪尖顶在章凡背脊上，他恶狠狠的道：“姓章的小兔崽子，甭吆喝你他娘的了，你那个老爹和‘大森府’都救不了你，你还是留点精神为他们祷告祷告，看他们如何收这个场吧！”

燕铁衣冷静的道：“道元，把他带回去，但记着与骆志昂分开囚禁！”

熊道元道：“是，包管这两个小龟孙凑不成双！”

一拂衣袖，燕铁衣的表情安适自得：“抄小路回去，注意行迹不得漏入人眼，你先走吧，我也该又再开始扮演我的角色了。”

躬身行礼，熊道元道：“那么，我拜别了，魁首，你也珍摄。”

于是，熊道元飞快动手点了仍在挣扎中的章凡的“晕穴”，当这位章公子“哼”的一声闭过气以后，他一抄臂将章凡抗上了肩，转身大步离去。

目注熊道元的身影消失于黑暗中后，燕铁衣方才微微一笑，自管闲闲地走向“大森府”。

※

※

※

翌日。

刚用过早膳，燕铁衣正将自己的碗筷拿到住处前面的水槽清洗，廊角人影一闪，丛兆已神色紧张的来到面前。

目光四巡，燕铁衣一边装着洗碗，还低促的道：“你来这儿十分不妥——什么事！”

丛兆压着嗓门，忧惶的道：“没关系，大当家，这阵子你这里最清静，我有急要消息来禀，昨天晚上章琛的儿子整夜未归，可又是你老动的手脚？”

点点头，燕铁衣道：“是的，人已带走了。”

舐舐唇，丛兆低声道：“章琛等儿子等得通宵未眠，今天天尚没亮，他

已忍不住了，气急败坏的跑去通知了‘府宗’，如今事情虽然还没张扬出来，但他们都已预感情态不妙，他们判断章凡这位公子爷大概又步了骆志昂后尘，被人绑架了！”

燕铁衣小声道：“这也没什么，他们早晚也会知道此事的——。”

丛兆焦灼不安的道：“大当家，我不是指这件事，而是这件所引发的后果——还是四更未尽的时分，章琛便急匆匆的赶到‘府宗’居处求见，‘府宗’立即起身，在楼侧的‘青丝阁’和章琛密谈，我恰好昨天晚上负责巡逻，正坐在‘青丝阁’歇腿，他们因我是自己人，没叫我回避，就在阁里敞间谈话，我躲在门边，听得很清楚，在章琛忧形于色的讲完了他儿子彻夜未归的事情后，他们两人又详细推敲研判起近日府里所发生的种种意外不幸来，过了一会，‘金刚会’的蒲和敬也到了，曹广全亦跟着一起，四个人反覆讨论推测，都认为必有内奸作祟，且这内奸又绝对是和‘青龙社’有着密切关系的！”

燕铁衣神情不动，平静的道：“说下去。”

吞了口唾液，丛兆沉重的道：“他们重新开始把最近的意外事件一桩桩的提出来分析检讨，这项研判，他们认为那隐形对头行事时有几种相同的特点：行动快，手法狠，时间拿捏准确，地形环境熟悉，府里的一般习惯规矩非常清楚，甚至对防卫布置情形及外来宾客的居住处所也了若指掌，而且来去无踪倏现倏隐，他们判断，若非此人潜伏府中，便必为自己阵线中人，否则决无这样运用自如，神出鬼没的玄妙，而他们又发觉，这些意外事件，又全是这最近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因此，他们决定，要对府里在最近三个月中进来的所有人员加以详细调查！”

沉吟着，燕铁衣道：“我所编造的来历十分完美，但若他们一旦追查到底，却也难免发现蛛丝马迹，而只要他们对某人生了疑心，查不查清底细也就是次要的事了，他们决不是母枉母纵，明镜高悬的清官作风……”

丛兆急道：“大当家的意思是？”

笑笑，燕铁衣安详的道：“不要急，他们便从今天开始调查，轮到怀疑我的时候只怕还有几天时间，我仍有足够的功夫运筹活动，展开全面性的致命打击，老实说，现在他们才想到施用这一步，业已迟了。”

顿了顿，他又低声道：“本来，按我原先的计划进行步骤，应该还有较长的空间可以还用，现今事如燃睫，也只有提早发动，立即举事了，这是他们迫我如此，虽仓促些，也说不得啦！”

丛兆呐呐的道：“那，我该做些什么？”

燕铁衣道：“你除了传送消息给我，什么事也不用做——一直到我们与‘大森府’明阵相对了也是如此！”

第三十六章 巧离间 啮臂断盟

丛兆不安的搓着手道：“那么，大当家，眼看着这明仗交刃，血雨漫天的日子就要来了？”

燕铁衣沉稳的道：“如果骆暮寒知道利害，及时妥协，流血残命之举虽仍不免，但却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总之全看他的选择与取舍了。”

丛兆小心的问：“大当家，设若‘府宗’同意妥协议和，为什么流血之举仍不可免呢？”

在身上揩擦着湿手，燕铁衣一笑道：“丛兆，如不加以适当的打击和压力——也就是说，如果不以连续行动来增强‘大森府’的困难与震慑，骆暮寒岂会妥协让步？这只是一个达成目地的必要先行手段而已，但是，假若骆暮寒不顾一切，坚欲大兴干戈，恐怕往后就免不了你所说的那种‘血雨漫天’的日子了！”

丛兆喃喃的道：“不错，到了那等光景只怕大家全笑不动啦……”

燕铁衣道：“我却较有把握，骆暮寒及其党羽笑不动的成份比找更多！”

丛兆愁眉苦脸的道：“眼看着这种情势，却又束手无策，甚至连句话也不敢说，明知他们大祸当前，也得跟着扮出一付信心自在、跃跃欲试的奋勇之状，想拖他们一把也没法子拖……”

燕铁衣低缓的道：“我已说过，丛兆，我了解你的处境，同时，我也会为了你千百条性命的延续而尽量给他们一个省悔的机会，但我却也有我最大容让的限度，超过此限，则无以为助，这一点，你必须在心中有个准备！”

点点头，丛兆涩涩的道：“多谢大当家对我的关爱，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了，我尽上力，将来的发展，却不是我可以左右得了……”

燕铁衣冷静的道：“将来情势的变化和发展，由我来担心，丛兆，从那一方面来说，都不关你的事！……”

忽然，丛兆记起了一件事，他苦笑道：“昨天晚上我抽空回去了一趟，家兄交待向大当家请安——。”

燕铁衣欣然道：“你哥哥丛鸿真是个性情中人，等到眼前这一桩大事办完之后，我会专程前去探望他，并致最大的谢意……”

丛兆忙道：“大当家太客气了。”

燕铁衣道：“这是应该的——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多小心。”

丛兆微一躬身，转身离去，他走了以后，燕铁衣独自站在水槽之前，凝视着凹槽中的粼粼水波出神，他深切感到，自己的处境以越来越形艰险，也就是说，最后的决定性关头已快到了。

摊在面前的是下一步他该怎么做？

※

※

※

当午后，燕铁衣奉到总管事孙云亭交待，前往街上“泰和粮行”交还一批对完帐的帐本子时，他已趁机到“走马大街”那片“青龙社”暗设的香烛店去，向以店东身份为掩饰的属下大头领洪福泰下达了指令——晚上三更，“麻石坡”的所有人马，立扑“千人堂”，奇袭之后，连夜攻掣“采花帮”，同时，他又强调了行动原则：速战速决，要以最快最狠的方式收到最大的效果，当然，主要以这两个帮会的首脑份子为目标！

“千人堂”的总堂口在“鹿埔集”，“采花帮”的主坛设在“太岗镇”，两地相距只有三十余里，隔着常德县城也不超过六十里路，行动迅速俐落些，一夜之间，庄空离所指挥的二百死士应该可以完成预期任务，当然会非常辛苦，但为了达到撼敌惊敌的目地，燕铁衣也只好令他的手下们勉力而为了……

另外，他之所以如此刻不容缓、急切进行的原因，也是为了不使“大森府”及其同党们有任何赴援或喘息的机会……。

从香烛店里出来，燕铁衣已换上一袭青丝长衫，头束发冠，银飘带拂展于后，足登粉履，手摇摺扇，完全改变成一位弱冠书生，翩翩才子的形状

了。

他还喝了几口烈酒使自己谈吐之间有酒气散出，于是，他做成醺醺然的样子，一摇三摆的行向城北市场口的“力家教场”场所。

大老远，就能望见，“力家教场”的大牌坊，牌坊之后则是四敞大开的前门，门楣上，嵌合着四个大金字：“力拔山兮”。两侧，各排立着六名挺胸突肚，牛犊裤小马甲的彪形大汉，这十二名牛高马大的汉子，衬着这样的气势，那四个“力拔山兮”的大金字，便越发显出一股子雄赳赳气昂昂的意味了。

燕铁衣半眯着眼，故意大摇大摆，扬着头，背着手直楞楞的往里便闯，当然，那十二名门卫并不是摆样子的，立有两名汉子拦路截驾，其中一个环眼掀唇的大汉厉喝一声气势汹汹的叱道：“喂喂，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十二个大活人站在这里你却硬朝里走，连声招呼也不打，藐视人也不是你这么个藐视法的？”

左右一看，又朝眼前的大汉端详了一阵，燕铁衣打着酒呃，笑吃吃的道：“啊哈，亏得你这朝外一站，又开了尊口，要不然，我还真没注意，以为你们只是像庙堂前排塑着的牛头同马面呢，乖乖，原来都还是些大活人！”

环眼大汉嘴唇更掀得高了，他暴吼道：“你想找死呀？灌了两杯黄汤，跑到这里来发酒疯？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你要撒野找错你他妈的门头了！……”

旁边那个窄脸汉子冷——的，道：“我看这小子的骨头痒了，欠一顿好揍！……”

嘿嘿一笑，燕铁衣醉眼惺忪的抬头望了望，又朝后看了一阵，他舐舐嘴唇，打了个酒呃，连连点头道：“喔，我这才瞧仔细了，原来你你这儿是‘力家教场’呀？我倒要请问‘力家教场’又是什么？教人偷鸡摸狗呢？还是教人当土匪做棒老二？你们这里是诱良为盗，啸聚称暴的黑窝匪窟，喏，你们一个一个便全是剪径的毛贼，哼哼！还叫‘力家教场’简直就是‘匪家教场’，教人以力凌人，算是什么好东西！”

环眼大汉一时几乎气得炸了肺，他瞪眼切齿的吼叫：“好龟孙，小杂种，老子叫你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老子今天若不活剥了你这混帐王八蛋，老子就不姓胡！”

窄脸汉子也怪叫道：“圈住他，这小兔崽子准是故意来找碴的！”

十几名粗腰背阔的大块头，立时一拥而上，将燕铁衣围在中间，环眼大汉摩拳擦掌，脸红有如猪血般厉声吼骂着：“妈个皮，我们‘力家教场’，别说在常德地面上，就算在两湖，在南七省也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小狗操的居然横加诬蔑辱骂，我们是‘黑窝’，是‘匪窟’，指我们师兄弟是蠹贼；这不但是朝我们脸上抹灰，更已骑上总教头的头顶撒尿了，这还得了哇？他简直是来摘我们这块金字招牌的啊！”

于是，一片叱喝喊打之声响起，十几位仁兄就待动粗，站在中间的燕铁衣也大吵大叫道：“瞧瞧，快瞧瞧，你们不是一群强盗土匪是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就想逞凶伤人哪？你们眼里还有王法没有？仗看人多势大，更待以力相凌么？我不怕，我早知道你们全是一批豺狼虎豹，一堆鬼头蛤蟆脸，从你们总教头开始，整个教场里上上下下都是些卑陋无耻、罔顾道义的畜生、禽兽，下三滥……”

环眼大汉气冲牛耳，振吭大喝：“给我打，打死这小王八蛋！”

十几名汉子呐喊一声，老鹰扑兔般，齐齐扑向了燕铁衣，燕铁衣狂叫如泣，身形扑地飞旋，顿时只见人影翻滚，十几个牛高马大的汉子鬼哭神号般撞跌向十几个不同的方向！

一阵混乱过后，十二个人倒有一半爬不起来，而这时，燕铁衣早在对方的呻吟长叫声中大摇大摆的走进了门里的宽大天井。

连滚带爬的从后面追上，环眼大汉气急败坏的嘶哑喊叫：“来人，来人哪，不得了啦！”

有仇家对头上门找碴子来啦……”

他这鬼号也似的一叫一嚷，天井两边的厢屋以及正面的厅门里，立即叱吼连连人影闪动，几十条彪形大汉手执兵刃，冲锋陷阵般扑了出来！

这些人猛一见只有燕铁衣单枪匹马的往里闯，俱不由愣了愣，但一楞之后，又迅速将燕铁衣团团包围，在如临大敌般的紧张气氛里，厅门之内，三个形态特异，服饰有别的人物，缓缓走了出来。

三位仁兄两高一矮，但矮的那个却走在前面，两位大个头左右跟随，看上去，颇有点长竹挟冬瓜的意味。

三人却不是牛犊裤与小马甲了，他们穿着灰色紧身衣，当胸用白线绣着一个“力”字，显然都是“力家教场”中身份较尊的角色。

矮子生得十分肥胖，一颗大脑袋上那付尊容奇丑，更生满了疙瘩，像是像冬瓜，却更似一枚生了瘰疮疤的冬瓜。

包围燕铁衣的人群立时闪出一个缺口来，让他们三位走进圈子里！矮胖人物先打量了燕铁衣半晌，才自鼻孔中哼了一声、大刺刺的道：“小子你是干啥的？”

燕铁衣哈哈笑道：“问得好，我是干啥的？你却又是什么东西？”

两名高个子勃然作色，矮子双手一拦，阴阳怪气的道：“我么？我是‘力家教场’的首席大教头‘驭风龙’包至诚，我后头的两位也是本教场的大教头，一位是‘打牛拐’施寿堂、一位是‘大靠肘’古兴；怎么样，这能满足你的好奇心与好胜心了吧？”

燕铁衣眯着眼道：“哦！原来是包大首席教头与两位大教头，失敬失敬，真个失敬，我呢，姓章名凡人人家叫我‘星菱剑’，我爹呢？名列‘大地十剑’的第三位，人称‘光轮子’的便是！”

一怔之下，包至诚随即呵呵失笑，熊度立转温和：“我道是那一个‘强仇大敌’找上门来啦？原来竟是章少侠，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幸亏我早来一步，否则，岂非大水冲翻龙王庙了？那才闹笑话呢！咳！章少侠先前要亮亮万儿，就啥事也没有啦。”

往四周压制复加上警告性的巡视了一遍，包至诚又放大了声音笑道：“章少侠可与我们不是外人哪？少侠，令尊可好？前几天在府里议事之后我还见过令尊一面，呵呵！他老人家可真是精神旺健呀……”

燕铁衣突然冷板板的，道：“姓包的，你少套交情，更不用拍马屁，随你怎么低三下四，今天少爷我也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

大大一呆，包至诚忍住怒气，十分尴尬的道：“呃！少兄，此话怎说？想必是少儿喝醉了，一时有了点子误会，不关紧，且先进去歇会儿，一干有眼不识泰山的肇事小辈容我来教训一顿，给你出气……”

这番话，包至诚自认为合情合理，已是相当委婉了，但是，燕铁衣却并不藉此下台——而他原本便是存心惹事来的——眼一瞪，燕铁衣卷着舌头

大吼：“你是什么乱七八糟？凭什么指少爷喝醉了！你他妈的你，你混头，你是老王八蛋，你就是爬在少爷倒下给少爷叩头，少爷也一样饶不过你们——通通都有，‘力家教场’全是一窝子畜生，少爷今天非重重的打你们一个‘仰面翻天’不可！”

一张疙瘩脸再也挂不住了，包至诚厉声道：“少儿，我是看在令尊及‘大森府’的情份上，彼此谊同至好，更为盟友，是而才一再对你忍让，你休要得寸进尺，逼人太甚，大家全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人，何苦如此漫骂叫嚣？这岂不显得少兄你太失风度，太无教养？”

燕铁衣跳起脚来大骂：“放屁，放你妈的狗臭屁，你什么东西？居然说：我没有风度、没有教养？混蛋，你才没有风度，你才没有教养，少爷不须你忍让，更不认你们是朋友，有种的，就上 come 和少爷较量教量，他妈的，今天少爷本来是想来观摩观摩你们‘力家教场’到底有些什么本事，到底具有多大实力？看看你们练功的过程与一干教头们的手底下玩意如何，岂知你们故意阻碍，有心后，仗倚人多就想谋害少爷，妈的，只此一端，已足证你们是外强中乾，虚有其表，难怪我乾爹同我爹全不放心，叫我前来调查……”

包至诚的脸色难看已极，连那一颗一颗丑怪凸突的疙瘩全在抖动，他眼中表情变幻，最后，露出“原来你到这里乃是这么回子事”的形色……

此刻，“力家教场”这边群情哗然，众怒已兴！

两手叉腰，燕铁衣故意越加狂傲：“不用吵闹，你们吓不住少爷，一批饭桶，都是草包，你们总教头萧进是大草包，包至诚与其他的教头是中草包，剩下的全是小草包，妈的，俱是些废物，真不知当初我乾爹邀了你们来是做什么用的！”

包至诚双目如焰，气得浑身发抖，其他“力家教场”的哥儿们也怒吼叱叫，纷纷漫骂，情势业已乱成一片。

一看时机成熟，燕铁衣随又火上加油：“妈的，少爷岂会含糊你们这等阵仗？休说你们不敢动我一根汗毛，便是你们有种上来，少爷也一样打得你们个个似狗爬——包括你们总教头以下的每一个人在内！”

大吼一声，包至诚气疯了头：“拿下了！”

他身后的“打牛拐”施寿堂抢先冲出，头号的巨太铁拐搂头砸向燕铁衣天灵盖，一侧，“大靠肘”古兴却斜着扑来，上身微偏，双肘暴出！

燕铁衣一闪脱开，迎面三名大漠抡刀便劈！

猛一侧转，燕铁衣以掌飞挥，三名大汉同时怪叫着翻起三种不同形式的筋斗跌开，他全身一缩，头顶风响，古兴的两肘有如钢杵般捣过！

猝然长身，燕铁衣一把叉进古兴腋窝之下，吐气如雷，这位“大靠肘”便狂喊着被送出丈许之外，又重重摔了个四仰八叉！

“打牛拐”施寿堂的巨拐又再拦腰横扫，燕铁衣顺着拐势飞起，却在拐力甫竭的一刹那弹跃拐头之上，八脚如电，“吭”“吭”两声踢得施寿堂庞大的身体，连连倒退，抚着胸口翻着眼珠子委顿坐下……

就在这时——

风声飙起，一条矮胖人影电闪般掠到，来人手中的“龙舌剑”也飞快点刺向燕铁衣全身上下的十二个重要部位。

唔，首席大教头的功力果然与众不同！

燕铁衣然腾闪，长衫一掀，拔出他为了使情景逼真而早已备就的青锋长剑来，随手一抖满天的星菱光点便似缤纷的雪花！

一个使剑已使到化境，列为宗主圣手辈的剑中行家，是可以轻易模仿到别的剑法里某些特异招式的，燕铁衣曾经与章凡动过手，因此，他还记得章凡那几下子剑法，一旦展出，唯妙唯肖，几可乱真！

跃身而起，包至诚一个折翻，有如龙翔九天般转回，“龙舌剑”快刺中，同时暴叱：“好、‘星菱剑法’！”

燕铁衣长剑连串飞舞，力截敌剑，一片叮当撞击声里，包至诚斜退换招，燕铁衣凌空横旋，剑尖一弹，星菱倏现，包至诚挥剑硬拦，燕铁衣的另一点星菱寒芒却神鬼莫测的突然自下往上跳射！

“哇——”

尖号一声，包至诚一个踉跄横滚出去，右大腿上血流如注！

四周一阵喝叫，那些心摧胆颤的“力家教场”弟子们却硬是不敢再往上凑了，一个个只是空口呐喊！以壮声势而已，谁也怕站在前面，一时磨磨蹭蹭，阵脚大乱！

静静的却冷森的，一个身材魁梧，白发皓首的长髯老人，率领三名看样子也是“大教头”身份的人物出现厅门之外，看他们的形熊，可以断定是老早便隐立在那里了！

燕铁衣心中暗笑，故意不理那老者尖锐阴酷的眼光，举起长剑，作势欲追杀犹在地下拚命爬动的包至诚！

于是，那老者蓦的白髯颤动，霹雳般大喝：“章凡，你真要赶尽杀绝，替你老子闯下满天大祸？”

装做一楞，燕铁衣不服气的道：“你是谁？凭什么呵责我？我不吃这一套——。”

老者暴烈的道：“力家教场总教头‘白髯客’萧进就是我，你方才口口声声，谩骂诬蔑的萧进也是我！章凡你好本事，只是我却怕你替你爹找来麻烦了！”

垂下举起的长剑，燕铁衣似是有气畏瑟的道：“我乃是奉了爹及乾爹的谕令，前来实地查看你们所具有的潜力深浅以便重新估计及分配任务……怪只怪你们‘力家教场’的人欺我太甚，我才一进门——。”

冷森的一笑，萧进酷厉的道：“不必再说，我早已全听到了，章凡，你请回吧？我也不留难你，回去之后，记着代我转禀骆府宗及令尊，说我萧进及‘力家教场’以下，力薄才鲜，无德无能，全是一批酒囊饭袋之属，我们不敢再高攀盟谊，强说结党，自今而后，‘力家教场’退出日前所议之举，自生自灭，不敢附于尾骥，替‘大森府’凭添累赘——你的事，看在往日情份上就此一笔勾消，不过，‘力家教场’与‘大森府’的盟议，也同样从今算完！”

燕铁衣故作惊愕之状，又急切的道：“萧进……不，萧老伯你又何苦——”

一挥手，萧进愤怒的道：“好了，话止于此，你请吧？我们小庙供不了你这位大神！”

接着，他嗔目大吼：“让路，送客！”

不待燕铁衣再说什么，萧进重重一哼！转身自去！

于是，在众人极度仇恨又阴冷的默默注视下，燕铁衣一付磨磨蹭蹭的为难样子，宛似十分沮丧的踉踉出门，不时回头，却终于走远。

※

※

※

这一次燕铁衣所施的离间之计，可谓相当成功而完满，他知道“力家教场”的人们与章琛章凡父子并不熟稔，章琛他们或许有人认识，但章凡却绝少会与“力家教场”打过交道，他假冒章凡之名前往扰乱，因此并不顾虑会被人识破，而他的外貌扮成章凡同一类型，语气之间装得煞有介事，再加上他所使的“星菱剑法”在全场“力家教场”的人将他认定乃为章凡本身无疑。

章凡业已失踪，且失踪的消息却尚未透露，这更为章家父子带来百口莫辩的困扰——若说章凡不曾到“力家教场”挑衅惹事，可以当面对质便行，但却到那里去找真的章凡呢？解释章凡刚在昨晚失踪，则天下那有这巧之事？况且章凡既在昨晚失踪，同为盟友为何不获传告？一旦出事，方才见晓，“力家教场”必然以为这是搪塞之词，推诿敷衍之计，那等误会，就越形深切了。

燕铁衣有意要造成一个印象——暗示出他之所以突往“力家教场”乃是奉了骆暮寒及章琛的密令，前去查视“力家教场”的实力与潜势，藉而确定“力家教场”在行事中的角色份量；这表示出骆暮寒与章琛对“力家教场”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来，而由于他这“二流人物”的动手，便打得“力家教场”东倒西歪，更影射出“力家教场”所属的无能，如此一来，萧进的愤怒失望，加上自卑的懊恼乃是必然的，因此，他的反应更符合燕铁衣的埋想了。

当时，燕铁衣喝了点酒并故现微醉之熊，亦等于造成对方“恍然大悟”的错觉，“力家教场”的人会想——姓章的奉有密令，暗怀鬼胎而来，若非喝多了酒吐露真言，还料不到“大森府”俱有这种轻侮的想法呢……。

燕铁衣也晓得，这条离间计的效果并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很快就会解释清楚，证明误会，从而再度携手，但是，就这几天的耽搁，在燕铁衣来说，已是足够运用了，他肯定，当“大森府”同“力家教场”冰释误会之后，整个局势业已分明，那时，他们是否再度结盟，已不关紧要了——几天之内“大森府”如果妥协，管他和谁结盟？如果不肯妥协，则“大森府”能否存在犹是疑问，单凭“力家教场”谅也发生不了作用！

眼前，燕铁衣总算已将“力家教场”绊住扯了大森府的后腿！

这件事的反应非常迅速，燕铁衣上午才搞出来的乱子，晚饭前业已传到“大森府”中，在一阵骚动震惊之际，骆暮寒已亲派章琛与蒲和敬二人前往“力家教场”澄清误会去了。

当然，这场误会却不是很快便可以澄清的。

燕铁衣正在若无其事的向孙云亭交差，并津津有味的叙述他偷空去逛了一次说书馆的经过时，丛兆满头大汗，气急败坏的冲进了屋中。

孙云亭自椅中站起，皱眉道：“怎么啦？丛老弟，又什么事如此慌张？”

匆匆望了燕铁衣一眼，丛兆急切的道：“总管事，你快去张罗一下吧？那边花厅与有两个弟兄刚从北边没命的赶了回来，人都快瘫了，赶紧找郎中去救治……。”

孙云亭一边往外走，一边不解的道：“这是怎么回事？”

推着孙云亭到门口，丛兆焦灼的道：“他两个是奉命暗中跟随廖子竹与‘金川三鬼’以便俟机往回传递消息的，好了，我的总管老爷，你先去吧？去了就全明白啦……。”

当孙云亭一面摇着头离开之后，丛兆又出去查说了一下，确定再无他人了立即转回身来，抹着汗，低促的向燕铁衣道：“禀大当家的，消息刚刚

传到，‘金刚会’的‘瘟煞’廖子竹与‘金川三鬼’，一拨在‘牛鸣石’一拨在‘红绸帮’总坛门外，分别遭到了‘青龙社’的高手截住狙杀，四个人半条活口没剩下，据逃回来的两暗中跟廖子竹等去的弟兄叙说：截杀‘金川三鬼’的人像是阴负咎大执法，狙袭廖子竹的则似是应青弋应二领主，他们每组都是两个人，但动手的只有一个，反正不管几人动手，‘金川二鬼’与廖子竹全完蛋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别慌，沉住气，慢慢讲——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是预料中的结果，若他们没有办到，才令人讶异呢？”

吸了口气，丛兆结结巴巴的道：“好厉害……好……真好厉害……。”

燕铁衣笑道：“甚至连他们会派什么人动手我也料及了，一定是阴负咎与应青弋各为一组，分率一名‘卫山龙’押阵，而屠长牧仍然坐镇‘楚角岭’应变，这是我们‘青龙社’一贯的作风，不错，他们办得还算差强人意，唯一令我不甚满意的，有两件事，一是这个消息，我该比‘大森府’更早得悉才对，一是你丛兆居然尚不晓得骆暮寒另派有两个人分别暗中跟随他们？”

丛兆忙道：“请大当家恕罪，我的确不知道‘府宗’还另派有人暗中随行，他根本没提过；大当家在前些日潜入‘群英堂’隐伏窃听他们会商之际，不也未曾闻及府宗透露么？那等场合他都不讲，平素我们就更杂探悉了……。”

燕铁衣道：“骆暮寒确然城府深沉，老谋精算，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每做什么事，全要留上一手，保持转环的余地……。”

丛兆又抹了把汗道：“据我想，那两个暗里跟随充作下手的弟兄，一定是在查觉廖子竹与‘金川三鬼’遭到狙杀之后马上就没了命的往回奔报，是而府里才较早得到消息，大当家那边的人尚须转弯抹角两三道才能禀及上情，时效上自然是稍慢了些，而大当家又曾严令他们不准来找，因此除了大当家在约定时间里能够晤及之外，其余的空暇里，他们便想来报也难得很……。”

燕铁衣没有回答，他想到——此刻即使“青龙社”已派人前往，“麻石坡”或城里香烛店传递信息，恐怕一时也见不着负责的人了，他们都已开拔准备今晚的攻击行动去啦……。”

丛兆又低声道：“大当家，‘力家教场’的那场乱子？——。”

燕铁衣一笑道：“怎么样？算不算俐落！”

丛兆例透口凉气，道：“我的皇天佛祖——大当家，你真是煞星下凡，魔君临界，这一家伙‘大森府’委实被你整成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了，李子奇，史炎旺的横死，孟皎，黄丹的遭到狙杀，公孙大娘的失踪，马大宾以下八名守卫的死亡，骆志昂，章凡的被掳，‘力家教场’的反目，如今又传来廖子竹‘金川三鬼’的遇难……这些恶耗就像一连串的晴天霹雳，恐怕已把府宗震得心胆俱颤，五内如焚了……。”

燕铁衣淡淡的道：“后面还有……更热闹的局面呢，丛兆，你且拭目以待吧！”

大吃一惊，丛兆抖着声道：“什么？还有……热闹的局面？大当家，要接着朝下干？”

燕铁衣道：“不错，这是我持续打击行动的一部份，今晚开始，即已渐入高潮，易言之，也就快到我与‘大森府’正式明阵相对的时刻了！”

丛兆唉声叹气的道：“‘大森府’要对付‘青龙社’，真是自找麻烦，自己给自己挖坑跳，他们谁不好去招惹，却偏偏要撩拨‘青龙社’？如今可好

了，丁点荤腥未沾，丝毫好处尚未捞着，甚至人马还没出界线，业已弄了个损伤惨重，心惊胆颤，搞成这副紊乱不堪的局面，唉！所为何来？真个何苦来哉啊……。”

燕铁衣静静的道：“烦恼多由贪婪，权力欲、独占的私心所引起，这是他们开的端，恕不得我们下手狠，我们要活下去，只有先求自卫自保，而要求自卫自保，方式上便不得不积极与强烈些，丛兆，你不必再感叹了！”

丛兆沉重的道：“大当家，廖子竹、‘金川三鬼’这一死，‘大森府’已可确定你们业已得悉他们意图进犯‘青龙社’的消息了，看情形，也非摊明不可啦！”

点点头，燕铁衣道：“是的，他们现在正可确定‘青龙社’业已明白他们的企图了，我刚才说过，很快就将明仗对阵了，青弋与负咎他们干得好，如此一来，必可收到震慑‘红绸帮’‘黑峡派’的效果，他们有意在‘红绸帮’山门外截杀廖子竹，便等于向‘红绸帮’‘黑峡派’作了警告性的试探，‘红绸帮’绸帮‘黑峡派’若有蠢动之心，必然帮着廖子竹抗拒或者居中劝阻，但他们毫无动静，这已表示他们放弃了与‘大森府’狼狈为奸、互作勾结的行为，眼前‘大森府’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被削落，党羽一拨又一拨的被摘除，骆暮寒的处境，已是每况愈下了……。”

丛兆坦然道：“这次事件，‘红绸帮’的震惊疑虑必较‘黑峡派’来得巨大，因为‘黑峡派’自始便反应冷淡，不愿合作，倒是‘红绸帮’颇有意思，这一来，把‘红绸帮’也吓阻得不敢伸头啦！”

燕铁衣道：“老实说，此遭你该居首功，丛兆，‘大森府’实力雄厚、兵多将广，非但深植党羽，广结后援，尤其‘大森府’的‘府宗’骆暮寒更是个稳练精明，智勇双全的强人，他有胆识、有魄力、有野心、老谋深算，指挥若定，因此，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难缠的敌人，如果他们突然大举进犯，在我们毫无准备情形下，谁也不敢担保能以抵挡得住，至少，将有惨重的牺牲乃是必然的；丛兆，幸亏了你，我们才有采取主动，制敌机先的机会，无论以后的形势如何发展，我们‘青龙社’业已站在有利之地了，也因为你的及时警告，不知为我们减少了若干无谓的伤亡，你的功德，比起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努力都更要深宏辉煌！”

丛兆又叹了口气，道：“大当家过奖了，我只求大当家的能早点与‘府宗’摊明了过节，双方妥协言和，把血腥杀戈的行动减到最少，我就算功德圆满，心愿已足……。”

燕铁衣道：“放心，我说过，我会尽力而为的，但我也有言在先——全要看骆暮寒本人的选择了……。”

丛兆咽了口唾沫，又道：“对了，大当家，府里已开始进行调查工作啦！最近三个月中进入府里司职的人员总共有十六个，你也是其中之一，但却以你和其余五个人的职位最低，他们主要是从较高位的人开始查对，尤其各武者更侦查得严格，是由‘前堂’‘堂首’司延宗亲自负责，此事，照眼前的情形看，一半时还怀疑不到你身上！”

燕铁衣颌首道：“很好，我会加意小心！”

又谈了几句之后，丛兆告辞离去，他才走，燕铁衣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意念——藉机铲除掉司延宗！

如果，能将司延宗除去，一则可再度削弱敌人的力量，去掉骆暮寒的一支臂助，再则，更能令“大森府”越形陷入混乱惊悚之中，而最主要的，

是可以延后这个迫在眉睫的调查工作！

燕铁衣明白，设若这个像沙中筛金一样的追查行动，一直继续下去，当滤尽了那些来历有着确鉴依据的嫌疑对象后，他迟早也会被挑拣出来！

第三十七章 生死斗 虎跃龙腾

夜深了。

“大森府”中，灯火通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队的巡逻刀手往来川流不息，简直形成了一种年节守岁，彻夜不眠的怪诞景像了。

不错，“大森府”确已被那无形无影的杀人者、被那连串的惊变所震撼，他们决心要以最大的力量来戒备，来防范任何可能接踵而来的灾难！

广阔的府邸中，除了偶而的低咳声外，便是脚步移动时的沙沙声，灯光火把闪耀生辉，交相映现，人影幢幢，闪晃不绝，好一派森严之概。

黑衣、黑头罩、黑披风、黑靴的燕铁衣早就伏身在“群英堂”的屋脊上，他伏在那里纹风不动，看上去，倒似是这雄峙屋顶的一部份了。

从他隐伏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大森府”的情景，他的下颌搁在重叠的手背上，好整以暇的注视着府中四处，点点灯光，以及不时巡回穿插的巡逻队伍里明灭隐现的火把，这样的景色，倒像元宵灯节的意味了……。

远近闪晃不定的明灭光晕，自燕铁衣的眸瞳中反映出来，显示了一股嘲弄又淡蔑的韵息，他伏在那里，宛似在欣赏着一场专为他个人演出的“大游园”一样。

他正面的下方，是“群英堂”的前门，左侧是“西园”，右边是房舍花圃，山右庭台的组合，而那片不大的练武场子也在这个方向。

他知道，三更天的时候，司延宗会亲自以“群英堂”为起点，开始沿循全府巡视，习惯上，司延宗只率领两名他属下的“府卫”同行，燕铁衣的计划，就是在司延宗出了“群英堂”往左转折，经过那一段中间有花榭亭石点缀的庭园时加以狙击！

现在，更鼓三响了。

非常准时，下面有三条人影自宏伟的厅门中匆匆行出，一出门，立即转向左弯，燕铁衣在昏黄的厅内灯光外映下，又加以上看见背影，因而未能肯定认出那前行者是否确为司延宗？但是，时间迫促紧凑，对方三人走得又快，他已不能再行犹豫了，轻轻一滚，他已沿着屋脊翻到了利于扑击俯攻的左面檐角后？

这边比较黑暗，更不容易看清下面人的面目，但燕铁衣相信他的消息正确，况且，万一狙杀的目标错误，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很快的，那三条人影已弯过这边，一路走一路还在低声交谈，他们向一虚假山后的暗桩绕了一圈，又朝埋伏在墙边花架子底下的几名守卫交待了几句，然后，三个人进入那段有花有树有亭台的阴暗地带——燕铁衣早已选定的下手之处！

由对方的举止看来，燕铁衣虽然仍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光度让他认清每一张面孔，可是，他已判断司延宗本人必然在内无疑，而他也事先探悉，在

这个地段里，那丛花树底下，隐着两名敌人，亭台后头的台基侧也有三个守卫，他决定，要同时一并解决！

像一抹黑色的流云暴闪而下，燕铁衣从檐角经过那丛花树，只是一条不会停顿的折曲弧线，他飞掠而过，花树下的两名黑衣大汉业已同时抚着咽喉叠倒成一堆！

前行的三条人影悚然惊觉齐齐返身查视——

他们刚好看见一团黑影抛过一度半圆的空间飞跃亭台之后，而几乎才见黑影隐落，几声闷噪立时传出！

三个人低叱一声，暴起围上。

像是不分先后，燕铁衣亦已自亭台那边扑了过来！

对方的三个人里，有一个果然正是那脸如重枣，身体高壮，形容异常威猛的“大森府”“前堂”“堂首”“降龙手”司延宗！

司延宗一见燕铁衣，立时双目血赤，切齿暴叱：“好凶徒，这一遭看你那里逃！”

声到人到，有如凌空大鸟，照面之间就是七十九掌、风声狂劲、力道强悍，倒似是一片巨浪当头压来！

燕铁衣自然不哼声，他长掠腾空、猝往下击，单手斜劈如刀、短剑电射，一下子便把司延宗逼退三步！

黑暗中，另一个人石火般一闪近前，随同而来的，倘有漫天气地的杖影环震声，声势之浩荡凌厉，居然硬将燕铁衣也往后迫开！

心里一惊，燕铁衣才在疑惑对方的“府卫”中那来如许能手？那人大旋身，“哗啦”的串环如啸里又是杖风排山，从四面八方涌至！

“韦陀杖”！

暗叫一声苦也，燕铁衣往横暴翻，一挺落地，这时他才知道这三位仁兄里原来尚有着“金刚会”的瓢把子“八臂韦陀”蒲和敬！

也只是心念一转，那么迅疾，一大蓬仿佛焰火般的星菱光点倏然洒落，那种紧密法宛若是降下一阵寒雨！

不用再猜，对方三人中的最后一个，必是“大地十剑”中占第三位的“光轮”章琛了！

燕铁衣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陷阱，是早已布置好诱他入壳的圈套！

堪堪闪过章琛的剑势，身形粗壮、及肩宽阔有如门板也似的蒲和敬又已飞旋而来，他的六尺“韦陀杖”粗逾鸭蛋，精钢铸造，前端为螺盘形的垂头，四枚铜环系串头端每一挥动，震向盈耳，燕铁衣晓得这玩意儿的霸道，蒲和敬才一冲至，他已倒翻九步！

司延宗如影随形急跟于后，双掌挥斩，只见片片掌影飞穿交织，如刀破空，他厉吼道：“大胆孽畜，你的气数尽了！”

燕铁衣贴地激射，一弹而起，反手剑出似贯日之虹，冷电骤映，司延宗闷哼一声，抛肩斜退。

浓眉灰白，凤眼塌鼻并蓄着三绺黑须的“光轮”章琛，瘦长的身子微晃，他那柄有名的“冰云剑”立时长吟不绝，剑吟声就像魂泣，斗大的光圈倏然串连交映，像千个明月一般罩向了燕铁衣！

单足挂地，燕铁衣暴旋之下避开了当头飞过的一串光弧，他蓦而弹起刚好从一个圈弧中一穿而过！

“八臂韦陀”蒲和敬跃起追击，心中直为对方所负武功的精湛而震动，

但口里却叱叫：“好朋友！你认了命吧！”

叱叫声里，杖舞龙腾，劲力万钧，宛若凭空起了漫天狂飙卷向燕铁衣！

突然间，燕铁衣一个倒掠反迎过来，他的披风“呼”声扬缠，与蒲和敬的如山杖势立刻接触，黑色披风固然马上裂帛声传，随化千百条布屑，但蒲和敬却也觉得双臂猛震，气竭下坠——。

燕铁衣的来势之快，似要追赶流光，他笔直射向蒲和敬！

大喝一声！章琛的“冰云剑”斜里挥闪，一片银芒由下往上倒卷。

于是——

倘差半尺，燕铁衣凌空侧掠，侧掠的一刹那，但见冷光吞吐，蒲和敬的衣袖业已“刮”的一声被削落一片，飘飘而落！

这时，四周人声沸腾，惊呼呐喊与笛声锣响乱成一团，但见灯火晃闪，人影幢幢从各个方向全朝这边奔拥过来……。

章琛厉叱着，“冰云剑”似天河之水，一抖之下滔滔泻落，当银辉莹光四溢的一刹那，他人融其中，又蓦的抖出一轮光圈，居中猛罩燕铁衣！

燕铁衣往后急退五步，面罩后的双眼异彩灼灼，瞬息间，他就地翻跃，而就像魔法一样，他这身形翻跃的同时，“霍”的一响寒电裹体，看上去就如同一股光虹，一条并射着冷芒星辉的光龙，飞腾九天般“嗤——”响着破空掠奔章琛！

当然，章琛也是使剑的好手，怎会看不出来对方现在所展示的心法乃为剑术中登峰造极的成就——“身剑合一”！

长啸入云，章琛刹那间须眉俱张，双手握剑，随着身体的左右晃闪而幻映出光轮流旋，芒弧似斗，一串隼利的丈圆光圈套接拥挤，波波明灭飞转，刃口划空，其声尖锐。

双方突然相接——。

蓦的银轮消散，有如天灯猝陨，章琛大叫一声！连连打着转子往外仆倒。

而光虹乍现，燕铁衣也落地踉跄，身形不稳！

闷不哼声，司延宗适时暴袭，双掌开台似圈，去势如电！

背对这边的燕铁衣猝然倒仰，整个人翻贴于地，眼见敌人受伤晃摇的司延宗，却做梦也料不到对方居然仍有这等隼利的反应，他一时失算，掌力空出，怪叫声里，沉腕待往下劈，却已不及，燕铁衣背脊甫一贴地，手中寒芒暴射，猝进猝出，自司延宗小腹里带出了一股泉水也似的鲜血！

当“八臂韦陀”蒲和敬的“韦陀杖”眩映着重重如林的杖影，由十六个角度以燕铁衣为焦点排涌而来时，燕铁衣也刚好再度“身剑合一”直射迎上。

人影芒彩交合，猛然分扬，在密集的金铁交击声中，蒲和敬直往前连连抢出好几步，才奋力拄杖站稳，他右胸侧血喷衣襟，一张圆圆的黄脸痛得扯成横长的了！

光虹仿佛流星的曳尾，掠过四周拥集的人头火把，掠过花树庭台，掠过围墙，在黑暗中闪耀着长长的光痕，一闪而逝！

于是“大森府”像翻了天，惊号怪吼叱喝哭喊之声交杂，火把乱舞，灯光移闪，人们往来奔掠，有的在救人，有的在追敌，这个原本严肃静穆的武林巨第中，如今已变成一锅沸腾滔滔的稀糊了！

※

※

※

走马大街那片香烛店里。

燕铁衣的突然夤夜而至，而且周身鲜血淋漓，形容酷厉，不由将几名乔装店伙计的“青龙社”弟兄惊得面青唇白，噤若寒蝉。

迅速褪下衣衫，燕铁衣立命他们烧好滚水，拿出金创药来为他先行洗净伤口，包扎上药，他特别要求的只有一点——伤口必须用双层布带紧紧缚缠！

燕铁衣的左臂裂开一条三寸长的血槽，胸前刮破，右腹侧面也乌肿了一大片，浮肿的肌肤上更渗出血水，胁胸之伤，是章琛所赐，而右腹侧的这一记，则为蒲和敬的杰作。

本来，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不是众寡悬殊，不是深夜狙袭，不是强敌环伺，也不须掩饰身份的情况下，他会比现在的结果好得多。

至少，他的“冥天九式”不敢施展，就以受到太大限制了。

三四名大汉围绕在燕铁衣四周，一个个全是那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在为燕铁衣净洗上药，撕布包扎；而燕铁衣神色已平静如常，就着一灯据案，挥笔急书了两封信。

一切弄妥，他穿衣站起，交待将一封信立送“麻石坡”、等庄空离一旦袭敌转回，马上拆阅，同时，香烛店也在今晚收档，所有人员全往“麻石坡”听令。

另一封信，燕铁衣塞入怀中，在几名手下的恭送里，他飞快转回仍在一片纷乱中的“大森府”。

乘乱潜入之后，也才刚刚回房躺下，孙云亭即已在外头敲门了。

燕铁衣故作好梦方醒，睡眠蒙眬之状趿着鞋过去将门启开，他打了个哈欠，又像才看清来人似的急忙向孙云亭见礼：“哦！孙大爷，你好早啊……。”

孙云亭面色忧虑，语声沉重：“你一直都在屋里睡觉？小郎？”

燕铁衣一副茫然的样子：“我是一直在睡，莫非出了什么事？”

摇摇头！孙云亭叹了口气：“唉！年轻人就是贪睡，一躺下便天塌下来也不晓得，我已来敲过了一次门啦！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准是你睡得太沉……小郎，今夜府里又出了大祸事了！”

燕铁衣惊悸又怔愕的道：“又出了大祸事？大爷！又出了什么大祸事呀？我怎么没听到一点声响？”

孙云亭愁苦的道：“说你年轻人就是睡得太沉太酣啦！打锣打鼓也惊不醒——三更天，外头有奸细潜入，而八成又是前几次暗袭杀人的同一个主儿，他这一遭不知怎的却碰上了我们自‘府宗’以下最强的几位好手，蒲和敬蒲大当家、章琛章老爷子，前堂堂首司延宗，两边一场激战下来，唉！我们又吃了大亏！”

吸了口气，燕铁衣表情惊恐：“天！又吃了亏？”

点点头，孙云亭道：“可不是？司延宗当场小腹上挨了一剑，没等施救已断了气，蒲大当家右边胸肩交接处也吃对方一剑透过，听说伤了筋骨，将来那条右臂能不能发力还不敢说；章琛章老爷子左肋中了人家两剑深入肋骨，一时虽要不了命，但却也不是三两个月养得好的了，大约已损及肠脾……。”

燕铁衣呐呐的道：“这……这怎么得了？”

孙云亭阴郁的道：“不过，对方也似是受了不轻的剑伤，听在场的人说，

他走起路来连站也站不稳了……。”

燕铁衣一派迷惘的道：“既是如此，他们为何不乘机擒住那凶手？”

望了望，孙云亭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他们言过其甚吧？或许人家根本就没受伤，也可能就算人家受了伤，余威犹在，我们的人圈不住人家也未可定……。”

燕铁衣心想：“唔，这位老先生倒不失是个实实在在的忠厚人……。”

又叹息一声，孙云亭道：“府宗骤闻恶讯，震动甚剧，非但将各司职者严加痛责，他自己也异常悲愤，唉！迭遭打击，府宗精神上委实沮丧到了极处，他得到消息之后，当场便脸色惨白，听说全身都在发抖……多少年来，我没见他这般激动绝望过……他已失去信心了……。”

燕铁衣沉默一下，轻轻的道：“大爷……大爷叫我起来，可是有所差遣？”

怜惜的看看燕铁衣，孙云亭慈祥的道：“大小姐夜来受惊过度，心口痛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本想叫你去街上抓药，但敲门又叫不醒你，就所以自己去了一趟，药就放在外头帐房桌上，你给大小姐送到后头去，然后你到‘群英堂’走一趟——。”

燕铁衣愕然道：“我到‘群英堂’走一趟？”

孙云亭语声中透着安慰与爱护：“不关紧，你也不要怕，这只是例行公事，府里接连出漏子，他们要调查有无内奸，所以最近三个月内进入府里工作的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全要前往受询问并且验身，是由‘中堂’‘堂首’‘九熊驼’葛向山主问，‘后堂’‘堂首’‘大四练’范家昌陪验。我已先向他两人为你招呼过了，他们只问几句你的出身来历和今晚的行踪也就算完，你照实说了包管没事，谁会怀疑到你身上，才真叫荒天下大之大唐呢……。”

燕铁衣感到隐隐的歉疚与不安，他真诚的，语含双关意味的道：“多谢大爷关爱，有朝一日，大爷，我会报答你的，只求大爷能对我多谅解，多体恤。”

呵……呵一笑，孙云亭伸手摸摸燕铁衣头顶，和蔼的道：“傻孩子！我疼你惜你，乃出自一片爱心，何须要你报答？只要你好生跟着我，我会尽心善待于你——快点去吧？记得送了药之后到‘群英堂’去应个卯……。”

孙云亭离开之后，燕铁衣知道，他如去到“群英堂”就不仅是应卯而已了，真相即将揭露，双方就快明枪对阵，跟着来的，或是生死之争，或是逼和自去，这一段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的、诡异的、残酷的、血腥的、而又是掺和着温暖与淡淡绮丽的日子，永将成为过去，永远不会再来了，他希望这段日子赶快结束，但是，又何尝没有丝丝怅然和依依？

人，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喜欢的、憎厌的，只要对所处的环境产生了感情，一旦离开之前，总也免不了这种怅惘和空虚，似乎失落什么？

穿好衣裳，燕铁衣自屋梁的凹槽中取下他隐藏多日的“太阿”“照日”两剑，暗插衣内，然后，他又到前面取了药包，迳向后院行去。

暂时，“大森府”的人还不会怀疑他，但是，就快了。

来到后院骆真真所居的楼阁前，他敲门，来应门的是骆真真自己。

灯光映照下的骆真真，秀发蓬松，容颜憔悴，就这一两日不见，却又清减几许。

双手捧着药包，燕铁衣低声道：“大小姐，听说大小姐又不舒服？是不

是通宵未眠？”

脸色是苍白愁惨的，骆真真的眼眶微陷，眼圈也隐泛黑晕，她幽幽的道：“这样灾祸不绝的日子，如此充满血腥惊悚的夜晚，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下落不明，一场连着一场的不幸……家都快搅散了，那能睡得安稳？”

燕铁衣呐呐的道：“大小姐不要难过，这些事就快过去了，人家不是说：黑夜一过，就是天明吗？”

骆真真凄然道：“长夜漫漫，何时才能天明啊？”

燕铁衣觉得不容易接下去说；他忙扯开话题：“大小姐，我是给你送药来的，小翠呢？怎的却劳及大小姐亲自前来应门？”

骆真真有些倦怠的道：“小翠到后面燃炉净壶去了，等着，你也该送药来了……。”

顿了顿，她又道：“进来坐会？”

知道这与规矩不合，燕铁衣陪笑道：“不了，多谢大小姐——。”

骆真真朝着逐渐泛起鱼肚白的东边望了望，缓缓的道：“天快亮了，但‘大森府’却仍然罩在黑暗的阴影中。”

燕铁衣局促的道：“大小姐，我不懂，我想，我可以——。”

骆真真萧索的道：“陪我聊会吧？心里好闷……小郎！府里的事情你仍有许多不知道，眼前，我们所处的境况已是非常恶劣了……半夜出事，蒲叔叔，章叔叔、‘司堂首’，三个人非死即伤，昨晚上章凡又失了踪，章叔叔同蒲叔叔，去向‘力家教场’解释误会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萧进的成见似已深植！！大家闹得很僵……爹老人家就这一宵下来满头黑发已泛了灰，爹好痛苦好忧虑，弟弟生死不明，十有八九落入敌手，府里又接二连三迭生巨变，弄得一片惊惶……小郎！那人好狠好毒的心哦……”

燕铁衣故作茫然之状：“大小姐说的是那个人？”

咬咬牙！骆真真怨恨的道：“就是那造成这一切灾难的人，我们已经判明他必是‘青龙社’派来的，或是一个，或是数名，不管多少人，总是‘青龙社’为罪魁祸首，燕铁衣要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太残酷了，他有心要我们一败涂地，家破人亡，他要用他血腥的手来毁灭我们，这个魔鬼！”

燕铁衣苦笑道：“是这样么？”

眼圈微红，骆真真声音中有着悲愤的哽咽：“小郎！燕铁衣的毒辣手段不是你所能体会的，他以缜密的阴谋来消除我们的翼臂，用诡异的奸计来离间我们的盟友，更便残暴恐怖的行动将一片血腥气氛笼罩‘大森府’，令人人自危，个个惶栗，他只会一连串的狙杀狙杀、一连串的劫掠劫掠……。”

燕铁衣轻柔的道：“大小姐！我有几句话，可以说么？”

幽咽一声，骆真真点点头。

吸了口气，燕铁衣平静而恳切的道：“大小姐！在纷乱与争斗不绝的江湖上，难以明确的判定是同非的绝对意义，每一个有组织的帮会组，全有它迥异的目标与理想，它们要实现所想实现的希望，往往便有侵犯或并吞的行为发生，而它们要扩展，对方却必须抵御，因此便有了冲突，这种冲突大多都避免不了血腥的后果，敌对的双方所属份子，又当然是效忠于他自己的组合，有时候，为了整个团体的生存，就无法考虑手段的运用是否仁慈了。就算前来扰乱者是‘青龙社’吧，他们也只是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自保，他们要活下去，就被逼非要反抗那不想令他们活下去的敌人不可，同样的，‘大森府’处在这种情势之下，也一定会这么做，方式上的分别，我想也是

极细微的……”

怔怔的，也是吃惊的瞪着燕铁衣，骆真真一时竟不知怎么开口了——她惊异的不止是燕铁衣词句见解上的突然转变，更是对“青龙社”含有袒护意味的解说！

燕铁衣含蓄的一笑——这一笑的刹那间，使他的形态看上去有一股特别与寻常不同的世故和精练的意味，短短的瞬息里，他竟变得如此睿智，如此严肃，又如此气韵深沉了……。

骆真真迷惑又懊恼的道：“小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燕铁衣的双瞳中，闪耀着湛然澄澈的莹光，他柔和的道：“如果有一天，‘大森府’的人推翻或消灭了‘青龙社’，这是在冷酷血腥的江湖风云中一个帮会极其平凡的陨落，虽不幸，却微淡，好像一点泡沫于惊涛骇浪里破灭；‘大森府’有其原则，它的人便循此原则去做，难免引起杀戮、牺牲、及残忍行为，这些人的行为乃忠于他们的组合理想，对他们自己来说：势非得已，并没有什么不是处。然而就对方而言，则免不了怨恨，可是在怨恨中，又何尝不知敌人的不得已，因为在求生求变的争斗中，一旦磨擦，便是如此的局面了，千百年来，两国交兵也好，结社对峙亦罢，莫不如是……”

骆真真谨慎的问：“小郎！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是？”

挚诚的展开一抹笑颜，燕铁衣道：“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为了他所属的组合生存绵延，为了防止千百人命的牺牲，也为了忠于他的原则而做出了某些残酷行为或狠毒手段时，希望你能谅解他，宽宥他……”

眸瞳中是一片雾似的茫然，骆真真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觉悟了一些什么，但却又一时抓不住，剖不开，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感触，仿佛小小精灵一样闪移不定，地想体会出这个似隐似现的意念来，可是越急越解不开这个谜结，她烦躁焦灼的道：“你要说什么？小郎！”

你在暗示些什么？你到底是谁？小郎，告诉我，别再叫我心急，我已经受够了……你一定在暗示我某些事，小郎，你，你是谁？”

从怀中摸出一封信来，燕铁衣微笑道：“这封信，大小姐，有人叫我交给你，但是，请在我离开之后再拆阅；现在已经到了我向你道谢的时候了，大小姐，你待我这么好，我会永记在心头。”

骆真真意乱如麻，惶惶不安的道：“为什么说这种话？小郎，是谁叫你把这封信交给我？我心里好乱，小郎，你的口气似在同我道别，小郎，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真快憋疯我了！”

双手呈上信函与药包，燕铁衣深深一哂：“大小姐，世上有些事，我认为顺其自然，要比先期揭示更有意义得多……。”

不待木然接过信函及药包的骆真真再有所表示，燕铁衣已转身自去，他走得极快，只一瞬间，即已消失在蒙蒙的晓色中了……。

僵立门扉之前，骆真真神情惊惶而怔忡，这陡然间，她若有所失，悠悠晃晃，宛似心里全变成一片虚无空茫了……。

第三十八章 仁无敌 剑心是佛

大步往前走着，燕铁衣的形态有若一个慷慨赴死的壮士，凛烈而湛然，这时的他已完全成了本来的他，丝毫“张小郎”的影子也找不着了。

来到“大森府”不及一月，酸甜苦辣的滋味全已尝遍，而他所计划的每一件事，都已有了明确的行动与结果，好比双手剥笋，遂层揭开，业已到了最后接近笋心的时候——他的目的地全已达到，已经没有、也不可能再潜伏下去的必要，现在，就到了揭露展相的最后关头了，而生死存亡的选择，主在对方！

他此刻要去验身，到“群英堂”不必对方来验，他自己就会告诉对方——他身上那些部位有了创伤，正如“大森府”预料中的那些创伤。

人隔着“群英堂”的前门尚有好远，燕铁衣已经发觉那里如今是一片吵杂喧腾的混乱，一堆堆黑衣灰衫、黄袍的人物在围聚、在簇拥、也在里外奔忙着，地下还有像是伤患在散躺着，于是，他立即知道，庄空离的人马业已得手了。

着灰衫者是“千人堂”的所属，穿黄袍者是“采花帮”的哥们。

照眼前的情形看，这些狼狈萎顿的朋友们必是遭袭之后的残存者，大概，全乃亡命奔来求救告警的，但他们却难以预测，历劫余生，又自投虎口了。

缓缓的，燕铁衣带着一种奇特的神色走近了“群英堂”。

在乱嘈嘈的人群中，他也才走进了大堂的门口，已一眼瞥见孙云亭正满面焦灼之色不安的正在左顾右盼，他往前一迈步，孙云亭立时发现了，于是，这位孙管事三步并做两步的奔了过来，一叠声的埋怨：“小郎？你跑到那里去了？真能把人急死，我业已一连派了两拨人去找你啦！快快，葛堂首就等着问你的话，其余十五位早就查对完竣过关了，都在等你一个人……。”

燕铁衣淡淡一笑道：“大爷！我这不已经来了？”

一伸手拉着燕铁衣往大厅里走，孙云亭一边低促又紧张的道：“小郎？事情不好了，你没见外头这等混乱法？‘千人堂’与‘采花帮’夜来全叫人给‘窑’啦！搞得是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损失可惨重得很哩！他们只有一小拨人，乘着夜暗的掩护，在刀口子下逃出命来，听说他们组合里带头的全都非死即伤，血溅得像雨，如今业已证明‘青龙社’动的手了，你可小心点，问话的堂首都恨红了眼，巴不得找个人出来开刀，方才一十五名全数过关，都没找出毛病来，就剩你一个啦！小郎，怕他们有心挑剔，找替死鬼，千万留神说话啊！”

燕铁衣平静的道：“放心，大爷，我自有主张。”

一面进入大厅的门里，孙云亭边压着嗓门道：“方才葛向山已催问了好几次，问你为什么还不来？他的神气极其不善，我看他今天不见得会买我的帐，小郎，稳着点，别叫他们在你头顶上硬扣下罪名，还有，府宗也在暖房里询问‘千人堂’‘采花帮’几个败兵出事的经过，你声言可别扯高了，府宗的样子就像要吃人……。”

大厅里倒反而安静得多，除了四周有二、三十名“大森府”的所属，把守各处廊门警戒外，就见中间的一张大方桌上首坐着一个巨无霸似的青脸人物，右边另一个白眉吊睛的瘦削角色打横靠在椅背上。四名黑衣大汉分立两侧，这付架势，有点像公堂开审的味道。

这里的僵窒，与外头的喧闹一比较，更显得大厅的空气冷瑟而沉闷了。

孙云亭有些畏缩的站住脚，声言微微发抖：“小郎，我不陪你过去了，这是规矩，可得小心回话啊！我就在这里等你……。”

正面对着孙云亭，燕铁衣凝视着这张和善的面孔，突然，他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孙云亭的双手，充满了情感的道：“大爷，你是个好人，我会记得你——以后，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和你做个朋友。”

呆了呆，孙云亭尚来不及体会燕铁衣突然说出这些似乎有些“离谱”的话是什么确切含意来的时候，那边，巨无霸似的青脸大汉已沉猛厉烈的道：“兀那小兔崽子可是张小郎？你还不快快滚过来答话，却在那里磨蹭什么玩意？”

松开紧握的以手，燕铁衣安详的一笑，转过身走向方桌之前，潇潇——的站定。

一看燕铁衣这副蛮不在乎的神气，那青脸巨汉——葛向山已冒了怒火，他一拍桌面，脸色在青森森的阴暗里泛起了一抹紫赤，杀气腾腾的叱喝道：“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老子们在这里等着侍候你，你不怕折寿么？小王八蛋，不早点来受询已经是天大的不敬了，既来了却又摆出这一副熊样来，惹得老子火起，问也不用问就先砍了你这个狗奴才。”

燕铁衣笑笑道：“你要问什么呢？”

三角眼猛的一硬，葛向山凶狠又阴毒的道：“你倒很轻松呀？很好，我看你还能轻松到几时？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那里人氏？是何出身？谁引荐你到府里来的？又你祖宗三代的家谱背诵出来，街坊邻舍的人名营生要说明仔细，还有昨天晚上每个时辰的行踪，每一刻所做的事情经过，这些讲过了，把身上衣衫脱下，我们要验验你身上是不是完整无缺，光光溜溜的？然后如果你全过了关，张小郎，老子再试试你这刁猾奴才尚有些什么花巧！”

吸了口气！燕铁衣道：“那么？我就照实说了。”

喉头里起了一阵低响，葛向山狼嚎般叫：“你敢有一字半句的虚言，我就当堂活剥了你！”

燕铁衣用一种十分清晰，高亢语调道：“我姓燕，燕铁衣，来自‘楚角岭’，乃‘青龙社’之魁首，人称‘枭霸’，我来‘大森府’的目的就全为了对付你们，打击你们，我的字谱你不配知道，我的左邻右舍俱为‘青龙社’儿郎，昨晚我的行踪就在‘群英堂’之左侧庭园里，做的事情乃狙杀司延宗、蒲和敬和章琛三人，我身上有伤用不着再验了，那史炎旺、李子奇、孟皎、黄丹、马大宾等人，都是由我一人格杀，公孙大娘也被我逼走，骆志昂，章凡亦落入我手、‘力家教场’是我布的离间计，‘千人堂’‘采花帮’也是我下令我的手下展开猝袭，此外，廖子竹、‘金川三鬼’更是我的指令限时截杀，怎么样？葛向山，我回答得仔细详尽么？然后，我便等着你如何来试试我的‘刁猾’与‘花巧’了！”

葛向山就像一下子被钉在椅子上一样，全身僵硬，动也不能动弹，他的脸孔在这一刹那间，不但，泛了灰白，更怪异的扯歪扭斜了，两只眼球像要突出眼眶，却定定不会转旋，他那张大嘴张得污脱能塞进一个拳头，舌头又竟发了直，他仿佛是陷入一个不敢置信的梦魇中了，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说他也不信这是真实的事——“大森府”的强仇死敌，那名震天下的枭中之霸，那叫人丧胆的黑道巨擘，居然就会猛古丁出现在自己眼前，而且，竟是由这名看上去如此生嫩稚幼的青衣童子所蜕变，这，简直匪夷所思！

一侧，白眉吊睛的那位仁兄也成之泥塑木雕，眼也不吊了，眉毛似乎

贴上了头皮，他就像连全身的血液也凝固了似的，就让他叫吧？他也没这个熊胆叫出声啦……。

于是，后面，“扑通”一声，孙云享受惊过度，晕倒于地。

整座大厅里，鸦雀无声，一片死寂，空气宛似凝成了冰，塞进了人心，而那些先时还一个个挺胸突肚的彪形大汉，这个时候全变成后娘棍棒下的孩子——一个个都惶悚颤栗，噤若寒蝉。

用力挣扎着，葛向山的嘴唇因为使力发音而扯向两边形成了扁的，他自齿缝中迸出断续的字句，不可仰上的带着颤抖：“你……你……是……燕……铁……铁……衣？”

燕铁衣冷冷的道：“如果不信，可以来验证一下。”

那白眉吊睛的朋友——“大匹练”范家昌，这时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猛的跳将起来，尖声大喊：“葛二哥，这分明是在吓我们，姓燕的以一帮之主的身分，却怎会扮成贱役混进此处？决不可能！”

想想虽有道理，但葛向山却总觉心头忐忑，惊疑不定，他目光畏怯的技注向燕铁衣身上，燕铁衣青衣小帽，可是在凜然卓立中，却稳若磐石，神韵之间，自有一股威猛慑人之概！

乾巴巴的咽了口唾沫，葛向山硬着头皮，呐呐的道：“不管你是谁……我们也……不含糊……就算你是……天皇老子，今天也是来得……去不得了！”

范家昌大吼一声，叱道：“先拿下再说，老子看他到底是那个洞里铁出来的鼠辈想要混充唬人！”

两边的四名黑衣大汉正在犹豫着是否上前拿人，燕铁衣已缓缓解开衣襟，用手掀敞，于是——他腰间两侧交相对插的长短双剑赫然展示，人掌宽、三尺长、金龙把手金鞘套的“太阿剑”，与尺半长、两指窄的金柄金鞘“照日”短剑，光芒耀灿，闪闪生辉，模样是一副小厮装扮的燕铁衣，腰上突然露出这两件家伙，简直扎眼之极！

只要在江湖上跑过几天的人，便不会不知道“枭霸”燕铁衣的威名，而知道燕铁衣威名者，无不知晓他长剑“太阿”，短剑“照日”的厉害，这两件兵刃，也是他的招牌！

燕铁衣的这一个动作，立时又震慑了全场，没有人敢动弹，没有人取出声，甚至连人呼吸声也都拚命屏仰着，像是生恐喘气粗了些便会将那鞘中利剑引刃而出一般。现在，就算他们仍有疑惑，却也没有人敢说这人不是燕铁衣了！

僵窒的气氛里，一个有如金铁交击般的声音忽而铿锵响起：“不错，你是燕铁衣！”

声音来自大厅右侧的便门，一个身体魁梧，方面大耳，颌蓄黑髯的高壮身影正当门而立，他站在那里，巍然坚稳，神态深沉，就宛似一座雄峙不移的山岳！

是的，“中州宰”骆暮寒！

此刻，骆暮寒正以一种忧虑多于惊异的光凝视着燕铁衣，这位“中州宰”的一双环眼中虽然隐透忧色，但却仍掩不住那股——慑人的威仪，他的脸色微显憔悴，略泛苍白，他沉着的走出侧门，步履之间，依旧从容安详，高华自见！

整座大厅中，只有轻缓的步履声在移动——骆暮寒之外，他身后跟随

着五个形容各异的人物，三名武士，两位文士，除了他们轻缓的脚步声，再也没有丁点声息！

在距离燕铁衣六步之处站定，骆暮寒，宽阔方正的脸膛上露出一抹涩涩的笑意，他细细端详着燕铁衣，好半晌，才又平静的开口道：“燕铁衣，果然是你，我素闻‘枭霸’其人面若少年，气质天真纯稚，表里截然不同，但是，传闻也不过只是传闻，我却没有料到竟然确是如此，且又扣吻得这般密合，燕铁衣，你是个奇人，不愧为九六省的绿林盟主，江湖道上难出其右的大豪！”

燕铁衣安详的道：“骆府宗过奖了！”

骆暮寒苦笑一声道：“阁下胆大心细，智勇超凡，居然能不计尊卑荣辱，易装以扮，亲自潜入本府充做下役之职，藉而迭使手段不利本府，此虽令阁下受屈多日，却也使人惊震之外，更为钦服了。”

燕铁衣一笑道：“府宗也是方面之雄，我这雕虫小技，童稚把戏，未免贻笑大方！”

骆暮寒左右一看，又沉重的道：“让我们开门见山的说话吧？燕铁衣，眼前的情势，你已占了上风，我是棋输一着处处失算，你显然已达成了你的目的，当然，你更已通晓了我们全盘的计划与企图，如今，我已局限一隅，欲振乏力，就看你有什么打算了！”

露出一抹金童也似的甜蜜微笑，燕铁衣温和的道：“骆府宗，‘青龙社’自划于北，‘大森府’雄峙于南，一南一九，原本相安无事，各不侵扰，这是一个均衡和详的局面，我们从未开罪或为难各位，也更不敢有越界并吞之想，我们要求的只是一个平静渡口，腹可温饱而已，但不料阁下却暗中檄召同党广结盟翼，一心一意要灭我‘青龙社’，亡我千馀口，骆府宗，这样做，未免有失厚道，亏于仁义，我们决不侵犯他人，欺凌弱小，但是，等人家不要我们活下去了，我们也难以束手就戮，我们总该为自己的生存挣扎！所以，我来了！”

这些日子里，府里连串的惊变，不幸、意外，全乃我一手造成，我很遗憾，但却不能不为，因为，我和我的人要活下去，我们要自保，而这些行动全乃达成比目地的必要手段！”

骆暮寒阴晦的道：“那么？你已全做到了——我的盟友史炎旺、孟皎、黄月俱已遭你杀害，‘力家教场’亦中了你的离间计，‘采花帮’‘千人堂’也在昨夜遭到你部下的攻击，‘采花帮’帮主‘角龙’苟楚怀重伤，副帮主‘雪涛刀’符翔丧生，三名堂主亦非死即伤，手下儿郎大半溃散，而‘千人堂’堂首‘大虎郎将’杜山农战死，二龙头‘紫冠鹰’尹超也受伤成残，五位令主三死二伤，所属弟兄损折狼藉，两个组合俱已败落覆没，无一幸存。公孙大娘失踪，蒲和敬、章琛二人受创甚重，我手下第一个得力臂助司延宗又被你狙杀，他们运道太差，刚好昨晚聚在一起议事，又恰巧正遇上了你，唉！这也是命……‘金刚会’的执法‘瘟煞’廖子竹、‘金川三鬼’等亦在北地遭到你的人截袭断魂，如今，吾子志昂，章琛之子章凡，也定然在你的手中。燕铁衣，你心思细密，行事严谨，手段狠、布调快，你是从四面八方来打击我、牵制我、困扰我。尤其令我震惊的是，你居然就潜伏在我们的府里，就进出于我的眼皮子下，而我却懵然不觉……燕铁衣，从你一意削弱我的实力上说，你已成功了！”

燕铁衣缓缓的道：“然则，府宗你还有另外一说？”

骆暮寒，悲凉的道：“不错，为了我那些被你杀害的弟兄们而言，我不得不替他们报仇，但为了减少更多的人命牺牲，使流血争战不致扩大，我又不能再单凭意气举兵，如今，我的力量业已不足，强行交锋，我知道只有更增伤亡，不会有获胜之望，我也不否认，我疼惜我的孩子，也须为章琛的孩子顾虑，因此，我只有仰压我的愤恨、不甘与羞辱，我把个人的心愿抹消、尊严践踏，但是我却总要多少为那些遭受杀戮的弟兄们尽点道义上的责任……。”

燕铁衣谨慎的道：“请问——你待如何去尽这点道义上的责任？”

鼻翅急速翕合着，骆暮寒那微微下垂的唇角，痉挛了几下，他有些茫然，也带点儿迷意味。笑笑道：“我要求与你决一死战！”

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但燕铁衣仍旧沉默了一下，才异常慎重的道：“骆府宗，你的方式是？”

骆暮寒僵木的道：“当然我是指——只有你与我……。”

尚未待燕铁衣回答，外面，一个疤顶尖腮，塌鼻突唇，长像极其丑恶的仁兄已气急败坏的冲了进来，他一边奔跑，一面嘶哑惊恐的大叫：“府宗……府宗不好了，‘青龙社’的大批人马业已摸进府墙来啦！快请定夺应变？”

神色冷硬而阴寒，骆暮寒镇定的道：“不要慌张，耿清，他们有多少人？由谁领头？现已到达什么地方？”

来人正是“大森府”前堂“府卫”“疤头煞”耿清，这位“府卫”此刻气喘吁吁又急又怕的嚷：“回禀府宗，‘青龙社’大约有一百多人，已在群英堂外，那带头的报出万儿来啦！是庄空离……。”

燕铁衣微微一笑道：“骆府宗，不属顾虑，他们不得我的信号，是不会攻扑这里的，这支人马的为首者，不错，正是‘青龙社’的第三位领主，‘九牛戟’庄空离！”

吸了口气，骆暮寒沉沉的道：“燕铁衣，你真是计划周密，步步为营！”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的对手非同凡响——骆府宗，有一句话我要请教，也是请你做个允诺，假如我与你，在决斗分出胜负之后，可有什么相对的条件履行？”

骆暮寒不似笑的笑了笑，他道：“问得好，你便不问，我也会向你提出宗燕铁衣，如若我胜，请你无条件释放我与章琛的孩子，设若你胜，我除了赔此老命之外，并保证‘大森府’自此而后，永远不与‘青龙社’为敌，非但如此，将来任何与‘青龙社’利益发生抵触之举，‘大森府’必然退让不沾！”

燕铁衣道：“一言为定？”

骆暮寒壮烈的道：“一言为定！”

这时，“九熊驼”葛向山一个箭步抢上前来，惶急的道：“府宗何苦纡尊降贵，以一己性命与敌死搏？我们外面尚有十五名‘府卫’，‘金刚会’的四位‘大阿哥’，加上数百名弟兄，足可倾力一拼，鹿死谁手，今尚未知……。”

苦涩的一笑，骆暮寒道：“向山，我不是光看眼前，以后的情势亦须顾虑，设若不论胜负豁死相拚，以后呢？我们的残存力量是否能以继续抵挡‘青龙社’？再说：我把孩子与章大爷的孩子呢？这也是个难处……。”

燕铁衣注视着这位体魄莫大，却暗现佝偻的“大森府”中堂“堂首”，刚想点化他几句，大厅侧门后，人影一闪，骆真真赫然出现——她秀发蓬松，

形容惨然，神色在无比的惊愕中带着无比的哀怨。手里正握着先前燕铁衣给她的那封信！

目光微微瞥了女儿一眼，骆暮寒欲语还休，摇头叹息。

骆真真定定的注视着燕铁衣，好一阵，她才颤颤的开了口，连语声也和她的脸色一样苍白了：“小……小郎？你你真是……燕铁衣？”

燕铁衣强颜一笑，任是心中感触万千，却仍不得不故作平静之状：“骆姑娘，我是燕铁衣。”

浑身颤抖，骆真真脸庞惨白，咬牙有如啞心：“好……燕铁衣……你骗得我好……”

燕铁衣避开骆真真怨恙失望的眼神，声音有些嘶哑的道：“对不起，骆姑娘，我想迟早你会谅解我的！”

猛一挺胸，骆暮寒凛然道：“真儿退下，为父与燕大魁首尚须有个了断。”

骆真真泪如雨下，咽泣着叫：“爹……。”

一挥手，骆暮寒刚烈的道：“下去，休要扰了为父的心神！”

于是，退后一步，燕铁衣引吭大叫：“庄空离——。”

声出，一片骚乱哗叫随起，兵刃撞击不停，大厅门口人影倏闪，“九牛戟”庄空离一身紫袍，血迹斑染，形容酷厉而又威猛的手执银亮双戟，昂然出现于厅门！

燕铁衣微微颌首，缓缓的道：“空离，我与‘大森府’府宗业已约定，即将以两人之间的场死战来解决彼此的问题，如果我胜，‘大森府’自此永不侵犯‘青龙社’，反之，若我败了，立时开释骆志昂与章凡，不过，空离，我再补充一句，无论我是胜是负，那两个俘虏全在事后释放！”

庄空离微微一怔，应即躬身道：“遵谕！”

燕铁衣一挥手：“听令行动！”

一转身，庄空离人如飞鸟，凌空斜掠而去，快疾至极！

缓步来至大厅中央，方桌之前，骆暮寒双手抱拳，沉重却又感慨的道：“我与因伤卧榻的章琛，全向尊驾敬谢，燕铁衣请了。”

口中说完话，这位“中州宰”双手向后轻翻，悄无声息的，已将后腰插掖着的一只短柄纹云金叉，一面银丝罩网握在左手中——这正是他慑魂夺命的成名兵器，“无双叉网”。

燕铁衣表情冷寞木然，两臂微张迎上二二尺。

环立大厅四周的“大森府”所属个个屏息如寂，神色紧张惶恐，有些人更忘形的或抓扯着自己的衣样，或张口握拳，或控制不住面部肌肉的跳动，那等形态，古怪奇突，但却越显得眼前情势的僵沉严重！

骆真真双自含泪，牙啞入唇，她不住的颤抖着，模样凄哀欲绝，她怔怔的凝视着燕铁衣，她是那样的无奈无告，却又仍带着迷惘，似乎，她依旧不能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她仍在怀疑张小郎怎么会化身成燕铁衣！

一片冷森又除翳的气氛迅速笼罩下来，像笼罩住每一寸的空间，也罩住每一个人的心头！

骆暮寒目光如炬，突然动作——银丝网在一斜之下蓦而散开，灿亮生辉的网丝网格就仿佛一片庞大的云彩遮住了半天，它流颤如波，狂扣而下，网不是兜风的东西，却也飘起如啸，全厅震动，不分先后，金芒似电，三股心形焰光倏然暴涨，齐指燕铁衣！

一上手，骆暮寒即已展出他的绝活儿来——“九岳一击”？

燕铁衣身形猝闪涌进，“太阿剑”幻映成一片塔状寒光，节层叠连，那急速凝结的晶莹光塔，才将燕铁衣罩住，扣来的银网立时在猛汤之下掀扬一边，光塔幻影中，一剑如虹，“锵”声碰击上骆暮寒的纹云金叉，剑叉同分，骆暮寒暴跃飞旋，与燕铁衣擦身而过，刹那间，骆暮寒的金叉洒着一溜血滴眩映入目，而只有极少数人发现，燕铁衣左手中冷电倏起又，宛似虚无中幻影一抹！

猛然落地，骆暮寒面色连连变化，全身颤颤的抖，把一口牙咬得咯咯作响，但是他并没有受伤，相反的，他还伤了燕铁衣——至少，表面上如此！”

燕铁衣肩头血流如注，浸衣而淌，沥沥滴流于地，他却神色自若，安宁平静，在那种异常柔婉的微笑里，他手拄“太阿剑”，纯真有如童子献心！

假如，有人目光锐利入微，现在便可以发觉骆暮寒的衣袍后领上，刚好裂开一条寸许长的破口，口沿整齐如削——方才，燕铁衣的“照日短剑”便在对方的叉尖伤及他肩头的同时，划过这个部位，当然，骆暮寒非常明白，燕铁衣的剑刃能够撕裂他的后领，也一样可以斩断他的脖颈——只要燕铁衣有心这么做的话！

燕铁衣是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这场比试，骆暮寒业已落败！

呆呆的站在那里，骆暮寒感触万千，说不出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在那翻腾涌搅的甜酸苦辣里，更掺合着无比的沮丧与羞惭，他知道，如果这场决斗他能占了上风，恐怕他是不会有人家那样宽宏仁恕的度量的，他早已声明“决一死战”，可是，燕铁衣却宁肯自己负伤流血，在能够取他性命的时候饶过了他的性命！

骆暮寒落败了，令他愧怍不安的是——燕铁衣却在这么一种顾全他颜面的方式下才让他落败！

大厅四周的“大森府”所属，只有几个人看清楚了眼前的实际情形，这几个人又是愕然、又是迷惘的在暗中透着气，其他误以为骆暮寒赢了的人们本想振臂欢呼，却也被他们府宗那股绝望悲凉又怔忡的形色所窒压，再也发不出声来了……

一片死寂中，骆暮寒万念俱灰，落寞幽戚的开口道：“燕铁衣，你胜了，好一手‘剑心凝魄’……”

燕铁衣和缓如常的道：“还是多蒙府宗承让。”

摇摇头，骆暮寒苦笑道：“我连这个‘谢’字也说不出口了，对你……总之，我就只剩下了惭愧！”

燕铁衣湛然一笑，道：“请问府宗，承诺如旧否？”

用力点头，骆暮寒语声铿锵：“自今而后‘大森府’永不再与‘青龙社’为敌，若违比诺，天惩之！雷殛之！”

归剑入，双手抱拳，燕铁衣诚挚的道：“府宗为忠义长者，一言九鼎，燕铁衣率‘青龙社’所有儿郎就此谢过！令公子及章大侠的少爷，就在今日便可返回，留府近月，就此拜辞，山高水长，容图后会。”

骆暮寒弃下手中兵器，慎重回礼，表情严肃：“大当家一路平安，鹏翼凌霄，骆某人全心敬领德惠了。”

燕铁衣的视线越过骆暮寒的肩头，投向神情激动感恩的骆真真脸上，那张姣好却泪痕斑斑的面庞上，含蕴了那样多的祈诉与情意，他们融在眸光中，唇角里，与泪痕黏在了一起。

咬咬唇，燕铁衣微微躬身，毅然转步离开，他穿过大厅正门，门外两侧，在“烈火金环”曹广全的瞠目注视中，在丛兆满面钦佩之色的笑容里昂然而去——他不必和丛兆招呼，因为，在他留给庄空离的函示里，早已交待庄空离密约丛兆至“楚角岭”晤见了，自然，他会好好一谢这位功臣！

“群英堂”外，两军对峙的局势迅速消除，只听得号令不绝，步履急促，“青龙社”的武士们业已在燕铁衣率领下从容退出“大森府”。

“群英堂”里，自是一片僵窒死寂的气氛，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移动，这连串的事变，从头开始，至到结尾，使人牵情，并领会许多教训有如梦幻。

自泪的波光中，骆真真再度捧起燕铁衣给她的那封短笺，在心里念着：“我曾告诉过你，当一个人迫于形势，为了更仁恕的目的，而被逼迫要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时，你能原谅这个人的无奈么？燕铁衣。”

泪水再度涌由眼眶，骆真真知道，她早已原谅燕铁衣了，全心全意的原谅了。

第三十九章 故友来 是伤心人

风光明媚的清晨。

“弹剑楼”后的回廊之侧，那一片小巧精致的园圃，正浴在清晨鲜洁的和风里。

朝阳闪亮着露珠，而露珠凝结在紫酡翠绿的花叶上，便越发晶莹滋润得有如一颗颗明媚的钻串了……

燕铁衣背着一只手，微微弯腰，悠然自得的亲执着喷壶在为花儿浇水。

今天早晨，他穿着一袭月白色的绸衫，白缎面的软鞋，满头黑发也以一根白丝飘带束起，混身的白，白得清雅，白得洁净，也白得潇洒。

一声沙哑的低笑响在燕铁衣的背后，跟着是那沙哑的声音：“瓢把子，雅兴可真不浅呀！”

闻声回视，燕铁衣发现了那说话的人时，不由豁然大笑起来：“我道是谁，原来却是我们的大郎中来了。”

站在回廊底下的人，年约五旬上下，气度雍容，身材高高瘦瘦，只是，那副尊范却令人不敢恭维；青虚虚的一张长脸，脸皮粗糙得布满了斑斑坑痕，麻子不像麻子，疙瘩又不似疙瘩，一变眼凸突得像金鱼，宽扁的大鼻子下面却又生了一张厚唇；他的头发虽用一顶文士巾遮盖住，但露在中外的部位却也看得出花白了。

立时放下喷壶，燕铁衣急步迎了过来，人一踏进回廊，已经热烈的伸出了双手，于是，这位客人也伸手相接了那双手，枯乾焦黄，筋络浮现，十只手指骨筋凸凹，又细又长，看上去就宛如一对鸡爪子，不，更像一变鬼怪的手！

用力摇撼着石钰的手，燕铁衣十分兴趣的笑着道：“大郎中，该有一年多没见你了吧？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这个人，就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鬼手郎中”石钰，燕铁衣的好友挚交。

石钰微微一笑，露出了他那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来：“想着你呀，早就该来看你了，好不容易才抽出时间来。”

燕铁衣端详着老友，道：“你似乎又瘦了？可不能再瘦下去啦，大郎中，你精湛医道，直追华陀，怎的就治不胖自己这副皮包骨的身架子！开付十全大补汤吃吃嘛，好好先替自己补上一补才好。”

石钰的金鱼眼中宛如蕴含着一股悒郁的色彩，他笑笑道：“这是心病，没法子治，十多年来我那曾胖过？”

燕铁衣不愿勾起老友的悲伤回忆，他忙笑着岔开话题：“大郎中，你那宝贝儿子近来可好？”

石钰咧着嘴，苦笑道：“好，好得很，你知道小柱儿是我的命根子，我对他呵护之周到，就算他亲娘在世，也不过如此的了。”

目光一闪，燕铁衣发觉熊道元正肃手站在回廊尽头处，他提高了声音道：“道元，钰兄来访，你怎的不早些通报？我也好大开中门相迎，没得却叫人家说我燕某人摆臭架子呢！”

熊道元忙道：“回禀魁首，是石先生——。”

石钰抢着说道：“老友记，可别错怪了道元老弟，我才一上门，他就急着来向你传报，是我拦住了他，自己人，何必来这套繁文缛节的虚礼数？我一向明白你在这里，就直接来了，喏，这样不是方便得多么？”

燕铁衣一笑道：“贵客临门，理该恭迎才是呀！”

石钰道：“别扯了，我又不是第一次来，算是什么贵客？”

挽着石钰臂膀走向居处，燕铁衣边付边道：“一年多来，都好吧？”

点点头，石钰低回的道：“还不是老样？悬壶行医，读书课子，平时我连大门都懒得迈。”

燕铁衣道：“你可别光顾着赚银子，啃书本，你那几手把式亦属一绝，却也荒废不得呀！”

石钰步下台阶，笑得有点苦：“偶而也练练，但总提不起劲来，行医是为了生活，读书乃为消遣，江湖上的打打杀杀，业已令我厌倦。”

燕铁衣一哂道：“身为江湖人，难避江湖事啊！”

侧过脸来，石钰道：“瓢把子，说起江湖事来，你最近真是声威越盛了，常德‘大森府’何等势雄？却他被你弄了个人仰马翻，几乎溃散，我委实佩服你的本领！”

燕铁衣淡然道：“以暗打明，取巧罢了，说不上什接光彩。”

微微一笑，石钰道：“老友面前，你也作兴客套啦？”

燕铁衣道：“人嘛，自谦点总是好的。”

于是，两人相视大笑，举步进入“黑云楼”的小厅中。

不拘形迹的坐下，石钰啜了一口僮仆献上的香茗，深深嘘了口气：“平时，你都做什么消遣呀！”

笑了笑，燕铁衣道：“堂口里的大小琐碎事不少，够头痛的，有时候也奕奕棋，看看书，却不及你有儒者之气。”

石钰的眼睛望着宝蓝盖杯口上，——上升的热气，平静的道：“不大出去走走？”

燕铁衣耸耸肩道：“出去大多为了办事，否则便是推辞不掉的酬酢，赏心清游，却难得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又啜了口茶，石钰笑道：“今天有事么？”

燕铁衣道：“几桩例行会商罢了，怎么？你要我陪你？”

石钰安详的道：“想约你到附近几处山林水泉走走散心，咱们俩可也有段日子没好好的把晤了，但你如果不得闲，就算了。”

燕铁衣笑道：“不要紧，可以交待屠长牧代我主持，你老哥大老远跑来，我敢不奉陪么？别说只这是桩小事，天大的问题，也得丢开先凑合你。”

犹豫了一下，石钰的唇角肌肉不由自主的急速抽动着，像是十分艰辛的道：“我看，你就不用出去了，我独个儿逛逛也罢。”

燕铁衣忙道：“什么话？我一定陪你四处走走，一天不尽兴，咱们多玩几天也无妨，这次你得在我这里多盘桓些时。”

石钰的表情忽然显得有些错杂，也有些怪异，他讲话的时候好似害着气喘病似用力呼吸着：“瓢把子，你无须这么迁就我，我其实也——。”

打断了他的话，燕铁衣笑道：“你这人怎的变得唠叨起来啦？大郎中，莫非人的年纪一大真就喜欢罗嗦了？”

石钰勉强笑道：“我只是怕耽搁你的正事——”

燕铁衣道：“全是些歪事，不管它了，待会午膳我叫他们摆席为你接风，吃完饭略略休歇一下，我们哥俩就出门，对了，你打算到那儿去逛？”

石钰呐呐的道：“‘虎山林’、‘玉瀑泉’，是不是太远了点？”

有些意外的一怔，燕铁衣随即笑了：“好家伙，还说‘附近’的山林水泉呢，‘虎山林’在三百里开外，‘玉瀑泉’更远，近四百里路了，我还当你想到十来里外的‘小香山’古刹去参禅。”

石钰眉目低垂：“我也认为远了些，瓢把子，我看算了。”

燕铁衣沉吟了一下，毅然道：“我们去，好歹自己也轻松两天，就算我替自己放假慰劳自己吧；三四百里路，骑快马来回，加上游赏的时间，至多也只是四五天而已，堂口并无急事待理，老哥哥，我就奉陪到底了。”

拱拱手，石钰的口气反倒十分沉重了：“真是赏脸，瓢把子。”

燕铁衣端详着老朋友，道：“大郎中，你好像心头有事？”

悚然一惊，石钰笑得相当不自然：“没有呀，我心头会有什么事？”

燕铁衣平静的道：“你神态之间，颇蕴忧色，且言谈举止也失去你惯有的安详与怡然之态度了，好似老在揣摩什么，斟酌什么，也似是希望什么，又怕什么的样子；大郎中，近来是不是有问题疑难困扰了你？若有就说出来，让我这小老弟替你出出主意。”

青虚虚的脸孔变得微见灰白了，石钰唇角的肌肉又抽搐起来，他连忙否认：“绝对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你别瞎猜了……”

凝注着对方，燕铁衣低沉的道：“没有最好，如果有，你别忘了我这做老弟的；大郎中，或许我有力量帮助你解决某些困惑。”

石钰吸了口气，笑笑道：“先多谢了，瓢把子，你对我的隆情高谊，我是终生不忘的，设若我真遇上了麻烦，不来找你帮助又能找谁？放心吧，我好得很，约莫近来心绪不畅，精神烦躁，或有失态之处，你也包涵则个，我想，四处走走，就会好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不错，有时心里烦，到外面看看，逛逛，是会舒畅得多，大郎中，这一次有我陪你，包管你几天下来愁躁全消，笑口常开！”

石钰的形态恢复了平静，他缓缓的道：“你带不带人侍候？”

燕铁衣道：“你说呢？”

想了想，石钰无所谓道：“我是独来独往惯了，就怕你金玉之体，缺

不得人使唤呢。”

哈哈一笑，燕铁衣道：“扯淡，我那有你说的这等娇嫩尊贵法？若论对吃苦受罪的耐力我决不比你差；也罢，就谁也不带，只我们哥俩并行，亦落得清静自在。”

不拘形迹，石钰举起茶杯，笑道：“瓢把子，谢你赏脸结伴由一游，你也明白，除了你，我连个倾吐心中积郁的朋友也难找！”

燕铁衣也举杯道：“忝为知交，我不为君解愁消忧，夫复谁寻？”

于是，两人齐声笑了起来。

燕铁衣放下茶杯，起身走到门口，大声道：“厚德，通知厨下备筵为石先生接风，另外把我的随身衣物用具收拾好，并告诉大领主，我下午要出门消散几天。”

※

※

※

“虎林山”景色之优美清奇，乃是北地有名的，一片翠绿蓊郁的森森林木覆映着全山，形成了一片盈碧幽爽的雅静，在或是峭拔、或是雄伟的峰岭崖峦之处，隐约可见一些道观庵院的檐角殿脊，展露于青碧之中；人到了这里，不觉自心平气和，俗虑全消，便不脱尘，也带着那么几分脱尘的意味了。

燕铁衣与石钰到了这里，一路上指指点点，谈笑风生的尽情游赏着这名山风光；燕铁衣尤其专心一意的要使老友消忧解闷，更竭力想出些甚至夸张的法子以令石钰展颜开怀。

真挚的友谊首在于彼此的谅解，燕铁衣对石钰便是如此，他知道石钰是个伤心人，也是个长年将自己禁锢于灰黯岁月中的失意者，石钰这些年来一直很悒郁，也很落寞——自从他的妻子在十年前过世之后。

石钰号称“鬼手郎中”，非但怀有精绝的医术，也具有一身高张的武功，只是，他的人却长像奇丑，遂使他无形中孕育成一种自卑心理，他不愿参加热闹的场所，不喜欢应酬，甚至厌恶人多的地方，他把自己拘禁在一个狭窄局促的小天地里，他极不乐意同任何没有必要的人士交往，对女人则更甚。

岁月是不饶人的，他这种孤僻又带着点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使他极少朋友，更便他到快近四旬年纪了还没有娶到一房妻室。

但人的命运乃是无可捉摸的，要来的，去了，要去的，却又来了，造化往往喜欢落在不相信造化的人身上；有一年，石钰将邻镇一个少女的绝症治好了，这个少女以及她的双亲，便在感恩图报的心理下将这少女的终身许配了石钰。

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孩，美得出奇，美的叫人迷恋，更难以想像的是——她在与石钰未来的几年夫妻生活中，竟然全心全意的热爱着石钰，她不但奉献了她的身体，更奉献了她整个的情感，关注，与生命中一切所能奉献的，她和石钰的年龄几乎相差了二十岁。

又要谈到造化了；石钰和他的妻子结构四年，四年的双栖生活，是他一生中最绚烂光耀，也最美满甜蜜的时间，他活得从没有像在这四年中如此的起劲过，他不再孤僻，不再自卑，更不再落寞，他抬头看人，正眼视物，在感觉上，他突然觉得拥有了骄傲，在人世间，再没有使他可以退缩的理由，他以同样的全部心力来热爱他的妻；四年一瞬即过，美好的日子尤其比一瞬更快，石钰的妻子就在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那年冬天，忽然得了一种症名叫做“脏虚溃”的绝症，任是石钰医术超凡，却也未能挽回他爱妻的生命，于是，造化弄人，给了石钰穷其一世里最甜蜜的四年岁月，又夺回了他活着

的全部生趣，四年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结束了，石钰对人生的希望也就此结束了。

当他妻子埋进土里的那一天开始，他的整个心灵也跟着埋了进去。

石钰所以还能在这样沉重的打击下继续活下来，只有一个原因——为了将他的儿子抚育成人，这是他与妻子四年恩爱中所唯一留下来的结晶；孩子生像酷肖母亲，乖巧可爱。也只有在孩子身上，石钰方能寻回那梦样的温馨回忆，方能依稀看到亡妻的神韵，他爱孩子，把他对亡妻的爱，对骨肉的爱，双份重叠起来加到孩子的身上，他用自己的全生命来爱他的孩子，他爱到几乎发狂的地步，他可以为他的孩子作一切事甚至是去死！

石钰的孩子今年满十岁了，学名叫石念慈，小名是“柱儿”。

燕铁衣与石钰结识很早，算起来也有十二、三年的交情了，因此，他对石钰的个性及为人都很清楚，尤其清楚石钰这一段痛苦的过往，燕铁衣一直想找机会慰藉一下他的这位老友，真心诚意的替石钰分忧，现在，他有了这次的机会，怎能不尽力？

两个人本来骑着马在洁净弯曲的青石板山道上游赏，如今，干脆下了马来步行了，这样，似乎更能获得朝山探幽的乐趣。

在笑语欢畅的气氛中，石钰望着远峰那一抹淡淡的流云，若有所感的道：“瓢把子，你在江湖上称雄多年，有没有想到过人生一世，仿同浮萍一寄？悲欢离合，皆无定数，而人的命运，更似那天上云彩，今日据此，明朝便又不知飘向何处何地。”

燕铁衣寓意深长的道：“我相信的不是命运，而是人定胜天的勇气与毅力，说凭着这点信心，我便经过了多少次凶险艰困，渡过了惊天的腥风血浪，因而奠定了今日这一点小小的基业，大郎中，命运往往是由人来创造的，太迷信它，反而为其所制。”

淡然一笑，石钰道：“你很看得开。”

燕铁衣道：“我要活下去，领着许多人活下去，如果我否定了自我的意识，而去依附虚无的命运，大郎中，我便早被人吞没了。”

注视着燕铁衣充满朝气的焕发面庞，石钰道：“你的气色真好，红中泛白，白里透红，目光充盈，神足精旺，越是久不见你，你倒更年轻了。”

哈哈大笑，燕铁衣道：“天门冬、地骨皮、厚朴、左为膀胱、右是疝气，三根葱子，两片生姜，吃了降火安心。大郎中，说着说着，你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啦。”

也是十分有趣的笑了，石钰道：“你在那里听到这几句歪对，却拿来调侃我们行医的这一行？”

燕铁衣莞道：“大郎中，调侃不敢，以此写照悬壶者的口头经，倒也颇得神髓。”

石钰笑道：“瓢把子，有时候你真是诙谐随和，我常常想，外头不识你的那些人，还不知将你想像到了何等凶恶冷酷地步。”

燕铁衣道：“一个人，总不能让天下人尽都了解。其实，人的名与他的本质，往往是大异迳庭的。譬如说，做刽子手心心地善良的也不是没有，只是他干了这一行，不得不这么做，但他内在的想法与心性却不为人所知了。”

石钰颌首道：“我知道，瓢把子，你一向是个断得清，分得明，恩威并济的英雄！”

燕铁衣豁然笑道：“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大郎中。”

走在青山石道上，在一片碧绿青翠的景致中，此际就只有他们两人的谈笑声，回荡于幽静的空气里，脚步声与马蹄声，悠闲脆落的交杂相应，便越觉得怡然自得了。

抬头从林间隙中望了望天时，石钰道：“该找个地方歇午用膳了。”

燕铁衣笑道：“你不说，我还不觉腹饥，经你一提，可不真有点饿了？”

极目眺视，他又道：“今天不是朝香拜神的日子，这里相当冷清，不知山上的观院与可备得有素斋待客？”

石钰道：“一定有，‘虎林山’为道家胜地之一，又是北面有数的灵山，此处道观，何止几十？随便到一座，也能混出一顿素斋来。”

燕铁衣道：“这里你比较熟，可知道那一座道观的素食可口？”

沉吟了一下，石钰道：“倒是有一处小道观的素食特别清淡隽永，食后回味无穷，这座小道观地方极为偏僻，是而不甚出名，我怕太远了。”

燕铁衣忙道：“不要紧，远近全是一样，横竖我们出来就是玩赏山水的，只要尽兴，何妨穷幽探胜，更进一层？走罢，我们去那里好好吃上一顿。”

石钰犹豫着道：“地方在后山脚下，你不在乎尚须攀过这道侧岭？”

燕铁衣笑道：“当然不，大郎中，咱们今天便玩个痛快。”

两人一边朝目的地走去，燕铁衣又问：“那座素食特佳的小道观，可有个观名？”

点点头，石钰低沉的道：“叫‘长春观’。”

在嘴里念了一遍，燕铁衣道：“我实在佩服你的雅兴，居然这么荒僻角隅的所在都游遍了，换上我，就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啦。”

石钰的表情竟有些阴晦，他兴味索然的道：“人到了心绪恶劣，无以自遣的时候，所作所为，连自己也都感到莫名其妙了，像那样的地方，我真不想再去上——”

燕铁衣轻轻的道：“你如不想去，我们就不去也罢。”

似是悚然惊悟了什么，石钰赶忙强笑道：“我们还是一起去吧，我知道你一向是个美食者，山上其他各处的素斋俱甚粗砺难，若讲口味，也就只有‘长春观’较佳，别管我方才说什么，既决定了，还是照往。”

燕铁衣诚挚的道：“放开心怀，大郎中，不要净想着那些恼人愁人的既往，回过头来看看，人世间也仍然不差，至少，你也该落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情调才是，否则，未免也就太苦你自己了。”

石钰笑得常点儿酸：“瓢把子你的关切，令我越加汗颜心愧，我……”

摆摆手，燕铁衣道：“不说这些了，我们是由来消散的是不是？如果我陪着你出来消散，反倒惹起你的不欢，那我这个‘侍游’可不就等而下之，变成个楞头了？”

石钰用力挤出一抹笑容，嗓音却更有些沙哑：“你对我真好，瓢把子……”

燕铁衣笑道：“又来了，你！”

两人一边朝后山脚“长春观”的方向走，石钰的话就越少，而他的兴趣亦越见低落，非但低落，更且神色沉重，举止也怔忡起来。

这些，燕铁衣全看在眼里。但是，他却非常原谅并且同情石钰。

燕铁衣想那“长春观”可能是当年石钰携同亡妻去过的地方，如今又往，物是人非，触景生情，自然心中悲楚不乐也或许是石钰曾在那里有过一段什么不为人道的回忆，在那里隐藏过某桩情感上的秘密，这才越近斯地

越加惘然……。

心中忖度着，燕铁衣不觉更为歉疚，若非为了自己贪恋美食，也不至令老友重履旧地，平增嗟叹；走着走着，他几乎不想去了。

数次想启口改劝石钰另挑地方，但燕铁衣一见老友神态的阴晦沉重，又再三

回了到口边的话，他斟酌着——也罢，便等于伴着石钰凭吊旧迹吧。

石钰的表情是凝冻的，僵硬的，脸上的斑斑坑痕也似乎反映着点点痛苦的苍白，他一路上极少开口，金鱼眼中的光芒迷茫而错杂，从侧面看过去，他的唇角肌肉又在一阵一阵不停的抽搐着了。

第四十章 长春观 毒酒断义

“长春观”座落在“虎林山”后出的北麓，那是一处极其荒凉僻静的地方，在这里，幽幽的林木看上去不再青碧流翠，反而现着一种压窒人心的森冷黝暗，天日也宛似晕朦了；丛生的杂草没胫，远山苍峰寂然相对，全罩在那一片淡漠清寒的疏气里，好一付凄落的景像。

背后是浓郁的山林，四周是杂草丛生，一条崎岖起伏的羊肠小径蜿蜒来到这“长春观”，一间正堂，左右偏殿的“长春观”，却显得那样的残旧古老，破损的建筑，有如一个衰朽褴褛的老人，是恁般的灰苍，又恁般的凄凉。

燕铁衣随着石钰牵马来到观前，那堵短墙早已颓坍，在斑驳崩缺的麻石台阶前，两人拴住坐骑，拾级进入正堂。

四处巡视着，燕铁衣摇头道：“这地方怎么如此破落法？”

苦涩的一笑，石钰低声道：“观于此，香客游旅自少，而香火不盛，那来的钱财整修维持！”

燕铁衣笑笑，道：“出家人也少不了俗间的银子，心不入红尘，这副皮囊却少不了人间烟火的供奉，说出来，未免有点可悲亦复可笑。”

踏进观门，嗯，里头尚称洁净，神坛上供的是三清祖师，灰黄的布幔两边拉起，神前那只剥的铜炉中捻着三只线香，青烟一缕，——飘落；一具签筒也泛了黑，筒里的竹签大约好久不见人摸了，上面结着几根细细的蛛丝。

坛前的软垫露出了内衬的棉絮，面上已经洗磨得白灰薄裂，那边窗下摆了两张椅子，材料不错，但油漆脱落，臂靠处原嵌的云母石也裂了好些纹槽，连窗上的冰花格子都残缺不全，糊窗的棉纸处处裂口。

这座小道观，可真像家破落户。

燕铁衣轻轻道：“大郎中，我看这座道观的一副凄寒样子，是否还有能力摆出一餐素斋来，实在颇有疑问。”

石钰道：“这个大概还不成问题，观里的道士虽穷，但自己种菜磨浆，吃的还弄得出，好在素食也就是那么样，不比荤席的五颜六色花式多。”

燕铁衣道：“希望不至为难他们，事后，我们多奉香油钱也就是了。”

移步向左边偏殿，石钰边道：“我这就去招呼庙祝。”

他才要来到那边的半月形门前，一个瘦得形销骨立的灰袍老道，已自门内走出，老道见堂中两人，初是微怔，随即单掌问讯，颤生生的高宣道号：

“无量寿佛，二位施主驾临小观，贫道有失远迎，请二位施主恕宥。”

石钰转过身来，脸色木然，竟没有回话。

走上两步，燕铁衣拱拱手，笑道：“道长太客气了，前来打扰，殊深抱歉，未知道长可是宝观主持？”

老道颧骨高耸，窄额削颊的黄脸上，展露出一丝笑容，稽首道：“祖师观院，本乃方便之地，随时欢迎各位施主莅临膜拜随喜，施主等亦乃维持观院香火之善士，迎之唯恐不及，怎有‘打扰’之谓？呵呵，贫道‘化玄’，正乃小观主持。”

燕铁衣又是一拱手：“失敬了，道长，我们哥俩乃是久闻宝观素食美味可口，别具风格，忍不住这口腹之欲，特自前山赶来，尚祈赐下一餐品品，香油膳费，自然加奉不误。”

老道顿时笑开了他的瘪嘴，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黄牙来，他眯着眼道：“小观地处僻隅，香火冷清，但素斋口味，却确实超乎虎林山其他观院，施主等既是闻名而来，足证小观斋奉，仍有一之值，呵呵呵……”

燕铁衣忙道：“这个当然，尤其我们这位老友石钰兄，更对宝观素食推崇不已，还是石兄引路，带我前来瞻仰的。”

老道人又连连向石钰稽首：“无量寿佛，贫道多谢石施主之广宣推引。”

石钰的唇角跳了跳，带着厌恶的语气道：“好了，不用客气了！”

这自称道名“化玄”的老道人，深陷的一双小眼，极快极快的闪掠过一抹冷厉的光芒，但他却仍旧笑呵呵的，以他那微颤的声调道：“石施主堪为小观知音，贫道必定嘱咐厨下，加意讲求色香味之调理。”

石钰面颊的肌肉往上扯了扯，非常僵硬的道：“多谢了。”

燕铁衣有些好奇的问：“道长，宝观除了道长之外，尚有几位法师呀？”

“化玄”老道笑道：“小观狭小冷清，除了贫道之外，只有两个小徒弟。”

燕铁衣道：“春灯黄卷，日夕面对山林幽峰的岁月，因是安静怡然，超脱世器，但可也够寂寥孤单的了。”

老道异常平静的道：“过惯了，倒也习以为常，自得其乐。”

这时，石钰像有些不耐的催促道：“道长，我们肚子饿了，还是请你快点交待厨下整治饭食吧！”

老道连连应是，临去前，犹殷勤的道：“稍候便在左偏殿侍膳，贫道走去吩咐，二位施主略请宽坐，小徒即来奉茶。”

待这位老道人离开之后，燕铁衣不由低笑道：“大郎中，我看这位老道爷瘦得一把骨头，好像许久不曾吃饱似的，见了他，越发不敢相信他这里是以‘吃’而闻名的了，连主持都‘排’成了这样，那还有什接好东西待客。”

石钰咧咧嘴，心不在焉的道：“有些人天生便是瘦的体质，任什么山珍海味也吃不胖的。”

燕铁衣道：“他见了我们来此，可真是高兴呢，看他那种殷勤的样子，约莫好久没有香客信士到此奉献随喜了，等一下，倒要多捐上几文。”

石钰有些不安的捏着自己的耳垂，强笑道：“瓢把子，你一向是慷慨出名的。”

背着手流览四周，燕铁衣道：“大郎中，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石钰的身子僵直了一下，他似乎在忐忑：“你是说——”

燕铁衣笑道：“我是说，这个地处如此荒僻的小破观，你又是如何找来的？”

暗中吁了口气，石钰道：“在几年以前，我就来过了，也是听人提及。”

燕铁衣不经心的道：“专来吃他的素食？”

石钰谨慎的道：“也不完全。”

笑笑，燕铁衣转过身来：“莫非，你在此处尚有隐情？”

神色变了变，石钰局促又紧张的道：“这一个我不懂你的意思。”

哈哈一笑，燕铁衣道：“看你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没有关系，你可以不必告诉我；据我猜想，这座小道观你所以要来，恐怕不全为了这里的素食好，约莫是，此处有什么值得你回忆和怀念的事物吧？”

如释重负的跟着笑了，石钰微现尴尬的道：“我若不说，你可介意？”

燕铁衣摇摇头道：“当然不，我已声明在先，你可以不必相告；大郎中，虽然似你我这样的至交好友，却仍免不了有点小秘密存在，那属于个人自我小天地中的憧憬与慰藉，无论这点秘密是美好或痛苦，却也是一种纯属于自己的享受，所以，你无须揭示，我了解，同时，也不愿向你的心灵里去挖掘。”

石钰突然激动的道：“瓢把子，你是我这一生中少见的好人。”

燕铁衣一哂道：“又来了，你最近别的没学到，怎么倒专学会了讲客气，你我这等关系，客气多了反而见外。”

唇角的肌肉又在抽动，石钰像是极力在与他自己挣扎着：“瓢把子，我……我想告诉你……。”

燕铁衣摆手道：“看你，又要客气啦？”

用力扭绞着双手，石钰咬咬牙，刚一张口，偏殿门里，人影一闪，一个浓眉大眼却似楞头楞脚的年轻道士业已出现，他抢前两步，稽首道：“家师吩咐，请二位施主移至偏殿奉茶侍膳。”

石钰面已青白的与那年轻的道士回目相触，道士的目光却在与他相触的一刹那变为狠酷无比，石钰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二话不说，携着燕铁衣的手，急行走向左偏殿。

※

※

※

这是一桌样式不多但却异常精致可口的素斋，色香味三者调配俱佳，金黄色的油炸素鸡，嫩白绿翠的三丝豆腐淡乳色的笋尖，碧油油的青韭夹心，浓稠的菜泥汤，另加一碟香酥饼，一碟小春卷，居然还有一壶竹叶青好酒。

“化玄”老道侧坐一旁相陪，那个表面上看去楞头楞脑的年轻道士，则在旁边殷勤侍候着。

燕铁衣一边频频用菜，一边声声夸赞：“好，果然不错，非但精雅，更且可口，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么美味的素食。”

“化玄”老道笑得两眼成了一条缝，他十分得意的道：“施主请再这味原汁笋尖，可是刚摘下的新鲜苞笋尖现蒸的，入口即化，馥津清香；呵呵，小观这门手艺，倒可堪博一顾吧。”

燕铁衣挟了一筷笋尖咀嚼，唔唔点头：“太妙了，太妙了。”

“化玄”老道一指油炸素鸡：“这盘炸素鸡，香脆适中，风味绝佳，乃是小观不传之秘，施主，请试试。”

燕铁衣箸不停举，大快朵颐，直吃得淋漓尽致，一边侍候的年轻道士，又频频为他杯中添酒，那酒，森绿澄翠，异香扑鼻，燕铁衣在“化玄”老道的殷勤推介下，不禁连乾了十多杯。

石钰却滴酒不沾，甚至菜也很少去动，除非在“化玄”老道的连番注视下，他才万不得已似的，稍稍举筷拨弄几下，倒像是应景一样了。

吃喝着，燕铁衣笑对石钰道：“大郎中，你推介这‘长春观’的素斋好，真是一点不差，可口极了，有机会，咱们哥俩再来这里，好好吃上几顿。”

“化玄”老道笑道：“欢迎欢迎，无任欢迎之至。”

但石钰的形态却非常沉重——沉重到变为痛苦了，他的脸色一阵一阵的变化，额门上竟然泌出了汗珠，每一举箸挟菜，那鸡爪似的手指，都在仰止不住的抖索，尤其是，他极力避免接触到“化玄”老道的视线。

终于，燕铁衣查觉出了石钰的异状，他关切的问：“大郎中，你怎么了？气色这般难看？手也好像有点发抖，那里不舒服么？我着你很少吃菜嘛，酒更点滴未沾，怎么回事？”

石钰的目光扫过燕铁衣面前的小瓷杯，杯里，又只剩下三分酒了，燕铁衣喝得不少，也喝得快，这是他觉得酒味特别香醇的原位，但那色泽悦目的碧绿酒液，在石钰眼中却宛似毒药一样令他不敢多看！

“化玄”老道又劝道：“来，来，施主乾了，让小徒再为施主斟满。”

燕铁衣大笑着一口乾尽，年轻道士迅速又在他杯中将酒添满；燕铁衣心中十分同情这座破落道观的主持师徒们，他以为，人家所以如此奉承巴结的原因，无非只在于事后多得几文香油钱罢了，穷苦，不但是凡俗之人不好忍受，天外之士又同尝能够甘之若饴呢？

因此，他为了表示完全接受对方的好意，也为了表示欣赏眼前这一餐美食，他越发放怀吃喝起来，甚至已打算好要赏给道士们多少银子了。但，他却忽略了石钰这反常情形中，所隐含的绝大危机！

石钰的唇角抽搐得更急了，脸色也越见青。

燕铁衣又举箸挟菜，边笑道：“大郎中，你介绍的美食，怎的你自己却吃得这么少？”

说着话，他筷子上挟着的菜肴却突然没有挟稳，完全落在桌上，微微一怔，他又用筷子另外去挟，但是，他的手指竟像僵木了一样不听使唤了！

最初的反应，燕铁衣以为自己一时失慎，但跟着，他又以为自己酒喝多了，可是当他的手指觉到僵木的一刹那，他不禁全身触电似的起了一阵痉挛！

四周，是一片死样的寂静。

燕铁衣觉得背脊泛寒，因为他又发现，自己的手臂也开始麻痹，胸口闷塞，且血流迟滞，甚至，连脑子里也开始有了晕眩翻腾的迹像！

这不是喝多了酒，他知道，酒喝多了决不是这样的情形，唯一的解释是——他中了毒！

缓缓的，他抬起了目光，迎着他的，是另三双眼睛，“化玄”老道追，那年轻道士，以及石钰！

“化玄”老道与年轻道士的眼神是极度紧张，极度迫切，又极度焦灼的，而石钰的眼神却是，那般的颤栗，那般的羞愧又那般的痛苦！

现在，不知何时，他们三个人都已离桌站出了老远。

吃力的，艰辛的收回了僵木感越来越重的手臂，燕铁衣在这收回手臂的过程中，业已大致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却十分迷惘，更十分伤感。

坐在那里，燕铁衣的视线已经有些模糊了。眼前，像轻轻升起了一层薄雾，瞳孔上宛如贴罩着一层半透明的心膜，他竭力镇定着自己，脑中意念飞快转动。

“化玄”老道的声音颤抖又惶恐，他在急促的问：“石钰，药力发作了

么？”

石钰木然点头，没有哼声。“化玄”老道又沙哑的道：“姓燕的如今情形怎样？有没有反抗的能力？他的功夫尚能发挥几成？”

石钰悲痛逾恒的道：“不要问我，剩下的全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化玄”老道又急又怒的叱喝：“姓石的，不要忘记你有什么把柄握在我们手上！”

石钰尖声的大叫：“你们要毁诺？”

夜枭似的桀桀怪笑，“化玄”老道接着又厉声道：“石钰，姓燕的在未曾擒牢，或伏诛之前，我们就不能履约，这也是我们早已告诉过你的，所以，你还是看明白点，尽力帮我们收拾下姓燕的才是上策！”

石钰激动的吼骂：“你们已陷我于不义，如今又来会迫我助纣为虐，更进一步的做绝？你们这些卑鄙龌龊的畜生，下流无耻的猪狗。”

“化玄”老道暴喝：“闭住你妈的那张臭嘴，姓燕的今日若不受缚，你与你那宝贝儿子，都不要想活下去！”

石钰青脸变赤，嗔目悲叫：“老奴才，我不能再帮着你们为恶，我已叫你们将我终生培育的人格自尊破毁了，你们迫我出卖我的挚友，你们却不能再逼我，践踏我仅存下的一点天良。”

大喝如雷，“化玄”老道叱道：“屁的天良，屁的人格与自尊，你除非帮着 we 收拾下姓燕的，否则你同你儿子连个死处也没有，我们不会饶你，‘青龙社’更不会！”

燕铁衣仍然端坐不动，低眉垂目仿若入定，但是，他的头顶上却冒出了腾腾的白雾——他正在把握这短促的时间，倾力运注一口保命真气，以逼除体内毒素！

就在这时——偏殿前后门外人影连闪，十多条大汉飞掠而入，隐约中，外边院子，屋脊瓦面，全传来衣袂的飘掠声，与脚步的奔移声，颓然此处已被层层包围了！

奔进偏殿来的十多名大汉，倒有五个是一身大红的装束红色的头巾，红色的劲装，红色的披风，以及红色的密扣靴。五个人这一进来，便宛似燃起了五团猩赤炙热的烈火！

五名红衣人中，一个宽紧脸膛，狮底海口，虬髯宛若钢针般彪形巨汉、首先注视了燕铁衣须臾，转过来，沉冷的询问“化玄”老道：“贺大哥，姓燕的着道了！”

被称做“贺大哥”的“化玄”轻轻点头：“着道了，看样子中毒已深，只不知深到什么地步？还有没有挣扎的力量？”

虬髯巨汉瞠着石钰，厉声道：“毒是你下在酒里的，毒性的征候反应，姓燕的现下情况如何，只有你最清楚，你还和呆鸟一样楞在这里，装你奶奶的什么蒜？”

那“化玄”低声道：“方才我问过他，这家伙硬是不肯说，还和我争执起来。”

虬髯巨汉神色狠毒的道：“姓石的，你是不想要你儿子的性命了？”

石钰的脸上青白一片，五官怪异的扭曲，汗下如雨，全身栗栗抖索，整个人都像要崩溃了，但是，他仍没有说话。

站在虬髯巨汉身边的另一个红衣人——那是个独目，鼻如鹰勾，前腮薄唇的阴鸷形状人物，姐冷一哼，冰寒的道：“老大，问不问姓石的全是一

样，燕铁衣是个强悍傲倨的角色，攻击性最是旺盛，素喜采取主动，如果他不是中毒过深，无法反抗，如今岂会这等老实的瘟在那里，任由我们围困包抄？”

虬髯巨汉连连点头，道：“不错，老四说得有理！”

“化玄”言道：“那么一起动手把姓燕的摆平吧，早点奏功也早点安心，妈的，这小子如同毒蛇猛兽，难惹难缠，弄不好，沾上就要脱层皮！”

虬髯巨汉狠狠盯了石钰一眼，暴烈的道：“石钰，你给老子们乖乖站好在这里，不得轻移半步，否则，那种后果你也明白，老子们拎着你儿子的小命，如果你不在乎，老子们便分这小王八的给你看。”

他正说到这里，包围着燕铁衣的十余名大汉之一——那个麻脸招风耳的红衣人，突然惊恐惶急的怪叫起来：“老大，老大，快来呀，姓燕的满头雾气越冒越盛，那不像是毒发之状，亦非酒汗蒸发，我看像是姓燕的正在运功排毒！”

这一叫嚷，偏殿中的这些凶汉恶客立时起了一阵骚扰惊乱，除了石钰之外，所有的人完全拥向了桌子四周，将端坐椅上的燕铁衣团团围紧！

第四章 长春观 毒酒断义

“长春观”座落在“虎林山”后出的北麓，那是一处极其荒凉僻静的地方，在这里，幽幽的林木看上去不再青碧流翠，反而现着一种压窒人心的森冷黝暗，天日也宛似晕朦了；丛生的杂草没胫，远山苍峰寂然相对，全罩在那一片淡漠清寒的疏气里，好一付凄落的景像。

背后是浓郁的山林，四周是杂草丛生，一条崎岖起伏的羊肠小径蜿蜒来到这“长春观”，一间正堂，左右偏殿的“长春观”，却显得那样的残旧古老，破损的建，有如一个衰朽褴褛的老人，是恹般的灰苍，又恹般的凄凉。

燕铁衣随着石钰牵马来到观前，那堵短墙早已颓坍，在斑驳崩缺的麻石台阶前，两人拴住坐骑，拾级进入正堂。

四处巡视着，燕铁衣摇头道：“这地方怎么如此破落法？”

苦涩的一笑，石钰低声道：“观于此，香客游旅自少，而香火不盛，那来的钱财整修维持！”

燕铁衣笑笑，道：“出家人也少不了俗间的银子，心不入红尘，这副皮囊却少不了人间烟火的供奉，说出来，未免有点可悲亦复可笑。”

踏进观门，嗯，里头尚称洁净，神坛上供的是三清祖师，灰黄的布幔两边拉起，神前那只剥的铜炉中捻着三只线香，青烟一缕，飘落；一具签筒也泛了黑，筒里的竹签大约好久不见人摸了，上面结着几根细细的蛛丝。

坛前的软垫露出了内衬的棉絮，面上已经洗磨得白灰薄裂，那边窗下摆了两张椅子，材料不错，但油漆脱落，臂靠处原嵌的云母石也裂了好些纹槽，连窗上的冰花格子都残缺不全，糊窗的棉纸处处裂口。

这座小道观，可真像家破落户。

燕铁衣轻轻道：“大郎中，我看这座道观的一副凄寒样子，是否还有能力摆出一餐素斋来，实在颇有疑问。”

石钰道：“这个大概还不成问题，观里的道士虽穷，但自己种菜磨浆，吃的还弄得出，好在素食也就是那么样，不比荤席的五颜六色花式多。”

燕铁衣道：“希望不至为难他们，事后，我们多奉香油钱也就是了。”

移步向左边偏殿，石钰边道：“我这就去招呼庙祝。”

他才要来到那边的半月形门前，一个瘦得形销骨立的灰袍老道，已自门内走出，老道见堂中两人，初是微怔，随即单掌问讯，颤生生的高宣道号：“无量寿佛，二位施主驾临小观，贫道有失远迎，请二位施主恕宥。”

石钰转过身来，脸色木然，竟没有回话。

走上两步，燕铁衣拱拱手，笑道：“道长太客气了，前来打扰，殊深抱歉，未知道长可是宝观主持？”

老道颧骨高耸，窄额削颊的黄脸上，展露出一丝笑容，稽首道：“祖师观院，本乃方便之地，随时欢迎各位施主莅临膜拜随喜，施主等亦乃维持观院香火之善士，迎之唯恐不及，怎有『打扰』之谓？呵呵，贫道『化玄』，正乃小观主持。”

燕铁衣又是一拱手：“失敬了，道长，我们哥俩乃是久闻宝观素食美味可口，别具风格，忍不住这口腹之欲，特自前山赶来，尚祈赐下一餐品品，香油膳费，自然加奉不误。”

老道顿时笑开了他的瘪嘴，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黄牙来，他眯着眼道：“小观地处僻隅，香火冷清，但素斋口味，却确实超乎虎林山其他观院，施主等既是闻名而来，足证小观斋奉，仍有一之值，呵呵呵……”

燕铁衣忙道：“这个当然，尤其我们这位老友石钰兄，更对宝观素食推崇不已，还是石兄引路，带我前来瞻仰的。”

老道人又连连向石钰稽首：“无量寿佛，贫道多谢石施主之广宣推引。”

石钰的唇角跳了跳，带着厌恶的语气道：“好了，不用客气了！”

这自称道名“化玄”的老道人，深陷的一双小眼，极快极快的闪掠过一抹冷厉的光芒，但他却仍旧笑呵呵的，以他那微颤的声调道：“石施主堪为小观知音，贫道必定嘱咐厨下，加意讲求色香味之调理。”

石钰面颊的肌肉往上扯了扯，非常僵硬的道：“多谢了。”

燕铁衣有些好奇的问：“道长，宝观除了道长之外，尚有几位法师呀？”

“化玄”老道笑道：“小观狭小冷清，除了贫道之外，只有两个小徒弟。”

燕铁衣道：“春灯黄卷，日夕面对山林幽峰的岁月，因是安静怡然，超脱世器，但可也够寂寥孤单的了。”

老道异常平静的道：“过惯了，倒也习以为常，自得其乐。”

这时，石钰像有些不耐的催促道：“道长，我们肚子饿了，还是请你快点交待厨下整治饭食吧！”

老道连连应是，临去前，犹殷勤的道：“稍候便在左偏殿侍膳，贫道走去吩咐，二位施主略请宽坐，小徒即来奉茶。”

待这位老道人离开之后，燕铁衣不由低笑道：“大郎中，我看这位老道爷瘦得一把骨头，好像许久不曾吃饱似的，见了他，越发不敢相信他这里是以『吃』而闻名的了，连主持都『排』成了这样，那还有什接好东西待客。”

石钰咧咧嘴，心不在焉的道：“有些人天生便是瘦的体质，任什么山珍海味也吃不胖的。”

燕铁衣道：“他见了我们来此，可真是高兴呢，看他那种殷勤的样子，约莫好久没有香客信士到此奉献随喜了，等一下，倒要多捐上几文。”

石钰有些不安的捏着自己的耳垂，强笑道：“瓢把子，你一向是慷慨出名的。”

背着手流览四周，燕铁衣道：“大郎中，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石钰的身子僵直了一下，他似乎在忐忑：“你是说——”

燕铁衣笑道：“我是说，这个地处如此荒僻的小破观，你又是如何找来的？”

暗中吁了口气，石钰道：“在几年以前，我就来过了，也是听人提及。”

燕铁衣不经心的道：“专来吃他的素食？”

石钰谨慎的道：“也不完全。”

笑笑，燕铁衣转过身来：“莫非，你在此处尚有隐情？”

神色变了变，石钰局促又紧张的道：“这一个我不懂你的意思。”

哈哈一笑，燕铁衣道：“看你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没有关系，你可以不必告诉我；据我猜想，这座小道观你所以要来，恐怕不全为了这里的素食好，约莫是，此处有什么值得你回忆和怀念的事物吧？”

如释重负的跟着笑了，石钰微现尴尬的道：“我若不说，你可介意？”

燕铁衣摇摇头道：“当然不，我已声明在先，你可以不必相告；大郎中，虽然似你我这样的至交好友，却仍免不了有点小秘密存在，那属于个人自我小天地中的憧憬与慰藉，无论这点秘密是美好或痛苦，却也是一种纯属于自己的享受，所以，你无须揭示，我了解，同时，也不愿向你的心灵里去挖掘。”

石钰突然激动的道：“瓢把子，你是我这一生中少见的好人。”

燕铁衣一晒道：“又来了，你最近别的没学到，怎么倒专学会了讲客气，你我这等关系，客气多了反而见外。”

唇角的肌肉又在抽动，石钰像是极力在与他自己挣扎着：“瓢把子，我……我想告诉你……。”

燕铁衣摆手道：“看你，又要客气啦？”

用力扭绞着双手，石钰咬咬牙，刚一张口，偏殿门里，人影一闪，一个浓眉大眼却似楞头楞脚的年轻道士业已出现，他抢前两步，稽首道：“家师吩咐，请二位施主移至偏殿奉茶侍膳。”

石钰面已青白的与那年轻的道士回目相触，道士的目光却在与他相触的一刹那变为狠酷无比，石钰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一话不说，携着燕铁衣的手，急行走向左偏殿。

※

※

※

这是一桌样式不多但却异常精致可口的素斋，色香味三者调配俱佳，金黄色的油炸素鸡，嫩白绿翠的三丝豆腐淡乳色的笋尖，碧油油的青韭夹心，浓稠的菜泥汤，另加一碟香酥饼，一碟小春卷，居然还有一壶竹叶青好酒。

“化玄”老道侧坐一旁相陪，那个表面上看去楞头楞脑的年轻道士，则在旁边殷勤侍候着。

燕铁衣一边频频用菜，一边声声夸赞：“好，果然不错，非但精雅，更且可口，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么美味的素食。”

“化玄”老道笑得两眼成了一条缝，他十分得意的道：“施主请再这味原汁笋尖，可是刚摘下的新鲜苞笋尖现蒸的，入口即化，余津清香；呵呵，小观这门手艺，倒可堪博一顾吧。”

燕铁衣挟了一筷笋尖咀嚼，唔唔点头：“太妙了，太妙了。”

“化玄”老道一指油炸素鸡：“这盘炸素鸡，香脆适中，风味绝佳，乃是

小观不传之秘，施主，请试试。”

燕铁衣箸不停举，大快朵颐，直吃得淋漓尽致，一边侍候的年轻道士，又频频为他杯中添酒，那酒，森绿澄翠，异香扑鼻，燕铁衣在“化玄”老道的殷勤推介下，不禁连乾了十多杯。

石钰却滴酒不沾，甚至菜也很少去动，除非在“化玄”老道的连番注视下，他才万不得已似的，稍稍举筷拨弄几下，倒像是应景一样了。

吃喝着，燕铁衣笑对石钰道：“大郎中，你推介这『长春观』的素斋好，真是一点不差，可口极了，有机会，咱们哥俩再来这里，好好吃上几顿。”

“化玄”老道笑道：“欢迎欢迎，无任欢迎之至。”

但石钰的形态却非常沉重——沉重到变为痛苦了，他的脸色一阵一阵的变化，额门上竟然泌出了汗珠，每一举箸挟菜，那鸡爪似的手指，都在仰止不住的抖索，尤其是，他极力避免接触到“化玄”老道的视线。

终于，燕铁衣查觉出了石钰的异状，他关切的问：“大郎中，你怎么了？气色这般难看？手也好像有点发抖，那里不舒服么？我着你很少吃菜嘛，酒更点滴未沾，怎么回事？”

石钰的目光扫过燕铁衣面前的小瓷杯，杯里，又只剩下三分酒了，燕铁衣喝得不少，也喝得快，这是他觉得酒味特别香醇的原位，但那色泽悦目的碧绿酒液，在石钰眼中却宛似毒药一样令他不敢多看！

“化玄”老道又劝道：“来，来，施主乾了，让小徒再为施主斟满。”

燕铁衣大笑着一口乾尽，年轻道士迅速又在他杯中将酒添满；燕铁衣心中十分同情这座破落道观的主持师徒们，他以为，人家所以如此奉承巴结的原因，无非只在于事后多得几文香油钱罢了，穷苦，不但是凡俗之人不好忍受，天外之士又同尝能够甘之若饴呢？

因此，他为了表示完全接受对方的好意，也表示欣赏眼前这一餐美食，他越发放怀吃喝起来，甚至已打算好要赏给道士们多少银子了。但，他却忽略了石钰这反常情形中，所隐含的绝大危机！

石钰的唇角抽搐得更急了，脸色也越见青。

燕铁衣又举檐挟菜，边笑道：“大郎中，你介绍的美食，怎的你自己却吃得这么少？”

说着话，他筷子上挟着的菜肴却突然没有挟稳，完全落在桌上，微微一怔，他又用筷子另外去挟，但是，他的手指竟像僵木了一样不听使唤了！

最初的反应，燕铁衣以为自己一时失慎，但跟着，他又以为自己酒喝多了，可是当他的手指觉到僵木的一刹那，他不禁全身触电似的起了一阵痉挛！

四周，是一片死样的寂静。

燕铁衣觉得背脊泛寒，因为他又发现，自己的手臂也开始麻痹，胸口闷窒，且血流迟滞，甚至，连脑子里也开始有了晕眩翻腾的迹像！

这不是喝多了酒，他知道，酒喝多了决不是这样的情形，唯一的解释是——他中了毒！

缓缓的，他抬起了目光，迎着他的，是另三双眼睛，“化玄”老道追，那年轻道士，以及石钰！

“化玄”老道与年轻道士的眼神是极度紧张，极度迫切，又极度焦灼的，而石钰的眼神却是，那般的颤栗，那般的羞愧又那般的痛苦！

现在，不知何时，他们三个人都已离桌站出了老远。

吃力的，艰辛的收回了僵木感越来越重的手臂，燕铁衣在这收回手臂的过程中，业已大致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却十分迷惘，更十分伤感。

坐在那里，燕铁衣的视线已经有些模糊了。眼前，像轻轻升起了一层薄雾，瞳孔上宛如贴罩着一层半透明的心膜，他竭力镇定着自己，脑中意念飞快转动。

“化玄”老道的声音颤抖又惶恐，他在急促的问：“石钰，药力发作了么？”

石钰木然点头，没有哼声。“化玄”老道又沙哑的道：“姓燕的如今情形怎样？有没有反抗的能力？他的功夫尚能发挥几成？”

石钰悲痛逾恒的道：“不要问我，剩下的全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化玄”老道又急又怒的叱喝：“姓石的，不要忘记你有什么把柄握在我们手上！”

石钰尖声的大叫：“你们要毁诺？”

夜梟似的桀桀怪笑，“化玄”老道接着又厉声道：“石钰，姓燕的在未擒牢，或伏诛之前，我们就不能履约，这也是我们早已告诉过你的，所以，你还是看明白点，尽力帮我们收拾下姓燕的才是上策！”

石钰激动的吼骂：“你们已陷我于不义，如今又来会迫我助纣为虐，更进一步的做绝？你们这些卑鄙龌龊的畜生，下流无耻的猪狗。”

“化玄”老道暴喝：“闭住你妈的那张臭嘴，姓燕的今日若不受缚，你与你那宝贝儿子，都不要想活下去！”

石钰青脸变赤，嗔目悲叫：“老奴才，我不能再帮着你们为恶，我已叫你们将我终生培育的人格自尊破毁了，你们迫我出卖我的挚友，你们却不能再逼我，践踏我仅存下的一点天良。”

大喝如雷，“化玄”老道叱道：“屁的天良，屁的人格与自尊，你除非帮着 we 收拾下姓燕的，否则你同你儿子连个死处也没有，我们不会饶你，『青龙社』更不会！”

燕铁衣仍然端坐不动，低眉垂目仿若入定，但是，他的头顶上却冒出了腾腾的白雾——他正在把握这短促的时间，倾力运注一口保命真气，以逼除体内毒素！

就在这时——偏殿前后门外人影连闪，十多条大汉飞掠而入，隐约中，外边院子，屋脊瓦面，全传来衣袂的飘掠声，与脚步的奔移声，颓然此处已被层层包围了！

奔进偏殿来的十多名大汉，倒有五个是一身大红的装束红色的头巾，红色的劲装，红色的披风，以及红色的密扣靴。五个人这一进来，便宛似燃起了五团猩赤炙热的烈火！

五名红衣人中，一个宽紧脸膛，狮底海口，虬髯宛若钢针般彪形巨汉、首先注视了燕铁衣须臾，转过来，沉冷的询问“化玄”老道：“贺大哥，姓燕的着道了！”

被称做“贺大哥”的“化玄”轻轻点头：“着道了，看样子中毒已深，只不知深到什么地步？还有没有挣扎的力量？”

虬髯巨汉瞪着石钰，厉声道：“毒是你下在酒里的，毒性的征候反应，姓燕的现下情况如何，只有你最清楚，你还和呆鸟一样楞在这里，装你奶奶的什么蒜？”

那“化玄”低声道：“方才我问过他，这家伙硬是不肯说，还和我争执

起来。”

虬髯巨汉神色狠毒的道：“姓石的，你是不想要你儿子的性命了？”

石钰的脸上青白一片，五官怪异的扭曲，汗下如雨，全身栗栗抖索，整个人都像要崩溃了，但是，他仍没有说话。

站在虬髯巨汉身边的另一个红衣人——那是个独目，鼻如鹰勾，前腮薄唇的阴鸷形状人物，姐冷一哼，冰寒的道：“老大，问不问姓石的全是一样，燕铁衣是个强悍傲倨的角色，攻击性最是旺盛，素喜采取主动，如果他不是中毒过深，无法反抗，如今岂会这等老实的瘟在那里，任由我们围困包抄？”

虬髯巨汉连连点头，道：“不错，老四说得有理！”

“化玄”言道：“那么一起动手把姓燕的摆平吧，早点奏功也早点安心，妈的，这小子如同毒蛇猛兽，难惹难缠，弄不好，沾上就要脱层皮！”

虬髯巨汉狠狠盯了石钰一眼，暴烈的道：“石钰，你给老子们乖乖站好在这里，不得轻移半步，否则，那种后果你也明白，老子们拎着你儿子的小命，如果你不在乎，老子们便分这小王八的给你看。”

他正说到这里，包围着燕铁衣的十余名大汉之一——那个麻脸招风耳的红衣人，突然惊恐惶急的怪叫起来：“老大，老大，快来呀，姓燕的满头雾气越冒越盛，那不像是毒发之状，亦非酒汗蒸发，我看像是姓燕的正在运功排毒！”

这一叫嚷，偏殿中的这些凶汉恶客立时起了一阵骚扰惊乱，除了石钰之外，所有的人完全拥向了桌子四周，将端坐椅上的燕铁衣团团围紧！

第四十二章 抗群獠 目昧剑利

牙齿磨得擦擦响，卓飞更是气得双眼发黑：“奶奶的，我们这么多人，竟然还对付不了一个瞎子，真他娘丢人丢到了顶！”

“皮里阳秋”任广柏激动的道：“老大，我们和姓燕的拼了！”

卓飞双手执着的“熟铜人”凌空一挥，狂吼着：“豁死干！”

吼叫声中，他抢先行动，沉重的“熟铜人”横砸斜劈，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压下去。“皮里阳秋”任广柏的“勾连枪”也在寒芒闪耀中飞点燕铁衣。

倚柱贴背的燕铁衣冷冷一笑，身形微侧，却在侧开的一刹那，闪到柱子后面，中间隔着柱子，“照日短剑”倏然弹射，冷虹飞旋中，“太阿剑”洒起另一蓬星芒，在光影幻映里落向了卓飞的头顶！

卓飞大叫，“熟铜人”凶猛挥架，“叮当”撞击声里，立即歪歪斜斜的往后退出，而任广柏的“勾连枪”却在七次的磕截下，并未能截住敌人飞虹似的一剑，他暴仰向后，红色头巾的一角，却“刮”一声被削落飘下！

这时，偏殿边门那里，守着的一个壮健大汉，以为有机可乘，那人悄然扑到燕铁衣的背后，动作如电，猛向燕铁衣腰脊上刺来一刀！

燕铁衣没有回头，“太阿剑”却怪蛇也似从胁侧倒翻而出，他连眼皮子出未曾眨动一下，抽剑又自转到圆柱前面。那名自后偷袭的大汉，正在抱着肚皮缓缓踉倒，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刀尖堪堪沾上敌人衣衫的

一刹那间，竟来不及推送，更比不上人家较晚出手的那一剑来得快？

那“贺大哥”似是也横了心，他凌空飞起，往下暴落，就在这一起一落之间，漫天的冷芒银光已猛罩下来，一柄“子锥”在他的挥斩下像是幻成了千百道的箭雨。

燕铁衣一剑指空，剑身颤动如波，眩目的剑光伸缩吞吐，只是微微一抖，便“霍”的形成了一面光弧，而光弧倏然往上反卷，浩大浑厚！

“贺大哥”不敢硬闯，人在空中往后倒翻，燕铁衣身形暴闪三步，一圈又回——在这一圈的须臾，“照日短剑”弹映起一溜光矢，“贺大哥”大叫一声，肩头上的一块皮肉，已经颤蠕蠕的掉到地面。

卓飞急急迎护，“熟铜人”交叉横举，一边气急败坏的叫：“贺大哥，你没事吧？”

大口喘着气，“贺大哥”“嗤”一声撕下一条衣衫内襟，匆匆把肩头的伤处扎妥，一面咬牙咧嘴的，歪着一张瘦脸咒骂：“姓燕的龟孙子……好歹毒……”

卓飞焦急的道：“我们怎么办呢？”

“贺大哥”凸着一双眼珠子道：“现下也只能圈他在这里了，往上扑是扑不近身的。”

任广柏惊悸犹存的道：“他的剑……实在太快了。”

卓飞乾乾的吞了口唾液，束手无策的道：“要是一直像这样下去，我们早晚会被姓燕的一个一个的零碎摆平，这王八蛋中了毒，瞎了眼，仍然还是这么强横法，实在令人心里泛寒。”

赶忙向卓飞使了个眼色，“贺大哥”低促的道：“小声点，卓老大，如果连你也气馁了，哥儿们岂不更含糊啦？咱们今天打的就是士气，可千万不得劲，否则就全都玩完了！”

任广柏绷着脸道：“老大，如今再不去请『海氏三妖』，我们这个斗可就裁定了！”

咬咬牙，卓飞道：“看样子，也只有去请那三个黑心肝的怪物了！”

“贺大哥”愁眉苦脸的道：“我已计穷，随你们的意思吧！”

任广柏低声道：“老大，是派谁去？”

卓飞目光回转，却又落向任广柏的面孔上：“便烦你劳驾跑一趟吧，老四，你口齿伶俐些，应对之间也较圆滑；我他娘可不愿去看那三个老怪物的脸色，光想想他们的那副熊样，就够我倒胃的了。”

无可奈何的点点头，任广柏道：“好吧，就我去；老大，银票我就当面交给他们了？”

卓飞的表情十分心痛，倘像割肉似的道：“一万五千两金子折合多少银子你可要合算好，别弄差了……这样一搞，我们多年辛苦积存下来的老本，就被挖掉一多半啦，『海氏三妖』不但吃人，更连渣子也不吐”。

任广柏沉沉的道：“破财消灾，要不，姓燕的一旦走脱，可就不是这些金子银子所能补偿的了，老大，咱们权当是没捞过这笔数目就行，将来迟早也能再转回来。”

挥挥手，卓飞悻悻的道：“你快去吧，『海氏三妖』居处离此不足三十里地，你也知道那地方，一来一回至多两个来时辰，既然狠心破财，就不能叫那三个老怪物磨蹭时间，越快转回越好！”

任广柏出声道：“老大放心，我会尽早偕同『海氏三妖』赶回来。”

于是，这位“皮里阳秋”脚步极其轻悄的退出了偏殿，迳自去了，卓飞戒备的注视着燕铁衣，燕铁衣一如先前的形状——倚柱而立，神色平静。

偏殿里如今只有“大红七”的四位，“贺大哥”师徒、石钰，以及另四名汉子了；人数虽然仍有上十名之多，但在他们自己内心里，却早已感到无比的凄寒与孤单。

“贺大哥”提心吊胆的道：“真不知姓燕的是在敲什么算盘——其实，他的处境要比我们更为艰险，但这小子却好像无动于衷一样，根本不当一回事，站在那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卓飞不由自主的道：“娘的，他一向就是这个样子，冷沉僵木，处身血雨刀光之中，生死存亡却似是别人的事，多大的风浪；像也动不了他的心，一只脚踏进棺材了，他还能不慌不忙的忖度另一只脚该朝那个角落摆。”

望了卓飞一眼，“贺大哥”道：“姓燕的只是定力强人一点罢了，若说他眼前心里不急，鬼才相信！”

卓飞醒悟到自己方才所言，业已有些替敌人吹捧的性质了，他不禁也感觉讪讪的不大是滋味，一边暗责自己的荒唐，一边赶忙打着圆场：“这个当然，他包管比我们更要紧张得多，至少，我们是明眼的人，他却东南西北也看不清，我们是逼债的，他是躲债的，主动全在我们，说句不中听的话，就算要跑，他也不及我们来得方便随心。”

“贺大哥”阴郁的道：“今天可是得『拿鸭子上架』，好歹也非挺下去不可，摆不平姓燕的决不甘休，要不然，以后你我就永远也没有安宁日子了。”

卓飞心腔子收缩了一下，沉重的道：“我知道。”

又盯向燕铁衣那边，“贺大哥”压着嗓门道：“我们大家各守方位，圈稳了不动，姓燕的便也无法出困——他眼看不见，难以行动，就只能在这偏殿一隅顽抗，我们不朝上凑，最少亦可保持住阻截姓燕的效果！”

卓飞颌首道：“如今除了『阻截』他，也没有第二个法子好施了。”

背倚着冰凉坚硬的圆柱，燕铁衣表面冷漠如故，有如古井不波，实则，他内心的焦急忧虑却是谁也不能体会的；敌人的围圈据守、伏伺堵截、敌人的窃窃私语，调兵遣将，他都有所警觉，有所感应，但是，眼前他却不能做什么，也无法做什么，因为他看不见。

他当然想到了突围，想到了冲刺，不过视力的障碍，令他非常慎重的考虑着此一行动的后果，他看不见，观外的地形，又多属崎岖险峻，莫说他如今眼不能视物，便在双眼如常的时候，他也不敢确定能否找到无讹的途径；外面的天地是这样大，而他又这样的陌生，只靠摸索，他委实没有把握能以脱险。

在目下的形势里，他却至少可以求得暂时的自保——这偏般的范围十分有限，起码比起外面辽阔又复杂的地形地势来，是十分有限，而他由于失明前的短暂印象，与失明时的试探回旋，业已相当熟悉了这里的位置角度，与关系格局，他相信，也有这个力量，只要不轻易离开这里，对头们便将非常难以得逞！

可是，能够永不离开么？能够被困于此一直对峙下去么？这自又是不可能的，他清楚，时间越耗长，不利他的情况便将越增。

表面是平静的，但天晓得他的焦惶不安已到了什么程度！

在偏殿的角隅阴影里，石钰依然独自一个人孤伶伶的站着，眼前双方的形势，他看得很明白，同时也晓得带方的优劣之分，同心理的打算，但他

却不能帮着任何一边；他为了儿子的安全，难以向满心愧对的老友伸出援手，而他更不情愿协助“大红七”，来更进一步的迫害燕铁衣，在这里，最为痛苦的就要算他了。

双方僵持着，时间在缓缓的流逝过去……

燕铁衣静静的戒备着，没有任何举动，“大红七”这边的人也个个屏息如寂，既紧张又局促的监视着燕铁衣，在他们眼中看来，燕铁衣就算是失去了视觉，但燕铁衣对他们所形成的威胁力，仍然像山岳似的沉重。

燕铁衣双目失明，却依旧是一头凶悍的虎，而且锐利之极！

卓飞的神气是焦躁又急迫的，他时时估量天色，时时移目回顾，额门上，手心中，冷汗涔涔，摸一把又是一把，湿淋淋，黏腻腻的……。

没有人敢于随意移动，甚至连自己的呼吸都是尽量抑制的，他们生恐稍稍弄出了声响，便会突然引来燕铁衣那疾若闪电似的长短双锋。

于是，自偏殿窗口中，业已透入夕阳晚照的凄蛇霞光……。

黄昏了，这幽山残观的黄昏，在这萧煞冷森的气氛中，便越觉苍凉，越发带着那股子落寞又阴寒的意味，宛若暮霭浮沉里，也浮沉着人们的怔忡与哀叹。

山是灵息，观里供神，然而，灵山在血腥的气息笼罩里，也便失去了它应有的秀逸飘雅之概，而观院里所供的神，也宛似在为展现于他面前的杀戈而唏嘘了，神像的面容看上去竟也有着痛惜的灰黯及悲嗟的阴晦……

又过去了一会。

就像鬼魅的影子一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理示里，四条身影已经闪入了偏殿之内。

“贺大哥”第一个发现，他轻轻碰了身边的卓飞一下。

卓飞急忙移目瞧去，唔，“皮里阳秋”任广柏正向他快步走近，在任广柏身后，是三个装束奇异，容貌丑怪的人物——当先的一个，又瘦又矮，一身肌肤漆黑如铁，骷髅似的面孔只见一双三角怪眼闪眨如电，这人的两只大手，却粗厚得离了谱的，在身子两侧摆来摆去。

第二个却满脸的腊黄，黄得泌油，细细的眉，细细的眼，鼻孔平扁得只看见那两个朝天的鼻洞，一张嘴却厚得往外翻了出来，跟在最后的一位，如缸的身材又长了一张大圆脸，圆得像个球一样顶在脖颈上，因为他的脸实在太圆，看上去便觉得他的五官也都是圆圆的了，他的嘴巴老是张开着，形成了一个圆圆的洞，好像总是在笑着一样。

不错，他们三个，即是江湖上挂了招牌的三大魔星、恶毒残暴得不逊蛇的“海氏三妖”——周身漆黑如铁的骷髅是大妖海公伯，细眼细眉的是二妖海明臣，圆头圆脸的便是三妖海承佳。

卓飞顿时像看见了救星——却又像看见了魔星，他又是兴奋，又是非常勉强的堆着笑容迎了上去，还抱拳打着哈哈：“海氏三兄，多承不弃，莅临相助，有劳三位之处，容兄弟我事后再谢……。”

海公伯不耐烦的挥挥手，声如破锣般道：“少罗嗦，什么弃不弃，助不助？你付了代价，我们便来帮助办事，谁也不占谁与便宜，若是你想找我们白帮忙，就算你是我们的老祖宗也一样不行，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谁也别瞎扯淡！”

卓飞脸上的表情又是尴尬又是气恼，但他知道这不是争执的时候，只有强行忍住了满肚的怒火，语调极为不自然的乾笑着道：“海大兄果然快人

快语，乾脆爽落，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尚请三位鼎力相助，摆平燕铁衣那个杀千刀的混帐东西！”

海公伯一变怪眼注视着燕铁衣，光芒尖锐如剪，俄倾他又四处巡梭了一遍，突然狂声笑道：“老卓，你可真是黔驴技穷了，看样子你们已经使尽浑身解数对付过姓燕的啦，但我除了看见遍地死的是你们的人外，姓燕的仍然好端端的在那边厢，看光景嘛，啧啧『大红七』也不过如此！”

卓飞紫脸泛青，筋络浮额，他大不痛快的道：“海大兄，人是脸，树是皮，大家自己人，何苦如此叫人挂不住。”

海公伯傲倨的道：“什么挂得住挂不住？我说的全是实话，老卓，要是你对付得了姓燕的，你会来找我们帮场？这一次我们是看在你事先曾经打过招呼的份上，才来跑一趟，否则？你再加一倍的价钱，也请不动我们！”

海明臣也声如狼嚎般接口道：“上一次你和贺大庸两个去我们那里，要请我们助拳对付姓燕的，我阿哥一提价钱，你两个马上就面有难色，变得吞吞吐吐，当时你说过，需要我海家兄弟帮忙之际，再来求助，就这么缩头缩脑的就走了人；这分明是你们痛惜银细，打算自己能够办妥便可省掉这笔钱，如今你们『没则』了，才又来搬请我海家兄弟；老卓，你不是个爽快的人，我们接受你的请求已是天大的面子，怎么看？我阿哥说你几句你还不高兴？你是认为你心够硬的喽！”

卓飞又气又窘又羞恼的道：“海老二，你他娘不要如此咄咄逼人，我又没有得罪过你们海家兄弟，那有一朝面就刷人脸盘的道理？我是请你们来帮场子，可不是请你们来数落我的！”

海明臣狰狞的道：“你还不服气？”

这时，任广柏横里插刀，陪着笑道：“海二哥可别当真，我家老大就是这么个毛躁脾气，海二哥大人大量，犯不上与我家老大同一见识，再说，强敌当前，我们自己人争执起来，岂不是替对头制造机会？三位既允前来相助，若叫人家因此检了便宜，三位颜面上也未免不见光彩吧？”

重重一哼，海明臣道：“老卓脾气暴躁，找别人发熊去，海家兄弟自来不吃这一套；任老四，若非你说的话还带着几分人味，我兄弟三个一拍屁股就走，叫你们自己去吊颈去！”

任广柏赶紧奉承着：“是，是，海二哥说得是，今天就全凭三位贤昆仲的大力支持了。”

海承佳嘿嘿一笑，圆嘴更圆：“任老四倒像个人样的人，不似他那狗熊老大，是又一肚皮草，还要硬充人王！”

卓飞颤得几乎把一提眼珠子都爆了出来，幸亏“贺大哥”——贺大庸暗里连连扯着他的衣角，他一并力压制着没有发作，却险些咬碎了满口的牙！

那大麻子，招风耳的红衣人悄然凑了过来，向卓飞轻声道：“老大，先别和这三个怪物斗气，姓燕的神色不善，我怕他会乘我们在这里争吵的空档暴起突围，那就大大的不妙啦……”

海明臣大声道：“喂，麻子，你是『大红七』的什么人？”

大麻子暗里咒骂着，表面上却堆满笑容：“海三哥，『大红七』老二『弦目双镰』孟琮，同二哥见礼了。”

海明臣粗声道：“刚才你和老卓咬什么耳朵？”

“弦目双镰”孟琮忙道：“我在向老大禀告，姓燕的神色有异，只怕他会乘隙突脱。”

杰杰怪笑，海明臣道：“突脱？麻子，你这话非但可笑，更且可恨——任那燕铁衣生得三头六臂，他在我们海家兄弟临阵之下，还能突脱得了？他是在做梦，而你是在胡扯！”

孟琮的麻脸僵了僵，却仍然乾笑道：“尚请三位及早展开行动对付燕铁衣，时间拖长，就怕夜长梦多。”

海明臣狂悍的道：“我向你打包票，他逃不了！”

任广柏乘机道：“不瞒三位，我们确已倾尽所有力量，却仍然拿这姓燕的毫无办法，恭请三位来此相助，便是全赖三位的大力，姓燕的不动如山，动则似虎，尚请三位接手之际务须谨慎，以免为其所乘。”

海明臣怒道：“我就偏不信这个邪！”

海承佳也呵呵笑道：“对你们，他或许吃得住，但一时同海家兄弟交手，姓燕的怕就没有这么个玄法了，他是高手，海家兄弟又那一个不是高手？”

阴着脸的卓飞不禁心中咒骂：“狗娘养的『海氏三妖』，老子花了大把钱财，可不是听你们在此吹牛来的，你们是高手，就赶快上去拿人呀，光张着鸟嘴在这里放屁，能管个卵用？”

这时，总算海公伯有了动作，他走上两步，绝绝端详着燕铁衣，好半晌，他才冷冷的道：“听任老四说，姓燕的招子不灵了？”

贺大庸忙接口道：“是的，他的眼睛已被我们使毒酒弄瞎。”

海公伯眼珠子一翻，道：“一个瞎了眼的人你们都应付不了？这么多高头大马的汉子摆在这里，真不成全是些酒囊饭袋？”

贺大庸忍着气道：“别人瞎了眼或许容易收拾，但姓燕的功力精湛，反应快速，绝非一般武林人物能以比拟，海大哥请看，我们业已损伤了好些弟兄，却仍然无法稍有进展，连姓燕的边都近不了。”

海公伯冷笑道：“你们真能干！”

再也抑制不住了，卓飞大声道：“我们是不行，贤昆仲既属能者，何不露两手给我们弟兄开开眼界？”

海公伯阴沉的笑笑道：“会叫你们开开眼界的，老卓，你花了大把银票请来我们，为的也就是要我们露几下子给你们瞻仰瞻仰。我保险不会叫你失望便是！”

海明臣硬板板的道：“大家比较一下，列位即可明白，我们阿哥称你们为『酒囊饭袋』，乃是一点也只不过份的！”

暗里咬牙切齿，卓飞悻悻的道：“但愿三位能够摆平燕铁衣，则我们便背上这『酒囊饭袋』之名，也甘心情愿的认了！”

点点头，海公伯大笑：“好，我们兄弟便施展几手把式，给你们见识见识！”

海明臣慢条斯理的道：“阿哥，你歇着，容我夺这头功！”

海承佳开口道：“不，二哥，应该我来才是，那用得着你出手？”

任广柏忐忑的道：“三位，姓燕的可是大不容易对付的哩，我看，三位还是一起上比较有把握些。”

斜睨了任广柏一眼，海承佳不屑的道：“任老四，你们不中用，也把我海家兄弟一起看低了？”

任广柏忙道：“海三哥，我怎么会把三位看低呢？我纯是一番好意，三位可能尚不清楚姓燕的厉害，我们『大红七』兄弟却已与姓燕的对过好几次仗了，不是我长人家志气，这小子确是难缠。”

海明臣朝天的鼻孔抽缩，嘿嘿一笑：“任他燕铁衣是大罗金仙，招子瞎了也就废了一半啦，他再是如何厉害，摸摸索索的又能摆出个什么样惊人的招式来？我兄弟一起上对付一个瞎汉，将来说出去怕不笑掉人的大牙。”

了口唾液，任广柏苦笑道：“可是，姓燕的却不是这么简单，三位，我们不是气馁，先前连着几仗，业已吃了不少亏，弟兄们死的伤的往上一加，有十几个啦。”

海明臣轻蔑的道：“我早已说过，任老四，你们的能耐，不能同我海家兄弟相提并论，要不然，你们也不会耗此巨额代价，来请我们助拳了，如果咱们彼此的份量差不多，我兄弟还跑来这里出什么丑？卖什么乖？”

突出的喉结颤移了几下，任广柏拱拱手，道：“那么，三位便自行酌量吧！”

哼了哼，海明臣道：“本来我就没有问过你的尊见！”

仰起头，海公伯道：“这样吧，明臣掠阵，承佳动手！”

海明臣颌首道：“也好，就照阿哥的意思。”

贺大庸挥挥手，偏殿各处的凶汉们立时紧张起来，人人全神戒备，防范着燕铁衣可能发动的猛烈反扑！

海承佳圆眼一吊，道：“你们干啥？”

贺大庸堆起笑容道：“准备为阁下掠阵，并随时接应！”

海承佳大刺刺的道：“通通让开，海三爷不须你们这些九流『好手』接应，半点忙帮不上，没得还碍手碍脚，坏我的事！”

贺大庸迟疑的道：“这个——。”

海明臣十分厌烦的道：“叫你们让开你们就让开，海家兄弟一旦接手，就算是海家兄弟的事了，天塌下来有我们顶，不须列位站在这里摆样子！”

卓飞寒着一张紫脸膛，冷冷的向贺大庸点了点头。于是，贺大庸又向四周的汉子挥挥手，他们纷纷往后挪退，空出地方来好让“海氏三妖”施展。

贺大庸退在卓飞一边，喃喃的道：“这不止是三个妖怪，简直是三个疯子，三个狂人！”

卓飞的声音迸自齿缝：“花了钱又招了气受，如果他们一样奈何不了姓燕的，才叫冤到家了。”

贺大庸悄悄的道：“他们既然狂到这等地步，总也有所依恃，不会离谱太远。”

从鼻孔中哼出一声，卓飞低沉的道：“但愿如此。”

这时——

偏殿的光线已经黯淡下来，那黄昏的余晖也将要消失了，只在灰旧的窗纸上，反映出那么一抹紫橘色的阴晦残照，越发衬托得这沉寂古老的偏殿，一片冷森，一片凄凉。

燕铁衣背柱而立，紫灰色的黯淡光线，映幻着他沉静僵木的面庞，那张原来充满稚真，充满纯洁意味的面庞，这时再也找不着童子般柔和温馨的韵息，再也看不出一点憨直幼怯的痕迹，他的脸形是坚毅的，刚强又冷静的，由一种凶狠的煞气，与残酷的寒毒组合成他此刻的外貌，他已恢复了自我，他已彻底的表露出“枭霸”的本质来！

淡淡的，浅蓝泛灰的暮色，在空间飘浮荡漾……

偏殿中，静得能令人感到心窒。

“海氏三妖”业已站好了方位——那是随时可以交互支援的攻击角度，

海承佳在前，海明臣侧立于右，而海公伯站在中间靠后，三个人形成了一个不等齐的三角点，进退攻守全能随意变化，彼此呼应。

如今，卓飞他们方才心里有了底，“海氏三妖”固然狂妄骄矜，但是，他们却果然有他们的一套，口气嚣张，但在真正行动之际却并不大意。

面对燕铁衣的海承佳，他圆口轻嘘，慢吞吞的道：“燕铁衣，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免得说我海三爷欺侮你一个瞎子！”

燕铁衣“照日”短剑倒贴内腕，背贴圆柱，他平淡的道：“我已听到你就是『海氏三妖』之一。”

海承佳冷冷的道：“是又如何？”

燕铁衣漠然道：“对付你们，何须尽展所能？你们不配！”

第四十三章 血同雨 海氏三妖

圆大的面孔古怪的晃了晃，海承佳道：“你是吃错药了，所以才有这种疯了似的话说出来！”

燕铁衣冷静的道：“我在称雄道霸的时候，并未曾将你们这几号人物放在心上，现在也一样。”

海承佳嘿嘿一笑：“燕铁衣，你关着门起你的道号，海氏兄弟又何曾看你在眼中？”

茫然的眼睛微微眨动，燕铁衣道：“那么，如今就该是我们分强弱，判成败的时刻了。”

海承佳幽冷的道：“你目不能视，身陷重围，面对的又是海家兄弟——第一流的好手，但你却张狂如旧，燕铁衣，我不知该说你是勇敢呢，还是说你不识时务？”

燕铁衣阴沉的道：“不须用言语来推测，行动的结果便是最明确的答案！”

海承佳生硬的道：“你真是活腻味了，燕铁衣，只怕这『虎林山』后山北麓，就将是你的埋骨之地！”

燕铁衣冷悄的道：“等你要了我的命，再说这话不迟。”

站在下边掠阵的海明臣暴然的道：“姓燕的，你今天要被活剐！”

脸上的表情狠酷，燕铁衣正视前方，目不稍侧：“海明臣，你只是一头会狂吠的疯狗！”

勃然色变，海明臣大叫：“承佳退下，我来宰他！”

冷冷笑了，燕铁衣森寒的道：“不必客气，你两头畜生一起上吧——甚至海公伯也最好凑上，这样彼此都乾脆俐落！”

海明臣愤怒的化喝：“姓燕的，你胆敢藐视我海家兄弟，我们海家——”

燕铁衣冷淡的道：“你们海家只是一堆腐朽的渣，碎烂的垃圾！”

宛若一抹来自极西的流光，那是由清冷的芒电，与晶莹的光带组合成的半月形刀影，只见盈眼的闪亮晃动，已经来到了燕铁衣的头顶。

燕铁衣的眼睛看不见什么，但耳朵却听得清，他没有移动身体，当那

抹一闪而至的流光临头的瞬间，他的左腕往上一挥，倒贴在腕上的“照日”短剑，击磕着海承佳的大弯刀，火星迸溅的一刹那，短剑已滑过大弯的刀口，刺耳的擦动声，像要断人的心肠，直削海承佳握刀的虎口。

整个人往空中弹起，海承佳又在弹起的同时暴掠而下，大弯刀流灿着飞旋的光华，仿若冷莹的凝云穿绕，猛向燕铁衣罩落。

“照日短剑”倏然抖洒出一蓬系星似的光点，当光点散射的须臾，快得宛似要逸向永恒，短剑的锋刃斜偏透穿——闪过那绕回的光束，暴刺海承佳的胸膛。

大弯刀急收贴身，海承佳迅速凌空滚进，但是，燕铁衣的“太阿剑”猝然间凝映自虚无，寒芒飞扬处，海承佳的面颊上“哺”声翻裂一件血口！

右侧的海明臣惊鸿一现，已到燕铁衣身边，不知何时握在手上的一对“王笔”分开左右合击燕铁衣，而笔尖的冷芒才映，“太阿剑”已当头点到了海明臣的眉心，剑势快至如此，海明臣双群急架，拚命后跃……。

燕铁衣翻腕扬臂，“铮”声脆响，“太阿”归鞘，“照日”短剑倒贴腕内，他仍然倚柱而立，形态冷漠而平静——就仿佛一直没有过任何举动一样。

偏殿中是一片死寂。

破锣般的嗓音更有些沙哑了，海公伯喉咙里像梗塞着什么东西似的：“承佳退下，让我来。”

海承佳面颊上的那道伤口，皮肉翻卷，血肉淋漓，翻卷的血口子尚在湿湿蠕动，有如一张小儿吮吸的嘴，这一剑，深可见骨……。

咬着牙，海明臣怨毒的道：“好狠辣的东西。”

海承佳痛得直在吸气，但却愤恨至极的道：“阿哥，我要同他拚命！”

燕铁衣冷淡的开口道：“海氏三妖，你们自己所谓的『第一流好手』，莫非仅有这么个火候？在我看来，似列位此等的身手，只配给『第一流的好手』提鞋！”

海明臣怒叫：“燕铁衣，你不要卖狂，这才只是开始，你的乐子在后头！”

冷冷一笑，燕铁衣道：“对付似你们这种豺狼其心鼠兔之胆的江湖流痞之属，第一就是不听谏言，第二便是痛下杀手，而且，不须全力施为，轻描淡写，即可一笔勾消！”

海承佳瞋目厉吼：“姓燕的，今日我们与你必分生死，论断存亡！”

燕铁衣不屑的道：“你脸上的一剑，这么快就不觉痛了？”

一时气得浑身发抖，脸孔泛赤，海承佳大叫：“阿哥，我们要凌迟了姓燕的！”

围立周围的“大红七”及其党羽们，说不出面容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他们全有些幸灾乐祸的快意，虽说燕铁衣是他们目前的死仇，但总算间接为他们出了一口，方才所受“海氏三妖”的乌气，而这样的快意却只能竭力掩饰着，他们又极度的恐惧与忧虑，深怕连“海氏三妖”也一样奈何不得燕铁衣，“奈何不得”的后果，便是他们日后溃亡及败灭的先兆了，这好比围堵洪水，要就堵牢，否则，一发便不可收拾。

悄悄的，贺大庸道：“卓老大，这一家伙，『海氏三妖』可扫尽面子了，张牙舞爪了半天，也同我们差不多，连边也靠不上，空落个灰头土脸。”

卓飞又是称意，又是担心的压着嗓门道：“这固是当堂出丑，叫他们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可是，后果却大大的不妙了，假设他们三个老怪物也一样对付不了姓燕的，我们处境就更险啦！”

一侧，任广柏的面色十分阴晦的道：“老大，我们先别顾着方才与『海氏三妖』的不快，这到底是小事，至多生点闲气罢了，但姓燕的问题可就严重了，万一搁不下他，我们就不会笑啦！”

当然，“海氏三妖”是“大红七”如今唯一的王牌，也是他们倚仗着对付燕铁衣的最大靠山，如若“海氏三妖”也塌了台，“大红七”及其党羽们便确然束手无策了，这个后果的严重，卓飞自是十分明白，是而，现在他已经开始忧心忡忡，一面担忧，一边犹在肉痛着付由的一大票钱财竟泡了汤。

这时，海公伯深深的吸了口气，十分缓慢的自怀中抽出他的兵刃来——那是一只巨长的银箫，两尺半长，似臂粗细，遍体光耀流灿，略一挥动，便漾起闪闪芒影，海公伯的手掌却握在箫身的中间。

低促的，贺大庸与卓飞道：“这是海老大的拼命家伙——『幻刃箫』，看样子，这老怪物要彻底同姓燕的较量一番了！”

卓飞沉沉的道：“一万五千两黄金的代价，他不出力，行么？”

贺大庸涩涩一笑：“看他的了！”

手中的“幻刃箫”轻轻转动了一下，海公伯沙哑的道：“燕铁衣，我们亲近亲近。”

阴影笼罩着燕铁衣木然的面庞，他毫无表情的道：“早等着了。”

海公伯怪异的双眼闪出一抹光芒，幽冷的道：“你伤了我的兄弟，我必须要你付出代价，燕铁衣，你将会后悔你做过了这样遗憾又可恶的事！”

燕铁衣平淡的道：“我并无丝毫你所说的这种感觉，如果有，也只是我觉得下手太轻了，方才那一剑，设若能够切下海承佳的头颅，那又该多好！”

颊旁血迹淋漓的海承佳切齿咆哮：“千刀杀的燕铁衣，我的头便在脖子上，你怎不过来切呀？”

微微摆手，海公伯阴沉的道：“你未能在我们弟承佳身上达成的愿望，便在我海公伯身上试试看吧，燕铁衣，只要你有这个本事！”

燕铁衣缓缓的道：“我会试的，海公伯。”

海公伯的双目轻合，他深沉的道：“你准备了，燕铁衣，我这就——。”

话并没有说完，海公伯的身形已欺到燕铁衣跟前，他的“幻刃箫”流芒一点，猝指燕铁衣咽喉，燕铁衣微微仰头，左手暴翻，“照日”短剑已闪电般插向海公伯小腹！

海公伯弓背缩腰，当尖锐的剑锋搜腹而过的一刹那，他原式未变的银箫已在“夺”声轻响中，自箫头圆心里倏然弹出七寸尖刀！

燕铁衣只是微微仰头避开箫端的顶插，但是，自箫内弹出的尖刀却骤然长出了七寸，这就不是他原先可以料得到的了——眼睛看不见，这就是弱点，无法鉴定敌人的兵器形式预先作有效的观察与防范。

冷泓泓的锋刃猝刺过来，先是那般尖锤的寒风，燕铁衣猛然惊觉，急迫之下，他变脚飞伸，整个身体往下滑出——而滑出的同时，“太阿剑”也已旋起一圈眩目的虹光！

银箫的尖刀“嗤”一声空扎进圆柱中，海公伯飞快闪退，“太阿剑”的冷芒，扫过他的身前，剑气四溢，“丝”“丝”破空。

一退又进，海公伯的“幻刃箫”在手中飞旋回绕，倏刺忽点，纵横穿掠里，箫孔灌风，便发出一阵一阵“呜”“呜”的怪啸声来！

这样的声音，却是如今燕铁衣最大的忌讳，也造成了他无比沉重的威胁，啸音扰乱他的听觉，影响到他的反应，顿时，他的出手准头就差了！

海公伯是武家高手，非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更且观察敏锐，燕铁衣的动作甫始显出了紊乱散落，他立即便已发觉，更且迅速知晓了原因何在！

狂笑着，海公伯攻势越加凌厉，起落如飞，闪掠回腾仿若惊虹来去，“幻刃箫”啸声急厉尖锐，银芒流灿中，业已形成了一面密密交织的罗网！

燕铁衣很快的便遭到了压制，他已无能采取主动，无法抢制机先，因为他的听觉受到干扰，摸不清敌人招式变幻下所带起的音响及风声，于是，他立时陷入了艰危之境！

海公伯倾以全力施为，攻势急劲，其锐如锋，动作之间挟以万钧之力，宛若狂风暴雨，在回荡回起的啸声里，迫得燕铁衣左支右绌，招架困难。

金铁的交击声，震动着这座荒落阴黯的偏殿，密集而串连，火星飞溅，偶而闪亮了拼斗中，两张表情各异的面容，甚至连观战者的心腔，也都紧张得一阵一阵的收缩了。

正在燕铁衣遭到这样危殆情况的时候，“海氏三妖”的老三海承佳，已含着满腔的仇恨与激愤投入了战圈，会同乃兄攻击燕铁衣。

于是，海明臣也打“铁”趁热的冲了进来。

“幻刃箫”“阎王肇”“大弯刀”三式四件兵刃便组成了一溜溜交织的光网，一片片流曳的锋面，一条条矫掣的蛇电。

燕铁衣更苦了，更险了，他已完全陷入了困窘的境地，他的“太阿”“照日”长短剑飞闪旋舞，布成了严密的光轮卫护自己，他的耳膜被尖锐的啸声震撼，听力受到杂乱无比的干扰，他已无法辩清敌人的攻势的来路，招式的所指，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一片迷蒙，他只能竭力求得自保，连退也还不出！

兴奋的情绪一时充斥着“大红七”以及他们各个同党的胸怀，每个人的眼睛里全都闪耀着激动又欢欣的火花，他们有着无比的得意与满足，照现在的形势看，燕铁衣不会支持太久了。

卓飞同样被眼前的优势所眩惑，他的气色也马上变了：“贺大哥，娘的，所以说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海氏三妖』古怪是古怪了点，可是人家确然有两下子，举动狂的人便有他卖狂的道理，看看，就连燕铁衣这样不可一世的人物，居然也被『海氏三妖』圈稳了！”

喃喃的，贺大庸道：“这付情景，真是难以思议——北六省的绿林巨擘、黑道上的大豪，『青龙社』的魁首燕铁衣，竟也会落到这等窘困无奈，命在旦夕的绝境！”

呵呵一笑，卓飞振奋的道：“十年风水轮流转，今天也总算熬到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值得，真值得，尽管花了大票钱财又流了这许多血，折了这么些条人命，只要能活刚了燕铁衣，再多损耗我也甘心乐意！”

贺大庸被眼前的形势，压窒得有些透不过气来似的道：“我们事先就没想到扰乱姓燕的听觉这个法子，否则，我们也能将他收拾了亦未可知，但无论怎么说，姓燕的今天总也劫数难逃了。”

卓飞痛快的道：“人间最为爽心之事，莫过于能以报仇雪恨，眼见仇家受戮当场；贺大哥，且等着看我亲手刃燕铁衣，剜其心肺以祭我兄弟亡魂！”

贺大庸紧张的道：“我会看的——但眼前还是注意海家兄弟先放倒姓燕的要紧！”

全神凝注中的任广柏低促的道：“不用太久了，燕铁衣业已破绽百出，招架无方——海家兄弟扰乱了他的听觉，他就变得又聋又瞎，像个无头的苍

蝇一样，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啦……”

在周遭环伺的人们中，只有石钰是最不愿看到燕铁衣落得悲惨下场的，但是，他却无能为力，他心痛如绞，愧疚至极，这一阵，他像僵木似的非但无法活动他的肢体，甚至连思维也近乎麻痹了。

就在这生死将分的俄顷间，燕铁衣已经最后决定了他搏命求生的痛苦方式——。

在四周盈耳的锐风、啸音、金刃破空声交杂激荡里，汗透衣衫的燕铁衣，陡然双剑并飞，二百一十九剑四散穿射，幻成了一大蓬长短参差，又密集又凌厉的光芒，仿佛一个硕大的光球爆碎，而燕铁衣倏然跃空翻滚，斜落一角，飞上堵截燕铁衣的，正是海承佳！

海承佳的大弯刀恍同新月落，暴劈而下，外面，海公伯的“幻刃箫”也流星过空也似一闪来到，带起一路的厉啸尖号！

燕铁衣突然拳身缩腹，双剑却不挡不截，铮声指地——。

于是，海公伯的“幻刃精”与海承佳的“大弯刀”，已疾若电单般沾上了燕铁衣的身体！

四周的观战者齐齐张大了嘴巴，一阵由腹腔内挤迫出来的呼叫，刚才涌向喉头，尚未从口中凝成音浪前的一刹那。

燕铁衣紧紧绷曲着身体，像一根拉扯扩张到了极限的机簧一样，在海公伯与海承佳的兵刃掠触到他身体的瞬时，蓦然弹起，宛若圆球在空中翻滚！耀目的冷芒紫电，快速得不可言喻的掣闪飞旋，寒光流灿，往四面八方蓬射穿掠，刀锋的破空声顿时恍同鬼号！

狂噪尖叫的音浪像是泣血一般扬起，海承佳的身子速速翻滚扑跌，溅酒的鲜血加杂着飞溅的，大小小一的肉块，似是被凌迟了一般散扬各处。

海公伯也又急又快的踉跄倒退，额门上皮肉翻卷，前襟处血涌如泉，他的左手五指也完全齐根切断，只剩下一只光秃秃的巴掌！

现在，他们见识到燕铁衣“冥天七剑”的第五式“天颜震”了！

燕铁衣的听觉遭到了干扰，他的目不能视，耳又不能闻，在先前的苦苦支撑中，他已意识到危在旦夕的险况；他有生以来，遭遇过无数次的生死难关，也经历过无数次的血腥风浪，但却极少有这一次的险恶与艰困，他当然不能认命，也不甘认命。以他的威望，名份，地位，及武功修为来说，如果丧生在“海氏三妖”或“大红七”的手中，实在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委曲，因此，他必须要求生，要挣扎，要活下去，但他看不见又听不清，而他又须活下去，不在混乱中遭致杀戮，他就只有用一个痛苦的方法来挣扎——用他自己的身体，实际接触敌人的兵刃，当敌人的兵刃割切到他的身体时，便是最明确的指示出敌人方位的答案，所以，他便用了这个方法。

当然，燕铁衣深切明白使用这种方式的内涵乃是极具冒险性的，异常凶危的，而且避免不了肉体上的痛楚，但他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条求生之途，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不愿送命，便只有挺身试刀。

他不愿在试过之前揣测这样做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比率，他只须去做；至少，他知道一点——施用此法尚有求生之望，不然，便必无幸理！

现在他总算成功了，但成功得并不完备，燕铁衣未曾料及对方的出手是这样快，而刀锋的切割又竟是如此锐利，几乎刚在刀口沾肌的一刹那便已裂肤穿肉而入，他的反应已是奇速无比，可是，仍然免不了在背脊上留下一条长有半尺的血槽在，左胁间翻卷了一道三寸长的皮肉！

连心的痛苦扯着他脉搏的跳动，背后肋间的伤处，更似火炙般抽搐着，他落地之后，也是和他的敌人一样踉踉跄跄，几乎站立不住。

在瞬间的惊变里，四周的观战者再也叫不出声，喊不出声了，原先那一鼓作气准备好的欢呼，立即变成了一声骇噎合着苦汁也似的，回小肚内！

震惊过度的海明臣，在俄顷的僵窒后，狂叫着扑向了他的兄弟，这时，“大红七”与一干党羽们方才如梦初觉，想到了围截燕铁衣！

但是，燕铁衣却不会再给他们围截的机会，他在几步踉跄之后猛然往前暴施、双剑电飞，两颗人头抛空而起，那个手执三节棍的仁兄甫始挥棍横扫，燕铁衣已顺着棍端飘起抖手一剑，将这提棍者通了个喉穿颈裂！

贺大庸往上一扑，手上家伙尚未放上位置，燕铁衣剑势如雨，当头已将这位“三心老狐”逼得手舞足蹈的没命奔开！

那先扮充年轻道士的黑壮青年拼命截到，一柄“蛇信剑”斜起猛刺，燕铁衣咬唇切齿，平起横扫，双脚翻弹，“碰”的一声已将那假道士踢了个四仰八叉！

假道士身子一跌，燕铁衣的身形已侧飞而出；千不该，万不该，偏殿的侧门与后头边门中，就在这时涌进了大批闻惊赴援的“大红七”手下，他们蜂拥奔进，杀喊震天，却不觉造成了形势的混乱，以及一一告诉了燕铁衣门户所在的正确位置！

锋刃的寒光蛇电也似，掣掠闪缩，随着燕铁衣的身影流旋飞腾，顿时呼号惨抖，血肉迸溅，人挤人，人推人，兵刃撞击，化喝吼骂声乱成了一片！

像一抹幻发的烟雾，就在这混乱嘈杂又蒙胧昏暗的局面里，燕铁衣飞身逸去。“不要往里挤啦，这里就有几个死人躺着啊！”

不知是谁在嚎叫，声音像在撕裂着什么一样。

“操你六舅，你的傢伙小心点，别往老子身上挨呀！”

“喂喂喂，你站远几步，莫把我朝前推！”

“天爷，这是谁的断腿哇？”

“我的乖乖，怎的一伸手就摸了一掌的血？”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正点子那里去啦？”

就当这几成修罗场的偏殿里大呼小叫，呐喊声掺合着呻吟悲号，乱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卓飞突然抖亮了火摺子，暴跳如雷的吼叫：“龟孙王八蛋，你们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头和杂种，那一个叫你们闯进来凑热闹的！看看这个场面简直是混成一团了，姓燕的呢？姓燕的又跑到那里去了哇？”

贺大庸目光回扫，气急败坏的叫：“不得了，这里全是我们的的人，姓燕的影子不见，八成是溜掉了！”

“大红七”的几个人到处乱转，一边惊惶莫名的喊将起来：“坏事了，老大，姓燕的不在这里啦！”

“老大，姓燕的一定逃了，殿里没有！”

“得赶快去追呀！老大！”

头大如斗，面色灰败的卓飞急出满身冷汗，他嘶哑的大吼：“亮火摺子，快亮火摺子清查，我操你们这群饭桶的老娘啊！”

贺大庸口四溅的帮着吼：“马上四面搜，有火摺子的亮火摺子，其他的人预备火把，这里没有就得搜山，决不能让姓燕的逃掉！”

点点的亮光纷纷燃起，几十只火摺子，便照亮了这间面积不大的偏殿，青红的火光摇晃着，更有些人搜向了观里其他的角落。”

但是，那有燕铁衣的影子！

偏殿中，遗狼籍，伤者仍在辗转呼号，血肉斑斑，触目惊心，尤其在这点点鬼火也似阴森青红光晕映幻下，越增恐怖和厉的气氛。

海明臣坐在地下，一面替乃兄海公伯敷药包扎，一边满脸沾黏着纵横的涕泪。

隔着他们几步远，血糊一团的海承佳体，早已僵冷！

“大红七”已然确定燕铁衣已突围脱走，这时，他们正在慌乱的调兵遣将分头追赶，当一拨一拨的人手匆匆离开之后，卓飞和贺大庸讪讪来到海家兄弟身边，两个人的脸上，全都流露着一种“不知说什么好”，以及“阁下如今打算如何”的尴尬与愁苦表情。

殿角一隅，石钗依然僵立着有如石雕。

第四十四章 深沉夜 何处归途

夜暗已经笼罩了大地，尤其山野林间的晚上更是黑得怕人；这里缺少人家的灯火，没有城镇里惯有的，比较持久而普遍的照明工具，因此那一片浓郁的黑暗，就更加沉翳得化不开了。

“虎林山”地势崎岖而又辽阔，山顶崖峰之处，偶有道观宫庵的一点星火明灭，却越发显出那种无奈的凄冷与孤伶，天上无月无星，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黑得叫人心头起疙瘩。

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的眼睛全管不了多大作用，视物的差距有限——燕铁衣总算暂时求得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立场。

由眼前那一片白雾的蒙胧，在此刻已经转成晕黑的沉翳开始，燕铁衣知道外面的天色业已暗了下来，他从逸出“长春观”外开始，便以他的“太阿剑”作为探路的引杖，就像一个真正的盲者一样，摸索着点点触触的采地而行。

他非常非常焦急，他晓得身后追兵即将赶来，但他心里尽管着急，却快不了，他不但要留意地形的高低起伏，更须摸清方向，他不能迷失，一旦迷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也只是前行了盖茶时分，后面，已经随风飘来了隐约的人语声——其中包含了叱喝喊叫的喧嚣，兵刃的碰撞，以及，脚步的奔踏声。

燕铁衣看不见，否则，他将还会发现那点点的火把光芒。

任是春末夏初的季节，山间的晚上，仍然有着料峭的寒意，风吹来，冷栗栗的，拂在人身上，照样能叫人肌肤起粟。

只是摸索了这一段路，燕铁衣已然撞跌了好几次，当然他尚不至于整个摔个，仍能在脚步踏虚，或身子滑落的顷刻间站稳，可是，衣衫却已挂破多处，身上的零碎擦伤也有不少。

他不在乎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有外来的袭击，因为任何动态的东西，都会带起风声，抑或使平静的空气波动，只要有这微不足道的绝小异状，便能引起他的感应，从而做最迅速最适当的防范；但他却耽心静态的事物，譬如说，现在，那里有一个坑，一道壑，一座悬崖，或是一片起伏的地形，他

都不知道，而这些却全是安静的摆在那里，如果忽略了某些几乎不可发觉的征兆，便要吃上很大的苦头了。

燕铁衣小心翼翼的摸索着往前走，他不知道他已走出了多远，来到了什么地方，后面的追踪者所带起的音响仍然时续时辍，而且方位不定，一时在左一时在右，或许隔得很远，或许也就在附近；隔得较远的时候他仍照旧往前摸索，来近了，他便就地隐伏下去。

从来没有像这样充分的运用过他的官能感觉，他仔细的聆听，用鼻子闻嗅，以肌肤的细微触觉来判断四周的事物，甚至他连汗毛的颤动，发梢的吹拂也极度敏感，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太阿剑”探路的功效。

燕铁衣一向明白眼睛的功能是如何重要，但是却从不知道竟然重要到这等地步，缺少了视觉的痛苦，简直不啻失去了大半的生命，非但彻底影响了半身的安全，更严重妨碍了生活的规则，生存的本能。

一个视力如常的人，将永远难以想像失明者的世界是如何悲惨，看不见蓝天白日，青山绿水，看不见花草枯荣，万物滋长，看不见有形的一切；那百丈红尘，那铜罄黄卷，那亲人的笑靥，芸芸众生的相，完全隐融进一片无边的黑暗或晕蒙中，甚至，连自己是什么模样也看不见，只能凭着触摸，凭着想像，而这却又多么隔阂，多么不切实际，又多么遥远。

燕铁衣总算深刻领受了这种痛苦，品了这种悲惨，尤其是，他在完全体验了这些之后，尚得在此种煎熬之下，艰辛的逃命！

天下之大，眼瞎目者尽多，可是，他们不见得都要在眼瞎目之后，还得费尽心力的在四面楚歌之下，亡命于荒山野岭吧？

燕铁衣如今遭到的是双重厄运——一个失去光明的人，一个强仇追杀之下的奔逃者！

他生平承受过许多艰险，许多次危难，但无可讳言的，这一遭，可算得上最惊心动魄的了。

也不知来到了一处什么所在，燕铁衣觉得这里的山风似乎刮得较为强劲，他刚刚伸出“太阿剑”往前试探，风声里，已突然传来另一种声响——人在急速奔掠时的衣袂飘动声！

于是，他立即扑地侧翻，这一翻滚，背上与肋间的伤口又痛得他全身抽搐，几乎把一口钢牙咬进了下唇！

他感觉得到泥土的气息，草梗的芬芳，是了，草梗的芬芳，有几茎草梢磨娑着他的面颊，痒兮兮的，但他屏息无声。

衣袂震响越来越近，他躺在那里默默聆听——大约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颇具武功根底的练家子。

他可以听到他们来到附近，也听到他们的行动逐渐慢了下来，像是经过了一番搜索，那些人就在那边不远处站住了，一个尖细的声音道：“不用再往前去啦，下面是个小坡，一目了然，鬼影子也不见一个，那来姓燕的踪迹？”

另一个粗吐的嗓门叹了口气：“卓老大这一次可真不会笑了，临来之前，除了召集他自己的百多人手之外，又将『长山双雄』、『南淮五义』、『牛犊岗』的白氏兄弟，及『范家堡』的范门四杰全邀了来，就在『长春观』，这些伙计们便死的死，伤的伤，叫姓燕的摆平了一地，如今只剩下『鹰岭七煞』以及我们『青鹤教』的一干兄弟，唉，才一上阵，八字不见一撇，业已去了大半江山啦，这算什么场面？”

尖细的声音又道：“曲大哥，咱们『青鹤教』就是咱们『青鹤十英』这十个『护坛』，在替全教抗大梁，教主一下子会派了我们来，可也真是担待了极大风险呢。”

那曲大哥沉重的道：“姓卓的许了教主不少好处，他与教主又是老交情，于公于私，教主也推拒不得，主要的是教主认为姓卓的这次算计燕铁衣的手段十分周密，百无一失，他不须顾虑后果，这才答应派我们前来帮场！”

另一个鼻子像是不透气的闷塞口音插了进来：“但眼下情势大变，完全不是当初预料的那么回事，万一姓燕的走脱了人，咱们固然不妙，教主也就更是吃不了，兜着走啦。”

曲大哥沙沙的道：“我这就正担着莫大的心事，姓燕的若是能够走脱，往后我们大伙可也别再想混了，『青鹤教』不散伙也得散伙了，姓燕的一向有能耐，但谁也没想到竟是这么厉害法，真叫人不信，一个招子失明的人，居然仍有这等的高强本领……唉！”

尖细的声音也似是带着黯涩了：“『海氏三妖』算是我们这次对付燕铁衣的有力奥援，如今海老大受创不轻，海老二也挺了，只剩一个海明臣还是囫圇的了，能否撑得住场面，也实在不敢乐观。”

那曲大哥像是发了会子楞，方才有气无力的道：“原木那『海氏三妖』几乎就要得手了，明摆明显的场面嘛，姓燕的眼看着使得栽跟斗，谁知道他就有这么邪法，居然在一眨眼的功夫就反败为胜，不但占足了上风，更将『海氏三妖』摆了个四平八稳，说起来，叫人心寒……”

窒闷的嗓门又插嘴道：“海老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等可怜生的，倒和他先前的狂态横像完全不同了！”

曲大哥哼了哼：“手足情深嘛，他们对外人固然怪诞狂妄，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亲兄弟，一旦有了折损，怎不伤心？这根本毫不足奇。”

咳了几声，尖细的声音接着道：“我看海老大海老二的样子，对姓燕的业已恨入骨髓了，他两个一提起姓燕时的那种怨毒痛恶，咬牙切齿之状，看在别人眼里都免不了打寒噤！”

曲大哥沉沉的道：“这是一定了，弟仇兄报，兄耻弟雪，何况其中尚有一条性命的血债？如果姓燕的吃他们追上或围牢，海家兄弟必然豁死拚命了。”

那窒闷的口音道：“据海老大海公伯说，姓燕的也挂了彩啦，而且相当不轻，如今他双目失明，身负重创，又在这昏天黑地的深山荒野里，我看他能否逃脱颇有问题，更莫说他此刻所遭的罪了！”

曲大哥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点，口气也扎实了些：“赵五弟说得不错，这里地形复杂，崎岖险峻，非但莽林幽深，坎坷起伏，更且漆黑一片，莫说姓燕的瞎着一双眼，就连我们也难得摸清方向，他的确很不容易逃出我们大伙的追杀！”

尖细的嗓门道：“我们一共分成五组追撵姓燕的，而且大家都搜寻得相当仔细，姓燕的也不可能逃得太远，曲大哥，我看，我们的希望还相当大！”

那曲大哥仿佛在端详地形，他忽道：“走，哥儿们，往侧北方再搜！”

步履声响起，他们又像来时一样快，匆匆移向侧北的方位。

伏在地下草丛掩遮着的燕铁衣，直等那批人走远了，方才谨慎的自地下站起，他深深嘘了口气，静静的倾听了半歇，然后，他伸出探路的“太阿剑”，敲敲点点的走下了这片微倾的小坡。

“青鹤教”那干认凶们所说的话，他听得十分清楚，心里有着愤慨，也有着忧虑，另外还有点自嘲的嗟叹——这个“青鹤教”，他甚至不曾闻过名，想是江湖上三四流的稀松组合之属，但眼前，这个三四流的稀松组合居然也大马金刀，煞有介事的“追杀”起他来了，而他不是别人，却是名震天下的梟中之霸！

这可真是一种讽刺，一种讥诮，那两句俗话是谁说的来着——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如今，他不就正是这样的被描述着么？

非常迟缓却非常小心的，他下了这片小坡，一涉一步往前挨着——边在摸索中前进，他一面耳听着每个方向所传来的任何一种声音。

荒野里，石虫鸣，有风拂，有草动，有不知什么小动物窜掠惊跃时，所带起的细碎声响，另外，尚有树叶枝在轻轻摇晃时，所传出的簌簌声。

前面，该有一片林子。

因为那阵簌簌声颇为密集，不是单株或两三棵树木所能汇合成的音响。

燕铁衣茫然的眼睛往前凝视着，他一脚高一脚低的朝林子的方向走去，他走得踉跄而吃力，但他希望这片林木能够供给他暂时的掩蔽。

林木的气息总是清新而带着那种夹生的，芬芳的，而且有一股森凉阴寒的感觉，燕铁衣一进来，便已知道他抵达了；用手抚摸着粗糙冷湿的树干，他晓得这片林子的密度不会太疏，除了枝叶摇晃的声音更为清晰外，这里的树干也相当古老了，大凡有着如此年代的树木生长之处，它的左近也多是林木丛生的……

也只是刚刚喘了几口气，他已突然听到林外左边的另一个方位，有着疾劲的衣袂飘扬声，与物点掠空而过时所带起的风声传来！

燕铁衣立时攀树而上，摸到一条横虬的枝拳缩着坐下，他的脸颊紧贴在树干上，“太阿剑”斜斜倚在肩头；林子里很黑暗，燕铁衣明白一点，他看不见对方，但对方若想发现他，几乎也是相等的困难！

有人扑进了林子，听声音，约莫也有十几个。

在燕铁衣雾翳般的视觉里，忽然映显出略略泛着晕黄的光亮，好像透过混杂的水晶厚片，去望向远处的一团灯火一样——糊而颤动。

他隐在树上，毫无动静，他晓得这是有人亮起了火把的原故。

于是，第一个传入他耳中的声音便是卓飞的：“操他的老娘，燕铁衣莫非真个化成一溜烟飘走了？”

回答的人是贺大庸：“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必然逃不远，这鬼地方可供藏人之处甚多，天色又暗，姓燕的随便一躲，我们便不容易发现他了！”

卓飞气咻咻的道：“后山北麓我们几乎全翻过来了，也没见姓燕的鬼影，他还能跑到那里去？”

贺大庸乾咳一声，道：“说是搜得仔细，实则也不尽然，天太黑，谁知道他藏在那个不为人见的角落里？我们反覆的搜寻，至少也能吓阻姓燕的不敢往外闯，等天亮，看得清楚些了，我们再重来过，包能把他拎出来！”

卓飞暴躁的道：“娘的皮，上百条两眼明晃晃的大汉，居然比不上一个瞎子灵光，说起来就是一肚皮窝囊，真叫人从心底冒火三丈！”

贺大庸宛似在打量着林子周遭，他低声道：“卓老大，你可别学海家兄弟那样鲁莽，他们两个简直疯了，顿着十几个人漫山遍野的跑，一边找，一边骂，一边骂，一边咒，凶神恶煞似的活脱两个癫痴，像这样那能找得着姓

燕的？人家还不早就闻声隐藏起来啦？咱们慢慢来，一段一段的搜，总是希望比他们大些！”

跺跺脚，卓飞不耐烦的道：“我是怕夜长梦多，万一吃姓燕的溜掉，我们就全惨了！”

贺大庸忙道：“稍安毋躁，你也不想想，这个地方形势如此个崎岖法，姓燕的又不熟，天光恁黑，我们明眼人都没『则』，他瞎了一双招子，又能摸出几多还？我敢说今晚若找不着他，明天一定圈他个稳的！”

卓飞咬着牙骂：“燕铁衣这一次可算狗运亨通，叫他押对『宝』了，我们他娘的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搞得人财两去，如果擒住了他，看我不生啖他身上的肉！”

唏嘘一声，贺大庸也恨恨的道：“我的二徒弟叫他踢了两脚在胸口，人是没死，却也去了半条命，这果是歹毒，一提起来，我这满心的怨愤，便涨得眼都泛红！”

卓飞火辣的道：“你还只是伤了个徒弟，『海氏三妖』却已死了人啦，海公伯也落了个半残，我们请来帮场的『长山双雄』、『淮南五义』、『牛犊岗』白家兄弟，『范家堡』范门四杰也落了个伤亡狼籍，一团凄惨，我还不知道事后怎么向他们的友侪家人，或师门亲朋去说；此外，光我们自己手下已损失了近二十名！”

贺大庸呐呐的道：“真是劫数啊，娘的。”

卓飞哼了哼，道：“还幸亏石钰在这里，没放件走，这个狗娘养的『鬼手郎中』正好派上用场，替我们救治伤者，清理善后，要不，尚不知犹再死上若干呢！”

醒了醒鼻子，贺大庸道：“对了，卓老大，你到底要不要把石钰的儿子还给他？”

冷笑一声，卓飞道：“不摆平这档子事，不将燕铁衣弄到手之前，他想也不用想，老子叫姓石的跟着走，正好可替我们负担医疗救治的工作，他儿子在我们掌握中，任他如何不情愿，也只好缩头凑合了！”

贺大庸道：“有道理，姓石的儿子在我们手中一天，他就得俯首从命的替我们出力一天，他对他那宝贝儿子可看得比自家的老命还重！”

狞笑一声，卓飞道：“要不，他能这么老实的听使唤？”

贺大庸冷板板的道：“如果他还看得清楚，就应该死心塌地替我们卖命才是，他也不想，若是姓燕的得出生天，第一个挨刀的就是他，我们还得排在他后头呢？”

卓飞嘿嘿笑道：“这个卖友背义的罪名，姓石的一辈子也抛不掉了，他想活命，想得回儿子，就必须让我们捏着鼻子走，否则，他是永也别想抬头啦！”

忽然，一个急切的声音从林子那一头传来：“当家的，当家的，在这头还有处人家哩，孤伶伶的一幢木屋，就在树林深处……”

微“噫”了一声，卓飞恶狠狠的叱喝：“别嚷，万一姓燕的在那里，被你这一叫也就惊走了！”

那边发声的伙计又奔近了几步，急促的道：“是不是要掩过去探探？当家的，我看那幢木屋相当可疑！”

卓飞像在抄扎衣衫，边气吼吼的道：“马上把散在林子四周的弟兄聚集起来包抄过去，叫他们隐着点别打草惊蛇，一有情况，就发射火箭，召集其

他四组人马会合！”

接着，卓飞又放低了声音：“贺大哥，『那玩意』带着了？”

贺大庸似是轻轻拍下拍什么东西：“这还能少得了？”

于是，衣衫擦过枝叶草丛的“悉索”声响起，卓飞与贺大庸显然也离开了附近。

树的横枝上，燕铁衣隐伏不动，他就像是这株树木的一部份似的，那么牢靠又那么坚实的附在那里。

他判断，不用多久卓飞他们就会再转回来，因为幽林深处的那幢木屋里，自然不能找到他，而卓飞一千人是不会浪掷时间的，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异常珍贵。

拳曲着攀附在横枝上的燕铁衣，这时又不禁在回思方才卓飞所说的一句话——他问贺大庸“那玩意”带来了没有？燕铁衣在揣测，卓飞口中的“那玩意”不知是指的何物而言？

他在静静的思量着，没有多一会，果然又听到了“悉索”的衣袂擦动声，轻沉沉的脚步声以及隐约传来的咒骂及抱怨声。

这一次，卓飞他们经过树下并没有停顿，一行人像是气冲冲的在往外走，卓飞的声音扬得老高的在发着牢骚：“真是晦气，那幢木屋与居然只住着一个瘸了条腿的老废物，我们却还如临大敌般团团包围了屋子屏着气往里闯，奶奶的传出去岂不是笑话？”

贺大庸的声音在安慰着卓飞，渐去渐远：“谁也不知道那屋里缩着个什么人嘛，我们在未弄清真相之前，当然要打算着姓燕的也窝在里头，小心点总没有什么不好……幸亏姓燕的没找上那个地方躲藏……空荡荡道一间破屋一眼就看到底。”

等他们去远了，在四周一片深沉沉的寂静中，燕铁衣仍然隐伏不动，直到他确定已不会再有人转回来，方才小心翼翼的溜下树干。

燕铁衣思虑了片刻，终于咬咬牙，用他的“太阿剑”探路，一步一步，蹭蹭挨挨的朝着先前那些人进探林中的方向走去。

他的目的，便是那幢子木屋。

人人都有一种错误的心理，他们往往认为已经找寻过的地方，就不会再有找寻的必要，如果这地方不适于某样特殊的作用的话，则便更没有注意的价值了，燕铁衣即是利用对方可能具有这种想法，偏偏搜向了那幢木屋。

那幢林子间的孤伶木屋，卓飞等人业已搜查过，而且也知道木屋里不是个适于隐藏形迹的所在，因此，如非他们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好找，或者突然脑筋转了弯，他们是极不可能再回头来重搜一遍的。

燕铁衣目前的处境非常危殆，更且无奈，他没有法子走出“虎林山”之外，更没有法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路摸索到“楚角岭”，何况，背后的追兵又锲而不舍的迫得这么紧？他再三斟酌，唯一能达成他离开此处的方法只有一种——找一个可以陪伴他，并指引他的人！

这个人当然不容易找，而且便算找着，也不一定就能够靠了此人的指引而安然脱险，但，却总要比他自己这样毫无把握的摸索要有希望得多。

一个盲者，在陌生又险恶的地形里，四面危机四伏，虎狼遍布，那等的险况与窘态是不能想像的，要求生存，除了期冀奇迹的发生，便有赖于自己的信心，毅力，以及无比的勇气了。

而人的信心，毅力，勇气，加上强烈的求生之欲望，和奇百的发生，

也有着极大的关连，幸运大多只降临在不屈不挠，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身上。

燕铁衣相信这个，所以，他便鼓励着自己创造奇迹。

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会，他终于感触到了了一些什么——一些乾燥的木质气息，一些油烟熏柴的余味，一种只有人住的地方，才会有的各式复杂的，并不好闻的味道，像是人身的汗臭衣垢的腥膻，残羹剩余的馊酸，被褥用具的腐霉味等等，另外，尚有一点静静的温暖。

他判断，业已来近那幢木屋了。

谨慎走近，燕铁衣摸索着找到了木屋的前门——手的触觉告诉他，那是一扇因陋就简，摇摇欲坠的几扇破木板钉就的“门”；文雅又温柔的，他敲了敲，待一会，又较为用力的敲了敲。

“谁——谁呀？”

是一个苍老的，沙哑又微带惊恐的声音轻颤着在问。

燕铁衣非常平静的道：“请开开门，外面是一个需要你帮助的善意的人。”

第四十五章 残樵子 舍命陪君

木屋里静寂了一下，然后，那苍老颤抖的声音，又带着更大的惶悚意味响了起来：“好汉，我这里任何什么东西也没有，更找不着值钱的细软，穿不起光鲜的衣裳，连像样的饭食也摆不出一餐来，各位好汉方才业已搜查过了，我更没看见有什么生人来过，我也不敢窝藏什么人，各位好汉，可怜我只是一个半残废的老樵夫。”

脸颊贴在门板上，燕铁衣非常柔和的道：“老丈，你弄错了，我和刚才那拨子凶神恶煞可不是一伙的，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半点恶意。”

苍老的声音抖了抖：“你，你和先前那些人不是一伙的？”

燕铁衣低沉的道：“不是，相反的，我还与他们对敌。”

屋里的人呛咳了几声，窒迫的问：“当真。”

燕铁衣道：“丝毫不假！”

听得到那人粗浊的呼吸声，嗓眼里宛似拉括着一口痰：“皇天——他们所要追寻的人大约就是你了？”

吁了口气，燕铁衣道：“是我。”

于是，蹒跚的脚涉声来到门后，那人似是迟疑了一会，方才鼓起勇气拿开顶门棍，畏畏缩缩的将门启开。

屋里的灯光昏暗如豆，摇摇晃晃的映照着这幢木屋的主人——约莫有五十好几的年纪，满头蓬乱花白的头发，脸色乾黄，皱褶密布，显得异常苍老与憔悴，他原是个中等个子，但因为背脊微现佝偻，以至看上去比他原来的身材矮小得多了。

睁着一双黄浊中泛着恐惧之色的眼睛，这老人怔怔的注视着门前的燕铁衣，燕铁衣面对着他，茫然的视线平齐，血污斑斑的面庞上，挤出一抹苦涩的笑意：“多谢你来应门，老丈。”

那老者探出上半身，忐忑不安的四边看了看，急忙拖着燕铁衣进入屋

中，他赶紧又顶上了门，瘸着一条右腿，一拐一拐的来到燕铁衣身边，有些发楞的瞪着燕铁衣木然的眼睛，他呐呐的道：“小哥，敢情你真眼睛瞎了？”

燕铁衣安详的笑笑，道：“是的，目前我看不见什么。”

老者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点，他搓着手道：“先时有一大群人扑了进来，气势汹汹的逼问我要找一个瞎眼的人，小哥，可是你？”

点点头，燕铁衣道：“是我！”

惊恐的打了个寒噤，老者道：“他们像恨极了你，口口声声吆喝着要——要将你活剥分呢。”

燕铁衣淡淡的道：“他们不容易达到目的，老丈。”

老者像是这时才想起了什么，他局促的咧着嘴道：“呃，小哥，我姓朱，因为自小就瘸了条腿，大家都叫我朱瘸子，你也别老丈老丈的称呼得我怪不自在，也叫我朱瘸子吧！”

燕铁衣道：“这岂非太失礼了！”

朱瘸子倒是挺坦白的道：“本来就瘸嘛，叫瘸子正合适，习惯了也就顺耳啦，我小时倒也有个学名，叫明泰，不过，几十年不用了，自己听着也像生扎扎的，不似是自己的名字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那么，我就称你一声朱老哥吧！”

朱瘸子苍黄的脸孔上浮起一丝亲切的笑意——这还是自燕铁衣进门以来，他第一次笑——，压着嗓门，他迷惑又紧张的问道：“小哥，那些人干嘛更这么急吼吼的追你呀？”

燕铁衣微喟一声，道：“说来话长了，朱老哥。”

朱瘸子活到这一把年纪，自也颇识点人情事故，他没有再问下去，乾笑一声道：“小哥，我看那些人虽然来势汹汹，张牙舞爪，但一个个又像非常含糊你似的，那一大堆人，犹挤挤蹭蹭，畏头畏尾的不敢一下子朝里进，他们先是在外头叱喝了好一阵，直待我答了腔，才敢摸进来搜。”

燕铁衣笑笑，没有说话。

朱瘸子又道：“你眼睛看不见，却仍能躲过恁多人的追捕，又能在这昏天黑地的光景里，摸到我这里来，小哥，看你手执宝剑，形色沉稳，想一定是武林中的大侠客吧！”

燕铁衣道：“凑合着在江湖上混生活，朱老哥，我那配称为『大侠客』？”

朱瘸子却十分敬佩的道：“我看小哥你包准有一身的本事！”

燕铁衣苦笑道：“寻常得很，朱老哥，只是识得几手笨把式而已。”

连忙拖了一张木板凳给燕铁衣坐下，朱瘸子一派热诚的道：“小哥，你先别客气，肚子饿了吧？我这就给你热点饭食，东西粗，将就填饥，你且宽坐一歇！”

燕铁衣摇头道：“多谢朱老哥，我不饿。”

朱瘸子忙道：“你别推拒，很快就好！”

燕铁衣道：“我真不饿，朱老哥，我不是同你客气。”

搓着手，朱瘸子又拐着腿，转身到角隅虚的那三座块土砖砌的个吐上，提起一只破铜壶，顺手在木墙的搁板上，摸了只缺口的土瓷碗，倾倒上大半碗凉开水，殷勤的双手捧到燕铁衣面前：“小哥，既是不饿，就喝点水润润喉吧，我看你一定也口渴了！”

伸手接过，燕铁衣极其自然的，先用鼻子闻了闻水味，然后，他“咕

“ 咕噜 ” 便喝下了大半碗，抹了抹唇角的水渍，他透着气道：“多谢。”

蹲在燕铁衣对面，朱瘸子端详着燕铁衣，他了口唾，道：“小哥，你是个好人。”

燕铁衣微笑道：“何以见得？”

朱瘸子叹了口气，道：“表面上说？坏人都是粗鲁的，凶横的，长像也邪，但你的一行一动，却文雅高尚得紧，相貌更是和气祥泰，半点『霸道』味也没有；朝里来说呢？就是一个人天生的那种——呃，那种形色，善同不善，一看就能给人有个感觉，这个感觉讲不出，却自然的心底有数；小哥，你与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这一点，打从你在外头一开口，我已多少猜着几分了。”

拱拱手，燕铁衣道：“你高抬了，老哥。”

朱瘸子又道：“其实我不是故意捧你，小哥，如果你真和那伙子人出自一个模子，我这扇破门，能挡得住你！凭你的一身本事，只要一抬脚就给烂了，那用得着这么柔声细气的与我打商量？单说这一桩，业已大大的叫我心服啦。”

目光空洞的向上望着，燕铁衣沉沉的道：“借问老哥——从这里出山，可有什么捷径？我是说，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小路。”

怔怔的看着燕铁衣，朱瘸子道：“小哥，呃，就算能够抄小路走，以你现下的光景，又怎么个走法？”

燕铁衣苦笑道：“否则，我怎么办？”

连连摇头，朱瘸子道：“从这里离开『虎林山』，倒有好些条幽秘小道可行，但却拐扭弯曲，高低不平，又经林又涉水，又穿拗又越壑的难走得很，一个两眼明亮的人要过去都不甚方便，何况你一个看不见事物的瞎子？小哥，不是我给你气，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主意吧，你若不信，包管走不了一半路便跌得你七荤八素，折胳膊断腿！”

燕铁衣沉默了一下，道：“这个，我不是没有考虑到，但我却顾不得这许多了，我必领尽速离开这里，而且，还要越快越好，时间拖长，对我是百害而无一利。”

又摇着头，朱瘸子道：“小哥，路太难走了，虽说这已是『虎林山』的后山脚，但地势却仍然险峻崎岖得紧，我在这附近打了十几年的柴，比谁都清楚，一个眼睛不见的人，是断乎走不出去的，小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燕铁衣缓缓的道：“我必须要试试！”

朱瘸子着急的道：“小哥，你这简直是在和自己的性命过不去嘛。”

燕铁衣道：“设若我留在这里，就更是和自己的性命过不去了！”

想了想，朱瘸子似是豁足了勇气道：“这样吧，小哥，我便豁上这一遭——你藏在我这里，一直等那些杀胚走了，你再离开，我这里地方隐僻，好歹一日三餐也缺不着，躲在此处，只要不露头，他们是不会找着你的。”

燕铁衣眼睛微微眨动，忧戚的道：“老哥，很感激你的一番盛意，但我不能隐藏在此地，因为他们终究还会再找回头的！”

朱瘸子道：“可是他们已经来这里搜过一次了，并没有发现你窝在我屋里呀！”

点点头，燕铁衣道：“不错，所以找才摸了来；暂时他们是不会再回头来这里搜了，但等他们四寻不获之后，便极可能重新开始搜查，将找过的各个角落再找一遍，你这里他们亦必定不会放过，老哥，你不明白，这些人是

不得我誓不甘心的，他们将尽以全力，用尽种种办法来搜寻我。”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而你这里，我曾在暗处听得那些人搜寻过后的谈话，他们说你这尊居只有一间木板房，一眼望到底，根本没有个能以藏人之处，如果他们再转回头来，我岂非自陷绝境，有如网中之鱼了？！”

朱瘸子搓着手，为难的道：“你也说得有理，这个真叫人『作辣』了。”

燕铁衣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朱瘸子四周看看，呐呐的道：“我这间破屋，可不真是一眼望到底？如果有人闯进来，确实没有个躲处，就只能指望那些土匪强盗不会找上门来了。”

燕铁衣低沉的道：“这种『指望』非但危险，更且渺茫，老哥。”

犹豫着，朱瘸子苦着脸道：“小哥，你留又留不得，走又走不成，怎么办呢？若是叫那凶神恶煞碰上了你，他们可真会把你活剥生刮了啊。”

燕铁衣木然的眼光，投注向朱瘸子的脸上；他看不见朱瘸子的面孔，但他那凝固的眸瞳，却宛似能够望穿对方的心扉，眸瞳深处，仿佛有一股奇异的光彩，有一种沉默的呼喊，朱瘸子面对着这样一双怪异的眸子，也不自觉的颤栗惊悚了。

微微带着沙哑的腔韵，燕铁衣道：“有件事，老哥，我想求你帮忙。”

心腔子猛然跳了几跳，朱瘸子觉得嘴巴有些泛乾：“呃，小哥，我一个半截入土的老残废，又能帮上你什么忙呢？”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提出这个要求，当然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老哥，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只以你方才对我的一番盛情来说，业已够我感怀的了，所以，你能够答应我将要提出的要求，我自是铭记于心，否则，我也决不会稍有埋怨，无论你肯不肯帮我这个忙，我对你的感念全是一样深刻！”

朱瘸子紧张又惶恐的道：“小哥，你且先说出来听听，我，我总是尽力也就是了。”

燕铁衣安详的道：“你有充份的权力不答应，老哥，你更无须勉强，你认为能帮我这个忙，就帮，如果有困难，不妨拒绝，我说过，我决不埋怨。”

老脸上深密的纹褶层叠交织着，而这些由时光及辛劳所留存下来的痕印，在互为扯动颤抖，朱瘸子的两只混浊黄眼中，也在闪漾着那样奇特的光芒，宛若陡然间他才察觉了自己的重要性，蓦然里方明白了自己在人生的戏台上，居然也能扮演一个角色。长久的孤寂，长久的穷苦，又加上长久残缺下的自卑感作祟，他早已否定了自己的能力，否定了自己的价值，甚至不敢相信自己，除了活下去之外，还有其他可为之事，如今，那么令他兴奋得虽以思议的是一一竟也会有人向他请求“帮助”，无论他自己是否有此力量来“帮助”别人，至少，他在别人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如他自己所想像的，那般不中用的废物，他仍有他能做的事，依旧可以对他身外的某些事物产生影响，他并非渺小得微不足道！

于是，嗓音像哽塞着什么，朱瘸子似在挣扎着道：“你说吧……小哥，咱们一见如故，也是有缘……承你高看，只要做得到，我便豁力替你张罗打点，我就怕……就怕自家帮不上什么忙。”

燕铁衣垂下目光，十分诚挚的道：“我先多谢了，老哥，我想请你帮忙的事，是利用你的眼睛，由你指引看我，走出这『虎林山』山麓的范围；对这附近的地势地形，你自然了如指掌，而更重要的是你看得见，有了你的指引前导，我脱困的希望，就要比自己去摸索大得多了。”

紧接着，他又道：“但我要特别提醒你的是，我这要求的内涵，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我不能肯定是否因为你的引领，便能脱出敌人的堵截，更无法揣测对方在这一路上所加诸于我的迫害，将在何时何地临头，而你若帮我，很可能遭至他们的怨恨，进而危及你自己，当然，我会竭力保让你，但我不敢保证，是否一定可以令你发毫无损；老哥，这是我预先要说的话，现在，答允与否全在于你，我再强调一次，你不须勉强，你帮我，是仁义，不帮我，是公道，我原无权，也没有理由要求你，为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冒险。”

朱瘸子的手紧握，脸颊上松施的肌肉也往上扯拉，他抑制不住的哆嗦着，面容上的表情古怪而可笑，他这时的心绪非情复杂，复杂得令他自己也无所适从了，有惶恐，也有畏惧，有兴奋，也有激汤，他说不出是害怕，是惊窒，仰是得意，但他心却有一股挡隐不住的喜悦存在，至少，有一点他是明白的，他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不论他是否做得到，他却是目前唯一可以做这件事的人，他竟如此有份量，如此重要而不可或缺，在他的大半生岁月中，从来也未尝这般感觉到自己竟有此等救人之“价值”，现在，他咀嚼着这样的滋味，竟是恁般使人奋发昂扬啊！

燕铁衣所提出的要求，在一个江湖中人，或者一个年青力壮的人来说，可能不算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朱瘸子的感觉中，却十分庄严而隆重，因为，在他一生里，默默无闻了这许多年，直到此刻，方才有一桩能令他证明自己有用，有能力的事情发生！

天底下，只要是人，无论任何一个卑微低贱的人，他也会有他的用处，有他生存的价值在；有的人锋芒毕露，有的人含蓄不现，有的人却十分平庸，但锋芒毕露的人，早已显示了他的本能，含蓄者，平庸者，却往往因为机缘的巧合，时运的轮转，更能发挥由其不平凡的绚烂异彩！

朱瘸子，便正是如此了。猛一点头，他打着哆嗦道：“行……小哥，我……帮你！”

燕铁衣平起目光，冷静道：“你考虑清楚了？老哥，如你后悔，现在仍可收回你的允诺！”

朱瘸子双目泛亮，老脸涨红，他激动的道：“什么话？我虽说只是一个贫贱穷苦的樵夫，一个半老的残肢，但我也晓得点忠义气节，明白点信守助人，扶危济困的道理，我这大半辈子一直没有机缘帮助过人，这不是我不帮，而是我没有帮人的能耐，如今在小哥你身上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怎不尽心尽力？我自也知道这是桩险事，但若不险，也就没啥稀罕处了，何况这也是救人哪，教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讲着小哥你脱出那干恶人的魔手，我便担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说句不中听的话，我这一生，就算替人豁力卖命吧，约莫也只有这一遭啦，人活在世，总该留下点什么，值得思忆的事物，没得在人世白跑一趟，岂不是冤了爹娘空养下这副身架骨？”

重重抱拳，燕铁衣感动的道：“老哥，我这里掬心相谢了！”

朱瘸子连连摇手，急道：“不用谢，不用谢，小哥，我自己愿意帮你，反过来说，我更要谢谢你才对，因为你，我才明白自家活在世上不是块废料，仍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

燕铁衣轻轻的道：“『天生我材必有用』，老哥，人人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的天份及责任，没有真正的废料，问题是，只看人们会不会运用自己的本能，发挥自己的所长罢了！”

朱瘸子老脸上散发着湛湛光彩，他昂然道：“如今，我就要试上一试了！”

燕铁衣微笑道：“请问老哥，从这里走上平地大路，尚有多远？”

估量了一下，朱瘸子道：“若是顺着那边的正道，循着直向走去，只有四五里路，如果抄小径呢？稍远一点，就要走个六七里地，但正道上一定有他们的人把守，我看，只有抄小径比较可靠，小径也有一条较近便的，但掩遮少，被人发现的可能大，不如找那绕弯子的羊肠路，走是难走点，不过平素人迹罕至，知道的人极少，我们选那样的路径走，要藏要躲也方便些！”

燕铁衣道：“这些山径小路，老哥全熟？”

嘿嘿一笑，朱瘸子道：“放心，这里的地形，我熟得就像手掌上的纹路，不是我夸口，便算闭上眼，我也照样能摸得出去！”

燕铁衣笑道：“如此，便全仰仗老哥了！”

朱瘸子忙道：“别客气，打现下起，咱们老哥俩可是一条命拴着啦！”

望着燕铁衣，他又若有所思的道：“对了，小哥，我还不曾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哩？”

燕铁衣拍了拍自己脑门，歉然道：“罪过罪过，我竟也忘了同老哥陈报啦，我姓燕，燕子的燕，燕铁衣。”

这个足令武林震撼，江湖颤动的名姓，却显然在朱瘸子心目中，没有发生什么效果，他仅是“哦”“哦”了两声，并不知道眼前这须他帮助的人，就是外头一跺脚能叫三千里地面晃汤的梟中之霸！

又端详着燕铁衣，朱瘸子道：“燕小哥，你年纪很轻嘛，我看你有二十岁没有？”

燕铁衣笑笑，十分熟练的回答了这个曾经回答过千万遍的问题：“三十都出头喽，老哥。”

怔了怔，朱瘸子不信的道：“当真？可是一点也看不出，如果你现下不是这等的血污满身，恐怕越发要叫人少看好几岁呢。”

燕铁衣一笑道：“我不骗你，老哥，我其实不小了，只是生了张孩儿脸，看看年轻点罢了。”

叹了口气，朱瘸子道：“唉，咱们老哥俩可恰巧相反，你是长相比年岁轻，我呢？却是年岁比长相少，你三十出头的人看着只似二十岁，我却五十来岁的人看着倒像六十好几，未老先衰了！”

燕铁衣道：“这与先天的生育及后天的生活有关，老哥，这也不见得是桩憾事。”

朱瘸子咧咧嘴，又道：“小哥，你这双眼，什么时候才瞎的呀？”

涩涩一笑，燕铁衣道：“今天中午。”

吃了一惊，朱瘸子骇然道：“这么说来，你以前也是个明眼的人！”

燕铁衣颌首道：“不错，我有一变相当锐利的眼睛。”

朱瘸子怔忡的道：“怎么会搞得看不见东西的？”

深深叹息，燕铁衣道：“因为对友谊的真挚，与对兄弟的情份太过信赖。”

迷惘了，朱瘸子呐呐的道：“这我就不懂了……”

燕铁衣静静的道：“你会懂，老哥，有时间，我慢慢说与你听。”

吞了口唾，朱瘸子道：“燕小哥，你好似身上带伤，走起来方便么？”

燕铁衣道：“不关紧，只是点小伤，碍不了事，老哥，我们什么时候走？”

朱瘸子道：“如果你走起来没什么不方便，晚上抄小路自是最好，有夜色掩隐，更不容易被人查觉，我可以不用灯笼，摸黑也照样摸得出去。”
站起身来，燕铁衣道：“好，我们此刻便上路！”

第四十六章 荒黑道 瘸老引盲

天空中是漆黑一团，而周遭的景物，更似全都敲进了浓浓的稠墨里，风吹得树梢草丛，不停的发出“簌”“簌”轻响，偶而也有不知名的虫兽鸣叫传来；夜是孤寂又冷清的，带着那会慑窒人心的寒悚意味，眼望出去，远近全是一片幻境般的狰狞，又皆笼罩在朦胧模糊之中……

朱瘸子走在前面，燕铁衣跟在后头，两人相距约有三尺，连接着他们中间空距的，便是燕铁衣那柄带鞘的“太阿剑”，剑鞘已用污泥涂抹过，以便掩住鞘上原来的金灿光亮，燕铁衣握着剑柄，朱瘸子执着鞘梢，就这般像替盲者引路一样，这位老樵子牵领着一位枭中之霸，在黑暗的旷野里向前摸索。

当然，这样的形态是十分尴尬又可笑的，燕铁衣也知道，但眼前却委实没有比用这种方式更为恰当合宜的法子，他想脱困，便无以兼顾表面了，一个在阴恶环境包围下的挣扎者，那还能谈得上潇与风范？

一脚高，一脚低的往前走着，燕铁衣不敢奢望其他，只求自己眼前的这付狼狈相不要被自己的手下，或熟人见到就行，他同他的朋友们都将然法想像，“青龙社”的魁首在被一个瘸腿老樵子引领着摸索道行之际，会是一种何等样的窘迫光景？

朱瘸子仍然穿着他那身灰葛布打着补绽的衣裤，且在腰间多扎了一根草绳，草绳上掖着几样物件——一柄黑木把子包铜嵌头的斧头，一具扁长的对咬钢齿扑兽夹，一捆皮索，另用布袋包着几个黑面馍吊在后腰。

两个人一前一后，闷不吭声的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他们的步速很缓慢，也很小心，几乎是走一走探一探，走一步停一停，他们尽量把声音放轻，竭力不使自己身体接触到周围低垂的树，或擦动丛生的草梢，因为这些都是极易发出声响的事物。

对这附近的地形，朱瘸子果然相当熟悉，就在这无月无星，没有任何照明工具的夜晚，他仍能极为沉稳自信的摸清方向位置，虽然很慢，却极其坚定的在不易辨认出的荒径小道上行动。

沉默中，他们走了好一阵子。

燕铁衣深深吸了口气，悄悄的问：“老哥，我们走出多远了？”

朱瘸子谨慎的探路挪步，低声道：“约莫一里多两里。”

不禁微微有些怔忡，燕铁衣喃喃的道：“才这么点路！”

朱瘸子压着嗓门道：“天太黑，这种山径小道又难走，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尽是拐来拐去，我又瘸着条腿，自是更快不了；小哥，你眼看不见，光跟着走，感觉上约莫是长了点，实则我们上道还不足半个时辰。”

燕铁衣没有作声，却颇有感慨，在平素，只这半个时辰的光景，凭他的轻身术，怕不早出去四、五十里地有余了？如今，居然连两里路也未摸定！

一个失去视力的人，其迟缓与笨重的折磨，也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这时，朱瘸子又道：“莫心焦，燕小哥，设若像这样一路平安的走下去，慢是慢了点，却迟早走得到大路边上，如今，我们业已走完一半路途啦。”

苦涩的笑笑，燕铁衣道：“我不是心焦，老哥，只是觉得路竟这样的长，不似刚走过一两里，便像已经跋过一两百里了。”

朱瘸子安慰着道：“你眼看不见，这时的感觉，自与你平昔明眼的时候不一样，小哥，习惯以后，也就好了，就像我这条瘸腿一样，多少年下来，而不觉有什么大累赘啦！”

燕铁衣全身突然冷了冷，顿时有股万念俱灰的绝望浪涛，激进他的灵魂深处，他的一颗心也仿佛蓦地沉入了冰窖之底，思维亦像变得麻木与空洞了！无论意念和形体，都宛若在旋动，在浮沉，在飘荡，那样茫茫然然的凄凉落寞滋味，真令他的内腑五脏都在抽搐收缩；他果真就这样便瞎了么？就如此便永远失去了重睹天日的机会了么？

朱瘸子所说的话，像闷雷般回震在他的耳际，又似灰红的钢针炙扎着他的心，“习惯以后就好了”，“多少年下来就不觉累赘啦”……这是表示着什么意思呢？莫非他真要变成一个瞎子，真的无法再恢复视觉了？

从双目失明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方才，他全处在一种紧张急迫的情景里，他并没有去寻思自己的失明会是暂时性的，抑是永久性的？但朱瘸子这几句好心的安慰话，却使他突然起了颤栗又惊恐，朱瘸子的言辞中，不是业已明明白白的点出来，他已是盲人了吗？

盲人、瞎子……这些原与他毫无关联，对他毫无意义的名词，居然如此突兀的便扣到他头上来，而且一扣就竟扣得这么扎实，这般紧密！

他会瞎么？真会瞎么？

天底下，有几个盲者是可以称雄道霸的，江湖中，真有几个盲者能以在险恶的环境里挣扎下去？看不见大千世界，看不清形形色色，休说执掌那片时刻都在惊涛骇浪中的基业，统领那班傲倨不驯的强梁豪杰，更要于风云变幻里求生存，便只算要“活下去”，一个瞎了眼的人也难以有这“活下去”的法则了。

人的官感是由生俱来的本能，一旦缺少了其中的一项，便将严重影响了人生的生存能力，而视觉更乃各项官感中最重要的一环，黑暗里的岁月，不能适应人类的本性，尤其是，漫长的黝暗，足以使一个原来不属于黝暗中的人变得疯狂！

只这片刻的颤栗反应，燕铁衣已是冷汗透衣，周身肌肉全起了不可抑止的痉挛，他虽在摸索前行，但步履之间，却竟显得这般沉重吃力了。

朱瘸子又向燕铁衣说了几句话，但燕铁衣好像毫无感觉似的木然不应，他的脸色僵冷，五官微微扭曲，一时间，就像一具失去魂魄的躯壳一样，连身子带脑子，都似麻痹了。

楞楞的站住脚步，朱瘸子凑了过来，在燕铁衣耳边吆喝：“小哥，燕小哥，你怎么啦？你倒是说话呀，怎的猛古丁变痴了？”

蓦而打了个冷颤，燕铁衣如梦初觉般惊悟过来，他急忙掩节的笑笑——那笑，却比哭还要难看——嗓音泛着哑：“哦，老哥，有什么事？”

狐疑的端详着燕铁衣，朱瘸子忐忑的道：“小哥，你刚才怎么啦？好好的突然就发起怔来？魂不守舍的，像是中了邪一样，小哥，呢，你可没被什么异物妖氛『蛊惑』着吧？”

燕铁衣强笑一声，道：“我很好，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么？”

朱瘸子低咳一声，道：“现在你是好了，但先前那一阵子，你脸色怪得叫人骇怕，又冷又僵，双眼直楞楞的朝前望着，咬牙切齿，气打齿缝中往外『嘶』『嘶』的冒，真像叫什么邪物附上身，又好似被啥玩意将魂勾走了一样，老天爷……”

燕铁衣沙哑的道：“我只是忽然想起一件颇令我心烦的事来，神思一聚集，就不觉浑而忘却身外的环境了，老哥，我没有什么毛病，你别疑神疑鬼的吓自己。”

朱瘸子呐呐的道：“小哥，我倒不是吓自己，我是替你担心呢，你不知道你方才那模样——山林荒野，尤其在这乌曲乌黑的夜晚，任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也会发生，孤魂野鬼，山精魍魉，往往也都趁在这阳气衰退、阴气交接的当口出来活动，鬼火荧荧，寒风卷处，全有他们的形踪。”

老樵夫的语音低沉而苍哑，带着一股子幽深隐约的意味，他的身躯微现佝偻，脸孔上皱纹重叠，黄汤眼中更晃动着一抹畏瑟的，迷惶又神秘的阴影，在这四野寂寂，一片漆黑的荒野里，便越发显得那样的怪诞可怖了。

燕铁衣紧紧握了一下他的“太阿剑”，坚实又冰凉的剑柄，手掌中沉硬的感觉，令他心中着实了许多，缓慢的，他开口道：“不要迷信那些邪端异说，老哥，有我在这里，人的阳刚之气足能驱撵妖戾之氛，把心放正，则自不生魔念，兴浩然之气。”

朱瘸子了口唾液，道：“只要你不怕，小哥，我更没啥可在乎的，这么些年在深山野林里讨生活，我早就惯了，见怪也不会怪啦，再说，我一个半截业已入土的老残废，又怕什么妖魔鬼怪来拉我入伙？如果他们看得中我，正好也和他们做个伴，免得异日到了阴曹路上，独个闷得慌。”

燕铁衣吁了口气，道：“老哥，你身强力壮，离那一天还早得很呢。”

拐着腿朝前走，朱瘸子叹息着道：“其实，我也想穿了，早点上路和迟点上路，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两样，横竖在阳间也是孤孤单单的，还不如早些时到了阴曹里同那些鬼魂结伴，说不准尚能遇上好些老伙计，大家聊聊阳世为人时的光景呢！唉，小哥，有时我常思量，做人真不见得比做鬼好，有些人心比鬼心更要阴毒啊！”

燕铁衣颇生感触的道：“老哥，你说得也有些道理，不过，人间世上，亦有美好的一面，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固然免不了有邪恶与冷酷，但是，却也相对的有着温暖同善良，只要去体会，去接触，你便会发觉，活着，并不似你想像中的那样凄苦乏味。”

朱瘸子揉揉他的瘸腿，道：“你到了如今这步田地，却也相当看得开……”

心中绞痛了一下，燕铁衣苦涩的道：“总不能自杀，是不？”

朱瘸子歉然道：“小哥，你别多心，我可没有其他的意思；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了，自是苦恼，但我说过，人这玩意，就是懂得『逆来顺受』，像我这条瘸腿一样，时间一久便习惯了，瘸了这多年，如今我倒不觉有什么不大方便。”

前面丈许远的阴暗里，突然传过来一个狠厉的口音：“什么人在讲话？站住！”

机伶伶的一哆嗦，朱瘸子吓得险些坐倒地下，他往后一退，上下牙齿“得”“得”打颤：“坏了，小哥，坏了，……我们被人截住啦！”

轻轻伸手拍了拍朱瘸子的肩头，燕铁衣低细的道：“不要惊慌，老哥，万事有我，现在，让我们先弄清楚那些人的身份再说！”

草丛里响起，物体移动时的“蟋嗦”声，隐约可见有幢幢人影在晃闪，处处映起寒刀的冷光，燕铁衣看不到这些，但耳朵却能听到——他听到人们的急促呼吸声，低迫的交谈声，而且多用“切切”或“暗语”，同时，他也听到了金铁的几次碰撞声响！

于是，他迅速俯卧地下，只让朱瘸子一个人站立着，小声道：“老哥，你只站着装样子，由我来答话，天黑，他们看不清这边有几个人，你别怕，一切都有我来应付！”

慌乱的点着头，朱瘸子紧张的道：“我，我会照你的话做就是。”

这时——

那边黑暗中的狠厉声音又响了起来：“我在问你是什么人？你哑了还是聋了？屁也放不出一个！”

旁边另一个粗哑的嗓门吆喝：“管他是谁，我们先一阵『暗青子』放倒这狗操的！”

俯在地下的燕铁衣赶忙以一种颤抖恐惧的腔调叫了起来：“且慢……且慢……各位是那一路的好汉啊？我只是住在『虎林山』后山下一个打柴的穷老儿，不是什么歹人，各位好汉可千万不要误会。”

十分自然的，朱瘸子配合燕铁衣的叫喊，不由自主的双手乱摇起来，两人一唱一合，活像有几分演“双簧”的味道。

狠厉的口音移近了两步，叱喝道：“放你娘的屁，你砍柴砍到三更半夜？那有这等时光还出来打柴的樵子？分明是另有企图，存心不善！”

燕铁衣忙又喊道：“我确然是住在后山下的朱瘸子啊，各位爷，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去打听打听；我是白天砍柴，晚上偶而出来扑捉点小兽补贴生活，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年啦，附近道观的道爷们全认识我，他们也都知道我朱瘸子是好人。”

狠厉的口音大喝：“混帐，你说你晚上出来扑捉野兽，我问你，你用什么扑捉？不见灯不见光的，莫非只念个咒就能捉到野兽了？我看你十有八九是在胡说八道！”

燕铁衣一叠声的叫起冤来，朱瘸子也跟着打躬作揖：“好汉爷，我好说与你明白——在这附近挖了几个陷阱，也暗置了几只扑兽网夹，当然都是白天先行安放妥了的，到了夜间，我再每处巡视，若擒住了什么小兽，再使网子罩起带回家去，我路上不亮灯火，也是件恐惊走了陷入机关中的猎物啊，好汉爷，可怜我一个瘸了条腿的糟老头子，又会是什么恶人歹徒呢？”

对方似乎犹豫了一下，那粗哑的嗓门插进来道：“老小子，刚才我们早就隐在这里了，听到你在说话，你是在和谁交谈？”

燕铁衣忙道：“好汉爷，我只是一个人，不瞒你说，我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就有道自言自语的毛病，一来是习惯，二来也是替自家壮胆子，四周全是一片乌黑，我人老血气衰了，怕有什么鬼物欺负我阳焰不旺，趁机祟我。”

“扑”一声笑出来，粗哑的嗓门骂道：“真他娘的满口胡柴，睁着一双眼说浑话，老子们走了几十年夜路，也不见有什么妖魔鬼怪现过，你他娘是在唬你那个爹？！”

朱瘸子一个劲打躬，燕铁衣一个劲奉承：“各位好汉爷人壮气刚，头顶三尺冒红光，任什么邪物鬼祟老远见着，便要逃避躲让，那似我这么一个只

剩半口气的糟老头子？迈几步就要喘勾了腰，眼看下土一半啦，这股子阳焰就比不得各位了。”

粗哑的嗓门道：“你站着，我们要过来搜查一下！”

朱瘸子两手高举，燕铁衣装成一付畏缩的口气：“好汉爷，我是真的和善良民呵，这大半辈子也没敢做一桩歹事。”

狠厉的声音叱道：“少罗嗦，你站在那里不准动，就像这样高举两手，如果你确如所言，我们自然不难为你，放你走路，否则，今晚上你就得在这里挺了！”

粗哑的嗓门也吆喝着：“我告诉你，在你四周就有几十样『暗青子』瞄着你，只要你有半点不对的迹像，这几十样『暗青子』便会将你钉成大刺！”

燕铁衣哆嗦着道：“是，是，各位好汉爷，我就这样高举双手站着不动就是，还求各位爷们明察秋毫，可别误伤了我这好人啊！”

狠厉的口音道：“闭上你的鸟嘴！”

接着，又传来那人较为低促的声音：“老六，你带同各弟兄上去查看一下，我在这里把住！”

粗哑的嗓门嘿嘿笑道：“五哥，我看这老小子不会有问题，大概真是附近什么打柴人家，咱们这般如临大敌，煞有介事，倒反叫其他哥儿们笑话了。”

燕铁衣俯伏不动，同时，他已知道对面的那些恶客是谁，不用多费心思，他即猜到那口音狠厉的人乃是“大红七”的老五，“刀不留人”房振隆，嗓门粗哑的一个，则必为“大红七”的老六“黑判官”崔煌！

此刻，又传来房振隆的声音：“还是仔细点好，老六，管他有没有问题，查明了我们也好安心！”

崔煌笑道：“五哥，如果这老小子是姓燕的，他还会和我们唠叨这么久？只怕早就干上了，你没听听他那腔调语气？土头楞脑又加上心惊胆颤的，活脱吓得出尿来，若说他和姓燕的扯得上牵连，那才叫滑天下之大稽哩！”

房振隆的语气也放松了：“我也知道他不会有什么毛病，但谨慎点总错不了，这半夜来，我们鬼影也不见一条，好不容易遇上个活人，查问一番，也好向老大交差！”

崔煌像是伸了个懒腰：“这一天一夜，五哥，真是够折磨人的，我累得骨头缝里都在泛酸，恨不能找个地方马上倒头困一大觉，好好歇息歇息。”

房振隆道：“谁又不是这个想法？”

燕铁衣在暗中伸手捏了捏朱瘸子的脚跟，用一极啜嚅的口气道：“各位好汉爷，你们是要不要过来搜查呀？我……我想早点回去睡觉。”

“呸”了一声，崔煌在骂：“老子们都不急，你急你娘的头？早点回去睡觉？你想得倒挺美，老子们业已两天两夜没台上眼啦，你他娘也就陪着多耗上一会吧！”

燕铁衣期期艾艾的道：“可是……好汉爷……我明天一大早还得送柴火到镇上去啊！”

崔煌怒道：“送柴火？你最好还是多担心你这条老命吧，你活不活得过今晚都是问题，尚顾到给人送柴火？一个惹得老子们心烦，这就一刀砍了你！”

朱瘸子吓得两腿一软，燕铁衣已大叫起来：“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

崔煌厉吼道：“住口，你在嚎你娘的那门子丧？真想作死么？你他奶奶

的！”

房振隆颇不耐烦的道：“好了好了，老六，你也别吆喝啦，我们一道过去看看，如果这老小子没有嫌疑，乾脆放他走路，免得他哭哭啼啼的一个弄不好反倒惊走正主儿！”

哼了哼，崔煌道：“管他是什么玩意，先上去给他几下子生活吃再说！”

燕铁衣惊叫道：“各位好汉爷，我到底犯了什么法，背了什么罪呀？我又有什么嫌疑呀？我自问不曾，也不敢开罪各位好汉爷，不知各位好汉爷为什么事要留难我？求求各位放我走，我任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可怜的老樵夫啊。”

黑暗中，几条人影往这边围抄过来，他们虽是采取围困的架势，但一个个却并不急迫，他们步履轻松，形态悠闲，就好像要结伴去吃花酒一样，那等的潇自在，根本不当一回事。

一边往前走，崔煌一面低压着嗓门骂：“你吆喝你娘的什么玩意？再把你那张鸟嘴给老子闭上，老子就先将你满嘴狗牙砸碎，娘的皮，老子们要查问那一个人，还用得着讲理由么？”

跟在那五短身材，脸黑如炭的崔煌身后的，果是体形魁梧有若门神般的“刀不留人”房振隆，这位“刀不留人”的“金背大砍刀”还大刺刺的背在背上，连鞘也没出，显然，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对付一个半死的老樵夫，和抓一头鸡有什么两样？在他们来说，不是手到擒来也是手到擒来了！

对方一步一步走近，朱瘸子已心跳如鼓，禁不住栗栗的料索起来，他的两只手拼命往裤管上揩擦，还低下头来又惊又急的悄声问：“小哥，他们来近啦，现在该怎么办？”

卷伏在地下的燕铁衣轻沉的道：“你只须闭上眼祷告就行，老哥，从此刻开始，便全由我来应付，没有你的事了！”

深深吸了口气，朱瘸子却不敢真个闭上眼睛，他惶恐的瞪视着来到面前的那十多条凶恶汉子，更加忍小住像筛糠的抖个不停。

第四十七章 幽冥魂 剑渡阴阳

四五步之外，崔煌像突然怔了一下，他大声道：“喂，老小子，你低下头咕哝些什么？”

朱瘸子吓得后颈窝的肌肉僵硬，连体内循环的血液都似要凝冻了，他手足无措的卷着舌头道：“不……不……我是在……在祷告……”

崔煌骂道：“祷告？祷告他娘的熊！”

忽然扯了崔煌一把，房振隆狐疑的道：“唉？怎么搞的？这老家伙的腔调有点不对？刚才和现在，不似是一个人的口音，老六……”

就在这时，仿佛自黑暗的夜色里，闪亮起一抹眩目的电光，光芒非常冷，非常寒，更非常快速，宛若突兀间，自虚无中凝结成这一刹那里现形的异彩，它映幻出锐利的条线，当人们察觉时，业已迟了！

狂号半声，崔煌往后一个跟斗倒摔而由，他的左颊连着眉梢，被削去巴掌大小的一块皮肉，血灌进了口鼻，呛窒得他差点闭过气去。

在崔煌倒的同时，房振隆也打着转子翻到一边……他更惨，方才急切应变的瞬息里，他的左手刚刚伸出沾到肩头刀柄，但尚未及拔出，这只左手已经齐腕斩断，滴溜溜抛上了半天！

“太阿剑”的锋刃着一串血珠子扬指向上，森寒的光彩才凝结，“照日短剑”已在蓬散的旋飞下，插入十个人的肚腹，又自那十个人的肚腹中拔出！

燕铁衣就地翻滚，短剑暴收，长剑又“刮”“刮”两声连为一响，将另两个敌人的脑袋砍下，那两颗人头一齐落地，又碰向两边！

不似发自人口的骇嗥声出自仅存的三名汉子口中，这三个汉子就像失了魂一样拔腿狂奔，然而，三个分向不同方向奔逃的朋友，方才的出几步，燕铁衣的身形已自地下飞撑回掠，长短双剑流星般掣穿，三颗人头往前滚动，三具无头身却那样怪诞的又奔出了丈许远才纷纷仆倒！

双剑“铮”声交叉胸前，燕铁衣冷漠的卓立于朱瘸子身侧，从出手到结束，只是人们瞬眼的功夫，而在这极其短促的俄顷间，业已终结了十大条经过数十年过程方才孕育成长的生命！

燕铁衣的双目仍然僵硬又凝固的，注视着前面某一点上，他的眼球没有转动，眼不曾翕眨，但那一抹寒凛凛的光华，却带着酷厉的煞气；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站在那里，有如他一直便站在那里一样。

朱瘸子简直傻了，痴了，糊涂了，他不敢相信自已方才所看到的事实——这就是武功？是技击？是杀人的艺业？想像中的格斗不该是这个样子，或是兵刃相撞，或是叱喝叫喊，或是你来我往，或是扑腾拼搏，总是以力斗力的表现，叫人看得扎实，但先前那一刹那，却是怎么回事？只见光华掣闪，冷电纵横，那等牛高马大的十多条汉子，居然就连叫也没叫出几声，便横了一地！他未曾看清锋刃切肉的情形，也没有查觉剑身运动的招势，甚至不能发觉杀人者与被杀者双方的攻拒过程，而一瞬，只是一瞬，便已有了立即的结果。

最令朱瘸子感到不可思议的，却是造成这样结果的人，竟是一位目不能视的盲者——看不见一切，但这盲者的动作却远胜过两眼大睁的人！

现在，崔煌已自地下爬起，房振隆也站稳了脚步，两人的形色全是那样的惨厉，又那样的狰狞；他们全身上下都溅满了血迹，纵然这血迹看不真切，但却也在蒙胧中予人一种凄怖的感触，血腥味有点铜的气息，沾染在他们的面孔上，衣衫上，而这两张人脸，业已歪曲得不似两张人脸了！

尤其是崔煌，等于只剩下半副面孔，血肉模糊的另半张脸，是由那等可怕的骨肉内部组织所代替，而人的脸部该是这些赤颤的肌肉和森白泛灰的骨头所组合，它们应有表里之分，待到没有表里了，也就不堪入目了。

房振隆被斩断的左掌脱落处，看上去十分整齐，因为天黑，不易察觉伤口的扎目，他一直在喘气，痛苦得令他身子也站不稳了，摇摇晃晃的，口鼻全扁扯向两腮。

他们如今所受的苦楚，却还不及内心的恐惧来得深刻，他们知道，眼前所遭至的肉体上的创伤，并要不了老命，而跟着来的厄运，才是真正要夺魂灭魄的，那索魂者，就正站在对面！

崔煌的声音不知是由于惊恐过度还是由于脸颊上的创伤大为痛苦，从他嘴巴里吐出来的时候非但颤抖，更且连音调也走了腔：“燕铁衣……竟然……是你……”

燕铁衣生冷的道：“不错，是我。”

抽搐了几下，崔煌喉管里响着呼噜，他咬着牙：“使奸计……行诡谋……袭于人……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

扬扬脸，燕铁衣道：“看看我的眼睛，崔煌，你看见了？”

崔煌用手抹去淌到唇边的鲜血，提着一口气：“怎……么样？”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的这双眼睛，已经不能视物了，我这双受害的眼，是由你们在公平较斗之下弄伤的呢？仰是被你们使用奸计毒谋陷害的？”

崔煌一时语塞，期期艾艾答不上话来，空自瞪着两只眼珠在磨牙。

房振隆将那只失去手掌的断肘掖进怀中，挣得青筋浮额的嘶哑大叫：“姓燕的，任你如何施展你的阴毒诡计，你也永别想逃出我们的追杀……我兄弟遭了害不要紧，我们其他的哥们必能将你凌迟碎剐，五马分！”

燕铁衣冷峭的道：“至到眼前，你们也未能奈何于我！”

房振隆凄厉的叫：“不用太久了，燕铁衣，你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崔煌也颤声大喊：“姓燕的，从汪老三，汤老七，开始，再连上我们弟兄两的这一笔一笔血债，必要你还偿清债，我们会吃你的肉，挫你的骨，寝你的皮啊……”

燕铁衣轻蔑的道：“你们是一对疯子，两头咆哮的狗，你们除了会狂吠，又能做由点什么正经事来？等我送你们黄泉道上与你们的拜把伙计见面之后，你们再相对吆喝不迟！”

尖吼着，崔煌狼嚎般叫：“姓燕的，我们不会屈服，我们誓与你死拼到底！”

燕铁衣凛烈的道：“事实上你们亦必须『死拼到底』，因为我是绝不会宽恕你们的，你们拼，说不准尚能多少捞本，不拼，除了白死就不会有第二条路了！”

黑暗里，“刀不留人”房振隆首先猛扑过来，他的来势像一阵旋风，才见人影，那柄厚沉锋利的“金背大砍刀”便搂头盖顶的劈向燕铁衣！

长短双剑猝然斜射暴合，房振隆劈下的刀锋“嗡”的一声被荡开一边，他拼命跃退，“照日短剑”的尖端闪过他的肩头，挑起了一溜血水！

很突兀的，崔煌这时却做了一桩古怪的事——他并没有上来夹攻燕铁衣，却不知何时将一只银哨凑在嘴巴上，拼命狂吹起来，非但嘴里吹着哨子，更自腰后解下一面铜铁，不住的狠劲敲打！

于是，“吱”“吱”的哨音，“匡”“匡”的锣响，便顿时嘈杂成了一片，夜深人静，荒野寂寂，这样的声音，便越发响亮刺耳，激荡出老远。

崔煌此举，固然是发声示警，招请救兵，主要的功用却是在于扰乱燕铁衣的听力，他们知道燕铁衣目不能视，对敌应变全靠听觉，这样一加扰乱，不啻使燕铁衣失去了判断应变的能力！

声响一起，燕铁衣即知不妙，他的长剑挥斜抖出一轮层层涌合的光圈，“削”声下一指，整个身子骤然固立不动，左手短剑反腕倒贴。

哨子在狂吹，铜锣在猛敲。

“吱”“吱”“吱”。

“匡”“匡”“匡”。

悄不哼声的，房振隆又一个虎跳掩上，大砍刀横里削斩，光华如带中又倏化寒虹一溜，往上斜扬，则劈敌人的下颌。

燕铁衣侧耳辨听，双眉紧皱，因为，哨音和锣响搅混了他的耳朵，他实在听不出任何杂在其中的刃风或锐响来！

朱瘸子惊窒的缩在一角，全身发抖，恐惧得无以复加，但也许出自一种本能吧，他一见房振隆的砍刀要劈上燕铁衣了，情不自禁的脱口骇叫：“砍到下巴了！”

快得就像一抹电闪，朱瘸子的语声才起，燕铁衣已暴斜急伏，大砍刀贴着他的面门掠过，几乎不分先后，他倒贴腕内短剑，已猛的扎入房振隆心脏，这一刺之力，更将房振隆挑起三步，尖嚎着四仰八叉的跌落地下！

陡然间，崔煌口中含着的银哨掉下，敲打铜锣的小捶也僵停住了，他悲愤膺胸，激动无比的嘶声狂吼：“五哥啊……”

随着这声裂帛似的悲号，崔煌就像疯狂了一样奋不顾身的冲了过来，他抛弃了锣槌左手短戟，右手短叉，照面间便在交织的冷电精芒中卷向燕铁衣！

“太阿剑”“刮”的一声形成了一面光网，光网波颤，锋芒闪射，崔煌突的横滚，身上立时皮开肉了十余处，但他却恍同未觉，猛撞中宫，戟尖抖幻，暴刺敌人上盘，短叉下压，插往对方小腹！

燕铁衣半步不退，“照日短剑”飞沉倏起，“当”的一声砸开了崔煌金叉，又穿进崔煌肚里，“太阿剑”旋扬，崔煌的一条执戟左臂便“呼”声抛了起来！

但是，崔煌却不叫不吼，更不跌扑。

他被磕开的执叉右手迅速倒翻，一下子刺进了燕铁衣肩头，而当叉尖透入燕铁衣肌肉中的一刹那，燕铁衣穿入崔煌肚皮里的短剑已往上扬割，将这位“黑判官”整个的开了膛！

重重摔跌下来的崔煌，没有任何呻吟，没有半声的呼叫，只是略一抽搐，业已断了气。

退后几步，燕铁衣料肩抖落插在上面的金叉，然后，他匆匆撕下一条内襟来将伤口包扎妥当，双剑归鞘，而他的长剑连鞘又伸向了早吓得目瞪口呆的朱瘸子。

剑鞘微微摇动着，朱瘸子好半天没过来接。

温和的，燕铁衣道：“朱老哥，你怎么了？”

机伶伶的一哆嗦，朱瘸子打着冷颤，好不容易开了口：“我……我……我全身……都像僵麻了……连腿也拖不动咄。”

走上一点，燕铁衣递过鞘端，低沉的道：“朱老哥，请振作一下，我们不能再延宕时间了，对头的帮凶们很快便要闻声追寻过来，那时，再想走就更不容易了。”

颤巍巍的伸手握住了剑鞘，朱瘸子一边努力移步，一边惊悸的道：“我的老天，人闯江湖里血雨腥风，人命如草，听在耳中不觉什么……这一旦真个亲眼看着了，才知道竟是这么个残忍狠毒法！”

缓缓跟着走，燕铁衣平静的道：“人间世本就是一座庞大的竞争场，大家全为了生存而竞争，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间接，手段上，也仅分温和与剧烈两端罢了！”

朱瘸子抖索索的道：“吃你们这行饭……可真得要点胆量才行，更重要的是能狠得下心……乖乖，一个比一个歹毒，杀人就好像斩瓜切菜一样，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燕铁衣舐了舐乾里的嘴唇，沉重的道：“江湖饭，原就是在舐刀头血，拎着自家脑袋过生活。”

一拐一拐的举着步，朱瘸子吸着寒气道：“这样的日子，换了我，一天也过不下去。”

燕铁衣道：“习惯了也就能顺应了。”

摇摇头，朱瘸子余悸犹存的道：“杀人同被杀，一天到晚全和阎王爷等着攀交道……不，我永远不会习惯。”

燕铁衣道：“习惯不一定就是赞同，能顺应也并非意味着喜欢，我的意思是……久处于这种环境中，逼得人去适应，日子一长，也就变得麻木了。”

朱瘸子呐呐的道：“好可怕……真可怕！”

燕铁衣的眼睛朦胧，他没有意义的向四周无尽的黑暗转动了一下眼珠，聊落的道：“是人心？”

朱瘸子愕然，他回头问：“你说什么？”

燕铁衣沉沉的道：“人心，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并非那杀人的利剑钢刀。”

朱瘸子尽力加快了脚步，他惴惴的道：“燕小哥——看你年纪轻轻，却像是个老江湖了？”

燕铁衣叹了口气：“这没有多大好处，江满上耽得越久，越叫人心寒。”

朱瘸子迷惘的道：“为什么？”

闭闭眼，燕铁衣道：“因为懂得了太多的邪门外道，知晓了太多的人性险恶；有些时，朱老哥，你会不相信天底下竟然有如许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点着头，朱瘸子道：“不错，譬喻今晚，我就不相信已经亲眼看见这一场简直神乎其技的屠杀，小哥，先前那等光景，我这一辈子尚未见过第二遭。”

燕铁衣不想笑的笑笑：“我想你能再看到第二遭，甚至第三第四遭的。”

倒抽了一口冷气，朱瘸子恐惧的道：“老实说，我可不愿再看了，我怕得慌。”

燕铁衣冷淡的道：“毒蛇野兽吃人，老哥，你知不知道人也吃人？而且，人吃起人来，比诸任何一种毒蛇猛兽都要来得残酷，暴戾与贪婪！”

顿了顿，他又道：“不被人吃的方法只有一种——反抗；各般的运用法则不同，但避免不了『以牙还牙』的本质，能以但旦求自保而不去荼毒他人，已算是好人了。”

朱瘸子咳了几声，道：“小哥，有件事，我觉得奇怪。”

燕铁衣的右脚迈过一个凹洼，他身子歪了歪，道：“什么事？”

朱瘸子道：“凭你这身好本领，谁见了不含糊？但竟也有人找到你头上讨麻烦，那些人莫非全都活腻味了？居然拿着自己的注命当耍子。”

燕铁衣沉默了片刻，连连的道：“仇恨会使人不顾一切，相反的，亲情亦然。”

朱瘸子显然不甚明白，他道：“你的意思是说？”

燕铁衣道：“我是说，人都有理智，但若因为某些外来的因素，或者情感上的动汤，冲激了人的理智时，往往人的理智就会被淹没了，那时，便会发生这一类的事。”

咧咧嘴，朱瘸子道：“他们和你的仇恨一定很深了？”

燕铁衣道：“不错。”

朱瘸子摇摇头，感叹的道：“这群不要命的家伙，俗语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嘛，何苦非要拿着自家性命朝刀口子上撞？弄到后来，这仇不是越结越深啦？”

燕铁衣道：“另外，他们还为了赌一口气。”

朱瘸子有些想通了：“报不了仇就没面子，约莫是……”

燕铁衣笑笑：“简单的说是如此，尤其在江湖上混，更讲究这点骨气与尊严，当然，双方渊源，关系，以及情感的契合也是促成冤冤相报的原因。”

朱瘸子好奇的问：“你的功夫这么厉害！小哥，可曾遇到过真正的对手？”

燕铁衣道：“多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没听过这句话？”

朱瘸子道：“我看你已是顶尖的硬把式了。”

燕铁衣道：“惭愧。”

朱瘸子站住，往四周的地势打量了一阵，指了指前面的一道小岗：“是了，小哥，那道土岗就在前头，我们摸黑走山径，却半点也没搞错，越过岗子，再有三里来路，便算离开了『虎林山』麓，抵达大道边了。”

燕铁衣道：“这么说来，我们已走完一半的路途了？”

朱瘸子笑道：“来到土岗，便刚好走过一半的路。”

燕铁衣欣慰的道：“多亏了你，老哥。”

朱瘸子挺挺胸，得意的道：“对这附近的地形，再没有人比找更热的了，我没夸口吧？小哥，就算闭着眼，我也一样能摸得清清楚楚，包管错不了！”

燕铁衣道：“我们加紧一程吧，老哥。”

从他们站脚的这里到达那道土岗，中间是一片荒草蔓生，地势起伏不平的倾斜坡面，他们一步一步，异常吃力的到达土岗之下，朱瘸子业已累得气喘如牛了。

燕铁衣也有点乏，但他当然尚能支撑，可是他却主动站住了，低声道：“就歇会吧，老哥，真把你累坏了。”

朱瘸子怪不好意思的乾笑着道：“人哪，一上了岁数就不成啦，才只走这几步路，简直像松散了一身骨头一样，倦得慌，尤其我这条腿，更不争气，拐不多远就酸痛得举不动了，倒不如我这一双胳膊，抡起斧头来足能劈上百斤柴火也不觉累。”

燕铁衣安详的道：“像老哥这样，已是『老当益壮』了，脚下不方便，自能摸黑走上好几里山道不皱眉，换了别人，只怕早已牛步也挪不动了。”

朱瘸子喘了几口气，笑呵呵的道：“说真的，我这副身架骨，一向就挺硬朗，想当年，在我同你这种岁数的时候，我可有劲头来，那时候呀，一百多两百斤的柴……。”

突然，燕铁衣低“嘘”了一声，侧耳静听，屏息如寂。

不自觉的打了个寒噤，朱瘸子惊住了，他只感到身上一阵阵的发麻，肌肤上也起了鸡皮疙瘩，心底一股凉气又泛了上来……

木然的眸瞳转动着，燕铁衣低沉的道：“有人向这边迫近了，约模是十五六个或十八九个人，步履很轻，行动快捷，都似是练家子，他们现在正来到我们方才看见土岗的坡地上……”

哆嗦着，朱瘸子畏怯的道：“怎么办哪？小哥。”

燕铁衣平静的道：“由我来应付，仍是先前那句老话——你只管闭上眼睛祷告就行。”

朱瘸子抖抖的道：“这一遭，他们有防备了……小哥，可比不得上一次那样容易啦？”

唇角漾起一丝冷酷的笑意，燕铁衣阴沉的道：“对我来说，他们有备无

备全没什么分别，横竖是要对上面见真章！”

目光惊恐的投注向那边，朱瘸子忐忑的道：“小哥，大概你听错了也不一定？我望过去，对面那片坡地左近除了一团乌黑之外，任什么也看不见，更没有什么人影在晃动。”

燕铁衣镇定的道：“我不会听错，老哥，方才由顺风的方向吹过来人在奔掠时的急迫呼吸声，衣袂飘拂声，以及兵刃的轻撞声，另外，尚有偶而低语传来……我听得非常仔细，因为我目前乃靠此求生！”

朱瘸子面上变色的道：“如果真掩来这么多人，你又受了伤，小哥，却如何是好？”

燕铁衣沉着的道：“我会想办法消减他们。”

不觉乾咳了一声，朱瘸子悚然道：“又……又是杀？”

燕铁衣寒森森的道：“总不能寄望于跪下来向他们求饶，老哥。”

于是，朱瘸子闷声不响了。

脸上是毫无表情的僵凝，燕铁衣靠在一株矮树干上，同样没有作声。

他似是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他低声开口：“老哥，土岗上有没有树木？”

呆了呆，朱瘸子忙道：“岗子左侧生长着一小片疏林子。”

燕铁衣又问：“对于这扑兽网夹的运用，你可熟悉？”

朱瘸子道：“这还用说？我带了出来就是打算趁机会，按上钢夹，弄个只把两只子兽剥皮吃肉的……小哥，你问这些事作什么？莫非你……”

摆摆手，燕铁衣道：“走，我们上岗子。”

没敢再多问什么，朱瘸子振起精神，引着燕铁衣朝土岗上攀爬。

土岗子不高，但却不好爬升，尤其对一个盲者，一个瘸子来说。

两人方自气吁吁的登临树上，朱瘸子偶一回头，已险些惊得叫出了声……岗子下面，就在他们先前歇息过的地方，业已亮起了几只火把，火把的青红色光辉，照耀着十八条彪形大汉身影，他们正围着一株矮树在指点议论着什么。

火把的光是青红的，却不时反映起闪闪冰寒的刀芒，而刀芒是蓝汪汪的。

十多名大汉围观议论着的那株矮树，正是方才燕铁衣倚靠过的。

朱瘸子赶紧把他眼见的情景向燕铁衣说了。

唇角勾动了一下，燕铁衣低声道：“可能树干上沾染了我身上的血迹，被他们其中某一个人无意间摸触到了，或是查觉到了，老哥，他们很快就会包抄过来，我们走，到你所说的那片疏林子里去！”

朱瘸子牵引着燕铁衣刚挪步，又不禁回头往树下看了看，这一看，他又吓得一哆嗦……那十几名彪形大汉，都正仰看头往岗上搜视，仅仅打量了那么一会，十几个人围在六七只火把的照映下极其小心却极其迅速的抄了上来！

引着燕铁衣匆匆往疏林的方向几乎奔跑般踉跄疾行，朱瘸子边抖着道：“来了，他们来了……。”

第四十八章 斗顽敌 目盲心明

在他们奔行到这片疏落的荒林子之前，朱瘸子已经跌倒了好几次，连燕铁衣也踉踉跄跄的拌歪了五六遭，当他们灰头土脸，气喘嘘嘘的进入林中，那种狼狈像，燕铁衣便是看不见，心里也老早就有数了——这不是好受的滋味。

张着口急喘着，朱瘸子一边回头朝林外望，他惊恐的道：“小……小哥……那些人……已经攀到土岗顶上啦！——好快！——”

调匀着呼吸，燕铁衣冷静道：“不要紧，我会想法子对付他们。”

朱瘸子手足无措的道：“现在，呃，小哥，我们又该怎么办？”

燕铁衣低沉的道：“听着，老哥，找一棵较粗的树干，在根部附近安置下你的『捕兽夹』，记住安装的原则，必须要距离树根两尺多左右，夹面上用点草叶浮土掩饰一下。”

怔了怔，朱瘸子道：“你，呃，小哥，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捕兽！”

笑笑，燕铁衣道：“我不是捕兽，我是捕人。”

朱瘸子又是惊疑，又是恐惧的道：“捕……人？”

燕铁衣道：“不错，老哥，你快点安排去吧，时间业已不多了。”

于是，朱瘸子紧张忐忑的在林中转了一圈，他挑拣了林子靠岗坡那侧的一株粗斑杂木大树底下，安置妥了他的捕兽钢夹，照着燕铁衣的交待——距离突的树根两尺不到的远近，又用一些草梗枯叶撒掩在钢夹上面。

燕铁衣伸出剑鞘，由朱瘸子把他带引到这株树下，又在朱瘸子指点里，确实明白了这只钢夹安放的位置，他略一沉思，又道：“老哥，我记得你还带了一把斧头出来，可是？”

点点头，朱瘸子道：“我是带了柄斧头出来，这把斧头是我吃饭的傢伙，利得很呢！”

燕铁衣低声道：“在这棵树附近的地方，有没有其他的树伸垂由来？最好是不要远在丈许之外，伸张出来的树要比较幼嫩，适合弯曲，也就是说，要有些弹力，弹扬的角度，正好面对着这棵安置钢夹的树干！”

朱瘸子呐呐的道：“我，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燕铁衣道：“你暂时也不用懂，老哥，只要你找到我所说的这种树，而且具有这些功用便可，老哥，烦你现在就费心找找看！”

朱瘸子急忙转头回瞧，边沙着嗓子道：“林子太黑，不大容易看清，小哥，可不可亮火摺子？”

燕铁衣轻轻的道：“最好不亮，否则光线透困，会被他们在远处察觉。”

瘸着腿，仰起头转行着，朱瘸子喃喃的道：“的确太黑，看不清楚。”

想了想，燕铁衣摸着身边的树干，问道：“这棵树够不够高？”

朱瘸子道：“很高。”

燕铁衣道：“我攀升上去，拿我的外衫掩遮着人摺子的光亮，然后，你要很快寻找适合需要的枝，亮火摺子的时间不能太久，老哥，所以你务必要快！”

急忙点头，朱瘸子道：“我省得，正好你指定的范围就在这一圈，有没有一看就行。”

于是，燕铁衣贴着树干猛力吸气，他的身躯便像附有吸盘一样黏在树干上缓缓升攀，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张开外衣，“呼”的抖亮了。

火摺子晕红暗青的光辉摇晃着，映出一圈蒙胧的影像，朱瘸子移目回瞧，立时欢欣的道：“有了，小哥，就在你右手边头顶六七尺处，有一枝树垂斜下来。”

迅速套熄了火摺子，燕铁衣低下头道：“大约够不够弹力，弯拗过去会不会折断？”

朱瘸子忙道：“我看没啥问题。”

燕铁衣道：“不会错吧？”

朱瘸子自负的道：“错不到那里，小哥，什么树硬，什么树脆，那种软，那种韧，我一看便心里有底，打了这许多年的柴，别的经验没有，这点眼力劲还缺不了！”

一滑落地，燕铁衣伸出手去：“老哥，借你的斧头一用，若有绳索更好。”

朱瘸子连忙将腰上插着的板斧，挂着的绳索，一并交到燕铁衣手里，燕铁衣没有多说，一跃而起，顺手一把便抓住了朱瘸子方才所说的那条斜枝，连人带枝飞到了那棵树顶。

现在，那条抓住燕铁衣手中的树枝，已是整个弯曲过来，有如紧绷的弓弦，枝条果然颇为强韧，没有折断，燕铁衣又试了试，然后，他摸紧着，用一段绳索将斧头绑牢在枝头上，做好了这些，他压着嗓门向下面的朱瘸子招呼：“老哥，你让到一边。”

朱瘸子才自走向一侧，燕铁衣已猛的松开紧扯树枝的手指，只听得“刷”的一声，枝反弹，绑牢在枝头的利斧，便“吭”一声砍进了斜对面的那株树干上——砍入的位置，正好是树干离地五尺半的高度！

这个高度，也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头颈部位！

闪身而下，燕铁衣用手抚摸了片刻，十分满意的找回斧头，又自跃回方才树顶的位置，这一次，他将剩下的绳索系连在枝上，从另一个相反的角度飞落，把索尾缚在突陷地面的一条树根中间。

迷惘的，朱瘸子问：“小哥，呃，你这是在做什么？”

叹了口气，燕铁衣道：“说出总有点残酷，老哥，我是在做一桩杀人的准备工作。”

乾涩涩的了口唾，朱瘸子的声音不由自主的起了哆嗦：“老天——这种事，便永远避免不了？”

燕铁衣道：“你要谅解我，我必须自卫，他们放不过我，而我唯一自保方法，便是反抗，反抗的手段只有杀戮，他们对我用杀戮，我也就逼得非用杀戮相报不可，老哥，惨是惨一点，但我无从选择。”

朱瘸子惶悚不安问道：“我真不敢再看下去了，小哥。”

燕铁衣同情的道：“你心地善良，为人慈悲，的确不过宜一遍又一遍的目睹这种血腥事反覆重演，老哥，请你赶快到林子后的隐蔽处躲藏起来，你闭上眼睛，甚至掩上耳朵，不见不闻，便会觉得好过一点。”

朱瘸子嚅嚅的道：“但，你呢？”

燕铁衣无奈的一笑：“我要在这里阻止他们——当然，我的阻止方法甚为彻底，我希望只要费一次功夫，便能永远使他们再也发生不了威胁作用。”

觉得自己的腿在发软，朱瘸子的嗓门里像梗塞着什么：“小哥！……你要当心自己……”

燕铁衣道：“多谢你的关怀，你且去躲藏起来吧，不到我叫你，你别出声。”

点点头，朱瘸子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拖着步子，一拐一拐的走向树林深处，当黑暗吞没了他的身影，林外土岗的那边，已有轻疾的步履声掩进，而闪闪晃动的火把光辉也阴阴的映进林中。

这时，燕铁衣便摸索着走到那棵暗置捕兽钢夹的大树下，他极小心的不使自己触动钢夹，把背脊贴在树干上，静静的等候着。

片刻后，已有人影出现在林边，而低促的谈话声也传了进来。

燕铁衣只要略略一听，便已听出说话的人是谁来——“大红七”的老四：“皮里阳秋”任广柏！

好像他们对这片林子怀有莫大的恐惧一样，一帮子人尽在那里嘀咕磨蹭，犹豫不前，任广柏似在探头探脑，话声忐忑的说话：“奇怪，刚才似是看到这片林子里，有点黯淡的光亮，怎么这一刻又黑漆漆的任什么也没有了？莫不成是我看花了眼！”

另一个粗粗的嗓门立时接上：“我想不会是看花了眼，老四，你一向招子尖，而且四周漆黑一片，任何一点光火都能映出老还，扎目得很；先时在岗子下矮树干上摸着一手的血，我想十有八九便是姓燕的沾在那上头的，他挂了彩不是？而你又在这里发现了光亮，很可能姓燕的便隐伏在林子里面。”

任广柏的口音，有些发颤：“老二，要不要召集其他几组的弟兄们过来会合。”

不错，那粗嗓门便是“大红七”中的老二“弦月双镰”孟琮，这个大麻子，满天星！

只听孟琮在道：“我看还是等一下先搞清楚了再说，否则万一将其他几路人马召集过来，而又不曾发现姓燕的，这笑话就闹大了，我们丢人事小，设若因此而疏漏了包围圈，吃姓燕的乘隙溜脱，这个过失我哥俩谁也担当不起！”

任广柏咬着牙出声：“那我们就进入搜查——老二，房老五，崔老六他们死得不明不白，首狼藉，多半便是燕铁衣下的毒手，好歹我们也要将姓燕的给逼出来，替死去的弟兄报仇！”

孟琮好像打了个冷颤：“娘的，我们在那边，与老五老六他们最多也只隔着里把两里路，等我们一听到锣响哨鸣，急忙赶过去，居然已是一片凄惨的情景了，死得一个也不剩！”

任广柏又是怨恨，又是急躁的道：“老二，到底要不要进林去搜！还是发出信号把人马通通召来？”

迟疑了一会，孟琮犹豫不决的道：“如果姓燕的不在林子里呢？我们把大伙引了来，却任什么也没发现，又怎生交待？海氏兄弟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一旦发熊谁受得了？他们正在气头上，到时候万一姓燕的脱了身，说不定这两个妖怪便会把责任扣在我们头上，到了那等光景，我哥俩连个喊冤处都没有……但是，娘的，若实说，姓燕的设若真在里头，凭我们这些人又难以圈住他，看看老五老六的下场，我就不禁心里发毛，他如真在林子里，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啦，他的出手实在太快！”

任广柏气虎虎的道：“你说了这一番话不是等于没说？老二，你倒是拿个主意出来呀！”

孟琮的腔调有些尴尬：“我们不敢断定燕铁衣是否在林子里，这个主意就不好拿了！”

任广柏大声道：“依照种种形迹来看，姓燕的很可能在林中。”

孟琮忙道：“他若不在呢？光是『可能』不行，这不是一桩仅靠猜测的事，要确定无讹，才好决定行动步骤，我们必须看清了姓燕的在此处才好！”

重重一哼，任广柏道：“我怕是一旦看清楚了，我们的老命也就难保了！”

孟琮苦恼的道：“但我们又不能冒险扑空，否则海氏兄弟必不会给我们好脸色看！”

任广柏狠狠的道：“老二，我们进林去搜，大家散开点，把哨子铜锣全准备好，火箭上弦，一个不对立时吹哨响锣，发箭传警，同时往外疾退，只圈住这里，不与姓燕的硬拚，一直等到大伙赶来，再一起并肩子干他！”

孟琮道：“好吧，如今也只有这样做了。”

于是，任广柏吆喝起来：“弟兄们，火把高抬，将队形散开，小心点往林子里搜！”

孟琮也在叫：“大家招子放亮，一点不对就马上传警，彼此也相互照应着点！”

口里叫嚷着，孟琮心中却泛着寒，他自己对自己的话一样没有信心；他晓得，清楚的晓得，如果燕铁衣突然出现面前，他们除了逃命就只有拚命，大家自顾不暇，又有谁能照应得了谁。

一共是十九个人，散展成一排，在六七只火把光辉的照辉下缓缓的，几乎是异常沉重的进入林中，他们小心得连眨眼都不敢轻眨的往前开始搜索。

脚步踏在突凹不平的泥地上，踏在残落的败叶断枝上，随时响起一两声极其细微，但却惊心动魄的声音，每走一步，这些人便暗里念一声佛。

佛是不佑邪恶的，黑暗中，一双木然的瞳孔正在收缩，侧着耳朵也在轻轻耸动。

燕铁衣的手里已各抓着一把尖长的树叶。

火把的光芒对他迷蒙雾翳的双眼，有着非常微弱的反应——一团团凝结又颤晃的光影，但是，这种微弱的反应，业已足够他选择目标了。

突然间——

空气中响起“飒”“飒”的急锐声音，嚎号立时连成一片，火把纷纷抛落，十一名大汉扑跌翻滚，每人的咽喉上全插着一片树叶，一片深入喉中一半的树叶！

任广柏侧跃急旋，脱口骇叫：“姓燕的在这里！”

孟琮也拔空而起，叱尖：“快发箭……”

“飒”“飒”破空之声，仿佛自幽冥中凝形飞现，狂号连连！剩下的七名汉子也撞跌成一堆，只有其中一个刚刚吹出半声哨音，而那“吱”的一响方自传出，便像又噎回这名汉子的喉里，随着他的一声闷喘沉寂了。

急切里，任广柏竭力闪躲，堪堪险极的避开了从他头顶耳侧飞射而过的三片树叶，叶边带风，“夺”“夺”几响，深深插入任广柏身后的树干中！

孟琮也在跳跃飞腾，手舞足蹈，同时躲过了射向他的另三片树叶，那种扑面如削的锐风，几令孟琮怀疑那是三柄锋利的飞刀！

这时，任广柏含哨入嘴，奋力猛吹。

“吱”声尖响，突破黑沉沉的黝暗激扬，但是，“飒”的一下，一片树叶稍差分毫的擦过了他的面颊，吓得这位“皮里阳秋”险些一口把哨子吞入肚里！

孟琮急叫：“老四小心——。”

“飒”“飒”两响射向孟琮，他迅速闪避，眉梢处却蓦的一热，跟着便有一股缓缓的暖流淌了下来，带着那么点铁的腥味！

孟琮心腔抽紧，他知道自己受伤了。

仍不死心的任广柏倏然跃起，右手槌、左手锣、狠命敲打，“匡”“匡”“匡”——。

刚“匡”到第三声，“飒”的一股锐气闪至，“当”的一震，将他手中那面铜锣撞飞老高，又“嗡”“嗡”颤响着“丁当”“克当”之声的坠落于黑暗之内。

孟琮扒在地下不敢稍动，屏息如寂，浑身冷汗。

任广柏却已滚到一株树干之后，喘着气，一条左臂犹在隐隐发麻。

一片沉寂笼罩林中。

林子里仍有朦胧的光亮——抛掷在地下的那六、七只火把，仍有几只未曾熄灭，还在那里燃烧着，但因角度太低，火把所映照的范围却小多了，也昏暗多了。

任广柏与孟琮全已查觉到他们的处境是如何艰险与窘迫，也明白他们失算了——他们现在已无法利用声响，来扰乱燕铁衣的听觉，至少在迫近之前不能，因为他们距离敌人太远，无法直接攻击，是而声响的发出，便给予对方循声掷射的指引；火箭传响又已绝望，负责发射火箭的两名手下业已死亡，此刻，他们确切的了悟了为什么先前他们另一组伙伴，在刹那间全军尽墨的原因。

林子四周光线沉晦，一片迷蒙，远近是影绰绰的幻像丛生，如今，眼睛对双方来说，所能发挥的功能全相差无几了……

非常静。

对孟琮与任广柏更可怕的威胁是，他们到现在为止，尚未弄清燕铁衣的正确位置在那里！

极为轻悄的，孟琮在地下稍微爬动了几寸，“飒”的一声，一枚树叶便贴着他后脑袋瓜疾飞而过，火辣辣的刮得他头皮发麻！

躲在树后的任广柏突然出声大吼：“姓燕的，你有种就滚出来明刀明枪的拚个死活，窝在暗处算计人是那一门子英雄好汉？简直臭不要脸，丢你祖宗八代的人！”

那边“飒”“飒”声响，任广柏藏身的这棵树上已“夺”“夺”震动，树皮屑溅落叶簌簌飘，好强劲的力道！

就趁着任广柏比声叫骂的机会里，孟琮觑准了树叶射出的位置，电单般飞扑过去，手中巨大锋利的半弯月镰兜头猛削，同时口中吹哨如泣！

站在树干下暗影中的燕铁衣往下急蹲，头顶刃风破空，暴掠而过，他双手挥扬，所有抓在手上的叶片全都射出！

“飒”“飒”尖啸声里，孟琮上下翻腾，月镰狂舞，他一个斜旋，又闪电般并斩燕铁衣！

移步倒仰，燕铁衣在枝叶纷中绕着树干急退，孟琮狂吹银哨，长身追扑，陡然间，绕返到树干一半的燕铁衣猝而双剑齐出，冷芒激射，孟琮月镰急回掩架，身形顿挫。

是的，燕铁衣早就估计好了，他需要的就是对方这身形顿挫！

一声怪吼起处，紧跟着传出“答”的脆响，孟琮粗大的身体立时弯了

下去，往侧一歪，几乎整个人横着摔倒！

半空中人影闪掠，任广柏飞扑而来！

燕铁衣像是有些畏惧，身形一弓，鬼魅般隐向黑暗里。

凌空一个斗站到孟琮身边，任广柏一面挺枪戒备，一边急切的问：“老二，你怎么啦！

可是着了姓燕的道儿？”

这时，孟琮业已痛得直在“嘘”“嘘”声从齿缝中出气，他抬起头来，一张面孔泛了青，五官扯扁，满脸的大麻子全盈聚汗水，抖索索的，他道：“痛……痛死我了！”

任广柏又是恐惧，又是紧张的道：“伤在那里？老二，我先扶你离开此地，光凭我们两人只怕不是姓燕的对手，让我们避过这遭，召集人马回来再圈他！”

抽搐了一下，孟琮痛苦的道：“我……我走不动，我的脚，我的右脚踝……”

急得直跳，任广柏道：“振作一下呀，老二，我的二祖宗，你好歹也得挺住这一阵，起不动也咬牙走，这里尽是山路，崎岖不平，坡度起伏又大，你这大块头，总不能叫我背着！”

噓着气，孟琮颤声道：“我的右脚……老四……像是被什么东西夹住了……那尖锥似的东西……业已穿破皮肉，透入骨踝……好痛……好痛……啊！”

呆了呆，任广柏立时蹲下身来，他匆匆拨弄开浮草叶屑，打眼一看，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具纯钢制就的捕兽夹，正紧紧咬合住孟琮的足踝，两排利齿般的尖锥，更深深穿透进足踝的骨肉之内，孟琮的一只右脚，齐着靴的往上的小腿，已经粗涨了好大一圈肉肉肿血瘀，好不怕人！

那具捕兽夹，就宛似一只野兽的血盆大口，死咬着孟琮的右脚一样！

痉挛着，孟琮呻吟道：“老四……是什么……玩意？”

任广柏哑着声音道：“一具捕兽钢夹……好歹毒的布置，姓燕的也太心狠手辣了！”

孟琮痛得直哆嗦：“先别……骂了……老四……倒是赶紧……赶紧想个法子……把这……狗操的……捕兽钢夹从我脚上弄下来呀……痛得叫人……受不了……”

放下手上的“勾连枪”，任广柏极端戒备的伸手摸索下去，他不禁皱眉道：“这钢夹的机簧好紧……娘的，还有一根铁子系在这上头，子又困定在一条树根上，不知是那个王八蛋创造的这鬼东西！”

孟琮打着冷颤道：“快一点吧……我这厢……人都要痛瘫了……一阵一阵……像夹到心上来。”

任广柏忙道：“忍一忍，这就快好了。”

就在他刚在用力扳开钢夹机簧的一刹那，突然间，斜对面的一棵树木下，传来一声哆嗦轻响——像是什么人在移动！

霍然站起，任广柏神经质的大叫：“姓燕的，你不要弄玄虚，我已经看见你了！”

刚被扳开的钢齿，又猛力回弹夹拢，孟琮不由痛澈心肺，他全身一挺，几乎还在哭喊：“唉呀！我的天啊……”

任广柏才只一惊，斜对面的树后，“飒”“飒”几响，几片如刃的叶子

飞来，他往后暴退，“勾连枪”急挥横挑，而就在此际，头顶树梢“飒”“飒”微晃，一条长鞭也似的枝凌空暴弹，任广柏心神早分，紧张过度，在他尚未看清这是怎么回事之前，“克察”一声，绑在枝头上的那柄利斧，已将这位“大红七”四爷的脑袋砍跳空中，喷着泉水也似的鲜血又骨碌碌，跌落地下滚出！

孟琮睹状之下，骇极狂号：“老四啊……”

斜刺里人与剑合，虹光似电一闪而至，孟琮住后倒仰，胸前血溅三尺，他的一对大月镰抛出老远，连哼也未及哼一声便断了气！

燕铁衣站在孟琮前五步之处，微微的喘息着，一双空洞又僵凝的眸瞳茫然平视，他像看得十分清楚他所创下的成绩，缓缓的，双剑归。

片刻后——

燕铁衣移动了几步，他非常平静的轻叫：“老哥，朱老哥，没事了，你请出来吧！”

过了一歇，林子深处传来朱瘸子颤抖的声音：“是你么？燕小哥？”

燕铁衣慢吞吞的道：“是我，你请过来吧，一切都已解决了！”

没一会，朱瘸子已拖着脚步，一拐一拐的瘸了过来，就着林中那一点微弱的火把余光，朱瘸子视线一转，已不由呕吐起来！

燕铁衣走上两步，轻拍着朱瘸子背心，温和的道：“对不起，可是眼前这副光景令你不舒服了，老哥？”

又乾呕几声，朱瘸子不敢再望向那边，他用衣袖揩擦着嘴角胡根上的污渍，心胆俱颤的打着哆嗦道：“这……这恁情……是一片修罗场……啊！”

燕铁衣叹了口气：“我要活下去，老哥，而这些人也只有如此才能阻止他们欲待加诸于我的迫害！！除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实没有更妥贴的法子。”

朱瘸子面色泛青，喃喃的道：“好惨……好惨……”

关怀的望着这位老樵夫，燕铁衣问：“你没有什么吧？老哥。”

又抖索了一下，朱瘸子似是站着都有些摇晃了，他畏缩缩的低垂着目光道：“再在这里耽一会……小哥，只怕我就难保不被吓瘫惊痴了……我们，呃，快走吧？”

点点头，燕铁衣摸索着解下那具沾满血迹的捕兽钢夹，他扳开机簧，拿出了孟琮那只血肉模糊的右脚，用衣袖草草拭擦了一遍，交到朱瘸子手上。

当朱瘸子忍住另一阵呕吐的翻荡，咬牙咧嘴接过这具捕兽钢夹的时候，燕铁衣已经攀到树顶，解下了那柄利斧，也交还给了朱瘸子。

掖好家伙，朱瘸子像手上沾着什么不洁的东西一样，拚命将两只手掌朝裤管上擦，他一边愁眉苦脸，颤颤抖抖的道：“小哥，我们快点走吧！……这里像是阴风惨惨，鬼影幢幢：把人吓得慌了！”

燕铁衣伸出剑，安详的道：“尚烦老哥引路——你定下心走，我会杀人，却也懂捉妖，别怕，一切有我。”

打了个寒噤，朱瘸子不敢再多说了，他手执鞘头，提心吊胆的引着燕铁衣往土岗那边走去！

第四十九章 追兵近 草跃龙蛇

曙光已透自天边，那是一种淡淡的，带着点朦朦的鱼肚色。

但是，还却表示着一个长长的白昼就要来临。

白昼，对燕铁衣眼前的处境来说，没有一点好处，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他的视力受到严重障碍，但他的敌人们却能藉着日间的光亮令他难以遁形！

到目前为止，他已给予他的仇家们以极其惨痛的打击，“大红七”尚存的五人中，他业已剪除其四——老二“弦月双镰”孟琮，老四“皮里阳秋”任康柏，老五“刀不留人”房振隆，若六“黑判官”崔煌；另外，“海氏三妖”的第三个海承佳亦已授首，更加上对方的党羽爪牙无数。虽然他的战果是辉煌的，尤其在他如今目不能视的情形下越发难能可贵，但这样的战果，却并不能给他多大的安慰，他已竭力反抗，竭力削弱了敌人的优势，可是，他仍在威胁之中，而威胁的份量依然足以致命！

“海氏三妖”幸存的二妖，是断手不会放过他的，他们已有足够的仇恨促使他们来拚命追杀，这原本连系于金钱，而今激发于怨恚，同样的，“大红七”硕果仅存的一个卓飞，当然会更加要竭尽全力的对付他了。

目前的这些仇敌，对燕铁衣来说，其险恶性更甚于他业已歼杀了的那些，他杀了的差不多都是配角，正主儿，才是现下尚活着的，而且仍在倾其所能要杀害他的这些人！

燕铁衣最为戒备的对头，乃是“海氏三妖”中的二妖，他知道，由于海承佳的死亡，已经激发起这两个凶人原始的野性，仇恨、愤怒、冲动、与那股子先天的暴戾及自傲，将使这两个魔星不顾一切的来追杀他，迫害他！

而他们两人的武功又正好是最为强悍难缠的！

那贺大庸更是个老狐狸，老滑货，骨子里坏出了水的奸狡之徒，他配合着卓飞的凶悍蛮横，亦是狼同狈的比喻，不可轻视的一对！

这些人，便形成了一片浓稠的阴影，一股沉重的压力，燕铁衣深深忧虑着，他明白自此到达平安之境，中间仍隔着一段漫长又艰苦的距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挣扎过去。

他脑子里并没有去想别的，任何事他都没想，他只在盘算如何渡此生死关界，思量着怎生覆险却难，他坚决的鼓励自己——活下去，活下去……

走在前面，脚步艰辛的朱瘸子这时略一停顿，回过头来问道：“小哥，你肚子饿不饿？”

从沉思中醒觉，燕铁衣低声道：“还好，不怎么饿。”

又开始一脚高、一脚低的往前行，朱瘸子声音里带着一股子倦乏：“年青人就是年青人，身架骨硬，底子厚，忙累惊奔了这一夜，又挂了恁多的彩，眉头都不皱一下，看看我吧，就差没躺下来哼唧了。”

燕铁衣伸手抹去了眉梢的露水，苦笑道：“我也是在强撑着，老哥，如果情况允许我睡下来歇歇，我早就这样做了！”

朱瘸子忙道：“对呀！小哥，何不现在停下来打个盹？养养精神，恢复一下原气？你太累了，就是铁铸的人也经不起这般折腾，我看，你还是歇会再走吧！”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我不能停下来。”

朱瘸子道：“为什么？横竖现在也没有那些杀胚子在眼前！”

燕铁衣沉重的道：“若等他们到了眼前，老哥，事情就来不及了，我们要争取任何一点可以争取的时间，最好能抢到他们前头远离此地，这是一场生与死的竞赛。”

干咳一声，朱瘸子道：“我也是为你好，小哥。”

燕铁衣轻轻的道：“我知道，但我实在不能让自己稍有松懈，更不能浪费这分寸必争的时光，老哥，你或许不明白，我们一旦停顿，就可能永远停顿下来了！”

眨眨眼，朱瘸子道：“有这么个严重法？”

燕铁衣道：“你已亲眼目睹，老哥！”

朱瘸子道：“不过，眼前可看不出有什么凶险的征兆！”

燕铁衣微微一叹道：“等你发现了凶兆，老哥，就什么都迟了。”

嘴巴嗡动了一下，朱瘸子不再说话，只是蹒跚的往前走着。

半晌，燕铁衣问：“老哥，大约还有多久可达官道？”

朱瘸子沙沙的道：“不及半里地了。”

点点头，燕铁衣又问：“我们现在走在那里？”

朱瘸子道：“这是一片洼地，爬上前面的那片山田，再穿过一道矮松林子，就是路边啦！”

沉吟了片刻，燕铁衣道：“从山田上往下望，是不是很容易便可看到我们的行迹？”

抬头看了看，朱瘸子道：“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因为我们穿走在杂树草丛之间，四周蔓生着野，从上头朝下看，至多也只是隐隐约约瞧个片断罢了；倒是我们由下往上看，山田空荡荡的，一眼望个明白。”

燕铁衣道：“那么，老哥，请你注意山田上的动静。”

朱瘸子又扫了几眼，道：“上头任什么东西也没有。”

燕铁衣颌首道：“一直瞅稳了，老哥。”

朱瘸子道：“错不了，小哥。”

吁了口气，燕铁衣道：“等到了山田之下，我们不用往上攀，能不能从一边绕过去？”

朱瘸子不解的道：“能当然是能，不过呢，可要多绕上一里多地，而且路也难走得很，小哥，为什么近处不走却绕远路呢？”

燕铁衣勾动了一下唇角，道：“朝山田上攀升就没有杂树草丛绝做掩遮了，容易被人发现。”

“哦”了一声，朱瘸子道：“原来是这样，唔，你说得有道理，那我们就索性绕路吧。”

燕铁衣紧执着他的“太阿剑”剑柄，低声问：“天大亮了么，老哥？”

朱瘸子道：“大亮了，连雾气都稀薄得很，可以一眼看出老远。”

燕铁衣忧愁道：“这对我们是大大不利的。”

朱瘸子挪腿迈上一段斜径，道：“怎么个不利法？”

燕铁衣慢慢跟上徐缓的道：“他们看得清，看得远了，而我们却同夜暗中一样。”

朱瘸子不大服气的道：“小哥，我这双眼可也并不晕花，瞧出去亦照样清亮得紧。”

笑笑，燕铁衣道：“我是指我，老哥，你的视力与我的视力，在应付面前的情况来说，其差别之大乃是无可比拟的，你看清同我看得清，对他们的

效果大不一样。”

朱瘸子坦然道：“呃，这却也是实话，但就是因为你不瞎了眼，他们才敢来迫害你，要是你两眼明炯炯的如同常人，那些杀胚强盗，那个又敢招惹你呀？”

燕铁衣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老哥，我如今可真是斗裁得不轻。”

朱瘸子安慰着道：“莫气馁，小哥，你那些对头，可不比你更要来得惨？”

燕铁衣沉沉的道：“就是因为如此，他们越更不会轻易放我脱走了，他们十分清楚，只要我一旦脱身，他们便只剩下两条路可行。”

朱瘸子问：“那两条路？”

燕铁衣道：“一条是被杀，一条是自杀。”

呆了呆，朱瘸子喃喃的道：“难怪他们紧迫至此，连口气也不容你喘，似是非要你的小命不可。”

燕铁衣冷清的道：“他们为了以后的生存，就势须将我铲除，而我为了活命，亦被逼竭力反抗，所以，老哥，你便目睹这一场又一场不可终止的杀戮了。”

心里又有些发毛，朱瘸子怯怯道：“小哥，从你的口气里，在外头，你似是也有一帮子人？”

燕铁衣道：“我有。”

朱瘸子问：“此你那些仇家更多？”

点点头，燕铁衣道：“更多。”

朱瘸子不禁说了几句“装糊孙”话：“唉，如是你那些人知道你眼下的情景，还不晓得会怎么个焦急法呢。”

燕铁衣失笑了：“如果他们得悉我如今的处境，老哥，我可以向你保证，这『虎林山』区，即将铁骑密布，刀剑如林了，而且，你便会看见更多的血在流，生命在殒灭，杀喊声直凌云霄。”

吞了口唾液，朱瘸子喃喃自语：“乖乖，这是什么两国交兵？”

燕铁衣没有回答，却突然站住，他一扯剑柄，低促的问：“老哥，快看看山田上有没有人？”

朱瘸子抬头望去，山田上头静荡荡的鬼影也不见一个，有的，只是那犁成阡陌的土痕浅沟；眺视了一阵，他笑着道：“你约模太紧张了，小哥，那上头那有什么人？连鬼也没看见。”

立即蹲身，燕铁衣又轻细的道：“再看看，老哥，再看看。”

摇摇头，朱瘸子第二次又望了上去，而这一瞧，他却险些咬住了自己的舌头——刚才还空无所有的山田上，只这须臾，业已出现了二十余条人影，他们散散落落的形成一排，方自山田的另一边逐渐冒了出来！”

喉管里咕噜了一声，朱瘸子觉得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背脊上透出一股寒气，一颗心往下沉，甚至连那三万六千毛孔也收缩了。

燕铁衣压着嗓门问：“老哥，是不是有人？”

挣扎了一下，朱瘸子惊恐的道：“有……有……可不是有？大概有二十来个大汉子……天爷，怎的猛古丁便出现了？就只眨眨眼的功夫前，还连鬼影也不见一个！”

燕铁衣平静的道：“那是他们正在从另一边攀登上来，尚未曾抵达山田顶头的原因，自他们传山警讯，到现身的距离，只不过是极为接近的几步路。”

朱瘸子迷惘的道：“但你却怎么能事先知晓的？”

燕铁衣简单的道：“我的耳朵，老哥。”

朱瘸子不解的道：“可是，山田挡着风声传音呀！”

燕铁衣安详的道：“不错，这是他们不小心，惊起了两只宿鸟，鸟儿突然急速振翅的声音，便往往表示它们遭受到惊吓！这就意味着有什么东西从那边接近了。”

朱瘸子了悟又惭愧的道：“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可是，我却没有注意到！”

燕铁衣淡淡的道：“不怪你，老哥，你的警觉性与一般本能的反应当然比较迟钝，因为你不曾在这种需要时时防范自己生命受害的险恶环境里躲过，否则，你也会小心了。”

朱瘸子赧然道：“你却真叫仔细，小哥。”

燕铁衣微笑道：“这就是我所以尚能活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顿了顿，他小声问：“老哥，山田上的那些人，穿什么颜色的衣看你可看得清？”

眯着眼，朱瘸子端详了一阵，低声道：“有个穿大红衣裳的最是扎眼，另外那十数个全是黄、褐、灰不同的衣衫颜色，看样子，着大红衣的好像是头子，他正在指手到脚的不知说些什么。”

燕铁衣慢慢的道：“『虬髯金刚』卓飞与贾大庸他们。”

朱瘸子问：“你说是谁，小哥？”

燕铁衣道：“那是我主要的几个对头之一，昨天晚上被我解决的其他四个红衣人，便都是这人的拜弟！”

朱瘸子哆嗦了一下：“可要小心哪，小哥，他是不会放过你啦！”

冷冷一笑，燕铁衣道：“他原本也没打主意放过我！”

眼皮子不住跳动着，朱瘸子惶悚的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燕铁衣静静的道：“隐伏不动，老哥。”

又朝山田上看了看，朱瘸子忐忑不安的道：“那些人，呃，会不会搜过来？”

沉默片刻，燕铁衣道：“我不敢断定。”

打了个寒噤，朱瘸子恐惧的道：“小哥，如果他们二十来人一直从山田上搜寻下来，便很可能发现我们，那时，我们又如何来应付这些凶神恶煞呢？”

燕铁衣道：“你已经看过我怎么应付他们了，老哥，再来一次的话，情形的内容也不会多少改变，那仍是令人不愉快的。”

朱瘸子嘴巴噙合了一下，像喉咙里噎住什么似的没有发声，而就在这时，燕铁衣又忽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从右侧方向这边传来！

一摆头，他凝神侧耳静听。

看在眼里的朱瘸子，几乎连后颈窝的肌肉都吓得僵硬了。

俄顷之后，燕铁衣不禁沉重的吁了口气——不错，那自右侧方传来的声音，也是人们在移动时的声音，其内涵脱离不了惯有的声响几种范围！

同时，燕铁衣还判断出，那个方向的来人，大约也有十七八个以上！

朱瘸子提心吊胆的问：“小哥，又有什么不对？”

燕铁衣轻轻的道：“另有一批人向这边接近，大概有十七八个左右，他们行动很缓慢，很仔细，一路走一路在用东西挑拨着草丛树枝，像在搜索着

什么，当然，是在找我。”

机伶伶的一颤，朱瘸子面青唇白的道：“两帮人凑到一齐来了，小哥，又是大白天，我看这一次不妙啦！”

燕铁衣侧着耳朵，镇定的道：“先别慌，看看情势的发展如何，我们再决定如何对付！”

朱瘸子发抖道：“小哥，我实说了吧，我好怕，胆子都要吓破了。”

同情又愧疚的以那双凝固的空茫眼球对看朱瘸子，燕铁衣歉然道：“你应该害怕——但你原不须害怕的，老哥，我抱歉累你担惊受吓了。”

朱瘸子抖索索的道：“不，不，我怕是怕……我可是甘愿挨怕来的……小哥，我胆子小，但我豁上了……你别这么说，我受不了惊吓，我却宁肯来受。”

燕铁衣道：“多谢了，老哥，我会记着。”

这时，从右侧方移近的声音，连朱瘸子都听得清楚了，那可不真是人们的脚步声，衣衫擦过什么草梢枝时的哆嗦声？还有硬物拨挑插探的“噗哧”音响。

有人影出现了，幢幢人影晃闪，果然又是另一帮子大汉——十七、八个人！

现在，这一批人距离他们，是一个斜角的七、八丈远近，中间还间隔着错杂的矮树草丛。

燕铁衣与朱瘸子两人，便隐伏在一堆杂乱生长的齐胫野草之后，他们紧贴于地，姿势甚低，除非来至跟前，否则，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也不易发觉！

好像那一批人直到近前方，才发现了山田上也有他们的同伙，于是，一个粗哑的，燕铁衣曾经听闻过的嗓门，便扯开叫了起来：“那边上头的可是卓老大，贺大哥？”

传音传了过去，山田上立时响起卓飞的声音：“是老曲么？你们可发现了什么？”

这位“老曲”，显然便是燕铁衣夜奔之时，第一次遭遇上的“青鹤教”那干人的为首者——当时被他的伙伴称为“曲大哥”，现下却由卓飞口中改成了“老曲”。只听他大声回应：“什么也没看见，卓老大，只在方才两里外与海家兄弟那一组朝过了面，他们也一样毫无所获，连姓燕的影子也未曾发现，不知孟二哥与任四哥他们可有什么消息？后半夜我们就没遇过他们！”

卓飞的声音透着急躁不宁的在嚷：“娘的皮，姓燕的这龟孙莫非就能飞天遁地走了人不成？夜里来我们五组人手里，已经折了房老五与崔老六的那一组啦！十好几个像牛高马大的汉子，居然不声不响的就全横了，叫人宰了一地，这必是姓燕的干的好事，老曲，血仇如海深啊，不逮着那王八蛋我怎生顺下这口气？我他娘这一辈子也定不了心哪！”

“老曲”在叫：“卓老大，你放宽心，迟早，姓燕的也会落在我们手里，那时再由卓老大你剖心取肝，活祭房五哥崔六哥和那些受害的兄弟们不晚！”

卓飞又在喊着：“后半夜你们就没碰上孟老二和任老四的那组人么？我他娘眼皮子一直就在跳，不要又是出了纰漏才好，这一晚上真是受足活罪了。”

“老曲”扯着喉咙道：“卓老大你不用悬念，不会又出事的，每一组人全带得有银哨铜锣加上火箭，夜深人静，一待有警，这些玩意儿便能将音响光

亮传扬出老远，我们早就会发觉啦，既无异状，想是他们也不曾授查到什么？”

卓飞在那边叫着：“我也但愿如此，可是一想想房老五、崔老六那一组人，又何尝发出过什么传警讯号来着？不也叫姓燕的杀了个净绝？我他娘真是放不下心啊！”

“老曲”粗声嚷着：“不会出事的，卓老大，姓燕的瞎了双狗眼，那会一再有这等的能耐？咱们再找找，说不定就会圈住他，天放亮了，对我们有利，他若想逃，就越发难上加难啦！”

卓飞吆喝道：“老曲，大家全仔细点，时间一长我们就更不利了。”

正当“老曲”在回答卓飞的时候，隐伏在草丛之下的朱瘸子却出了一件天大的意外——一条斑花锦烂的毒蛇，突然由一边的深草里蜿蜒而出，直滑向朱瘸子的脚踝！

猛的看见了这条毒蛇，朱瘸子不由自主的脱口惊叫出声，同时缩腿拳身，往旁滚动，刹那间，毒蛇昂首吐信，倏窜追噬，而燕铁衣的“太阿剑”已连鞘暴闪，将这条花斑斑毒蛇砸了个头烂如糜，飞挑三丈！

但是，他们的形踪却也因此而暴露无遗了！

那“老曲”悚然寻视，蓦的跳将起来：“快来人哪，姓燕的就在这里！”

跟在他身边的十几个彪形大汉立时散开包抄，一面吼叫不绝：“圈稳了，正是燕铁衣！”

“伙计们小心点，这一次千万不能叫他溜脱！”

“折磨一夜，总算围住他啦！”

“注意，好像不只是他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

他们口里叫嚷喊着，边摆成一个半包围形如临大敌般圈了过来，各人的家伙极度戒备的横护于前，迅速截住了三面通路。

山田上，卓飞等二十余人也疾若奔马般纷纷跃掠而至，尤其卓飞与贺大庸，更是遥遥领先，眨眼间便来到近前！

这时——

一只一只的花旗火箭凌空而起，火箭的焙芒划过朦朦的天际，又再炸开一蓬蓬的五色彩光，缤纷纷纷，艳丽夺目！

手执“熟铜人”的卓飞瞪目如铃，咬牙切齿：“弟兄们，给我把他牢圈稳，死活不论！”

贺大庸也呐喊着：“大家照子放亮，看明白了再动，务必防着姓燕的两把剑！”

第五十章 眼通灵 借光腾虹

草丛下，朱瘸子的一张老脸业已变成灰白的了，他混身上下不住的栗栗颤抖，这须臾间，他不仅是恐惧，不仅是惊窒，更对自己的失慎痛恨和懊恼至极，他又是悚栗，又是惶恐的打着哆嗦道：“坏了……小哥……，坏事了……我该死……我真该死，我搅出了大漏子……”

燕铁衣温和的拍拍朱瘸子肩头，语声里含着一股奇异的平静：“我并没

有怪你，老哥，这不是你的错——那是条蛇，或者有毒，而它是碰巧在这时游出来的，你与我都未曾去引它出来，所以，这也是天意吧，我们和那些凶煞拚命说不定尚有生望，无端叫蛇咬伤却又是为了什么呢？”

朱瘸子激动得甚至哭出了声：“我……我是一时被惊着了……小哥，要不，我宁肯被蛇咬死，也不愿把我们的行迹暴露出来……这全是我的错，而你却一句话也不责备我。”

燕铁衣茫然一笑，道：“事到如今，老哥，何苦还自怨自艾？眼前，最重要的是怎么在重围之下求生。”

朱瘸子唏嘘着道：“还有生望么？小哥。”

燕铁衣笑得有点苦：“让我们尽力试试吧，不到最后，我们是不能放弃任何挣扎机会的。”

朱瘸子抖着声，却横了心道：“告诉我，小哥，我能派上什么用场？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事？无论什么事都行，小哥，我要与这些天杀的强盗土匪拚了。”

燕铁衣轻轻的道：“你可以帮我很大的忙，老哥，只要你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被流血的场面吓着了就行，你认为你撑得住么？老哥。”

咬咬牙，朱瘸子道：“我……我想我行……如今我们是一条命，这些凶神恶煞真要收拾了你，还会留着我么？好歹也是要拚，小哥，我，我豁上了。”

血污的面庞在草梗的掩遮下变得似是明暗不定了，燕铁衣低促的道：“好，老哥，等一下当他们向这边围扑的时候，一定会次哨敲锣，用音响来混淆我的听觉，这是对我最为不利的事，因为我一旦听辨不清声音的来处，便无法预防及闪躲，空自剑快也就失去制敌的目标了，这一点你可了解？”

连连点头，朱瘸子道：“我省得，我省得。”

燕铁衣迅速的道：“要请你协助我的是，老哥，每当他们的兵器在音响的扰乱里，接近到我身体的时候，你要很快高声通知我——就如同夜里与第一批敌人遭遇之际，你所告诉我的那样做，你还记得？那人的刀砍到我下巴之前，由你及时出声传警，我才化险为夷的？”

朱瘸子忙道：“就是像那样？行，我包管可以做到！”

伸手紧紧握了握朱瘸子那只粗厚的，筋络浮突的手背，燕铁衣诚挚的道：“多有仰仗了，老哥。”

朱瘸子颤巍巍的道：“我们哥俩是在一条船上，你在拚命，我能闲着？”

燕铁衣霍然站起来，低沉的道：“就你现在的位置不要动，老哥我可以护着你，从此刻起，你就是我的眼睛了！”

于是，朱瘸子也支撑着，抖生生的站了起来，立在燕铁衣的背后。

在他们四周，四十余名彪形大汉早就将此处围困起来，严密得宛如铁桶，树影摇晃，野草婆娑中，尽是一条一条结棍的身体，与一闪一闪的寒刃光芒！

朱瘸子心里念了声佛，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

燕铁衣沉稳如山，卓立不动，他站在那里，杂草掩遮着他的下半身，他的“太阿剑”便斜斜抗在肩头，表情上不带丝毫内心的反应。

包围着的人们早已停止了喧哗吼叫，人人屏息如寂的圈堵于四周，空气中是一片僵窒，一片沉闷一片泛着隐隐血腥气息的怖厉。

了口唾液，卓飞硬起头皮大吼：“燕铁衣，我看你再往那里的？新仇旧恨，你这就一遭给我结算！”

贺大庸也愤怒的指着朱瘸子叫：“原来是你这老狗操的，在暗里帮着燕铁衣搞鬼！难怪他跑得如此滑溜；老匹夫，你这是在让我死，姓燕的怎么个下场，你也一样免不了！”

咬着牙，卓飞咆哮着：“这老王八蛋，早知他与姓燕的勾结，昨天晚上就该把他活剥了，娘的反，好奸诈的混帐东西，瞒得我们吃了多少闷亏！”

贺大庸阴森的道：“一歇，将这老狗吊死在树上曝！”

缓缓的，燕铁衣开了口：“不要叫骂，卓飞、贺大庸，你们也知道光是凭着一张嘴发生不了任何作用，你们想怎么办，何不付诸于行动？”

卓飞怒叱：“我们怕你不成？”

燕铁衣慢慢的道：“至少你们该明白我也不在乎你们！”

目光向两边探望，卓飞吼道：“你不要狂，姓燕的，你的期限就要到了，你以为你还会有昨天下午那样的运道？呸，别做你娘的好梦了，等着挺吧，你！”

燕铁衣冷冷的道：“有種的就上，卓飞，你不敢么？”

卓飞顿时暴跳如雷，捋袖掳臂，口唾四溅的厉号：“你以为你唬得住我？你当老子真含糊你么？老子要将一笔一笔的血债全部同你结清，燕铁衣，我要剥你的皮，吃你的心肝。”

拉了怒气透顶的卓飞一把，贺大庸阴沉的道：“姓燕的，你这激将法未免也太幼稚了，你想激使我们在人手未曾集齐之前使贸然行动，再出你各个击破，逐一收拾？嘿嘿，你的算盘敲得精细，奈何我们也不是楞头青，不会这么容易把脖子伸进你的圈套里去被你摆布；你就耐心等着吧，只待我们其他几路的弟兄一到，就是你挨刀断头之时了！”

燕铁衣生硬的道：“贺大庸，你以为你们还有『几路』人马？”

心腔子猛一收缩，贺大庸的小眼睛翻了翻，色厉内荏的道：“这不必要告诉你，我们知道房老五与崔六的那一组人业已遭了你的暗算，但是我们仍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你，你只要明白这一点也就够了！”

卓飞目瞪口呆的叫哮：“我每一个把弟的血债，每一个遭害朋友的性命，通通要你连本带利的偿还！”

燕铁衣淡漠的道：“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叫我偿还的本事了，另外，我不妨再透露一点消息给你们，你们便是等到白了头，也最多能等来海氏兄弟那一批人而已，孟琮同任广柏他们，永远不会再来了——拂晓时分，我已在一座土岗上的林子里将他们全数格杀，无一幸存！”

刹那间，卓飞像是全身血液凝固，整个人都僵窒住了，他如雷殒顶般被震得耳鸣眼花张口结舌，好久说不上一句话来！

贺大庸也是心惊胆颤，冷汗涔涔，他却硬着嘴大叫：“胡说——你纯是一派胡说，凭你瞎了双狗眼，连东南西北都摸不清，你能杀得了老五老六他们？简直在混扯你娘的蛋！”

燕铁衣道：“然则，房振隆与崔煌那批人又是怎么被杀的？莫非他们全是活腻味了自己，一个个横刀割颈的么？贺大庸，你这头龌龊的老狐狸，你除了只会摆弄下三流的邪门歪道，你何懂得什么断论现势的心法？”

贺大庸气得青筋浮额，咬牙欲碎，他切着齿吼叫：“你完全是无中生有，夸大编造，我们绝不相信你方才所说的谎言，姓燕的，我也等着看，看看是你的脑筋活，还是我贺大庸的法门高！”

燕铁衣道：“不用等了，再等多久，孟琮与任广柏他们也不会到来支援

你们，因为死人是不能活动的，而我更不愿候到各位的其他帮凶赶来徒增困扰，所以，我现在便要突围离去。”

卓飞全身肌肉突然绷紧，他大叫：“燕铁衣，你往那里逃。”

燕铁衣的身形一闪而前，在上前的同时他又已退了回去，就在这疾若石火的一瞬间，两名牛高马大的汉子业已跳起三尺，又长号着摔向两傍！

斜刺里，一个身着青色劲装，胸前以白线绣刺着一个“鹤”字的朋友猝然旋进，一条包铁三节棍“哗啦啦”猛力扫落！

燕铁衣不闪不动，“太阿剑”连鞘暴翻，在准确无比的磕截中，他左手寒芒倏映，那位连棍带人正往后退的仁兄已“哇”的大叫，弃棍捧腹踉踉跄跄，萎顿倒地！

于是，又是两个同样打扮的汉子分左右迅速扑击，燕铁衣身形急闪飞翻，“太阿剑”在半空凌虚旋滚，他的左手恍同光流伸缩如电，“吭”“吭”两响，那一声青衣汉子喉间血标似箭，各自一头撞跌进草丛之内！

不错，这三个在片刻间毙命的人物，全是“青鹤教”“青鹤十英”所属！

贺大庸气急败坏的大叫：“慢点上，慢点上，你们忘了要先扰乱姓燕的听觉，像这样硬干不是明着找亏吃么！老曲，把你的人先指派好坊位，隐着……”

卓飞双目如血，声嘶力竭的吼：“哨子呢？快吹哨子，铜锣在那里？拿出来狠命敲呀，你们一个一个猪头还楞在此处看什么把戏？不成气候的东西！”

燕铁衣冷冷的道：“我早就知道你们带得有这几样『法宝』了，不须急，慢慢拿出来『法宝』，我等看便是，各位的『法宝』灵与不灵，一试即知！”

他刚刚说完了话，哨音已尖锐刺耳的响起，铜锣谁也敲成了一片，听吧，“吱”“吱”的银哨子声，“匡”“匡”的锣响，几乎就闹翻了天，若有人不知道，包管还以为这里是在聚庙会，耍猴戏，抑是有什么庆典呢。

于是，在这沸腾了一样的音响纷乱中，“青鹤十英”剩余的七个人在那粗壮魁梧的“曲老大”率领之下悄然狠扑上来！

七个人分成七个不同的角度，又狠又快又矫健的一拥而上，七件锋利的兵刃却集向一个焦点——燕铁衣的身上！

挺立不动的燕铁衣，长剑连鞘斜举，左手附于胸前，他聚皱双眉，聆听动静，可是，除了盈耳的一片哨锣噪音，他是任什么也听不到！

突然，站在他背后的朱瘸子惊恐的大叫出声：“七个人从七边来啦！”

他的叫声未已，燕铁衣往前倏抢三步，左右双手飞旋，寒芒交叉穿射，两名青衣人奇叫着打横摔出，鲜血溅散中，三件兵刃沾上了燕铁衣的身体，他贴地猝翻，短剑暴闪，一名青衣大汉抚着肚皮一头栽倒，长剑起一蓬骤雨般的冷电，又两名青衣人撞成一团，再倒仰出去！

血迹斑斑的燕铁衣蓦而凌空弹起，剑光流颤斜挂，一名青衣大汉五次挥动兵器拦截却同时落空，剑尖猛挑，直将这青衣人透胸摔出了七步！

狂号一声，那“曲老大”疯虎般从燕铁衣背后扑来，手中“霸王镗”力扫疾砸，在一片劲风中雷霆万钧的罩卷而到！

燕铁衣得到那声昂烈的吼叫指示，就在对方双镗压头的一刹，他身与剑合，快不可言的长射如虹经九天，“碰”的一声，直将“曲老大”撞跌出一丈多远，当那粗壮的身体重重摔落之际，殷红的血水早已喷得满空尽赤！

朱瘸子也好像被这近日所见的鲜血，死亡，强暴而刺激得开了性，将

他那股子原始的疯狂本质勾动，他嘶哑的大喊：“往前七尺许有人——。”

燕铁衣飞掠七尺，长剑的灿亮光辉抖起连串的弧芒，短剑石火般掣挥，四个彪形大汉叫都来不及叫，便立时翻仆出去——口中还塞着未及拔出的银哨！

朱瘸子眼珠突出，口飞溅：“往左三步——。”

流光般左旋，燕铁衣双剑交互闪缩，又两名汉子尖啸着滚跌倒地！

手舞足蹈的朱矫子怪吼：“右后方九尺许啊……”

凌空一个斗翻弹，剑芒暴映，一名黄衣大汉的家伙尚不及举起，已被拦腰斩为两断，肠脏并溢中，燕铁衣单膝着地，长短声剑分为前后飞插，“嗷”“嗷”两声惨号像是被压挤出人的腹腔一般，吐自另两个汉子的嘴里！

卓飞当头冲至，手上的“熟铜人”幻闪由光影千百，自四面八方卷向了燕铁衣。

朱瘸子引吭大叫：“又一个上啦……”

燕铁衣身形斜转，倏滑丈远，人出去时凝映的影子还在丈外，却又鬼魅般反折至卓飞身侧，短剑抖动，恍同碎星殒落般泻向了卓飞！

怪吼一声，卓飞咬牙瞋目，怒挥“熟铜人”奋力抵挡！

漫天的晶莹光点尚在凝形，“太阿剑”已宛如来自虚无，猝然笔直穿向卓飞胸膛！

开声吐气，卓飞虬髯蓬竖，“熟铜人”的前端猛往回砸，“当”的一声震开了燕铁衣这突来的一剑，但是，他的一只左耳以及大片毛发却在头顶的星芒掠闪中“刮”的飞溅起来！

“哇呀呀……”

卓飞狂叫着扑地滚动，三名大汉拚命挥刀抢救，燕铁衣身形猝然横翻，双手交错出剑，只见空中星影抛掠——六条人臂业已血淋淋的上了半天！

这时，从后面，传来了朱瘸子尖厉的求救声：“小哥，救命啊，有人追来杀我了……”

燕铁衣的去势强劲如脱弦之矢，循声而到，他凌空缩身又猛而伸展，“太阿剑”一颤斜飞，光华夺目中，“丁当”一记便磕开了一样兵器——“子锥”，左手暴翻，“照日短剑”稍差一线的贴着那凶徒的颊边擦过！

惊吓得发出“猴”的一声怪叫，那人几乎四仰八叉的没命倒翻而出！

燕铁衣双眼空茫的直视，他冷冷的道：“是你，贺大庸！”

不错，那名追杀朱瘸子的凶人，正是又老又奸又滑的贺大庸！

急忙伸手在腮帮子上抹了一把，看看没有挂彩，贺大庸方才惊魂甫定，气喘吁吁的跺脚大骂：“燕铁衣，你算什么野种？居然抽冷子偷袭人？你还是『青龙社』的头子？简直是个不折不扣，死不要脸的泼皮无赖，你他娘的皮！”

燕铁衣毫无表情的道：“总要比你意图杀戮一个不识武功的半残废人要高明得多，贺大庸，你不止是个帮凶，是个为虎作伥的走狗，你更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江湖败类！”

贺大庸直着嗓子，气得两眼血红的尖号大叫：“放你娘的屁，你是什么东西，胆敢来辱骂于我？燕铁衣，你早没有什么可以仰仗的了，今日此地，便叫你死无葬身之处！”

冷森的，燕铁衣道：“试试看吧，贺大庸，看看我们彼此之间谁会落得这个下场！”

挥动着他的“子锥”，贺大庸气涌如山，扭曲着面孔吼叫：“你跑不掉的，燕铁衣，我们发誓要分你的，挫你的骨，扬你的灰，燕铁衣，我们要用你的血来抹手，用你的全副心肝来祭奠被你杀害的亡魂啊……”

燕铁衣木然道：“贺大庸，你是一只狡狐，不错，但你却更像一头疯狗！”

贺大庸又在破口大骂，他叫骂声中，卓飞已气急败坏，脸色铁青的在那边发了话：“老哥儿，我们朝后撤几步，别光顾着发熊了。……”

悻悻的往后退走，贺大庸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呃——卓老大，你的耳朵？”

用手抚着左边贴耳的伤处，津津血水业已浸染得卓飞满手猩赤，他歪曲着脸孔，一声又一声的吸着气，两只眼更是通红的：“贺大哥……不杀燕铁衣，我绝不再苟活下去，我会用尽一切方法，以最狠酷的方式，来将他零碎处死，我恨……恨过了顶！”

贺大庸也激动的道：“我们与他誓不两立，仇不戴天，这个理该千刀剐，万刀剁的野生杂种！”

又吸了口气，卓飞咬牙道：“贺大哥，我们不能再往上扑了，为了保存实力以待大伙聚齐后重展攻杀如今只好远远围住他，且待两路人手到达再说。”

点点头，贺大庸恨恨的道：“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我们且忍住这口心头恶气，等他们来了加强力量后再干！”

在卓飞的调度下，他们的人手完全后撤了十丈之遥远远布成一个大圈监视着圈中的猎物，他们已寒了胆，不敢再往上硬冲，可是，心中的怨毒却更加深沉了！

贺大庸阴森的道：“这一场惨败，我们完全是吃了那瘸子樵夫的亏，若不是他在姓燕的背后指点引导，姓燕的瞎了双眼那能那么灵巧法？”

“克崩”一挫牙，卓飞凶戾的道：“由此推想，我们其他遭害的弟兄也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坑了的——那狗娘养的瘸腿野种，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帮着姓燕的与我们作对，看我等歇怎么整治他！”

贺大庸狠毒的道：“这个老匹夫——不管稍停情况如何演变，我们专门找出闲隙来用暗青子对付他，他敢帮着姓燕的以眼睛使坏，我们就剜他的眼，他用舌头传话，我们便割下他的舌头。”

用力点头，卓飞粗暴的道：“就这么办，两个人谁也别想活命！”

在包围圈的中央，燕铁衣平静的说话：“朱老哥，那姓贺的没伤着你吧？”

余悸犹存的朱瘸子面青唇白的哆嗦了一下，呐呐的道：“没有……好险哪，只要你再晚来一步，不，只要晚上那么一丁点时间，他那把尖尖的锥头便会戳进我喉咙里了……”

第五十一章 定如山 侵掠如火

燕铁衣抿抿唇，道：“那是一柄『子锥』非常歹毒的兵器，但姓贺的却难以伤你，因为我在这里！”

朱瘸子喘喘的道：“你没看见先前他们那种模样——一个个把以眼核瞪得牛蛋般大，咬着牙，裂着嘴，扯歪了脸，都好像要吃人一样，真叫凶恶。”

燕铁衣道：“模样凶没有用，老哥，得要本事好才行。”

吞了口唾液，朱瘸子道：“小哥，方才，你好威武，动作恁般快法，就像飞似的出手，又奇又玄又准，百发百中，千变万化，几乎只要你一动，他们那边便有人躺下来了！”

燕铁衣低沉的道：“是你指点得好，老哥，我不是故意捧你，我讲的全是真心话，若非你多次及时指引，传警示变，使我能以快速应付，老实说，这一场火拼的胜负如何尚难预料！”

朱瘸子闻言之下，又是腴，又是喜悦，又是惶恐的道：“呃，小哥，是这样么？我，我真的帮上了你的忙？我还能派上用场？”

点点头，燕铁衣道：“一点不假，老哥，这一战多亏了你，否则，至少我不可能予对方如此重创，而且我自己怕也要负更重的伤了。”

朱瘸子这才想起了什么，他急道：“小哥，你可是又挂下彩啦？”

燕铁衣道：“几处皮肉之伤，没什么大影响。”

吁了口气，他又接着道：“倒是你方才的表现，老哥，却颇出我的意料，你像是一下子豁开来了，那么大胆又那么豪壮的出声指点我，不仅勇敢，更且夷然无惧——说句粗点的话，你似是突然发了性，发了狂了。”

窘迫的咧咧嘴，朱瘸子道：“我在你和他们的恶斗中，越看越觉得愤怒，越看越感到有股火气在冲冒——身子里就像在鼓涨发热一样，我也不知道怎的，猛古丁的便什么都不觉得怕了，不怕杀人，不怕流血，不怕刃口子挥闪，我只有一口气，一口不平的气。”

笑笑，燕铁衣道：“你做得非常好，连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好！”

忽然又叹口气，朱瘸子道：“但这股子『气』也只有一阵，等那姓贺的凶神恶煞般追过来，要加害于我的时候，一下子我就怕了，不但怕，更且寒进了心窝，自己也不知怎的便号叫起来，不久前的那种狂性，顿时就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唉，我总是我，一个糟老头子，一个没没无闻的残废樵夫，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

燕铁衣平静的道：“不要失望，老哥，人性中任是谁也包涵着勇敢与怯懦的本质，只是表现的方式与时机不同而已，你能有先前的成绩，足证你的身体里一样流循着正义无畏的血液。”

朱瘸子惊喜的问：“当真？”

燕铁衣道：“不错，你确是这样。”

忽然又了气，朱瘸子呐呐的道：“可是，后来我怎的又怕了起来？”

燕铁衣温和的道：“有两个原因，一是你并不具有自保的能力，二是你到底没有受过这一类环境的磨练，老哥，一个武士知道如何抗拒敌人，一个忠臣明白在何时能以身殉国，因为他们便是在那样的处境里成长，你的圈子里没有人教你这些忠义之道，而你却在某时表现出来，这已是不易之事了！”

朱瘸子害羞的笑着道：“我还真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么的好法呢！小哥。”

燕铁衣道：“你不是不知道，只是没有这当的机会让你察觉而已。”

搓搓手，朱瘸子目光一转，又突的跌回了现实，他背脊一阵泛凉，不禁又惶惶然的道：“对了，小哥，我们不趁时逃走，还等在这里做甚？”

燕铁衣道：“他们仍包围着我们，我也正好藉机会歇口气，我已有点困乏了。”

朱瘸子忐忑的道：“但……如果他们另外的帮手赶了来，情形不就更糟了？”

燕铁衣沉默了一会，方始低沉的道：“我说出来你不要怕，老哥。”

心头跳了跳，朱瘸子嘴巴有些泛乾：“小哥，你有什么事不妨明讲，怕也只有怕了——横竖到了这步田地，你穿鞋我赤脚，你都能挺，我还说什么呢？”

燕铁衣缓缓的道：“我故意等着海氏兄弟来，然后让他们吊着跟着下去，说不定我那『好朋友』也会在稍停后赶到；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找寻机会把这窝子畜牲——歼杀，二是要问问我那『好朋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希望？”

呆了呆，朱瘸子道：“我不懂！”

燕铁衣道：“本来我一直想逃，一直渴望脱离他们的追搜，但现在情形有点改变，老哥，你已经可以给我很大的帮助，可以做我的眼睛，你使我在劣势中扳回了许多优势，我不否认，我原来对你的信心不高，但刚才的一战，你已使我大为增强了对你的信念，他们已不再做早时那样对我俱有绝对的威胁了，我反抗的机会业已加大了很多。”

舐舐唇，他继续说下去：“那些人放不过我，我也同样饶不了他们，仇与恨乃是相对的；所以，我虽说处境仍然不利，原则上依旧需要奔逃，但我却已自信可以反击他们，因此，我等待他们会齐，我们一路引诱他们追下去，伺机加以歼杀，而越接近我的地头，离开这『虎林山』越远，他们的优势便将逐渐消失了，我宁肯眼前多受点危难解决他们，不愿将来劳师动众的去找寻他们，最佳的了断方式是此时了断！现在你懂了么？”

朱瘸子喃喃的道：“我想，我已比刚才多了悟一些了。”

燕铁衣阴沉的：“而我期待我的那位『好朋友』来，如何向他报复且不去说，主要的，我要明问他，我的眼睛是否仍有复明的希望？你奇怪我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那位『好朋友』？为什么对『好朋友』有这样的措词？我告诉你，老哥，因为我的眼是被他弄瞎的，我这一切的灾难，也是他所引发的。”

朱瘸子恐怖的道：“那……他真是你的『好朋友』？”

点点头，燕铁衣道：“还是最要好的一个，否则，他怎能将我骗来了此地，挖好了坑等我自己来跳？”

抖索了一下，朱瘸子道：“老天爷，这尚成什么世道？”

燕铁衣萧索的道：“所以，我曾告诉过你，江湖上有许多事情的发生，是局外人认为永远不可能的，但却往往就发生了……人一世间的道德规范相同，也一样约束了江湖中的人，甚至更为严厉，可悲的是，偏在这个圈子里，有些藐视或不习惯这种约束的奴才存在！”

朱瘸子不安的道：“这些人会是什么结局呢？”

燕铁衣唇角那一抹笑容冷酷得像带血：“非常可怜可哀的结局，老哥，江湖中对这种人的惩罚，比诸民间一般的行道更为严苛，更为狠厉。”

不自觉的有一股冷悚的感觉泛起，朱瘸子不敢正视燕铁衣那张在此时看去冷凛又萧煞的面容，他惶恐的道：“你打算对付你那位『好朋友』了？小哥！”

燕铁衣低下头去，半晌，方始怆然道：“再看吧！”

朱瘸子迷惑的道：“小哥，你却又好似不忍？”

心腔微微痉挛，燕铁衣苦涩的道：“我是不忍。”

朱瘸子茫然问：“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轻叹一声，燕铁衣道：“友谊同情感……培养到这样的深厚程度，乃是经过许多心血，漫长的岁月，无数次的谅解与容让积叠成的结果，这同世上任何事物一样，建立不易，毁之却易，抹煞掉这样的一份情谊，与其说是报复，毋宁说是痛苦！”

朱瘸子没有吭声。

燕铁衣又幽幽的道：“人活在世上，一生中难得交到几个真正推心置腹的知己，用了偌大功夫，尚须机缘，才能交到的挚友，却在瞬息间失去——而这『失去』的行为更由自己促成，那等悲痛，就更难以言传了！”

朱瘸子辞不达意的道：“小哥，想那必定是不好受的。”

燕铁衣艰辛的道：“不亲身经历，实难体会其中的滋味，唉！”

于是，朱瘸子又觉得接不上话碴了。

包围在四周，监视着他们的卓飞等人，这时也查觉出情况有些古怪起来，照常理说，燕铁衣正该借此机会突围才对——在他们想像中，燕铁衣纵然不一定能够如愿，至少也比再拖延下去的希望来得大，但燕铁衣却仍然不逃，更且好整以暇的在与朱瘸子娓娓阔谈，形态竟是如此的悠游自在！

喃喃的，贺大庸道：“奇怪，姓燕的怎不打逃走的主意？”

卓飞也满头雾水的道：“还好像清闲得很哩，同那老瘸子聊得怪有兴头的，你看，他两个笑得那股洋洋自得得多有劲，他们不似身在重围之中，命在旦夕之际，反倒像在后花园里叙契阔了。”

贺大庸狐疑的道：“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卓老大，你以为呢？”

卓飞迷惘的道：“不大对劲当然是不大对劲，因为这出乎常理嘛，但是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呢？”

眯起了那双黑豆粒似的鼠眼，贺大庸若有所思的道：“姓燕的不急不躁，像在等待什么，又像有恃无恐……他好像不大在乎我们，他的样子半点也不紧张……他不怕和我们耗！”

骤然——贺大庸身子一震：“卓老大，姓燕的明明知道我们援兵即来，他却不慌不忙，有说有笑的在这里耽着，一不思图逃之计，二不对我们戒备防范，莫非……莫非他心里有数，认为我们的援兵不会来了？”

大吃一惊，卓飞差点跳将起来：“这……这……这怎么可能？”

贺大庸脸上泛青的道：“可是，事实上我们其他两组的人马确然尚未到来啊！而计算时间，他们更是爬也该爬到了，怎会耽搁这么久？”

顿时汗如雨下，卓飞的声音也发了抖：“贺大哥……该不会是……不会是他们真个叫姓燕的给坑死了吧？”

像透不过气来似的粗浊喘息着，贺大庸挣扎着道：“我……想……不该这么……容易吧？”

举眼望了望周遭仅剩下一半不到的那干手下，又看了看现在布成的这个疏松落落的包围圈，卓飞不禁满怀凄凉，一腔冷悚，他恐怖的道：“如果，如果连海氏兄弟也完了蛋，我们就更没有指望了，贺大哥，光凭我们，是无法制伏燕铁衣的，我们业已试过多次啦！”

贺大庸也心惊胆颤的道：“这是怎么回子事？火箭信号发出这久了，却连鬼影也不见来一个？总不会真的被燕铁衣摆平了吧？姓燕的瞎眼摸黑，岂有此等能耐？”

卓飞舌头打着结道：“说信我也不信，可是……可是这么久了，怎的不

见人来？他们没来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呀……贺大哥，这可如何是好？”

贺大庸强自镇定道：“会不会有什么事把他们耽搁了？”

连连摇头，卓飞道：“不可能……眼前还有什么事比擒杀燕铁衣更为紧要的？”

贺大庸的眼皮子跳了跳，惴惴的道：“那……那他们果真都栽了？”

跺跺脚，卓飞急躁的道：“我就是在问你呀！”

贺大庸失措的遭：“我一时也失了主张，卓老大，这事透着玄，姓燕的扬言谋害了孟老二与任老四，却并未表示他连海氏兄弟也坑了，说不定他说的是真话，孟老二与任老四着了道的，而海家兄弟尚安存着，这样一来，我们仍有指望。”

哼了哼，卓飞不悦的道：“你怎能相信这小子的话？他岂会在我们面前吐露真言？我看他完全是胡说八道，故意恫吓我们，我们『大红七』的弟兄就如此好吃的？”

贺大庸忙道：“卓老大，我和你一样希望他是在胡说八道，我也不相信孟老二与任老四是栽了跟头，不过，他们为什么至今还不赶来相助？这却是个叫人不能不怀疑的闷葫芦呀，这种事不该发生才对！”

双手紧握，卓飞突然煞气盈眼，他像激发了什么兽性一样，粗暴的道：“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冲上去和他拚了！”

贺大庸急切的道：“就只我们？现在？”

卓飞切齿道：“不错，就只我们，现在！”

连连摆手，贺大庸赶紧道：“卓老大，万万鲁莽不得，事情真相如何尚未弄清，我们何妨再略待片刻，等上一等？甚至派人去找也行，总要搞个明白，否则一旦冒失动手，再落个一败涂地，不仅徒损实力，便是援兵赶来也无济于事了！”

卓飞气冲牛耳的号叫：“我顾不了那么多，贺大哥，我受不了这种腌酸气，不管你怎么想，你动手不动，我是说什么也要同姓燕的拚个死活！”

贺大庸又急又气的瞪着眼道：“这是干什么？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以为我姓贺的是个有头无尾的人么？我们哥俩有着二十余年的深交，又是拜把子兄弟，我既从开始就豁上这条老命来帮着你报仇，岂会到了这等关头反倒迟疑不前之理？我们业已是一条命，一条心，干什么也是两人一伴，我怎能让你独自去冒险而不管？卓老大，我完全是一番好意，阻着你，也是为了不让你上去栽斗，难道说，我就不恨，我就不想收拾姓燕的么？”

卓飞听了这一番话，多少较为冷静下来，但却得为沮丧的道：“贺大哥……唉，不是我毛躁，也不是我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利害，我实是不下这口乌气！”

贺大庸阴着脸道：“谁又得下呢？但总不好明着把老命送上去，你晓得，我们全不是他的对手。”

卓飞掂了掂手中的“熟铜人”，他正想说什么，忽然间，站在最左边的一个汉子已猛的跳了起来，兴奋的扯开喉咙大叫：“当家的，当家的，海氏二位爷来啦，带着他们那一组人来了哇。”

贺大庸双眼顿亮，他像个受尽欺凌的小孩子突然见到家里的大人一样，又是喜悦，又是激动的嚷了起来：“你们不要乱动，注意圈紧了，海氏兄弟一到，姓燕的包管插翅难飞，除了认命也就只有认命啦，哥儿们，端着拿人就行。”

卓飞急切渴盼的望着那边，呼吸迫切：“天爷，他们总算来了，晚了点，好在却不太晚。”

往前走了几步，贺大庸的表情似在感谢着某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来得好，来得好，真是『及时雨』啊，这更是一阵救命的『及时雨』！”

就在他们这样振奋的翘盼中，那边的草丛杂树掩遮里，十几二十条人影已经纷纷窜出，为首两个人，赫然正是“海氏三妖”中的海公伯，海明臣！

跟在他们这些人后头的，却是表情晦涩，形态憔悴的“鬼手郎中”石钰。

海公伯的左手包扎着厚厚的白布，白布外层，犹浸印着淡淡的血水，他那一双有如骷髅般的乾枯黑脸，这时却浮现着一抹隐隐的灰白，他的眼眶肿胀，眼球发红，呈现得那原本便凶恶凌厉的眼睛更透着一股怨毒暴戾的形色，他的右手，那只粗厚奇大的右手上，紧紧握着他那只巨号的“幻刃箫”。

海明臣在他身边，用“阎王笔”拄着地，这个“海氏三妖”的老二神态疲乏，表情萧索，脓黄泌油的面孔透着铁青，厚嘴紧抿，整张脸的肌肉绷扯得朝横里去，细眉竖着，细眼圆睁，扁平的鼻子便更往天上蹶了。

有些畏缩，更有些萎顿的石钰显见这一夜来也不好受，他的双目黯淡无光，脸皮松懈，软软往下垂塌，脸上的气色极其灰败，那隐约的纹褶仿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更深更密了，他走路的姿态似是沉重万钧，他像是拖着脚步在行动，那股子儒雅安闲的气度，早已消失殆尽了，现在，他宛若一个苍老，颓唐，满怀愧疚的负罪者！

一见帮手到来，卓飞首先忍不住快步迎上，急虎虎的叫：“海老大，海老二，你们可来了，真把我们急死啦，姓燕的业已被圈在这里，早就发出火箭信号通知你们，怎的却搞了这么久才来？害得我们都暗里捏着冷汗，还以为出了什么纰漏哩！”

贺大庸也精神抖擞的道：“真是皇天保佑，好歹你们总算赶到了，要不，这付烂摊子就难收了！”

一双肿胀的三角眼死死盯着那边圈子里的燕铁衣，海公伯的声音缓缓自齿中迸出：“你们没有把姓燕的畜生杀掉，很好，他是我们兄弟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来对付他，慢慢的，零零碎碎的来对付他。”

海公伯说话的声音很沉很慢，但是，那种至极的仇恨，深刻的怨毒，却是冷酷的，坚决的，阴森而又无可抑止的，就连一边的卓飞与贺大庸，也不禁觉得自心底泛起了一股凉意。

海明臣左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生硬的道：“他就在那里，阿大，我们上吧。”

卓飞忙道：“二位，好不容易等到你们赶来，这一次可万万大意不得，只要一动手，就必须把姓燕的解决，不能再由他逃脱了！”

细眼一翻，海明臣道：“什么意思？”

卓飞赶紧道：“我是说，如今力量齐聚，为什么不一起上？这样一来，也比较有把握些！”

贺大庸也连连点头，道：“不瞒二位说，在你们尚未抵达之前，我们业已与和姓燕的拚过几场了，各位看看吧，除了落得死了一地的人，对姓燕的半点『则』也没有！我们根本便迫不进去，连青鹤教的『青鹤十英』也折损的一个不剩！”

海明臣的眼皮子一扯，猛然大吼：“通通闭上你们的臭嘴，我们来晚了是不错，但你们以为我们是在寻乐子么？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与阿大带着人远淌到『虎林山』前出搜寻去了？我们尚安插了一个人在『长春观』附近注意动静，你们的火箭射起，那守哨的人还得有时间奔到前出来找我们，我们更得有时间赶来才行，我兄弟劳累一夜，眼皮子都没合一下，山前山后几乎踏遍了这附近地面，刚一沾脚，你们却冲着我兄弟吐什么苦水，丑表功么。”

呆了呆，卓飞也冒了火：“海老二，你说话最好斟酌点，我只是向你说明这里的情势和建议制敌的方法，谁也没讲你别的什么，这也算吐苦水表丑功么？”

贺大庸也忙道：“是呀，我们并没有指责各位晚来有什么不对哪！”

海明臣狠厉的道：“卓飞，你不服气么？”

卓飞脸色大变，愤怒的道：“海老二，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敬重你，却不是含糊你，对你一让再让，你倒想骑到我头上来撒尿啦？我服气不服气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冷森的一笑，海明臣道：“在我情绪如此恶劣的时候，卓飞，你小心别弄毛了我，否则，我翻下脸来先找你开刀！”

气得全身发抖，卓飞大叫：“海明臣，你吓不了我！”

急忙拦在中间，贺大庸急得满头大汗：“唉，唉，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强敌当前，大家的处境都是恁般艰险，那一位身上也背负着一笔血海深仇，正该同舟共济，一心杀敌雪恨才是，怎的自己人反倒内哄起来！大家全息息怒，唉！此情此景，彼此的心情都坏，肝火全旺，大家容让一点，冷静一点，不就没事了么？”

卓飞沙哑的叫着：“娘的，姓海的抓了一个人就这么阴阳怪气，我找人发熊，我他娘的前后六个把弟死得一个不剩，又找谁诉冤去？有种别冲着自家人来，是汉子就该找那债头去讨债，仇人就在跟前，光站着叱喝管个鸟用？”

海明臣脸包青中泛紫，双眼闪动着淋漓血光，他蓦地厉喝：“卓飞，我先对了你这张胡说八道的臭嘴，再活剥燕铁衣的狗皮！”

正在劝阻的贺大庸急得打躬作揖，尚未及开言，一侧的海公伯已阴沉的道：“明臣不要造次——现在不是和他们争执的时候，等解决了姓燕的，彼此之间有什么不愉快再抖开来结算也不晚！”

海明臣收势退后，幸幸的道：“看在我阿大份上，要不然——。”

两声惨厉的号叫就在这时传来，他们急忙移目望去，正好来得及看到两个手下抛起半空，洒着蓬散的鲜血落下，前面草晃枝摇，燕铁衣与朱瘸子已出去了百步有余！

卓飞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跳将起来，直着嗓子怪叫：“逃了——姓燕的逃走了，快截住他呀！”

一条人影冲天飞起，在空中猛一伸展，又暴泻出七丈之外——那是海公伯。

紧跟着，海明臣也急掠而去，还大喝：“你们还不快？”

于是，卓飞，贺大庸，率领着其余几十名大汉衔尾迫上，一边奔跑，卓飞一边低促的问：“贺大哥，姓燕的这是一种什么阴谋？”

腿上使力前奔，贺大庸忙道：“你是指啥？”

挥了一把汗，卓飞抗着他的“熟铜人”在肩上：“我是说——姓燕的为

什么先前不跑，却要等到海家兄弟到了才开始跑？”

目注前面时隐时现的两条影子，贺大庸也纳罕的道：“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他是在弄什么玄虚！”

猛跃四丈，卓飞喘着气道：“我有个感觉，不管姓燕的是在弄什么玄虚，骨子里决不是好路数则可断言！”

点点头，贺大庸道：“一定的，卓老大，我们要防着了！”

回头朝后头一望，卓飞不禁有气，他那四十多名手下业已抛下了好大一段距离，尤其是石钰，更落在最后面，像是走不动路似的。

一面往前撵，卓飞边引吭大吼：“你们给老子加上劲赶来，那一个老子看出有怯敌之意，那一个便等着受那凌迟碎剐的罪，娘的皮，全是一批窝囊废！”

贺大庸也厉声叫着：“还有石钰，你那两条腿是生铁铸的么？你拉它不勤？你不想要你儿子的命啦？”

第五十二章 智合剑 幻箫灭寂

从远处看，好像是两条人影就在分开前后跑，实际上，却几乎是燕铁衣一个人在使劲——他的“太阿剑”剑鞘，这时已不是用朱瘸子的手握着，而是由朱瘸子挟在腋下，不，朱瘸子是用双手紧攀住挟在腋下的剑鞘，而在身体前进之间，便藉着后面燕铁衣的抬送之力移动，换句话说，是燕铁衣以剑鞘支撑着朱瘸子的体重奔行。

这样的速度，当然是非常快的，比起由朱瘸子引路要快上很多很多；燕铁衣眼睛看不见，则由朱瘸子指引他方向，告诉他前面及左右的地形地势，在先前的那场拚斗过后，朱瘸子似是开了窍，当得了“指点”的简要技巧，他用最少，最短促及最快的字眼指示燕铁衣奔掠中的起落，转折急缓，和闪躲，他被燕铁衣抬着往前飞驰，口中紧张又快速的不住低喊道：“丈外坑洼，洼上斜坡……百步远树横，左埂堤，右陷地……一路去地旷平，三十丈急奔，稍慢，右稍移，小心两尺侧低凹，再快，十步外石拦道，起，快，又是坡，加劲左挪一步，前地平……。”

就是如此，他们两人便不可思议的越去越急了，当然免不了有时失误，但燕铁衣反应快捷，应变神速，偶有差错，至多也只是几次踉跄，数度歪斜而已，并没有太大影响到他们合作的完美效果。

但是，后面，海氏双妖却迫近得非常快，原来他们在起步之际，距离海家兄弟约在十五丈之远，目前，任他们竭力奔掠，彼此间的差距却只有六七丈远近了，而且，这个距离仍在逐渐缩短中。

卓飞，贺大庸隔着海氏兄弟也有五、六丈远，他们的一下手下则更遥遥落后，但拖在最远处的，依然是石钰。

这种情势，燕铁衣虽看不见，却由厅觉判断得很清楚，而此等形态，差不多和他最早的构思相同！！他故意要造成这种情形，他曾预测当他在海氏双妖到达之际开始奔逃的时候，极可能便是现下的情况，如今，他算对了。

燕铁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简单，目地只是使敌人的力量分散，延

缓，不能立刻集中，如此一来，他便可以各个击破，逐一歼杀，这至少要比他在重围之中挣抗来得更有利，来得更有制敌之望！

现在，他们已奔过山田，正往山田的另一边驰落。

在急速的掠飞里，燕铁衣伸手将朱瘸子后腰上掖着的捕兽钢夹摘了下来，他这个动作触动了朱瘸子，朱瘸子口鼻窒风，头也不敢回的憋着气问：“小哥，你做什么？”

燕铁衣腾跃减慢，低促的道：“看前面。”

朱瘸子耳傍风声呼呼，脚不沾地的前掠着，在四周的景物匆匆后移中，他赶忙道：“我是在看前面！”

燕铁衣平静的道：“老哥，等一下我要你为我吃点苦头，行不？”

连连点头，朱瘸子道：“行——注意洼沟丈前！”

一跃而起，燕铁衣以剑鞘撑着朱瘸子越过沟边，迅速的道：“我要你跌个斗，不会很重，但可能要受伤，你敢不敢？”

朱瘸子咬牙道：“我敢。”

接着急道：“田坎高三尺，起！”

燕铁衣飞越而起，就在他飞越那三尺高的田坎之际，身形突滞，凌空一个倾斜往下坠落，朱瘸子骇然大喝——情景如真。就像来自西天的流电，背后，一阵尖厉的怪啸破空而至，那阵啸声尖锐又悠长，只是堪堪入耳，它已曳至燕铁衣的后面。

燕铁衣知道，这是海公伯的“幻刃箫”刺到了。

而在这危急的时刻里，因为啸声的扰乱，海公伯的攻击路线来自那个角度，指向身体上那个部位，燕铁衣仍然无法揣测！

但是，这种情况，却是他早已预料及的。

猝然间，他往前猛俯，肩胛处立时擦过一道火烫般的炙热感觉，同时，燕铁衣也觉得头颊处喷上了热的液点，他动作如电，奋力振臂前伏，一声怪叫，朱瘸子的身体已被凌空抛起，倒翻向后！

方自以“幻刃箫”在燕铁衣肩头上狠擦一记的海公伯，凭的全是一股急势，加上他满腔沸腾的仇恨，便形成了那种双目血毒的狂猛动作，一招奏功，倘不及二度追杀，他自己的身形已往前暴窜五步，方仰首，头顶上面，朱瘸子的躯体悬空而落！

出自一种本能的反应，海公伯极其自然又极其快速的拧腰急挫，他都不想“幻刃箫”在一抖之下洒出流芒千道，飞卷凌空落下的朱瘸子！

就在这一刹那。

燕铁衣扑地的身子暴翻，“太阿剑”鞘起刃飞，那一抹冷电眩花了人眼，悚栗着人心，就宛似亘古以还，他便是以此般速度，追蹑着千百个年代一样灿亮的射至。

海公伯施展的空中的攻势甫始透出一半，他的整个身体已蓦然弯曲，一刹那间突来的巨大痛苦，使他惊骇于这痛苦侵袭的凌厉——他猛弯下腰，刚好来得及看见一片刃锋从他小腹中缩回！

怒泉般的鲜血，紧随着剑刃的拔出而喷溅，海公伯喉咙像是呻吟，又像是诅咒般咕噜了几声，他甚至不知道朱瘸子的躯体是何时落下来的，他只感到自己全身骤然的冰寒，那等可怖的冰寒，彷若一下子把他体内所有的热能完全挤压出去了！

骷髅似的黑面孔像是立刻枯槁，立时委缩了，海公伯包扎着白布的受

伤左手紧抚着小腹，但浓稠的血液马上将他左手上的白布浸染成了一团猩红，他痉挛着，抽搐着，努力想挺立起来，却在另一次更为剧烈的颤动里仰身摔倒！

海公伯死了，那双三角眼却怒睁不闭——他是死不瞑目的啊！

以剑拄地，燕铁衣一个翻滚来到海公伯的体之旁，略一摸索，他把手上拿着的捕兽钢夹悄悄的暗藏在海公伯的右腋之下，又扯了一片海公伯的前襟掩遮住。

丈许外，另一阵强劲的风声飞快接近。

另一边，也传来了朱瘸子呻吟中的惊叫声：“又一个扑来了，靠左边……。”

暴弹而起，燕铁衣的“照日短剑”闪旋，冷芒如矢中，他的“太阿剑”伸缩百次，一个照面，便将豁命扑至的海明臣硬硬逼出！

回剑腾身，他以一个优美的姿势落到朱瘸子眼前！

这时，响起了海明臣撼天的嚎啕之声。

像疯子一样，海明臣猛的跪倒在海公伯边，扑在海公伯的胸前悲厉的哭嚎，但是，嚎哭声方才传出，却又突然被什么截断了似的蓦而停顿，代之而起，却是另一种惊恐高亢的怪叫！

海明臣像被什么东西咬着了一般一下子跳起，他狂甩着左手，一张脸孔在瞬息里扯向一边，他跳着蹦着，一连串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便毫不保留的因自他的口中。

于是，燕铁衣知道，自己的计划又成功了——海明臣的一举一动，都被他料到，换句话说，他早已判断出在他制造了某桩事件之后，海明臣便必会有他所想像中那样的动作，宛似经他事先安排好了的一样。

燕铁衣的计策是如此——当海公伯在满怀悲愤，一腔怨毒的情态下，对追杀燕铁衣的行动必是充满狂悖，又充满火爆的，他必是恨不能一举将燕铁衣歼杀；因此，他就会由于内心的激荡与仇恨的焚烧，而失去平素的冷静细密。燕铁衣再加强这样的形势，造成他行动的更剧烈，更凶猛，所以，便选在这个倾斜的山坡田坎下手，他拚着自己挂彩，以俯扑的假动作引起敌人的错觉，在敌人感觉的幻像，反应的本能，行为的惯性持续中，把朱瘸子抛起以分散海公伯刹那间的注意力，然后，他便以最快的速度一剑毙敌！

燕铁衣也预知，海明臣随后赶来，在他目睹他又一个亲兄弟被杀之后，不管他拚命上前攻击也好，抚痛哭亦罢，十有八九会跪在旁俯伏哀号，而这哀号的人，双手所支撑的位置，便极可能在死者的两臂腋下。如果死者是仰卧的话，那么，这人的手腕便会正好伸进早已暗藏死者腋下那具张口的捕兽钢夹之中了。眼前，所发生的事实，几乎和燕铁衣所推测的情形完全吻合。

海明臣的左手腕上，此时死死扣着那具沉重的捕兽钢夹！

每一种演变每一样结果，差不多全都符合了燕铁衣的计划与步骤！

喘息着，朱瘸子揉着腰臀的部位，咬牙裂嘴却又惊惑不解的叫：“我的皇天……那夹子怎的又来到这一位的手上了？”

扶他站起，燕铁衣冷冷的道：“不夹上才是意外，老哥。”

又呻吟一声，朱瘸子抖着嘴唇道：“小哥……我一时还挪不动腿……这一跤，像是把全身骨架子都跌散了……又，又痛，差一点闭过气去……如今两眼犹在泛黑……”

燕铁衣关切的道：“没有别的伤吧？”

摇摇头，朱瘸子道：“就只周身痛僵木，约莫不甚要紧……不好，那些人又追上来了！”

脸上是一片冷森之色，燕铁衣道：“你放心，老哥，如今至少我们勉可自保了！”

朱瘸子惶急的道：“现在逃吧？”

燕铁衣道：“等你缓过一口气来，能够动弹的时候，我们再冲出重围。”

忐忑的，朱瘸子问：“那样行么？”

燕铁衣平静的道：“行或不行，你已亲身经历多少次了，老哥。”

一阵叱喝呐喊之声随风传到，卓飞，贺大庸以及他们的一干手下业已纷纷奔至，然而，十分突兀的，他们那气透丹田的叱喝声却在看清眼前的一片惨状后，立时各自噤了回去，四周忽然便沉寂下来。

只有海明臣在又叫又骂的跳脚甩手，声同鬼号。

卓飞几乎吓傻了，他目楞楞的瞧了地下海公伯的体，又瞧瞧五六丈外的燕铁衣与朱瘸子，再回到像疯子一样长号不停的海明臣身上。

喃喃的，这位“大红七”硕果仅存的老大道：“呃……这，这是怎么回事？”

贺大庸倒抽了一口冷气：“天老爷，海老大他完了！”

涕泪纵横，面目歪曲的海明臣一面在跺脚，一面尖着嗓子嚎叫：“我操……你们的老亲娘，你们一个一个还站在那里发你娘的那门子鸟楞？快过来帮着我解下这天杀的钢夹子呀……唉啊，痛死我了……”

如梦初觉，贺大庸赶紧奔了上去，插好兵器，双手用力，总算把那具捕兽钢夹扳开取下，而海明臣的一只右手，却已是血肉模糊，皮翻骨裂了！

大吼一声，海明臣痛得一屁股坐下：“痛煞我啊……”

猛然一哆嗦，卓飞抖着声音乾嚷：“快快给我圈住姓燕的。”

四周的几十名大汉，纷纷喊叫着装腔作势的往那边移动了几步，但是，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往上凑近！

其实，这也难怪他们，地下海公伯的遗，便是他们最好的范例，连海公伯亦竟不免，他们自忖，又算得了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举凡是人，有谁是不畏死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况，这些人与燕铁衣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仇恨，有深仇大恨的是他们的头子，而不是他们，这中间的差别可就大了。

卓飞又在顿足大吼：“围住呀，你们还在磨蹭什么？娘的反，通通都是酒囊饭袋，一群不中用的九等废物，给我圈稳了，你们这些狗娘养的！”

贺大庸暴烈的吼：“听着，临阵退缩者斩无赦！”

吼叫声中，他身形飞起，抖手一锥，将一名缩在最后的瘦长汉子过了个透心凉，一路惨号着翻滚向山坡田坎下！

这一着“杀鸡儆猴”果然有效，其余的人立时呐喊一声，隔着燕铁衣远远的包抄上去，刀枪挥舞，却仍是不敢往上接近。

坐在地下的海明臣也不知是哭出来的泪涕？还是痛出来的？他一口一口的喘着气，满头大汗，嗓音中似掖着一颗枣核：“贺大庸……别光顾着叱喝……快找人……来替我治伤止血……痛得我受不住了……快……那姓石的……不就在……这里？快叫他来！”

贺大庸又奔了回来，大声吼着：“石钰，还不赶紧滚过来给海老爷治伤？这是你看热闹的地方么？”

一个黄皮寡瘦，神色阴鸷的中年人奔到石钰面前，狐假虎威的叱喝：“听到我师父的话了？姓石的，你还在装什么孙子？想反啦？”

石钰的颊肉抖了一下，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白纸包来，往那中年汉子手上重重一放，十分勉强的开了口，语声淡漠得很：“敷上就行。”

那人呆了呆，却又狠狠瞪了石钰一眼，无可奈何的拿着药跑了过来，他喘嘘嘘的对贺大庸道：“师父，那混帐，只把药交给我……”

贺大庸哼了哼，道：“好了，杨贵，你就自己把药给海二爷敷上吧，记得仔细一点。”

这位叫杨贵的仁兄答应一声，半跪下来，颤巍巍的打开纸包，捧着海明臣那只抖索，血糊糊的右手，将纸包里的粉红色粉末倾倒下去。

也不知是杨贵紧张过度，还是这种粉红色的药未具有刺激性，只见海明臣全身猛一痉挛，痛得他用力抽回左手，右掌便狠狠一记掴在杨贵脸上。

“劈拍”一声脆响，海明臣这一耳光，直将杨贵打了个斗，可怜杨贵瘦削无肉的左颊立时肿胀起来，五条紫红瘀血的指印，清晰可见！

海明臣瞪目切齿的嘶叫：“你，你想害死我！”

站在一边的贺大庸突然一楞之后，随即兴起的便是极度的不满，他那张老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活像也挨了一记巴掌似的难看；鼻孔急速翕合着，这位“三心老狐”额门上暴出了筋络，他用力吸着气，尽量仰止自己那一股沸腾似的愤怒！

监视着燕铁衣的卓飞匆匆回头一望，虽然半句不哼，却也明显的透露出愠色来。

抚着右颊，杨贵慢慢的从地下爬起，满嘴的血，溅得一头一脸的药粉，他却委委屈屈的连哼也不敢哼一声。

勉强压住了内心的激动与恼怒，贺大庸走开几步，看也不看他的宝贝徒弟一眼，冲着那边默立着的石钰厉吼：“姓石的，你方才拿过来的是什么药？”

石钰哑的道：“我自己研制的金创药，止血合肌，续骨镇痛最具神效。”

贺大庸恶狠狠的道：“为什么上去会有这种反应？”

石钰萧索的道：“良药苦口内服药，这是外伤敷药，自也免不了有所痛楚。”

贺大庸咬牙道：“我再一次警告你，石钰，如果你想出歪点子，暗里做什么手脚，不要说你儿子的小命，连你这条老命也一样不保！”

生硬的，石钰道：“你如信不过我，可以不用我的药，我原本也没有毛遂自荐！”

勃然大怒，贺大庸咆哮起来：“他娘的，你还敢顶撞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活腻味了。”

呻吟出声，海明臣尖叫道：“贺大庸……快别吵了……赶紧叫姓石的过来给我治伤啊，又痛起来了……”

狠狠一跺脚，贺大庸悻悻的一挥手：“你马上给我过去，亲自过去，石钰，除非你不想你儿子活命！”

石钰僵直的站着，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他的牙齿紧紧入下唇口内，双手扭曲，两只眼睛木然凝视前方，像没有听到贺大庸的叱喝似的！

踏前一步，贺大庸厉声大吼：“石钰，我刚才讲的话你没听到？你是真

不想要你父子两人的性命了？”

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石钰像是个木头人一样硬板板的走到海明臣面前，他蹲下，又自怀中掏出一色白纸包来，缓缓打开，将纸包中粉红色的药末轻轻倒到海明臣的伤手上。

一样的药，自然也会有一样的反应，海明臣血肉模糊的手腕甫始接触到药物的刺激，立时猛一抽搐，痛得他细眼暴睁，又是举手一掌掴向石钰！

但是，石钰却不同于杨贵，大大的不同于杨贵；他只是略略一侧脸，海明臣的一掌便打空擦着他的鼻尖掠过，而石钰执着海明臣的伤手微微一抖，海明臣已经痛得蓦的扯歪了脸，险些一口气闭了过去！

后面，贺大庸暴闪而进，“子锥”兜背飞刺，其快无比，石钰蹲在那里，头也不回，左手微沉飞抛，锐风冲刺，宛如刀削，逼得贺大庸急急退出。

一例，杨贵舞刀大喊：“石钰，你敢反抗？”

冷冷的，石钰道：“你们最好少跟我动手动脚，我一直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并不是我含糊你们，更非怯惧于你们那几手三脚猫的功夫，只因为我儿子在你们胁迫之下！”

杨贵肿着一张嘴叱喝：“既知你那小兔崽子在我们手中，你还是老实点的好，否则，只怕你后悔莫及！”

石钰咬着牙道：“不要逼我太甚——我郑重警告你们，千万不要逼我太甚，我也是个人！”

杨贵怪叫：“你他娘的还待嘴硬？”

石钰默然不响了，两边的“太阳穴”却一次又一次急促的跳动着。

这时——

海明臣却并不似人们想像中那样暴跳如雷，更没有老羞成怒，朝着石钰恨，他只是古怪的注视着仍然执着自己一只左手的石钰，脸上的表情掺其复杂！

贺大庸的神色也与海明臣差不多，他直直的瞪着石钰，两只小眼一眨一眨的，形态中，恍似突然想起了什么，颖悟了什么，在这样的反应里，更渗合着一股突兀的兴奋与惊喜。

他们两人的形色，石钰并没有发觉，他执着海明臣的伤手，双目低垂，毫无动静。

于是，海明臣开口了，语声竟是如此缓和，如此平静：“现在，石钰，你应该可以替我医治伤处了，没有人再会打扰你，包括我。”

贺大庸也嘿嘿一笑道：“是呀，我们的大郎中，没有人再来打扰你，请你动手替海二爷疗伤吧。”

石钰有些微微的怔忡，对方态度上的前倨后恭，令他心目中升起一团疑云，他看不穿，猜不透对方到底在弄什么花巧？为什么在应该发怒的时候却突然转变得这般温和，不，甚至转变得带几分奉承了？

海明臣勉强挤出一抹子似笑的微笑，沙沙的道：“我这只手，朋友，多偏劳了。”

贺大庸也俯下腰来道：“还盼伙计你多费心。”

石钰吸了口气，谨慎的道：“我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们何须摆出这副虚伪的姿态来？”

贺大庸乾笑一声，道：“伙计，你我原是一条船上的人，同舟共济嘛，交为患难，偶而有点不敬，还请老弟你多包涵，呵呵，多包涵。”

海明臣温柔的道：“来吧，老友，我等着你的回春妙手来治伤哩。”

一言不发，石钰开始替海明臣敷药包扎起来，他的动作熟练而快速，双手稳定，有条不紊，但是，他的心里却在极不安宁的翻腾着，一再付度海明臣与贺大庸这种突变的形态后面乃是蕴孕着什么企图？

那边，朱瘸子业已休歇过来，勉强可以行动了？

燕铁衣低沉的问：“他们现在再做什么，老哥！”

朱瘸子压着嗓门道：“那个姓石的在替那姓海的疗伤，刚才他们差一点内哄起来，现在却又安静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也听到——海明臣与贺大庸似是在石钰身上打什么主意，或许，他们忽然发觉了，石钰某一项原先未曾发觉的利用价值！”

第五十三章 仇融血 大度存义

朱瘸子低声道：“我们逃吧？”

笑笑，燕铁衣道：“如今不须『逃』了，我们只须『离开』这里就行，他们已经难以再拘束我。”

朱瘸子紧张的道：“当心他们还会用哨子铜锣扰乱你的听觉。”

燕铁衣道：“我已有了我的眼睛——你，虽然仍大不如我原先的自己的眼睛，但却至少要比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要强上许多！”

感到心中有一股暖流升起，感到自己像高大强壮了好些，朱瘸子不自觉的挺了挺胸，是那种充满信念与当仁不让的语声：“对了，有我替你看看，小哥，我会做你的眼睛，我这双眼虽是老眼，可也确不昏花；如今，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燕铁衣深深颌首，赞许的拍了拍朱瘸子肩头，然后，把剑鞘伸了过去，朱瘸子紧紧用手握牢了鞘端，一拐一拐的，却显然迈开了大步，像有万夫不当之勇般挺胸突肚的朝着坡下走去！

包围在四周的几十名汉子不由呐喊出声，纷纷举刀舞枪虚张声势，但是，却在朱瘸子领引着燕铁衣走近的时候又蹭蹭挨挨的挤向一旁，畏缩之态，表露无遗！

卓飞气涌如山，又急又怒的大叫：“截住他们，截住他们。”

业已将伤口包扎妥当的海明臣自地下一跃而起，他喊了一声：“卓飞，你过来！”

怔了一下，卓飞疑惑的，满肚皮不痛快的飞掠而回，寒着一张脸道：“什么事？”

海明臣冷冷的道：“不用包围姓燕的，除了留下一个人守住我阿大遗体以外，我们缀着他就行！”

卓飞瞪起双眼，冒火道：“这是什么意思？万一让他逃脱，我们又该如何是好？这岂是可以开玩笑的？”

海明臣重重的道：“没有人在和你开玩笑，我们缀着他，到平地再下手，照我的话做，我自然有主张！”

卓飞声音硬硬的道：“为什么要缀着他到平地再下手？”

踏前几步，海明臣恶狠狠的道：“因为这里的地势不利于以多搏寡，主要的我另外有打算，卓飞，现在我们不能光凭硬干，该到了用期脑筋的时候了！”

卓飞抗声道：“你另外还有什么打算？一到平地……”

不待他说完话，贺大庸已凑到一边，悄悄的道：“海老二的意思我知道，我和他是一样的心思，错不了，照他的话做！”

卓飞不解的道：“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真把我弄糊涂了……。”

贺大庸急道：“快招呼兄弟，让开路来放他们走，只待下了田坎我们就动手，这一次可以摆平他！”

卓飞紧皱双眉道：“希望你们不要弄巧成拙！”

贺大庸低促的道：“放心，这一遭我们等于安排了一具铁棺材，姓燕的一头扑进去便永远也爬不出来了！”

不太相信的哼了哼，卓飞却无可奈何的回头叱喝：“放他们走，疤眼陈三留下，其余大伙两边跟着就行。”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场面——朱瘸子引着燕铁衣往田坎下走，四十余名大汉惴惴不安的分在左右夹持而行，这种情景，固是监视防范，却也像护送卫随着一样。

卓飞一面紧步跟上，边朝身侧的贺大庸不住埋怨：“贺大哥，你怎的也和海老二一个鼻孔出气起来？这家伙又疯又狂？还出得了什么好点子？你不拦他，反倒帮他劝我，这算搞什么玩意嘛？”

贺大庸狡滑的一笑道：“我们稍慢一步走，等海老二与石钰上来，那时，你就知道这实是桩上佳的主意了——海老二却也颇有几分头脑，不太简单。”

这时，海明臣业已交待，留下來的“疤眼”陈三守护着海公伯的体，他故件亲状的携着石钰之手，双双快步追了上来。

卓飞满心懊恼，闷头不响，贺大庸却会意的向海明臣点点头，海明臣阴狠的一笑，将石钰拉近了些，尽量把语气放得柔和的道：“石钰，现在我非常需要你帮忙。”

石钰冷漠的道：“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如今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上你们的忙！”

海明臣向贺大庸使了个眼色，贺大庸乾笑一声，贼嘻嘻的道：“最早，我们的打算只是想利用你与燕铁衣的关系，由你把燕铁衣引诱出来毒倒，对你的——呃，要求，也仅此而已，但方才，我们突然想起，还忘了你另有一宗长处未曾加以借重，我们几乎忽略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在原来的预料中，我们以为燕铁衣一旦中毒，加上『大红七』与我，甚至海氏三昆仲，还有什么问题呢？姓燕的十有八九将会俯首成擒，可是，谁知道事情一开始就不顺利，他及时排除了大部份的毒性，虽说招子失明，却仍然强悍难敌，使我们几番攻扑，损伤累累……我们不否认在最早的时候也曾考应到使用你的力量，但我们正计划进行中却并不指望真要借重，我们原以为只凭我们就已能应付，而结果却大谬不然，所以，这原来考虑过又疏忽了有关对你更加偏劳的事，便在方才海老二那一掌里提醒了我们，所以，呃……”

石钰不耐烦的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不须绕圈子，直截了当的讲出来吧！”

贺大庸嘿嘿一笑：“想请你对付燕铁衣，当然，我们会帮着你一同下手！”

石钰神色大变，他咬牙切齿的道：“你这是疯狂！你们逼迫我自陷于不义之境，我做了这些业已是负愧至深，内疚神明，你们还想再叫我永沦苦海，万劫不复？在『长春观』里，我屡受良心煎熬，不肯与你们苟同，已表白了我对你们强烈的仇恨感，现在我岂会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海明臣阴沉的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石钰，只怕这事由不得你！”

石钰大怒的道：“我已是一个不仁不义不信的人，罪衍深重，愧对天良，但是，至少我还算个人，有点人性，我不能再随你们摆布变成一头十足的畜生了！”

贺大庸刻毒的道：“姓石的，你还谈什么仁义，说什么人性？你以为就凭你单方面讨好燕铁衣就能免除他对你的怨恨？来不及啦，你所造成的事实，业已足够燕铁衣活剥你十次而有余；他第一个就会找你开刀，你这时不同我们联手除掉他，便只有等着他来收拾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姓石的，你再犹豫，包管后悔莫及！”

石钰激动又悲切的道：“我宁肯叫他杀了我，也不能与他动手，更不能帮着你们去围攻他！”

海明臣吊起眉毛道：“你不肯去杀他，我们就杀你的儿子！”

贺大庸紧接着道：“想想看，你现在不去对付燕铁衣，他迟早必将寻你报仇，你一死，你的儿子谁来养育？再说，你不帮我们，你儿子的安全更就杂说喽……”

石钰痉挛着叫：“你们不准伤害我的儿子……”

贺大庸皮笑肉不动的道：“那就要看你同不同我们合作了；石钰你既已有了开端，一脚插进这个烂泥潭，要拔腿也拔不出了，还不如贯澈到底，有始有终，一路做下去！”

痛苦的，石钰垂下头紧绞双手：“不，我不能……不能这样做……。”

一直没有吭气的卓飞突然厉烈的道：“你不干，我马上就会宰掉你的儿子，拎着他的小脑袋来给你看！”

嘴里“啧啧”了几声，贺大庸幸灾乐祸的道：“那小家伙，啧啧，白胖可爱，生得多么乖巧伶俐，那样清秀聪明的一颗小脑袋，一旦被砍下来变成血糊糊的一团，可就再也不可爱，不清秀啦，简直不忍卒睹啊……”

猛一震动，石钰抚着脸泣号：“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下去了，柱儿，我的柱儿……”

贺大庸轻声轻气的道：“只要你答应帮着 we 收拾燕铁衣，那孩子，呢，乖柱儿，便活蹦乱跳的交回你手上，而且包管毫发无损！”

石钰放下抚脸的双手，五官歪曲，切齿欲碎的嘶喊叫骂：“狠心狗肺，丧尽天良……你们全是一群野兽，一群毫无人性的禽畜……。”

耸耸肩，贺大庸半点也不生气，他平淡的道：“用不着这样激动，答不答应，就凭你一句话；当然，如果你不想要你儿子的性命了，我们也无可奈何，不过，怕只怕你失掉儿子，燕铁衣也不稀罕你以热面孔去贴他的冷屁股哩！”

海明臣大声道：“肯不肯马上决定，利害之间你自己权衡，我们没有时间与你多磨蹭！”

卓飞更凶恶的道：“怎么样？你还是非要见到你儿子的首级抬来了才后悔。”

沉默着，石钰的身体不住栗栗颤抖着，片刻后，他终于猛一跺脚，似

是哭号般嘶哑着声道：“好，好，我答应你们，等我也同你们一样变成畜生，变成禽兽，你们就满足了！”

贺大庸不以为忤的道：“唔，这才是诚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石钰，照我们的意思做，亏待不了你。”

石钰像背负着万斤重担般吃力的喘息着，突然，他又激动的道：“但我也有个条件。”

眉梢子一挑，贺大庸道：“什么条件？”

卓飞大吼：“娘的皮，你还有资格提条件？你只管照着我们的话去做，其他——。”

摆摆手，贺大庸道：“别急，先听听他怎么说。”

石钰咽着声道：“我要你们现在就把我的孩子带来，我要见见我的孩子！”

勃然大怒，卓飞吼道：“你在做梦，你想我们在事成之前先交回你的孩子或是妄图下手抢夺不是？呸，你把我们都当成傻瓜蛋？你他娘的！”

这时，石钰突又转变为十分平静，他缓缓的道：“我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我也不愿冒这个险——我要见到我的孩子，我须要亲眼看到他现在是平安的，完整的，或者，这是我与孩子的最后一面，反之，我办完事就立即带孩子远走高飞，与你们一了百了，永不再见。”

贺大庸想了想，道：“如果我们不答应？”

石钰断然道：“那就一切不谈了，我宁肯死。”

又沉吟了一会，贺大庸望了望海明臣，海明臣阴鸷的点点头：“可以，但孩子要在我们控制之下，事完之前不能交给他，这是我们最后的让步！”

咬咬牙，石钰道：“我同意！”

贺大庸向卓飞道：“你的意思呢？卓老大。”

卓飞无可奈何的道：“好吧，既然你们没有异议——不过，那小兔崽子必须由我们把握着才行！”

贺大庸道：“这个当然，杨贵，你马上以最快的法子去把石钰的小孩带来，那地方你晓得。”

回应一声，杨贵转身飞奔而去，刹那时便在杂树蔓草里失去了踪影。

海明臣冷冷的道：“姓石的，这一来你满意了吧！”

石钰吸了口气沉沉的道：“我们在那里动手？如何动手法？”

此刻，他们已经一路跟缀着燕铁衣与朱瘸子走下田坎，在田坎下的对面便是一条蜿蜒的官道，而田坎和官道的中间，却还隔着一条乾涧，一条深有丈许，宽逾两丈的乾涧涧底起伏不平，生满杂草丛丛，尚有零散的大小岩石错落分布着……

贺大庸低促的道：“就是那里吧？前面的乾涧！”

海明臣满脸杀气的道：“好，这正适合做燕铁衣和那老瘸子的葬身之地！”

卓飞也凶悍的道：“这一遭我们决不能再放姓燕的脱走，过了乾涧即达官道，姓燕的一旦上了大路，人杂面广，耳目众多，要想圈住他就大不容易啦，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海明臣狠酷的道：“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卓飞暴起五步，振吭大吼：“兄弟们，围上去！”

在他的吼喝声里，几十名彪形大汉齐齐随同呐喊，迅速由两边往前延

伸，企图布成一个包围的弧圈——卓飞，海明臣，贺大庸亲自押住阵脚！
很出人意外的，燕铁衣没有越涧而过，他抱着朱瘸子一耀落向涧底！
燕铁衣根本便不想“逃走”，他也早打定主意，就在这里将这段恩怨一并了断！

当然，他很明白，他的仇敌们已是“强弩之末”了，如其纵虎归山，何不就地斩杀？这个心思，倒是与卓飞贺大庸，海明臣等人不谋而合。

顿时，卓飞一声号令，一群汉子蜂拥冲到涧边，他们还不待往下扑，贺大庸已急忙出声阻止，卓飞不解的问道：“又是干什么，贺大哥？”

站到涧边，贺大庸注视着坐在一块石头上撑剑平视的燕铁衣，他凝重的道：“姓燕的并不急着逃脱，他形色十分沉稳悠闲，卓老大，他是在等待我们，他一定认为凭我们如今的实力已奈何不了他，看他的样子，他的意图显然与我们相同！”

猛一挫牙，卓飞狠狠的道：“娘的皮，我们便冲下去与他拚个死活！”

奸险的一笑，贺大庸回过头来：“石钰，现在到了该你卖力的时候了，燕铁衣就在下面，你这就去向他搦战，等你的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最好再叫他挂上几处彩，然后我们再冲过去帮你。”

石钰闭闭眼，道：“可以，但我要等见过我的儿子以后！”

卓飞正要发作，贺大庸伸手按住了他，阴森森的道：“好，便叫你等着见你儿子的面。”

于是，便在一片萧煞又僵寂的气氛中等待起来，涧边，他们在等待，涧底，燕铁衣也一样在等待，场面在静态里有一股阴阴的酷厉意味！

约在半个时辰后，杨贵偕同另三条人影出现在山田上头，他们略一张望，便发狂般奔了下来，除了杨贵外的另三个人，有两个是面容凶恶的大汉，两人中间，挟着一个小小的身体，那是个白净乖巧，生得非常秀气的小孩子，约模十岁左右，一见到这孩子石钰已情绪激动起来，他大叫着往前扑去：“柱儿，柱儿，我的柱儿……”

猝然斜翻，贺大庸的“子锥”寒芒一闪，拦到石钰面前，卓飞，海明臣也分别跃至石钰左右挟持着他，而对面的三个人立时止步，杨贵的一柄马刀已顶上了孩子胸口！

那俊秀可爱，却是神色委顿，衣衫绉乱的孩子，一边用力挣扎，一面哭喊着：“爹爹，爹爹，哦，爹爹啊……。”

石钰面如火炭，双目尽赤，他狂吼着：“不准伤害我的孩子，谁也不准伤害他，我照你们的意思去做便是！”

贺大庸冷冷的道：“很好，你只要依我们的话去做，孩子便还给你，活生生的还给你！”

用力吸了口气，石钰抑制着自己不稳的心情，他沉重又悲切的道：“我可以亲亲我的孩子么！我愿意反绑双手，由你们以兵刃架颈，只要亲他一下！”

卓飞凶神恶煞般咆哮：“娘的，你毛病可还真不少！一下要见，一下要亲，那来这么多罗嗦？”

贺大庸无奈的道：“好，你亲一下吧，亲完了便下去，我警告你不要出歪点子，否则你便逃得了，你儿子可没有这身好本事！”

说着，他的“子锥”抵到石钰心口，左手食中二指顶上石钰背后的一处“死穴”，海明臣的“阎王笔”也直触在石钰的脖颈上，就这样，柱儿亦由三柄马刀交搞着后脑袋，如临大敌般让他们父子接近。

石钰心痛如绞，泪流满颊，他微俯下身，一次又一次在儿子面颊上，头顶上，两耳边亲着吻着，柱儿也乖巧，仰起脸任由爹爹亲近，一边抽噎，一边也是泪如泉涌——十岁大的孩子仿佛已经懂了多少人事！

卓飞大吼道：“行了，有完没有？这又不是生离死别，犯得上如此伤心？拖开！”

柱儿一声颤抖的哭喊刚刚出口，业已被杨贵与那两名大汉扯到一旁，石钰用衣袖拭泪，又深深的看孩子一眼，转身行向涧边。

拍拍石钰肩头，贺大庸阴笑道：“好好干，朋友，你们父子团圆即在眼前啦！”

嫌恶的一抛肩，石钰半声不响，暴射涧底！

这位“鬼手郎中”，刚刚飞跃到燕铁衣那边，站在燕铁衣身侧的朱瘸子好似早已告诉燕铁衣了——他端坐不动，“太阿剑”撑立面前，好一副凛然不畏的大豪风范！

一和燕铁衣正面相对，石钰那种羞愧，惶恐，惭疚，可以说到了极点，他汗如雨下，全身颤抖，面颊的肌肉不住抽搐，嘴唇哆嗦着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平静的，燕铁衣先开了口：“石钰，你是来杀我的？”

猛一痉挛，石钰再也忍不住泪水迸溢，他“扑通”跪在燕铁衣面前，噙着声道：“他们暗中掳去孩子……以孩子的生命会迫我来诱你入壳……瓢把子，你知道我对柱儿的感情与依恋……这是他娘唯一留在世上给我的东西……我爱孩子超过我的命……我没有办法……我好苦……但瓢把子……我知道我错了……如今……我才深切……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道义……更超越了父子私情……良心的煎熬……亦不是自圆其说能以减轻的……。”

叹了口气，燕铁衣也伤感的道：“我知道你在后悔，从一开始你就已经后悔了……你曾不止一次的劝我不必陪你来，你一再拒绝与他们合作，你的形态举止在全表明了你不安与痛苦，我也可以感觉到，但是，唉，在这以前，我委实不会料及，丝毫不曾料及你会这样对付我……大郎中，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是连心的挚交，可不是？”

石钰涕泪滂沱，他用力批掴自己面颊，齿血飞溅中，一边压制着哭腔：“我该死，我该死，我是畜生，我不是人！……”

燕铁衣温和的道：“罢了，大郎中，罢了！……你下来的目地是做什么呢？是不是他们又以孩子的生命胁迫你来对付我？”

震了震，石钰满面泪痕的道：“你晓得？”

燕铁衣沉重的道：“这很容易猜，大郎中。”

顿了顿，他又低徐的道：“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知道你很为难……”

石钰抑止泪水，膝行几步，哑又惶急的道：“瓢把子，我宁肯失去一切，也不能再对不起你，我已有了决定，最后的决定——瓢把子，我们假作拚斗，在第二十个回合上我会故意跃起尖叫，那时，柱儿即将倾力挣脱夹持他的人跳向涧下，我们谁来得及谁便接住他。”

微微皱眉，燕铁衣道：“如果他挣不脱呢？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冒险？”

含着泪，石钰然笑了：“孩子如若挣不脱，我也认命了，好歹冲上去拚一场，也算为孩子报仇。”

沉吟一下，燕铁衣低声道：“大郎中，我的眼睛已看不见了，是否还有复明的希望？”

石钰真挚的道：“复明绝无问题，瓢把子，我给你暗置酒中的毒药，是一种不伤内腑，不留遗根的暂毒性药物，立使身毒僵木，功能临时委顿，令体内的血脉精气停滞，只须三天，毒性便会逐渐消失，恢复正常，你双目一时失明的原因，是在运功排毒之际，毒氲化气泌出，侵入眼珠使之暂时失去视力，便不须药治，养歇五天也自会复明，我现在给你一包药粉，食下之后，最多只要盏茶功夫，立可视物如常，目力完全恢复，永不再留任何遗患……。”

说着话，石钰用背脊掩遮着自己的动作，右手倏弹，一小包以黄纸包着的药粉药已向燕铁衣抛去，燕铁衣侧着耳朵，以一个搓揉面颊的假动作悄然接住了这一小包药粉，他几乎毫不考虑的便在一低头之下撕开纸包，将纸包中的一小撮药粉倾入嘴里，含着唾液一口下！

药粉是白色的，像晶莹的细涩盐粒，入口很苦很涩，但燕铁衣仿若不觉。

缓缓的，石钰站立起来。

而这时，簇拥在涧边上注视这里情况发展的卓飞等人业已沉不住气了，贺大庸先拉开喉咙喊叫：“石钰，你还在磨蹭什么？怎的竟对着姓燕的矮了半截？你他娘要有点骨气，无毒不丈夫，干了就干了，犯不着『负荆请罪』，不要忘记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

卓飞也狂喊：“你休想暗里出什么花样，姓石的，我们全盯着你，来呀，把那小兔崽子推到前面来！”

哭喊挣扎着的石念慈——柱儿，果然被杨贵以及另两名汉子推扯到涧边，他一口叫一声“爹”，宛若猿泣啼令人闻之鼻酸……

燕铁衣叹息道：“唉，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有什么罪？都是大人在作孽啊！……”

此刻，石钰探手入怀，“铮”声脆响，拔出了他的惯用兵器——“双刃刀”。

燕铁衣没有说话，缓缓站起，“太阿剑”连鞘斜斜举起，左手微抚腰际，一以眼睛在急速震动，与石钰对面而立；朱瘸子却早已拐呀拐的让出了老远。

在涧缘上观战的人，与涧底对持的人，都是一样的紧张，一样的凝重，真同假，几乎难以分辨了，隐动中，似有一层无形的血雾在飘漾……。

突然间，石钰暴闪而进，巴掌宽，两尺长的锋利双刃刀带起如流的冷电穿射，燕铁衣长剑蓦扬，左手伸缩，一蓬参差不齐的芒焰立时四飞，硬将石钰逼出！

身形一晃又进，石钰刀似云卷，层层重重的在锐啸声里会聚向燕铁衣。

一个斗倒翻三丈之外，在这个斗翻起的过程中，燕铁衣长剑回颤，宛似涛涌！石钰紧跟而上，刀旋刃闪，毫不让步的强硬反击，在连串的金铁交击声里，燕铁衣倏忽飘飞，长短双剑起似光塔叠集，江河决堤，猛然反压敌人……。

很快的，二十招已到，燕铁衣身形斜扬猝转，长剑一指似虹，贯刺石钰，于是，石钰尖叫着一跃五丈有奇！

就在石钰跃起的同时，在涧崖上注视战况的人们正自目凝神迷，全神贯注的当儿，突的响起一声尖锐又稚嫩的惊喊——一条小小的人影已从涧缘猛的挣脱挟持着手坠落下来！

变化是快速无伦的，石钰凌空折转，飞往承接，但是，上面另一条人

影却狂吼着连人带刀冲了下来——那是杨贵，贺大庸的徒弟！

本能的，石钰横里暴移三尺，双刃刀急闪斜掠，杨贵嚎号如泣，血喷满天！

但是，那条小小的身影却手舞足蹈的朝着一块竖立的岩石跌落！

燕铁衣就在这时猛力一个回旋——身体打着转子飞闪而去，巧得间不容发，他正好一把将急速坠落下来的石念慈抓牢，这一扯一带之力，更将他拖得连打好几个跟跄！

涧崖上，怒叱厉喝之声响成一片，一团红影首先扑向燕铁衣，紧接着贺大庸，海明臣，与其他十数个武功较佳的汉子也纷纷冲至！

“熟铜人”挟着阵阵劲风，挥映得影幻重重，在卓飞扭曲歪扯的狞狞面孔中呼轰压头，燕铁衣反手将石念慈按倒地下，身形飞起，“太阿剑”猝然扩展成一片晶幕，晶幕甫现，又突而散碎，幻成了一天的光矢芒雨射落，在这极目所见的灿亮电耀中，“照日短剑”闪出千百怪蛇也似的流虹，往上暴卷，于是，卓飞顿时淹没于这一片旋纵横的光芒中，血肉横溅，惨号宛似在绞人的肝肠！

“天似血”、“冥天九式”中的第四式。

海明臣厉啸着，恍同恶鬼，连人带着“阎王笔”照直撞到！

一枚巨大的，仿佛闪射着冷电精芒的光球，突在燕铁衣的急速凌空滚跃中出现，光球旋转快不可言，电闪冰焰四射齐飞，空气破裂排荡里，海明臣一个斗接着一个斗滚飞出去，血喷似雨——燕铁衣的这一式，是“天颜震”。

那边，石钰形同疯狂，他的双刃刀疾若电掣，纵横穿刺中，已经连劈带捌放倒了七、八个敌人，更逼得“三心老狐”贺大庸又跳又蹦，难以招架！

燕铁衣凌空掠到，对着贺大庸就是一式“天颜震”，锐芒冷电暴射中，贺大庸脸同死灰，方才喊出一声“饶命”，整个人已被同时戮上的三十九剑撞出了丈许！

仅存的三名汉子，早已在他们同伴断魂的一刹那亡命奔逃出好远了。

喘嘘着，石钰抬头一望涧上，还那来半个敌人的影子？

急走几步，他又“扑通”跪在燕铁衣面前，一头一脸的血污含着泪痕，咽喘着道：“瓢把子，顽凶尽除，恩怨已了，如今是瓢把子治我这不忠不义罪名的时候了。”

燕铁衣站在那里，他的一双眼睛已经不再木讷，不再迟滞，不再迷茫，黑白分明的一双眼，是如此的晶莹澄澈，如此的明亮炯灼，神韵净然，有若秋水一泓。

仰起头来，石钰哽着声道：“随你如何惩治我，瓢把子，我完全甘心领受！”

摇扫头，燕铁衣深长的叹了口气：“站起来，大郎中，不要这样令我为难，我并不想报复你，一丝一毫也不想……”

猛一咬牙，石钰抓起他的“双刃刀”，朝着自家左腕狠命剁了下去！

燕铁衣动作如电，“太阿剑”连鞘斜挥，“锵”一声撞响，已把石钰砍落的“双刃刀”磕飞两丈！

一声呼叫，石念慈从那边奔了过来，也“扑通”一声跪在燕铁衣身前，同时紧搂着石钰的胳膊哀泣：“爹爹……不要伤害自己，爹爹，请叔叔原谅我爹，求你叔叔……柱儿没有娘，爹爹如果也不在了，柱儿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了。——叔叔怜我，也请恕过爹爹……。”

燕铁衣鼻端泛酸，他急忙将父子两人扶了起来，一面轻抚着孩子头顶：“柱儿，乖孩子，叔叔没有责怪你爹，叔叔从来也不会责怪他，你爹同叔叔，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么？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柱儿，叔叔永远敬重你爹，友爱你爹，也会疼你一辈子，柱儿，好好陪爹回去，不要忘了，叔叔此生此世，都和你们爹俩最亲密……。”

石钰泪水沾颊，泣不成声，柱儿也抱着父亲哭得一声噎，一声咽，两代拥啼，情景恻；燕铁衣目中也泪光盈盈，他伸手拍了拍石钰肩膀，又摸摸孩子头顶，转身离去。

※

※

※

两匹骏马驰骋在官道上，在蹄音的清脆传扬中奔向“楚角岭”，鞍顶，坐着燕铁衣及早已换了一身光鲜衣裳，且修整过仪容的朱瘸子。

又是局促，又是兴奋，又是充满新奇感觉的朱瘸子，拉开了嗓门道：“呃，小哥，我到现在还猜不透，你的眼睛是啥时看得见东西的？”

笑笑，燕铁衣道：“就在那孩子从涧上坠落下来的一刹那间，很奇妙，眼睛中的晕翳顿去，朦胧全消，视力的恢复就在瞬息间。老哥，充满光亮的世界，清晰明洁的天地万物，真美啊！”

朱瘸子咧嘴傻笑道：“我倒不觉得美在那里，可能是因为没有试过失明滋味的缘故吧！我有种比较怪异的想法，小哥，那石钰心地还善良，所以老天便恰巧挑在那危急的一刻叫你复明，以便趁时救下石钰的孩子。”

豁然大笑，燕铁衣道：“善有善报，可不是？老哥你的心肠，也一样会得到好报应的。”

朱瘸子有些不好意思的呵呵憨笑起来——他只是个平凡的，甚至微贱的老樵子，但是，平凡的人也可能在某一特殊的环境与时机里发挥出不平凡的光芒；人有灵性，有智慧，如果再加上一颗明辨善恶的心，造化也就接近了，不是么？

第五十四章 人如玉 彩衣衬妆

这是一位美得俏、美得娇、美得怪惹眼的大姑娘。

她约莫有十八九岁的年纪，白净净的一张瓜子脸，未经修饰，却自然弯如新月的一双柳眉下，是两只黑白分明，活溜溜的大眼睛，小巧挺直的鼻子下有一张菱角般红润的小嘴，笑起来腮帮子上各有一双深深的，浑圆的酒窝；这妮子的那般媚丽劲，就甭提有多么逗人了，然而，却媚得鲜活，美得纯真，一朵实实在在的花儿——还是朵含苞未放的嫩花儿呢。

她的穿着很简，寻常人家子女都惯穿的青布衣裙，脚上是双瘦窄窄的青布鞋，浓黑柔软的秀发盘成两个髻分结脑后，一方绣着花边的手绢老是有些腼腆的掩着那张小嘴，现在，她正在这家绸缎庄里选购着衣料。

在这小娇娘身后，跟着的人赫然却是熊道元，熊道元的两肘弯里业已托满了大包小包，又是圆又是方的各式物品，累得这位有“快枪”之称的大个儿直在喘气，看样子，他是陪伴着这位姑娘出来购物的，好像已经跑过不少地方，买了许多东西了。

小娇娘的身侧，嗯，竟然是燕铁衣。

一困困，一匹匹五颜六色，或丝或绸的衣料被伙计从货架上取下，又逐一抖了开来，料子迎风兜着空气发出“普”“普”的声音，一条一条像彩虹般绚与缤纷的被伙计展现在长长柜台上，每匹料子中间的衬木堆向台面，有轻沉的“冬”“冬”声，于是，“冬”“冬”，“普普”的声言不绝，好长好长的一条柜台，便立时形成了花团锦簇，鲜艳都丽的一堆一堆，一片一片，那炫目的光彩，便宛似将天下所有的颜色都会集在此了。

姑娘也有些局促，却有更多的兴奋与欣喜，她不大好意思的挑着拣着，抚抚这，又摸摸那，似乎每一样她都喜欢，却又不知道那一样好！真的，这么些年来，她几曾见过这么多漂亮鲜艳的料子哪？这些衣料便摊在她面前，任她所好的拿，她简直不知道如何来选择了。

店伙计是一头的汗水，熊道元是一头的汗水，而大姑娘也在鼻见了汗珠，只有燕铁衣，仍然潇潇潇潇安安静静的背负双手站在一边，神态悠闲而雍容。

这时，熊道元往上踏近一步，开了口：“呃，我说妹子，你就随便挑两块绸缎带回去吧，别再琢磨啦，这一上午来，可怜哥哥，我不但两条腿转了筋，连这双手臂也被压麻了哇！”

大姑娘脸蛋一红，羞怯怯的道：“大哥，料子都这么好看，花花绿绿的一大堆，我倒买不知该拣那一种了。”

熊道元吁着气道：“你乾脆闭上眼抓几块就行，妹子，早买完了我们赶紧去祭五脏庙，唉，又渴又累又腹中饥啊，这个滋味可不是好消受的。”

微微一笑，燕铁衣道：“道元，今天出来买的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令妹的一点小礼物，也是帮她陪衬点嫁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多年磨练，你仍是沉不住气呀！”

熊道元赶紧打了个哈哈，道：“魁首别误会，我只是，呃，生恐魁首太破费了，这一天上午，可是买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银子啦？这怎么好意思啊。”

燕铁衣笑笑道：“少来这一套，你心里在想什么莫非我还猜不到？你是自己想偷懒，却亏得编排出这是个好藉口，听着像怪顺心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青脸泛赤，熊道元忙道：“真是天大的冤枉啊，魁首，我可以发誓！”

燕铁衣安详的道：“算了，道元，人与人之间相处得长久了，至少会有一个收获——解，对你而言，我的了解还不够么？”

羞答答的向着燕铁衣笑了笑，这位大姑娘低声道：“大当家，我随便挑两块料子就行了，今天已害你花了很多钱，我哥也跟着等了一晌午，再买下去，娘会骂我不懂事呢……”

燕铁衣笑道：“二妞，没关系，拣你喜欢的尽情挑，你要多少我替你买多少，别理你这狗熊大哥，妹子要出阁了，他即便累上一点，这一辈子还有几次这样‘累’的机会？”

大姑娘脸泛桃花，害臊的道：“大当家，我不客气，真的很够了。”

燕铁衣爱怜的道：“二妞，你与道元，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却亲甚过一个娘胎的骨肉，道元疼你与同胞所生并无二致，对你娘，他更是尽孝道，敬顺不啻亲娘：这些年来，我也眼看着你自垂髫黄口的小丫头长大成如此标致的大姑娘，我疼你亦如兄长，再过几天你就要嫁出去了，我们有这一场兄

妹之情在，又怎么不稍表示点心意？你别怕我花费，这一生里，像这种性质的花费，可也只要一遭呢！”

二妞又是感动，又是喜悦，却也杂合着一股惆怅悲切的滋味道：“大当家……你说的我都明白……我……我真不知要怎么来谢你同我哥才好，我原不想这么早嫁，都是娘同我哥作的主，他们生怕我了多吃了熊家的粮似的！”

熊道元连声喊起冤来，他急忙道：“熊小佳，二妞，妹子，你说话可不能昧着良心，先不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老话吧，人家村头季大户的那个楞小子可等了你多少年啦？从小你们就在一起玩，一起闹，自搅泥巴的小鬼头全长大到人模人样的年岁啦，所谓‘青梅竹马’的游伴呀，季大户家有身架，有底子，为人又敦厚谦和，小地方的大财主却难得以善行名，确确实实是积德修福之家，街坊邻里谁不敬佩？人家那楞小子季学勤生得又是一表人才，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去年还中了秀才，这等的少年郎多少大闺女日思梦想全高攀不到，偏偏他就对你是死心眼，打前年起年年央人来家求亲，是娘见他是个好小子，又征得我同意，才答应将你许他的。二妞，把手放在心口上说，你又何尝不中意来着？问你肯不肯的时候，你还不是装模作样的说一声：‘人家不来啦’便跑到屋后头偷着笑去了？这一门门当户对的好亲，挑着灯笼都难找呀，好不容易替你撮合了，乖乖，到了这等节骨眼下，娘同我又落了个‘黑瞎子拉油碾——出力赚了个熊’啦。”

二妞——熊小佳的白净脸蛋顿时便红得有如柜台上的那块红绸布了，她臊得直跺脚道：“瞧你，大哥，瞧你，人家只不过随便说说，你的话就像黄河缺了口，哗啦哗啦淌个没完了，这是什么地方？你还非得嚷嚷不可？”

熊道元嘿嘿笑道：“那个叫你讲话不凭良心？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哥哥我可是直肠的人，有什么便说什么，皇天在上，这可不是冤你吧？”

熊小佳又急又羞的道：“哥哥别再说啦，人家都要臊死了！”

一侧，燕铁衣笑道：“道元，平时你不大好多话，怎的今天却舌头翻搅个不停？”

熊道元裂着嘴道：“魁首，你就不晓得二妞道丫头有多么个刁钻法，若不趁早顶住她呀，她能威风得你老半天反不上一口气来！”

熊小佳急道：“我才不像你说的那样蛮！”

燕铁衣道：“当然，二妞，我是最喜欢你的，别理你哥哥，先把衣料挑选齐了再说。”

回头望向柜台，熊小佳发现站在柜台后的那名店伙计正在张着口楞呵呵的傻笑着，这一来，又羞得她连双手足全没了个放处……

燕铁衣和详的道：“二妞，你喜欢那种颜色的料子？来，告诉我，我来替你挑拣……”

低着头，熊小佳羞窘的道：“随大当家的挑吧，只要大当家看中的，我也一定喜欢。”

吃吃笑了，燕铁衣道：“好甜的小嘴！”

熊道元又接口道：“这妮子的一张嘴呀，把她老哥我都哄了十几二十年罗！”

轻轻拧了熊道元一把，熊小佳幸嗔道：“大哥！”

连忙扭闪，熊道元笑呵呵的告着饶：“好，好，我不说，不说便是……你可别拧，痒得我心慌……”

燕铁衣又问：“二妞，你挑呀！”

熊小佳眨眨眼，怪难为情的道：“说真的，大当家，我实在挑不出那块料子花色较好，因为在我眼中，那一块料子都是好的！”

燕铁衣有趣的道：“当真？”

熊小佳道：“我怎敢骗大当家？”

点点头，燕铁衣招呼着：“伙计？”

店伙计赶忙朝前一伸脑袋，殷勤的答应着：“爷，小的在着呢。”

燕铁衣笑道：“这柜台上的衣料，总共有多少匹？你待会给算算，我通通要了，你们给包装好，送到离此六十里外的‘仁德村’去，找那家门口栽三棵老柏树的熊家交货就行，那里有我的一名管事守着，货钱向他要，他会如数给现。”

这样的气派，这样的口吻，店伙计眼皮多活？怎会看不出来乃是财神爷上门了？此等大主顾，三两年里也难得遇上一个，他怎会不尽情巴结？只听这位店伙计一叠声的回应，挤眉谄笑着道：“成，爷放一万个心，小的包准给装得扎扎实实，包得漂漂亮亮，马上用车给送到‘仁德村’熊家府上去，列明清单呈给那位管事老爷过目，帐不忙结算，记着也一样。”

燕铁衣道：“这倒不必，付现比较乾脆点，伙计，有劳了。”

此刻，店东也狗颠屁股似的凑了上来，吆喝着小学徒端凳敬茶，围在燕铁衣他们身边团团打转，那等恭维法，可真够瞧的。

熊小佳有些不安的悄然对燕铁衣道：“大当家！这……太多了吧？我怎么敢当？娘会骂我没规矩的……”

燕铁衣笑道：“这是我的区区心意，不要紧，我回去向大娘说，你也好生给我收下，别在推推拉拉，要不，我就认为你不给我面子啦！”

熊道元压着嗓门，一本正经的道：“妹子，在堂口里，举凡违抗魁首谕令者，可是剥皮抽筋的罪名啊！”

熊小佳吓得一伸舌头，燕铁衣已笑笑道：“不要胡说，小心惊着二妞了！”

凑上了一点，熊小佳悄声的，充满感激的道：“多谢你的厚赐，大当家！”

挥挥手，燕铁衣道：“不成敬意，二妞，你这样说就见外啦。”

熊道元又在旁边催着离开，一边不停着口水，目光直勾勾的望着街对面那家酒楼，现下正是午时，馆子上座的时份，酒菜香飘过半条街来，那等引人食欲，难怪熊道元这位老饕已是如此的迫不及待了，于是燕铁衣又吩咐了店家几句后，便偕同熊家兄出来，行向街对面的酒楼而去。

好不容易在这家名唤“会宾楼”的酒楼上挨着了一付座头，燕铁衣也刚刚向小二哥点了酒菜，熊道元却揩着汗水拉住了转身待去的小二，低声道：“伙计，酒菜快慢倒无所谓，先端一大盘包子馒头什么的上来充饥最重要，可把我饿惨啦！”

店小二赶忙点头，有些稀罕的看了熊道元一下，眼色里表明了他的心意——天爷，那里来的这么一个“饿死鬼”投胎？

摇摇头，燕铁衣啜了口方才店小二献上的茶：“道元，我忽然有了个念头。”

怔了怔，熊道元道：“魁首有了个什么念头呀？”

燕铁衣笑道，道：“我想知道一下，一个人对于饥饿的忍耐力到底会达于什么极限？人要饿上多久，才能变似你这种模样？”

熊道元呐呐的道：“呃，我，我这种模样？”

燕铁衣道：“不错，我准备把你关到一个石室之内，不给你吃，不给你喝，我试试看，要将你饿上多久你才会达于‘饥不择食’的地步，当然，那时不会有个信替你端包子馒头，如果你熬不到底，我看你会不会把自己的衣裳靴子也吃下肚去！”

熊小佳“嘿嗤”笑出了声，笑不可支的瞅着她哥哥。

熊道元却苦着脸道：“魁首，魁首，你老人家可千万当不得真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人什么都好，就是经不得饿，只要肚皮一空，非但全身发软，眼冒金星，就连脑袋也泛了晕啦，魁首，我若不是饿狠了，怎会扮出这付架势来哩？”

熊小佳调皮的道：“哥哥‘饿虎扑羊’的架势呀！”

一瞪眼，熊道元大刺刺的道：“不准对兄长无礼？”

小巧的鼻子一皱，熊小佳夷然不惧：“我根本不怕你，有大当家的在，你敢动我一指头？”

熊道元顿时泄了气，他悻悻的道：“好，如今你拿魁首来压我，将来，你老公自会收拾于你，你那时节，就算你被老公打烂了屁股，也休想娘家人为你出头！”

熊小佳扮了个鬼脸：“你放心，哥，我不打破季学勤的脑袋就算他烧了高香，他还敢朝我红红脸？何况，我不靠你，我有大当家的做靠山，这不比你的招牌要硬扎得多？”

一下子，熊道元憋不出话来了，空自气得翻白眼。

燕铁衣笑道：“说得对，二妞，谁都不能欺侮你，否则，我第一个就不答应，这里面也包括了令兄！”

咕咕笑了，熊小佳道：“听见啦？大哥。”

熊道元叹了口气，道：“魁首，这妮子要被你宠坏了。”

又喝了口茶，燕铁衣道：“老实说，道元，若非我眼见二妞从小长大，若非你与我的关系这般亲密，若非二妞同我其间有一种特深的亲情，我怎会千里迢迢，专程偕你赶来参加她的嘉礼？你知道，我一向是最不喜欢这一类应酬的。”

熊道元顿时顺了气，面上失光的道：“魁首说得是，这是道元我的面子，也是二妞的造化，换了别个，只怕用八人大轿去抬，也请不动魁首你的大驾呢！”

熊小佳嗔道：“大当家，你若不亲自来呀，哼，我就不嫁了！”

哈哈一笑，燕铁衣道：“傻丫头，我这不是来了么！我怎么敢开罪你，惹你生气呢？”

熊小佳笑得腮帮子上的一对酒窝好深好圆：“这才像话，大当家，如果你不来，你所说的什么疼我宠我就全是假的，即使你买给我天下所有的奇珍异宝，我也永不会开心。”

燕铁衣笑道：“好厉害的丫头，幸而我有先见之明，早业已打算好前来看你做新嫁娘了，要不还真是后果严重了哩！”

熊道元若有所思的道：“魁首，说起奇珍异宝来，这一次姻亲季家可摆足了面子，他们在后天即来下聘，聘礼的清单我已先过了目，里头有一样竟然是李家相传六代传家之宝——一对龙凤镯子！”

燕铁衣不以为意的道：“龙凤镯子乃寻常妇女饰物，或因质地的不同而价值略有高低，这种东西，当做‘传家之宝’，是不是稍嫌小题大做了些？”

哈哈一笑，熊道元道：“魁首，这件事魁首便有所不知了，李家的这封龙凤镯子，却断非一般镯子可以比拟，不但不能比，连相提并论都不行：李家的这对龙凤镯子，乃是用现在早已绝迹了的‘雪晶玉’所雕刻，这种‘雪晶玉’晶莹透明，雪白无瑕，看上去不但丁点杂质没有，更清凉澄澈如同一块寒冰，使这种玉雕成的镯子，戴在女人手腕上，冬日是温润的，炎夏却清凉熨贴，非仅如此，这种‘雪晶玉’更有毒散火，顺气润肤的功效，女人戴了它，是越过越年轻，越老越娇媚啦！”

“哦”了一声，燕铁衣道：“倒有这许多异处！”

熊道元又得意洋洋的道：“这还不算稀奇，魁首，最罕异的却是这对镯子里头那条龙与那只凤——这龙与凤的图纹不是浮雕在镯面上的，而是天生嵌含在镯子里头，龙和凤的形状完全是自然生成，那等细致，那等逼真，连龙的鳞甲、须角，凤的彩羽、冠垂，也纤毫毕露，栩栩若生。龙图是淡青，凤图是淡红，据说，乃是这‘雪晶玉’吸取了天地精英之气，经历千百年之蕴孕蓄化，才能形成，另外，若对着灯光翻动这双镯子，里头嵌合着的龙图凤影，便会在闪耀光中波动回转，仿佛振翼飞舞一般……魁首，你说，这不是一对价值连城的宝物？”

点点头，燕铁衣赞叹的道：“如照你说，这对龙凤镯子非但是旷世奇珍，更乃无价之宝了，何止其价‘连城’而已？天下之大，异多巧异之物。”

熊小佳抿抿小嘴，道：“大哥，瞧你说得活神活现的，我倒不觉得这对镯子有什么了不起；它再怎么好，再怎么稀罕，却总是没有生命的美物，不能吃，不能用，远不及朋友的关注，亲人的挚情来得弥足珍惜！”

熊道元忙道：“你懂什么？这对镯子可不得了！”

燕铁衣颌首微笑，嘉许的道：“不错，二妞说得对，人是有灵性，有精神力量倚仗着活下去的，物欲并不能代表一切，人所需要的，往往不能由任何有价的东西来顶替，奇珍异宝，总是死物，它在它的主人最殷切希望情感的关注或安慰时，却仍只一片冰冷木然？”

一大盘热腾腾的鲜肉包子就在这时端了上来，燕铁衣向熊道元一伸手，似笑非笑的道：“请吧，这是你叫的。”

熊道元忙道：“呃，魁首，你先用！”

燕铁衣笑道：“不必客气啦，我还没有你这么饿。”

于是，熊道元告罪一声，开始展其金龙之爪，狼吞虎咽起来；如果有人见识过“风卷残云”的意义，只要看看熊道元的吃相，便即能深刻体会其中的神髓所在。

熊小佳掩着嘴悄笑：“大当家，我哥的吃相真惊人啊，你若回去饿上他几天，他准能连桌子也一起啃了！”

满满塞着食物，熊道元的两腮鼓得老高，他一面用力咀嚼下咽，一面狠狠的瞪着熊小佳——一张青脸涨得通红！

燕铁衣笑道：“慢慢吃，慢慢吃，别这么凶神恶煞的样子，没有人会和你抢，道元，你若叫不知情的那一位看见了，还准以为‘青龙社’把你饿惨了呢！”

嘴里唧唧唔唔的，熊道元想说话，却一时不能一嘴两用，又嚼东西又发言。

店小二吆喝着，高举托盘走了过来，开始上菜啦。

燕铁衣望了店小二一眼，目光自然扫到一边，却发觉坐在自己右后侧

的两个食客，正在贼头贼脑的盯视着熊小佳，两个人，全是一样的馋像。

那两个食客，穿着相当华丽，却又都流露着一股掩饰不住的粗气，看起来俗得很；一个肥头大耳，满脸横肉，另一个正好相反，獐头鼠目，瘦比人乾，两人的眉宇之间，皆有着那种蛮横又暴戾的味道。

燕铁衣收回视线，并未放在心上——他见多了这类角色，大多是刚发过一笔横财的江湖客，再就是强扮斯文的市井泼反之属，气焰嚣张却一无是处，典型的“脏猫孙”，登不得大雅之堂。

女孩子长得美，生得俏，便不能禁止人家注目，其实这也是好事，有人看表示这女孩子堪瞧，要不引人注意了，倒也是一种悲哀，所以，男人看女人，在女人来说，也算是一种荣耀，一种暗地的骄傲。

秀色可餐不是？何况，熊小佳原本就是个标准的美人胎子呢。

那两个长相不正，透着邪气的人物盯着熊小佳不放，燕铁衣一点也不生气，眼睛生在人家脸上，他总不能去挖出来——其实这只如惹厌的苍蝇，见腥便围绕不去，无伤大雅，也只是惹厌而已。

当燕铁衣与熊道元喝酒的时候，他却又注意到两个座头外邻窗的一个食客——那人一头白袍，黑发高束，桌上摆着一顶青竹笠，背朝这边，看样子年纪不会太大，他引起燕铁衣注意的原因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膳，而且，举止沉静，太过沉静了，却每在燕铁衣同熊家兄妹谈笑之际便停筷不动，双耳微竖，背脊挺直，这是个窃听人们说话的本能姿势……

有些人专门喜欢窃听别人说话，听一些与他不相干的话，可能他没有任何不良企图，但他的习惯却如此，这就叫做无聊，燕铁衣相信那背对这边的白衣人亦正是这等角色，也是“无聊”。

燕铁衣没有疑惑什么，也没有猜测什么，他看定那白衣人只是有这种好奇又不甚道德的窃听习惯而已，他不以为对方会另有目的，因为，凭他燕铁衣在此，对方又能达到什么“目的”？

酒楼这种地方，原是五方杂处，龙蛇混淆的所在，谁也不能禁止别人看，谁也不能禁止别人听，尤其是，燕铁衣觉得他们所言所谈，也实在没有什么避人耳目的必要，一个少女要出嫁，论及男方的聘礼内容而已。

像这种下聘的事，照一般习俗来说，男方的聘礼是贵重，越多，便越有面子，他们将一系列的礼品沿街迤迳，当众展示，还生怕别人见不着，不知道呢，一份厚礼，原是为男女双方增光彩，传美谈的盛举。

只不过，燕铁衣疏漏了一点——有的人不会俱有似此传统习俗的想法，如果这些人的念头有了主观上的差异，则对事情的着眼点就大有区别了。

熊小佳也一定察觉了有人在向她偷窥，但这位俏姑娘却安然自若，视同不见，她知道自己的容颜出众，是个聚引男人视线的好目标，从好些年以来，她已惯于忍受这样的注视了。

这些小小的微妙情景，唯一未会感觉到的，便是熊道元，倘不是警惕性不够，而是他根本不以为在此时此地需要什么警惕，大风大浪已经见多了，来在这等一波如平的小水湾里，犯得上疑神疑鬼？而且，什么人在身边呀？

酒醉饭饱之后，熊道元已付了账，又捧着大包小包一大堆，跟在燕铁衣与熊小佳后面下了楼，而才踏出门口，一个正好行经酒楼前面，身着青绸长衫的老者却在走过几步之后突然停了下来，老者转过头，细细端详燕铁衣，燕铁衣也顺着对方的目光瞧了过去，两人这一朝面，已不约而同的“啊”出了声！

先是那位老者，立即满面笑容，伸出双手往前奔近，燕铁衣也急忙迎上几步，两人把臂相拥，状至亲昵，老者更一迅打量着燕铁衣，一边激动的道：“老天，少爷，老天，果然是你啊？七八年了吧？七八年没见看你了啊，我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乃，太巧了……”

燕铁衣笑着道：“可不是，我也没想到会在此地碰见故人，算算也真有七年多近八年了，方才若非老丈驻足回头，几乎就失之交臂了！”

兴奋的摇撼着燕铁衣的手，这位青衫老者欢欣的道：“这里不是谈话之所，少爷，请，到舍下去盘桓一阵，让我们好好一叙别情。”

燕铁衣略一犹豫，侧首望了望酒楼门口站着等候的熊道元兄妹，他这一回顾，熊道元与熊小佳两人已先朝这边走了过来。

第五十五章 叙旧谊 肘腋生变

于是，燕铁衣立时为双方引见，老者寒暄过后，十分恳切的笑着道：“久闻燕少爷麾下两位贴身臂助，神勇盖世，赤胆忠心，其中一位就正是熊老弟，老朽任宣真是仰慕已久，熊老弟令妹更乃姿容端丽，才德两佳，今日有幸结识，可谓平生快事，敢请二位同燕少爷一起莅临寒舍，让老朽略尽地主之谊。”

熊道元忙道：“任老先生太客气了，盛情相邀，敢不从命？奈何我这妹子出阁在即，家中百务待理，忙得一团糟，今天乃是我们魁首特地约我妹子出来替她买办一些嫁妆的，因魁首待我妹子如同手足，是而也不用避嫌，叫我妹子亲自前来挑拣她所喜爱之物，业已出来大半天了，这就正急着赶回去呢。”

任宣恍然大悟，又连忙向熊小佳道喜：“恭喜熊姑娘佳期在即，喜获如意郎君，呵呵，姑娘丽质天生，秀美无伦，却不知是那家儿郎有些福份？老朽碰得好不如碰得巧，倒要讨一杯喜酒喝。”

熊小佳虽然不曾在江湖上跑过，但她兄长却正是江湖上的硬把子，平常耳濡目染，见多听多了，也自无一般小户儿女那样的扭妮气，她落落大方的道：“多承老先生夸奖，届时倘要请老先生赏光。”

任宣呵呵笑道：“一定来，一定来。”

脸儿稍稍起了红晕，熊小佳又有些含羞的解释着道：“本来，待嫁前的女孩子家是不该随便跑出来露脸的，只是大当家和我家的情形不同，渊源特深，对我更是百般呵护……这次大当家不但老远亲自赶来观礼，又一定要我自己跟来挑拣些东西，做为送我的礼物……陋户村女，还请老先生恕过不识规矩。”

任宣忙道：“姑娘言重了，姑娘秀外慧中，隐然有巾帼之概，这正是爽朗女儿，不拘俗礼，况且燕少爷与老朽交非泛泛，更不见外，更不见外。”

熊道元这时才趁机问道：“魁首，任老丈与魁首是在……？”

笑笑，燕铁衣道：“我们结识快有八个年头了，这也是一段人间世上的小故事，用不着细说，总之，任老丈待我非常好，可惜自上次一别，倏忽却已有了这么一段漫长时光未能见到，今日得晤，诚是‘他乡遇故知了’。”

任宣纵然在这个时候，仿佛对燕铁衣提起的那业已湮远的当年事感到激动，他抢着道：“熊老弟，你们当家的实在是一位世上罕见的好人，他是君子，是侠士，是英雄，更是万家生佛啊，他是老朽我的恩公，八年之前，当我那不肖子背着我将家财赌净输光，连祖田老屋都抵押出去的时候，我原已痛不欲生，悲愤之下一根绳子就待求个解脱，但就在绳环套颈之际，却被巧经林外的燕少爷救了下来……”

喘了口气，他又目映泪光，以一种虔诚的，感恩的，缓慢语气道：“燕少爷问明了一切，当即叫我等在林中，他什么话也没说，马上转身离开，只在不到两个时辰的晨光里，他已匆匆回来，交给我一个包裹，我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叠银票，一些散碎的首饰，以及我家祖田，老屋的所有契据，我那不肖子所输掉的，燕少爷已经分文不少的都替我取了回来……他不但救了我这条老命，更亦救了我任家上下十一口老幼；熊老弟，燕少爷是我任家的恩人，也是我们再生的父母啊！”

燕铁衣笑道：“任老丈，别说了，你再讲下去，我都快站不住啦。”

任宣有些唏嘘的道：“事后，燕少爷陪老朽我回家，将我那犬子痛斥一顿，又对我百般安慰之后即飘然离去，临行之前经我再三要求，才只肯留个姓名，还是经我事后到处打听，多方探询，才自地方上那几家赌档里透露出风声来，老天，燕少爷竟然是江湖上恁等喧赫盖世的人物。”

熊道元立时也自觉面上生光，他一挺胸膺，嘿嘿笑道：“我们魁首呀！老丈，的确是位拔尖的好汉，一等一的英雄，智勇双全，天纵神武，更了不起的是他那宽宏的度量，仁恕的胸襟，他真……”

燕铁衣笑笑道：“道元住口……瞎捧胡抬的，你不觉脸红，我都吃不住劲啦！”

任宣伤感的道：“自与少爷一别之后，我那犬子经此教训，倒知痛悟前非，尽改恶习，不但不再涉及赌事，更具克勤克俭，奋发向上，未两年，家道振兴，日有起色，因为生意上的缘故，全家又迁来此地定居，这些年来，却也生活粗安，衣食丰裕，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局面；这些，全乃少爷所赐，若非少爷的恩德，我任家早已家破人亡，一败涂地了。”

燕铁衣欣慰的道：“居德不敢，却喜见老丈合府吉祥，大小平安。”

任宣歉疚的道：“只因路远，又不熟悉少爷居地的确实所在，是而未曾前往谢恩及叩别，疏失之罪，深觉见愧，倘乞少爷务必想过？”

摆摆手，燕铁衣道：“老丈不必多礼，这样做，就见阁下见外了。”

熊道元忽道：“这段过往，魁首，我怎么从未听你老提起？”

燕铁衣淡淡的道：“何值一提？”

熊小佳娇媚的一笑道：“哥哥，大当家所做的善行好事，没向你提起的可多了，原来嘛！真正的任侠君子，施恩于人便不肯宣扬，免得落个沽名钓誉之讥，那像你，三百年做不了件好事，只要行过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善行，便挺胸突肚，逢人就吹嘘个不停。”

青脸泛热，熊道元尴尬的道：“什么话！我还不是和魁首一样谦虚得紧，不信，你问魁首！”

燕铁衣笑道：“好了，你们兄妹也是一见面就抬杠抬个不停，等以后二妞嫁了，三年聚不上一次，恐怕又都想得慌，盼得紧啦。”

熊小佳脸蛋儿红红的道：“我才不想他呢。”

熊道元咧开大嘴道：“这是可以想见的，到时候成了季家少奶奶，日思

夜盼的只有一个小老公，那还有记得娘家这个横眉竖眼的恶哥哥呀！”

急了，熊小佳跺脚嗔道：“大哥，你再嚼舌根子看我饶你！”

哈哈一笑，熊道元连忙避开两步，转向燕铁衣道：“魁首，任老丈既是魁首有着这么一段过往，难得他乡相遇，人家又是一番挚诚，魁首便移至任老丈府上小坐一时吧？”

任宣盼切的道：“少爷，你可是非得走上一遭不可，要不，我就更难过了，任家老少，都对你巴望得很，这么多年不见，你就连声‘谢’都不让我们有机会说一声？”

熊道元也帮着腔：“魁首，还是去一去吧，人家任老丈是打心底透着诚意，别说魁首有恩于人，便是没有那段事，老朋友多年不见，一旦碰上了也该到家里叙叙旧呀！魁首谦怀，可不能叫人指说太过疏淡才是。”

燕铁衣无奈的道：“也好，我便同任老丈回去盘桓一阵，你们兄妹就自己先回家吧。”

熊道元道：“魁首放心，这附近是我土生土长的故乡，迷不了路的，我就与妹子先雇车回去，魁首准备在任老丈府上逗留多久？我到时来接。”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必来接，我自己回去，同样的，我也认得路。”

任宣笑呵呵的道：“对，不劳熊老弟来接，燕少爷定规要多玩上些日子，他要回去的时候，由我陪送到家也就是了，别忘令妹嘉礼，我也要讨杯喜酒喝呢！”

熊道元道：“那么，我们就告辞了！”

任宣有些遗憾的道：“熊老弟，熊姑娘，喜事当前，二位要赶着回去办理很多要务，我也就不强留二位了，我家住在镇北大祥街底铁柱子巷第一家就是，二位得空，一定要来玩啊。”

熊家兄妹连声答应着，这时，熊道元宛似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他凑在燕铁衣耳道，悄声问道：“魁首，你与这位任老丈的那段往事，其中有个细节我尚不太明白，很想尽早知道魁首你是用什么方法将任老丈儿子所输的家财要回来的？”

眨眨眼，燕铁衣也用同样低悄的声音道：“这还需要什么特殊的方法？赢钱诈财的是那几家赌档，赌档的主持人全是些江湖汉，我只要到了那里，亮出名姓，再表白目的，他们不就乖乖如数奉还了？”

嘿嘿一笑，熊道元道：“好法子，魁首当时没多费手脚？譬喻说露两手什么的。”

燕铁衣道：“没有，这其实不需要，我的气度，我的形质，他们只要一见，便确信我没有唬他们，我说我是燕铁衣，他们就明白我定是燕铁衣了。”

熊道元喃喃的道：“气度？形质？”

燕铁衣笑道：“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道元，人的威仪便在于此！”

打了个哈哈，熊道元与乃妹向燕铁衣及任宣告别，熊小佳临走前犹一再提醒燕铁衣要早点赶回，模样生恐燕铁衣会忘了参加她的婚礼一般。

直等熊道元兄妹走了，任宣才笑道：“江湖儿女，果然爽朗豪迈，不拘小节，和他们相处，不但愉快自然，也觉得年轻了不少。”

燕铁衣道：“不错，只是江湖儿女也有其辛酸的一面，日子过得太不可期，太飘渺了，也就把人的性格冲激得蛮不在乎啦。”

望着燕铁衣，任宣深沉的道：“少爷，你可是和以前一点没变，不管面貌，谈吐个性，都差不多，就是更世故练达，也更老成持重了。”

笑笑，燕铁衣道：“时光催人，老丈，便是表面如昔，心也起皱了！”

任宣道：“那里，你仍然年轻体健，容颜稚嫩宛似弱冠少郎，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苍老变化来，若我不是素知于你，包管会将你看成个二十岁上下的大孩子，要说老，却是我老罗，少爷，六十一岁的人，不能不服年纪啦！”

燕铁衣微微一晒，道：“白发鹤颜，更显庄重，我想有这份严肃，往往还求之不得呢。”

任宣笑道：“好说好说。”

燕铁衣道：“时间不早，老丈，还想尽快趋府拜谒老丈宝眷。”

拍了拍自己脑门，任宣道：“看我这等糊涂劲，真的就拉着少爷站在街边唠叨个没完啦？真是不敬，真是不敬，少爷快请，快请，朝这边走！”

于是，两个人携手并肩，一路谈笑着转行向大祥街铁柱子巷那边。

※

※

※

在任宣家中，也才是刚刚吃完饭，燕铁衣正由任宣父子二人陪同，坐在客堂里品茗叙旧，话还没讲几句，一阵急剧的擂门声已经响了起来！

这种声音，只能称为“擂”，不能说成“敲”，又猛又急，“冬”“冬”“冬”的震得门板晃动，像是要连门带框全给拆下来似的。

任宣的儿子任世堂赶紧招呼着奔出应门去了，而燕铁衣也若有所觉的放下手中茶杯，站起身来，注视天井那边的大门不响。

跟到身边的任宣笑着道：“少爷，我们叙我们的，一定又是柜上那个小楞子不知跑回来传啥事了，这小子就是毛躁，敲起门来像打鼓。”

燕铁衣本能的有一种预感在滋长，他觉得这擂门的声音有些令他不宁，他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与他有关的事！

门开了，任世堂尚未及出声询问什么，外头，一条彪形大汉业已旋风似的卷了进来，一边往里跑，一边口中急切的大叫：“魁首，魁首在不在？”

那汉子，竟然是熊道元！

是熊道元，不过，这时的熊道元，在屋里灯光的映照下，却是满身血污，衣衫破裂，形状狼狈不堪！

任宣目睹此情，一下子吓楞了！

站在厅门，燕铁衣冷静的叱道：“不要叫嚷，进来说话！”

一见到燕铁衣，熊道元的表情就如像溺水的人攀到一根浮木似的，满脸是得救的神色，他气喘吁吁的奔进厅里，呼吸急迫的颤着声音叫：“坏事了！……魁首！坏事了！”

微微皱眉，燕铁衣道：“慢慢的说，道元，不用急，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先平静气，再慢慢告诉我。”

喘了一阵，熊道元形态焦惶愤怒，嗔目切齿的道：“魁首，我妹子——二妞，在路上吃一帮子横货抢走了哇！”

怔了怔，燕铁衣大出意料的道：“什么？二妞被人抢走了？”

连连点头，熊道元迫不及待的道：“就在隔着村子尚不远十里地的一处山洼子边……猛古丁的冲出来三四十条汉子，半句话不说动手就来抢人，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业已被他们团团包围住了？”

燕铁衣低沉的道：“是那条道上的人？”

熊道元又急又气又窘的道：“回魁首，呃，我还没有弄清他们是那条道上的鸡零狗碎；他们一冲上来就将人手分为两拨，一拨人数较多的围住我，另一拨人数较少的就扑向二妞，我一见情形不妙，一边喝问他们的山门，一

边拼命想奔去保护二妞，可是，堵着我的那群人里，有五六个功夫奇高的人物，他们把我圈得死死的，根本不让我有脱身的机会，就这样，我在左冲右突俱不得逞之下，非但自己挂了好几处彩，更眼睁睁的看看他们把哭喊挣扎着的二妞抢走了，魁首，我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号地地不灵啊！”

燕铁衣沉下脸来道：“少废话，把二妞丢了，却远有脸在我面前吐丧气？熊道元，我看你在江湖上跑了这许多年，是越混越混回去了！”

哆嗦了一下，熊道元赶紧垂手肃立，噤若寒蝉，连头都不敢抬起。

燕铁衣又冷冷的道：“看你那飞扬浮躁，狼狈不堪的样子，那还有一丝半点武人练气的修养存在？我平常一再告诉你们，一再训戒你们，静与定才是应付事端的不二心法，但你第一个就沉不住气，毛躁、轻浮、鲁莽、冒失、简直可耻！”

苦着脸，熊道元站得笔直，满腔的懊恼加上满腹的委屈，可就是一个字也不敢出唇……

来回踱了几步，燕铁衣严峻的道：“你再回忆一遍，一点一点的想，有关对方的来历，出身等可有任何线索可循？譬喻说，他们是否交谈？有没有叫唤出人的名号，职称或帮派的切语？什么样的穿章打扮？武功的路数，兵刃的种类，以及容貌的特征等等。”

突然，熊道元跳了起来，他自怀中摸出一枚黄亮亮的物件，双手呈到燕铁衣面前，边嗫嗫嚅嚅的道：“魁首不提，我差一点就给搞忘了，在拼斗中，我前后扎倒他们六七个人，就在其中一个汉子的身上，掉了这么一件玩意，我当时心焦如焚，也未遑多看，便拾起来塞进怀里……请魁首过目，说不定自这件玩意上可以查出那帮横货的出身或根底来。”

顺手接过，燕铁衣口中在问：“其他方面是不是看得出什么端倪？”

熊道元呐呐的道：“那些人穿的衣裳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都有，使用的家伙也各般各式，枪刀剑戟都占全了，看不出什么迹像来……他们彼此之间极少交谈，只是呼喝吼叫，每个人的功夫高低迥异招术俱皆不同，一时也摸不清路子，这是一场混战，加以又天黑人多，对方的容貌也就不易辨清记牢，不过，其中有两个人我却似乎依稀有点印象，好像在那里见过一样。”

燕铁衣正想回答，目光却被手中这枚黄闪闪的物件所吸引——这是一枚用黄铜合金铸造的圆形脸谱，大小只如一个制钱，这个脸谱十分凶恶狰狞，但却雕镂细致，将这脸谱的浓眉铃目，巨鼻虬髯都刻划得丝丝入微，神韵若真，另外，围绕在脸谱周沿的，却是八条重叠的人臂形图案！

蓦的一愣，燕铁衣暗中灵光倏映，他脱口道：“八臂钟馗祁雄奎！竟会是他？”

呆了呆，熊道元也面上变色的道：“祁雄奎？魁首说的是，祁家堡的大当家祁雄奎？”

燕铁衣的语声里透着森寒：“普年之下，那里还会有第二个祁雄奎？”

熊道元迷惘又痛恨的道：“性祁的将近五十岁的年纪了，他这么一把年纪，却把我妹子此般幼嫩夹生的黄花闺女抢去做甚？他是想动什么歪脑筋？这老淫棍！”

瞪了熊道元一眼，燕铁衣斥道：“不要胡说，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岂能骤下断语？”

熊道元涩涩的道：“但，但是，他没有劫夺二妞的理由啊！”

燕铁衣沉吟着道：“祁雄奎会不会以这种手段来，间接报复‘青龙社’，

或是我个人？不过，我从来未曾与祁雄奎发生任何——，甚至连面也没见过，根本谈不上恩怨问题。至于‘青龙社’，也没有同他的‘祁家堡’有过什么利害冲突或其他纠纷，私人之间亦未闻及有何磨擦，说起来可谓毫无怨除可言，他忽出此举，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

咽了口唾液，熊道元道：“魁首，我看性祁的老小子八成是个老色魔，见我妹子姿容不凡，美丽无双，因而见色起意，有心要劫她回去加以霸占。”

燕铁衣凛烈的道：“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却不大，我与祁雄奎虽无交往，亦不相识，但我也听闻过有关此人的传述，他的武功高，本领强，为人狂傲刚愎，目空一切，且性烈如火，独断专行，但却也是个讲义气，重然诺，不好女色的硬汉，因此，若说以他今天的武林地位竟去抢夺一个少女意图霸占，却是与他平素为人大相迳庭之举！”

熊道元愁苦的道：“有些人表面会装佯，魁首，而人的性情也会变异，所谓‘色胆包天’啊，一旦真叫女色迷住了，什么事做不出来哪？”

哼了哼，燕铁衣又在蹀躞，却一言不发，陷入沉思之中。

第五十六章 祸成双 龙凤不全

这时，任宣才陪着笑脸走上来，表情上是一种微笑带窘迫又遗憾的形色，他细声细气的道：“少爷，你先别急，请坐下慢慢商议，这个意外，诚是不幸，但焦虑也不是办法，且宽宽心，顺顺气，总能想出个解法事端的良策出来。”

说着，他又转向满头大汗的熊道元：“你也坐下歇会，熊老弟，喝口茶润润嗓子，看你也够泛累的了，身上犹带着伤，来，先坐下，我这就叫小儿去找个跌打郎中来为你上药……”

熊道元忙道：“老先生不用麻烦，我只是受了点皮肉浮伤，不关紧，更无须请郎中，我自带有金创药，稍停净沉一下再请府上那一位帮个忙，将药抹上去就行。”

任宣搓着手追道：“我看还是请位郎中来看，比较扎实。”

熊道元连连挥手：“不用，老先生，真的不用。”

任宣又赶紧让客：“那先请坐，坐下说话，坐下说话……世堂啊……”

在这里一叫，任世堂早已及手捧茶送到熊道元面前，熊道元也真是又渴又累了，亦不客气，谢了一声，接过茶杯，一仰脖子便喝了个乾。

坐在椅上的燕铁衣默默注视着熊道元，一声不响。

乾咳一声，任宣又开口道：“少爷，我觉得……这桩麻烦的发生，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燕铁衣淡淡一笑，道：“老丈，你有什么责任？”

任宣有些惶恐，又有些苦涩的道：“唉，若非我硬要拉着少爷到舍下盘桓，你们便不会分开，既不会分开，以少爷的本领来说，他们就再来了多少人，也无法抢去熊老弟的令妹，说来说去，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弄坏了事。”

燕铁衣十分平静的道：“你错了，老丈，该发生的事，总会接生，况且你并没有任何促成这种结果的企图，你毫无责任，老丈，请不要自怨自艾，

否则就会更增加我心中的不安了。”

任宣呐呐的道：“我……唉，少爷，我才真是于心不安啊。”

那看上去精明又不失忠厚的任世堂，在傍扶住了老父，安慰着道：“爹，你老人家也莫忧急，大当家的在这里，以大当家的见识阅历，在外头的威望来说，任什么凶险之事大当家也会有法子化解的，爹这么一怨艾，倒反令大当家的心乱了。”

燕铁衣道：“世堂兄说得对，老丈，这不关你的事；如何处置这档子麻烦，我自有主张，你只须等着听消息就行了。”

又叹了口气，任宣道：“想想看，这般葱白水净，乖巧美丽的大姑娘，居然被一群强豪土匪在半途上劫走了……又正当这位姑娘许人之后，将要出阁之前，这，真是叫人不敢往好处去思量，尤其是她婆家，在知道此事以后，还不知会念成了什么样子呢！”

熊道元的额头上又见了汗，他心惶急的道：“可不是，我妹子恁般的标致法，一旦落到那些豺狼虎豹的手里，他们岂会轻饶了她？好比癞蛤蟆吃天鹅肉，谁不想来上一口？谁……”

燕铁衣冷冷的打断了熊道元的话：“衍了，你少再疯言疯语，不知所云，简直贻笑大方！”

熊道元急忙闭上嘴，光在那儿喘粗气。

燕铁衣急道：“动手前后，道元，你报过‘码头’没有？”

熊道元忙道：“没有，魁首曾有交待，不到必要，不露身底……”

燕铁衣微喟一声，道：“像这种事，往往报出堂上也不一定有用，对方既然动了手，就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了，有时更会得到反效果引发对方‘灭口’的动机……你没报堂也好。”

嗫嚅的，熊道元问：“魁首……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熊道元道：“实在搞不明白那祁雄奎为什么要劫掳二妞……他一直没有和二妞朝过面呀，他到底是为了何种目的？既无仇、又无怨，姓祁的更不好色，那他是打的什么主意呢？而且依我看，他们可能还不晓得二妞和‘青龙社’有着渊源。”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也是这么想，他们当不清楚二妞与我们的关系。”

熊道元道：“不过，现在他们大概已经明白了，二妞一定会说出来！”

燕铁衣道：“‘祁家堡’隔你住的村子有多远？”

熊道元道：“往北去约莫四五十里路。”

沉思了一下，燕铁衣道：“我们等会赶回村子里去，如果祁雄奎在弄明白二妞的来历之后，他不想惹麻烦的话，当我们回到村子之前，说不定二妞已被他们送到家了！”

脸上立即透出一股喜色，但这股喜色却又马上凝冻了，熊道元担心的道：“但，魁首，如果他们沒有把二妞送回来呢？”

燕铁衣的那抹笑容冷锐得有如刀锋：“这还用问么？既然如此，祁雄奎就必须准备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了，而这代价，我保证他是得不偿失的！”

一咬牙，熊道元愤怒的道：“我们到家后，如二妞尚未被他们送回，魁首，我们就去把‘祁家堡’的老根给他刨掉！”

燕铁衣沉沉的道：“该怎么做，由我来决定！”

吸了口气，熊道元又道：“魁首，便算他们把二妞送了回来，事情也不

能就此了断，‘祁家堡’好歹也得给我们有个交待，过得去的交待，这是道上规矩！”

深深望了熊道元一眼，燕铁衣道：“你怎么了，莫非道上的规矩还要你来教我？”

任宣忙在傍接口道：“少爷，遭到这等事，熊老弟恁情是心乱如麻了，所谓骨肉情深啊；而人一急起来，说话也就失之斟酌啦。”

燕铁衣道：“看样子，熊道元还得多受磨练才行，这些年的江湖饭，他全不知吃到那里丢了，看他那一付心躁气浮的样子，那里还像个老混混？初出道的雏兄也不会比他更来得冒失！”

熊道元哼也不敢哼一声，又在喘粗气。

任宣谨慎的道：“少爷，我虽不是武林中人，但也听闻过距此不远的‘祁家堡’，并听说那‘祁家堡’的上上下下金都是练家子，人人都有一身好功夫，在这附近地面上可算头一块招牌，没有人敢沾惹他们，那些人可横得很呢。”

燕铁衣低没的道：“老丈，你对‘祁家堡’的内涵，知道的只是一部份，实则，‘祁家堡’比你所听闻到的更要强大，更要霸道——他们不仅在这附近地面的名声响亮，他们在两河境内也是拔尖的一股力量，他们并不算是黑道人物，因为他们不在黑道的路子上谋生，也不遵守黑道上的传统，不承继黑道的名谱，不沿循黑道的规律，他们有偌大的产业可以过活，所以，他们真是武林的一脉，却非黑道的同源。”

任宣不太明白的道：“那么‘祁家堡’是白道所属啦？”

摇摇头，燕铁衣道：“也不，他们的作风亦和侠义道的人物大有差异，不似白道的行为那样一板一眼，规规矩矩，他们是正邪之间，不白不黑的这么一派人；祁雄奎是武林中数得出来的高手，他的本领精湛深厚，功力卓绝，尤以他的‘八臂伏魔杖法’更属技艺之奇，诡不可测，听说他出道三十年以来，与人相斗，除了三遭扯平之外，并无敌手。”

脸上有些泛白，任宣嗓音发哑的道：“老天……想不到祁雄奎竟还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少爷，他既是如此强悍，将来若是扯破颜面，只怕事情就要闹大了。”

燕铁衣静静的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有令人意外的变化，老丈，现在推测论断，还为时过早，而且我相信，祁雄奎也不是个欠思量的人。”

任宣呐呐的道：“你是说？”

燕铁衣道：“我是说，他如果要为了熊家妹子的事和我对立，甚至冲突，他亦将十分慎重的考虑及其后果，他会琢磨一下得失。”

任世堂插嘴道：“大当家，那祁雄奎在平时一定也是个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凶人？”

笑笑，燕铁衣道：“这倒不然，他的为人相当耿直，相当明理，甚至可以说还是个恪守忠义之道的豪士，他的缺点在于刚愎，较为主观，且脾气也暴躁了点，除此之外，他却并无大恶。”

任世堂叹了口气：“这真是个怪人。”

任宣也若有所悟的道：“祁雄奎不属于黑道一流，难怪少爷不易约束他……起先我还在想，少爷乃是北六省黑道的头号人物，怎会在乎这些角色？大不了交待一声就完事了，谁知其中却还有这么些曲折。”

燕铁衣缓缓的道：“老丈因不是江湖中人，便不知其中内幕，表面上说，

北六省一般道上同源，在形式上的头上尊我为首，实际却并没有一个整体的组织，亦没有权力及系统上的约束方，大家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在真实的情况而言，谁也管不着谁，况且江湖里卧虎藏龙，五方杂处，要使其完全纳入一个领导体制中亦甚为困难，长江后浪推前浪，人才辈多，若欲只手统驭，谈何容易？”

任宣“哦”了一声，道：“原来却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内情。”

燕铁衣感慨的道：“他们之所以如此推举我，固然有许多原因，或为恩怨或是利害，或乃表面上的奉承，但最主要的，却是我领导的嫡系组织‘青龙社’势力雄厚，我本人也略俱功力，在互为利用的关系上说，比较他们稍占优势，他们的着眼便大多放在此种十分现实的局面上。”

任宣的表情现示着忧虑，他道：“照少爷这么说，那祁雄奎又怕不一定会买这你面子，如此一来后果岂不透着凶兆？”

燕铁衣道：“也难讲，这就要看祁雄奎是不是认为值得一并，以及估量着能否胜我方可决定，换句话说，善了恶了，全在于他了！”

任宣道：“凭少爷的本领，那祁雄奎便是生有百臂也不怕他！”

笑笑，燕铁衣道：“也别把我看得太高，老丈，未曾动手过招之前，谁也不敢说有把握可以稳操胜算，何况敌对之间，求胜之道并非全在于力，智谋的运用，机缘的巧合也占了很大的因素。”

任宣激昂的道：“少爷，不管那姓祁的是什么人，只要少爷有用得着我任宣的地方，我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任世堂也跟着道：“大当家须要我爷俩做什么，但凭吩咐就是。”

双手抱拳，燕铁衣扰切的道：“贤父子盛情高谊，燕铁衣铭镂的心，若有借重，必当来扰，唯目前务请贤父子保持冷静，候往确讯，否则万一有所牵累，倒又是我的罪孽了。”

用力点头，任宣道：“好，少爷，就是这话，却不准和我父子客气，我父子两个虽说不通拳脚，但动武之外的事却能供做驱使，而且包管办得叫你满意！”

站起身来，燕铁衣道：“老丈，世堂兄，我们就此告辞了。”

任宣殷殷的道：“可一定要随时告诉我们情况的演变呀，少爷，就等着你来差遣啦！”

任世堂也道：“大当家只要派人传个口信过来，有什么事参与我马上就办，大当家与熊老哥尚祈珍重。”

燕铁衣和熊道元辞别出门，也懒得再去雇马租车，两个人便合乘熊道元骑来的那匹马，匆匆奔向镇外的沉沉黑暗之中。

※ ※ ※

马上无鞍，且是匹略现衰老的老马，如今这匹老马驮着两人，奔行起来便显得吃重了，初二十里地之内还能维持寻常速度，但越跑下去，就越发透着不堪负荷的疲累，不但经常打空蹄，而那种粗声的喘气声便像呻吟一样扯得人心里一阵紧似一阵，骑在后面的燕铁衣大声问：“这是那里找来的一头衰骑老马，既无镫？又无鞍辔？跑几步就活像要断气似的喘得慌，你怎不弄一头像样点的坐骑来？”

熊道元一面猛夹马腹，一边苦着脸道：“魁首，这匹马还是我在突出重围之际，于匆忙中劈断辕抢骑上去的拖车瘦马，否则一路上还得劳动两条腿跑回来哩。”

燕铁衣道：“这是匹拉车的马？”

熊道元道：“可不是么？”

燕铁衣断然道：“我们下去！”

说着话，他人已飞出八丈之外，夜暗中，活似大鸟翔空！

熊道元不敢怠慢，立时紧跟而上，两人并肩掠跃，丢势迅疾，倒是要比骑在那匹老马背上快了许多！

一边奔掠，熊道元边惴惴的道：“魁首，其实那匹马还能再跑上一段路……老马的好处就在这里韧劲长，看似不行了，却仍能撑上好一阵子。”

燕铁衣冷冷的道：“马虽是畜牲，也是条命，何苦非要累死它不可？”

熊道元呐呐的道：“叫魁首奔劳，我心里不安。”

燕铁衣道：“少罗嗦了。”

紧赶几步，熊道元道：“还是魁首骑马，我在后头跟着！”

迎风飞跃，连起连落，燕铁衣头也不回的道：“我们施展轻身术前行，要比骑那瘦马快上许多，骑在那种骨瘦——，气嘘嘘的老马背上，它固是痛苦，我们更是心焦！”

熊道元歉然道：“只是路太远了！”

燕铁衣道：“快近一半路途了，远什么？又不是没用腿走过比这更远的路。”

两人奔走了一阵，燕铁衣忽问：“二妞被劫之事，你老娘可知道？”

摇摇头，熊道元道：“不晓得，一出了事，我就立时赶回头向魁首禀报了。”

沿着道路前掠如电，燕铁衣去势加紧中，声音反更平静：“不叫你老娘知道最好，免得她在惊急中再出意外，等会我们到家以后，你也记住不要现出异状来，切莫吓着老人家。”

熊道元连连点头：“我会记着。”

三十来里的路程，在他们这种苦练过提纵术以及习惯于跋尺长途的人来说，也只是半个多时辰的光景也就到了，现在，“仁德村”业已在望。

但是，此刻“仁德村”的情况，却同他们想像中的样子完全相反——这座纯平静的小村子，并没有在深夜中沉睡，它不是那种应该在这个时候一派安详静寂的情景，它却是乱哄哄，乱杂杂的人声沸腾，而且，灯火通明！

在一楞之后，熊道元不禁气急败坏的道：“不好了，魁首，村子里出事啦！”

燕铁衣目光凝聚，低缓的道：“似乎是如此。”

熊道元紧张的道：“别是二妞的消息传进村里，吓着了老娘，那就不妙啦。”

喧嚣的声浪传了过来，有人们的呼喊声，惊叫声，嗟叹声，也有间杂的咒骂，但不论是那一种声音，却是都透着无可掩隐的悚栗与恐惧意味；有些灯笼火把在晃动，反更增加了这股惶惶不安的惊恐！

抹了把汗，熊道元又志志的道：“魁首，我着十有八九是我娘发生意外了，一定是二妞的事惊着她了，要不，就是‘祁家堡’的人摸进村子里来做了什么手脚，魁首，这些王八蛋杀千刀的野种，我们必不能轻放过！”

燕铁衣冬峭的道：“镇定，道元，镇定。”

熊道元喘着撇，凸着一双眼珠子，屏着声道：“是，魁首。”

燕铁衣又道：“先到你家去。”

两个人刚进村里，一个眼尖的少年郎已发现了他们，那个少年郎立即兴奋的叫喊起来：“好了好了，熊家大哥回来啦，是熊家大哥回来了！”

他这么一叫不打紧，马上就将村子里外四周忙乱成一团的村人引了过来，灯笼火把也一齐照向了这边，各种腔调的嗓门便潮水般涌汤过来：

“唉唷，可不是道元回来了？可惜迟了一步啊！”

“道元哥，刚才村子里生了抢匪啦……”

“小元哪，你先听四伯我说……”

“道元，二叔可是最先赶到的，你们那未来的亲家真是叫运蹇……”

“六婶、大爷、九姑他们都在里头哩，你快进去瞧呀……”

“族伯公正在跺脚啦，道元，季家那对龙凤镯子偏就被抢了……”

不管村子里沾亲的，带故的，街坊邻舍，总脱不开这家叔伯那家大婶，不是兄弟就是侄甥，只这么一座小村子嘛，出了这种“天大”的事，熊道元是村里的大人物，这一露面，大家便会围摆上来吵着嚷着要告诉他什么，只是扰得他耳朵嗡嗡的响，却没有真切听清内容如何……

但是，他却搞明白了一点——出事的不是他家，乃是他们未来的亲家！

熊道元正在这一片纷乱吵闹声中弄得头昏脑涨，不知听谁说好，向谁问好，燕铁衣已一把拉着他，挤开那堵围在四周的人墙，奔向他曾去过一次的季家。

季家门里门外也是闹哄哄的一团，两人一到，又起了一阵近似欢呼的骚动及叫嚷，但他们却没有理睬，一直冲进了客堂之中。

在这间布置得倒也算得上清雅的小厅里，坐着几位年纪老大的男男女女，还有零散站着的十来个中少年人，此时，一位坐在中间的白胡子老头正在向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后生问话。

燕铁衣认得这其中的大部份人——熊道元曾为他引介过——那白胡子老头，就是这家“仁德村”的族长兼当村长，其他两个也是村里德高望重的尊长亦为殷绅，另外上首坐着的两位面团团，福泰，形色慈祥如今却满面忧容的老先生老太太，便是熊小佳未来的公婆，那位瘦伶伶的少妇人却乃熊道元的庶母，熊小佳的亲娘，而站着正在向族长回话的后生，就是准新郎官，熊小佳的未来夫婿季学勤了。

两人一脚踏进客堂里，马上便激发了客堂里每个人的兴奋与惊喜，像是希望突然降临，首先是熊道元的继娘——那位瘦小妇人，她忙不迭的站起，一面拖着以小脚往前迎，一边迫不及待的嚷嚷起来：“道元哪，你可是赶回来啦，亲家家里出大事了，那对镯子，就是那对传家之宝的龙凤镯子啊，就在先前不久被一个强盗抢走啦！”

第五十七章 白虎指 西塔高手

熊道元大吃一惊之下，尚未及有所表示，厅中的族长尊亲，叔伯兄弟们业已围上来，七嘴八舌的又开始向他叙说起事情的经过来，人多声杂，一样又弄得这位“快枪”头大如斗，满耳聒噪，不知听谁的好了。

情急之下，他慌忙高举双臂，拉开嗓门大叫：“别吵，别吵，各位尊亲长辈，兄弟伙计，大家全别嚷，这么多人说话，是真叫我听谁的好？一直搞

到如今，我还没听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胡子老头也一派威严的大声吆喝：“道元说的对，你们全不要再插嘴了，让‘小幅儿’自己说话，他的口齿清晰，讲得明白，大伙通给我肃静下来，各归原位。”

老族长果然有他的威风，一阵喝叫，厅里的人立时寂然无哗，该生的该站的也都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位置，气氛亦就随即变得凝重又深沉了。

乾咳一声，熊道元冲着走到面前的“小幅儿”——也就是准妹婿季学勤道：“慢着，我说妹夫，你先不忙对我讲什么，我的头儿在这里，有话，你向我头见禀报，他拿的主意，比起我来不知要高明上多少倍！”

直到这时，厅中各人方才注意到早已站在角隅处背着双手微笑不语的燕铁衣，于是他们由白胡子族长开始，再度展开了一次冗长繁缛的道歉及寒喧；乡人纯笃实，诚意自见，但却的确太罗嗦了点。

燕铁衣被让到族长身边坐下，熊道元便照老习惯护立在他背后，季学勤满脸的愁苦表情，声音嘶哑，犹有余悸的开始了他的叙述：“在大当家的与舅爷回来前不到两个时辰的光景吧，爹同娘业已回房歇着去了，是我独自在后院书房中计算婚礼所须的各项细帐，才自算到一半，右边窗门突然起了一声轻响，我未及转头查看，微风一阵，一个白衣白巾的陌生人已站到我的桌前，我猛吃一惊之下，刚想开口说话，只见他的手一翻，便有一柄两尺来长、净光雪亮的短剑抵上了我的胸口，同时，他竟还非常和气的对着我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来……”

熊道元不耐烦的插口道：“拣重要的说，管那里的牙齿干什么！你中过秀才，难道不知道所谓‘提纲挈领’的意思？”

坐在一侧的熊老太，赶忙卫护着未来的女婿：“让小幅儿慢慢讲哪，道元，这等事当然是越说得仔细越好，你一催，小幅儿说不定会遗漏了什么；大当家，对不对呀？”

燕铁衣点点头，笑道：“当然，老夫人说得有理。”

熊道元忙道：“娘，我的意思是说……”

燕铁衣摆摆手，和颜悦色的向季学勤道：“请继续下去，季兄。”

季学勤赶紧按着道：“那白衣人用剑顶着我的胸口，一笑之后，说了话，声调却是清朗又平静的，他很乾脆，直接了当的向我索取那对祖传之宝，也就是准备用以下聘的龙凤手拉，我不答应。他告诉我如果不给，就先要我的命，再要我父母的命，然后，更将杀害小佳！他笑吟吟的说：你是要那对龙凤镯子呢？仰是要这几条人命？我当时又急又气，心中又怕，正在不知所以，无可适从之际，那人又开了口，他说，镯子再多贵重，总是死物，有人珍惜才能显示其价值，如若人死了，这对镯子便是无价之宝，又能发生什么作用？他笑着说，死人是不会配戴手镯的，不论这是何等罕异的手镯……”

熊道元的青脸歪曲了一下，暗自诅咒着。

季学勤续道：“我一再请求他不要抢去这对镯子，我告诉他这对镯子乃是我祖传六代的家宝，如今更将用来做为聘礼的精萃，我甚至答应他随意取去任何财物，所有现银，但是他却毫不动心，坚持非要这对镯子不可。在他与我说话的时候，他还一边拿起书桌上的黄铜镇纸来玩弄，可是，等他放下那只黄铜镇纸，老天爷，这只五分厚，尺许长的硬黄铜银纸，居然已被他捏印上重叠的指痕，就好像嵌进去的一样，几乎把这只铜镇纸捏过了。这犹是他随意抚弄后的结果，根本未见他发力运劲，已是这般厉害，设若他真个动

手，是不是能将石磨盘捏成纷渣？我一见之下，眼也直了，心也寒了，连手脚都泛了僵冷……”

熊道元大声道：“那只是故意露这一手吓你的！”

叹了口气，季学勤苦着脸道：“舅爷，我也知道他是起意吓我，但尽管知道又有什么用？他若真要对付我我那有挣扎的余地呀？我不比你练有武功，又是勇士，我乃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如是与那人抗据，可谓毫无幸理，我想到他的话——要镢子抑是要性命？镢子再是珍贵，究竟不及人命来得珍贵呀，何况这其中又包括了父母妻子的性命？而且，我也考虑到即便当时给了他人，一待大当家及舅爷回来，在获悉此事之后，以二位的本领和在武林中的威望来说，仍有再寻及那人索回镢子的机会，所以，我实在迫于无奈，只好在他的威胁之下，把镢子交了出来。”

一跺脚，熊道元愤愤的道：“真是虎嘴上拔胡，太岁头上动土，这一来可光彩大了，居然被这种下三流的鸡鸣狗盗之徒弄了个灰头土脸，就在我的村子里抢了我的亲家！”

燕铁衣安详的道：“季兄这样做并然不合，更可以说完全正确，季兄本人不谙技击之术，乃是一位文弱书生，他上有高堂父母，更则成亲在即，那对镢子如果不依言交给那人，一旦激怒对方，非仅本人性命不保，更累及父母妻子，而镢子却依然要落入那暴徒之手，如此一来，自己去了性命不算，又背上不孝不仁之名，东西一样被劫，这种结果，岂不远比交出镢子来得恶劣？”

季学勤感激的道：“大当家明鉴，我正是这个想法，所以才把镢子交给那人的。”

燕铁衣道：“季兄，那白衣人可自报过姓名或是称号？”

摇摇头，季学勤道：“没有。”

燕铁衣温和的问：“他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季学勤想了想，道：“像也是北边的腔调，说话很清楚，也很优雅，像是个极有教养的人。”

哼了哼，熊道元道：“有屁的个教养，有教养的人会去做打家劫舍的盗匪行径？”

燕铁衣沉默一歇，又道：“那人的像貌，季兄是否还能记忆？”

季学勤道：“这个我倒记得很清楚——他的身材高瘦，头发用一只白玉发冠相束，肩背上斜挂着一顶青竹笠，脸是方方正正的那一型，五官很端正，甚至可以说十分俊秀，皮肤像是微黑……对了，最引我注意的是他那双眉毛，左眉中间有两条断痕，像是会被什么利器割伤过一样，有点扎眼。”

心头一动，燕铁衣马上想起一件事来——在“悦宾楼”上，隔着两张桌子外的那个背影，那可不是个白衣、束发、瘦削的背影么？而且，那人也正好摆了一顶青竹笠在桌面上，当时，那人的姿势就正显示着在注意他们的谈话。

熊道元又火辣的开了腔：“反了，简直是造反了，成天打雁，居然也会叫雁啄了眼睛，这是些什么青皮无赖！胆敢动歪脑筋动到我们头上来？只要给我逮着，看我不三刀六洞，截他个全身透凉！”

燕铁衣忽道：“季兄，请你把那人用手捏过的铜尺拿来，容我查验一下看。”

季学勤连忙应是，立即着人到书房去取，片刻后，一名家仆已将那只

铜镇纸拿来，交给季学勤，再由季学勤双手捧到燕铁衣面前。

接了过来，燕铁衣细细审视这只铜镇纸——季学勤说得不错，这果是一只厚有五分、长逾尺许的大号铜质镇纸，非但坚硬，更且沉重，可是，如今这只铜镇纸却几乎变了形。在寸半宽的铜面上，印满了累累指痕，这些重叠交布的指痕，完全深深嵌入铜尺之内，陷压进去有三、四分左右，宛若如是由烧红了的烙铁烙上去的，又像这只铜镇只是豆腐做的一样，那么轻易的就被捏扁了，捏凹了……。

查看了好一会，燕铁衣终于在他那童稚般的面庞上，现露出了一抹冷冷的笑意，将铜尺倒递向后，他语气平淡的道：“道元，你看看！”

双手接住，熊道元也翻来覆去的查看起来，但足，看了老半天，他却仍是一脸的迷惘之色，似乎并没有在这只扁压易形的镇纸上发觉什么线索。

燕铁衣道：“有什么意见么？”

舐了舐嘴唇，熊道元尴尬的道：“呃，魁首，这只铜尺已经被弄扁捏凹了，这乃是一种十分厉害的内家功夫显示，弄扁这铜镇纸的人，像是很有点本领。”

燕铁衣道：“这不用你说，任何人也知道，我是问你，你可曾往铜镇纸上发现什么可资追查的痕迹？”

熊道元呐呐的道：“这……尚要请魁首提示。”

缓缓的，燕铁衣道：“你先注意，铜银纸上只有指痕，并无掌印。

急忙循视，熊道元连连点头道：“不错，果然是如此……”

燕铁衣又道：“而且，指痕并非单指，乃是双指齐并的印迹；此外，压落的痕迹显示出指端较深，指根较浅，这说明了此等功夫乃是一纯指上的修为，又是一种以插戳为主、压挤为副的技能。”

熊道元道：“是，是魁首所说的情形。”

燕铁衣接着道：“最重要的一点——上面没有印嵌上指节纹！按说以这种力量压挤硬物，不可能不留下指节纹的。”

仔细辨认，熊道元忙道：“果然看不见指节纹。”

燕铁衣道：“行了，武林百家之中，那一类指功施展之后的结果是这种情形。”

思索了一会，熊道元脱口道：“‘白虎指’！”

笑笑，燕铁衣道：“对了，什么门派擅长这种‘白虎指’呢？”

熊道元响亮的道：“天下各门各派，只有‘落雁山’‘西塔派’的门人独擅此功，这是他们师承沿继下来的不传之秘！”

嘉许的点点头，燕铁衣道：“你对千枝百脉的武林渊源以及各家所擅的绝技尚称通晓，很不容易，据我所知，‘西塔派’近二十年来，业已式微，徒众极少，而能得到该派真传者尤稀，江湖上叫得出名号的只有两个，一是‘三眼哪吒’席忠权，另一个，便是‘指绝’瞿奇，席忠权年已四十开外，不似季兄所见之人，那么，剩下的唯一嫌疑者，就只有‘指绝’瞿奇了。”

熊道元像大有发现似的叫了起来：“魁首，一定是这姓瞿的家伙，正好这人的称号也叫‘指绝’，看看这根铜尺，不是他这‘指绝’又会是那一个？”

燕铁衣道：“我想也是他，我听说瞿奇的年龄差不多在三十上下，岁数上正和季兄所说的相吻合……”

立时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熊道元恶狠狠的道：“瞿奇，瞿奇，你可叫我们给查出来了，任你刁滑奸狡，也一样逃不过我们的法眼显妖，这一次，我

看你何所遁形？”

燕铁衣缓和的道：“道元，如今瞿奇只是受到嫌疑，却不能肯定必然是他，等我们将他找到之后对证无讹，才可以将这项罪名给他坐实。”

熊道元忙道：“魁首，我看十有十成就是这姓瞿的小子无疑，除了他，还会有谁？”

燕铁衣道：“只要找着他，是真是假自可分明，他干了这档子事，他便赖不掉，反之，不是他干的，我们也决不会冤枉他。”

这时，季学勤钦佩莫名的道：“大当家，到底是一方的霸王，天纵英才，不但心思细密，头脑清晰，更且反应快速，见识渊博，这是一桩无头疑案，大当家逐项剖析，抽丝剥茧，居然就将那恶徒给猜了出来，此等智谋，真是常人难及，佩服，佩服，佩服之极！”

白胡子族长也一伸大拇指，笑呵呵的道：“燕少兄年记轻轻，却已有这等成就，诚所谓英雄豪杰出少年，我老头子生平最器重，最景仰的，就是少见这样智勇双全的男子汉！”

燕铁衣忙道：“二位谬奖了，我不过一个武夫，懂几手招式，有几斤力气而已，实在谈不上什么‘霸主英才’‘智勇双全’，二位如此抬举，倒令我惭愧了！”

老族长手捋着胡子笑道：“少兄客气，太客气啦，呵呵。”

熊氏大娘也插上嘴道：“大当家呀，我们家道元对你就别提有多么个心服法了，那次回来不是成天挂在嘴皮子上，一口一个‘魁首’，一口一个‘头儿’？他对你呀，比待我这做娘的犹要考敬得多，驯服得多呢！”

季家老夫人跟着咧嘴笑道：“可不是么，这遭大当家赏光莅临，我们季熊两家别说有多大的面子，当家的不论气度威仪，那一般也是顶儿尖儿的，叫人打心眼里敬仰，眼下又有这么一桩扫兴的事麻烦当家的，就全靠当家的帮忙啦……”

面团团的季大户忙笑道：“这还用得着说？季熊两方一结亲，大当家是道元掌舵的，能不护着我们么？”

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光景就好像已经把那强徒擒住，起回了龙凤镯子一般，气氛顿时就热闹起来，但却捧得燕铁衣有些招架不住了。

就在这时，熊氏的那双眼睛突然一睁，急急的道：“对了，道元，怎的却不见你妹子与你一起回来，她到那儿去啦？”

熊道元脸色猛的泛了白，他期期艾艾的道：“妹子在……呃，在镇里没跟着回来……”

瘦削的面孔往上紧张的扯吊起来，熊氏大娘迫切的问：“二妞一个人在镇上做什么？怎不跟着你们一道走？如今正是生枝节，闹风波的时候，二妞又是个待嫁的新娘子，她一个大闺女家，独自留在镇上怎么合适？道元，不要是又出了什么纰漏吧！”

熊道元忙不迭的道：“没有，没有出纰漏……”

季学勤也恐慌的问：“舅爷，小佳现在在那里？我还以为她先回去了呢。”

燕铁衣十分平静的微笑道：“熊姑娘的确住在‘小龙镇’的一家客栈里，那家客栈名叫‘平安’，我想各位也会晓得这么一处所在。”

熊道元赶紧附和答道：“不错不错，二妞的确住在那家‘平安客栈’里，而且还是住的后院上房。”

熊氏大娘狐疑的问：“她干嘛不和你们一起回家，却住在客店里做什？道元，你可不要瞒我什么。”

燕铁衣安详的道：“便与老夫人实说了吧，道元身上带了些微伤，我想老夫人一定看见了。”

熊氏大娘点头道：“可不是，我还正打算问他呢，怎生弄得这等狼狈法？”

季学勤的目光投住在熊道元的身体上，喃喃道：“舅爷性子火爆，容易与人发生冲突，他这样的情景，并不足怪，我已看过好几次了。”

燕铁衣道：“道元挂了这点小彩，是因为在‘小龙镇’窄街街口——也就是‘平安客栈’的门外，与一辆后档车交错时，双方碰撞了一下才惹起来的麻烦，先是两边的车夫各不相让，互相争执起来，越吵越凶之下，车上的客人却就加入了自己的车夫这边，道元脾气烈，几句话不合，立时就动了手，岂知对方也是个练家子，功力不弱，两个人打了好一阵子，彼此全都带了些浮伤。”

大家都在认真聆听着，燕铁衣的口吻便更像煞有其事一样，越说越实在，表情亦灵活逼真：“我与二妞就正在隔一条街的南货店里购物，等着道元雇车来接，这一耽搁，我已有点着急，心里才疑惑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便发觉街口那头围挤了好大一群人，像是在看热闹，吵吵嚷嚷，议论纷纷的指点着那一边；我挂念着道元，马上领着二妞赶了过去，打眼一看，可不是道元正在同人打架？而且和他打得难分难解的那个对手，竟然是我的一位旧识！”

老族长放声笑道：“呵呵，真是荒唐，这岂非‘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

燕铁衣道：“说得是呀，我当即把他们两个分开了来，又把彼此间的关系言明了，这才将一场风波平息，大家握手言欢，重新见礼，再演了一遍‘英雄不打不相识’。后来我一问我这位故友来到‘小龙镇’的原因，敢情是他在携妹回里的途中出了枝节，他的妹子半路上得了病，便耽搁在镇里走不了啦，在人情上说，我不得不去客栈里探视我这故友的妹子，当然，道元与二妞也就随同前往。”

老族长连连颌首道：“应该的，这是应该的。”

熊氏大娘念了声“佛”，悲天悯人的道：“也真是啊，异乡罹病，人生地不熟的，多可怜……”

燕铁衣笑笑道：“谁知这一去却去坏了！”

吃了一惊，熊氏大娘睁圆了眼：“这是怎么说啊？”

燕铁衣的表情是一派无奈之色，他双手一摊，道：“我那故友的妹子呀，也恰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人也生得标致，温柔娴静，颇为逗人怜爱，她同二妞年岁相若，又都出落得一般秀气，两人凑在一起”活脱似一双姐妹花，这二位姑娘一见面呀，可就投了缘，那么快便黏缠得分不开了，真像是上一辈子就订了交似的亲热法，到后来，二妞竟舍不得马上离开啦，她也是同情那位姑娘客旅卧病，缺人照料，虽说那位姑娘的兄长在侧，但女孩子家病倒于榻，总有些事不是男人方便服侍的，二妞与那位姑娘又如此投缘，便自告奋勇，非要陪伴那位姑娘两天不可，那位姑娘口里不说，脸上却看得出也期盼得紧，我与道元不好太过勉强，便只得留着二妞住在‘平安客栈’陪陪她的新交了，临回来之前，也给二妞订了一间上房，并言明两天之后去接她。”

老族长有些感慨的道：“这就叫‘古道热肠’啊，在今天这等世风之下，莫说一个女娃子，便许多有财有势的体面人物也做不到这四个字了。”

本来心里还在咕噜自己闺女做事孟浪，出嫁之前净找些麻烦，但从老族长这么一夸赞，熊氏大娘便什么都忘了，她嘻开那张微瘪的嘴巴，乐呵呵的道：“二妞这丫头呀，就是这个性子，心地厚道，自个的事情急缓都不管，老是体恤别人，替别人打算，我这为娘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好。”

老族长正色道：“似二妞此般善良纯厚的大姑娘，正是足可为式的娴慧女子，嫂子你不但该数落她，更应时加鼓励，引以为慰才对，大嫂子，有几个闺女及得上你家二妞这样明事体，通人情哪？”

熊氏大娘喜得心痒痒的，只管咧着嘴笑——有人嘉许自己的女儿，总是好事，这不和夸赞自己教导有方是一个样子？何况，女儿还是由自己一手带大的哩。

季学勤也适时来上几句：“小佳她一向就是这样，富同情心，本性善良，又乐于助人。”

季家老太太跟着点头：“一点不错，这是我季家修来的福慧，能娶到这么一位好媳妇；亲家嫂子，这可也是你平素调教得好，积善存德啊！”

熊氏大娘笑开了脸，一个劲的在客气：“亲家母抬举啦，小幅儿这孩子才是真叫人喜爱呢。”

乾咳一声，季大户道：“不过，也快到下聘的日子了，婚期亦订在不远，我认为二妞还是该早点待在家里比较合适，赶过两天，倘请道元偏劳一趟，早些将二妞接回来。”

熊道元忙道：“这个当然，大叔放心，我会尽早去接二妞。”

大家又谈论了一阵，燕铁衣保证将倾力去追查暴徒，起回那对龙凤镯子，又安慰了季大户夫妻半歇，这才在老族长的提议下各自散去。

燕铁衣与熊道元伴随熊氏大娘回家以后，直待熊氏大娘入房就寝了，熊道元才敢叫过家中的一名小厮，轻声问了几句话，又殷殷交待了一番。

面对自己客房中的孤灯一盖，燕铁衣正在沉思之中，熊道元已蹑手蹑脚的溜了进去。

站在桌边，熊道元抹了把汗，低声道：“好险啊，魁首。”

燕铁衣道：“险什么？”

熊道元吁了口气：“二妞的下落呀，魁首，亏得你是怎么编出那一番话来的？不但合情合理，有板有眼，更且相当的感人呢，尤其魁首说话时的形色，有条不紊，外加表情逼真，乖乖，连我都几乎以为是真的了。”

笑笑，燕铁衣道：“如果我编的这个谎连你都骗不住，还能去叫别人相信么？”

熊道元跟着也笑了：“的确，魁首，你的才智、反应、计谋、无论那一项，都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燕铁衣摇头道：“说谎骗人算不得是一种才智，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之所以如此编造来隐瞒事实真像，全为了不令你母亲惊恐忧伤，年纪大的人是受不得吓、担不得怕的，尤其在你家要办喜事之前，更不宜稍出差错，此乃权宜之计，道元，你却莫以我的说谎技巧引为光彩！”

熊道元笑道：“魁首说得是，但今晚的场合如果换了我，恐怕就要露出马脚了。”

燕铁衣道：“这是反应上的问题，而我的外形较你生得有利——人家看

我貌似纯真，一派童稚之气，便不信也会信上三分了。”

顿了顿，他又道：“现在，你决定先找那一个？‘八臂锺馗’呢？仰是‘指绝’瞿奇？”

熊道元毫不考虑的道：“先找‘八臂锺馗’祁雄奎要紧，我妹子落在他手中凶吉莫上，遭遇堪忧，魁首，还是救人为重，那龙凤镯子虽是珍宝，却乃死物，只好放在第二步来办了。”

点点头，燕铁衣道：“非常正确，何况祁雄奎居有定处，容易寻找，那瞿奇来往飘忽，追查起来颇耗功夫，而东西摆久了仍是原物，人一旦有了失闪，可就无人补救了。”

熊道元轻声问：“魁首打算何时出发？”

燕铁衣道：“天亮就走，时间已经很急迫了，在二妞婚期之前定须将她救回，否则，交拜天地行合卺之礼时，没有龙凤镯子不关紧，没有新娘就演不成戏了。”

第五十八章 矮松岗 隼鹰博猎

“祁家堡”可真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堡”，它座落在一道小山岗上，由百余幢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砌房屋，及一根高耸的旗组合成了“堡”的内容；石砌的房屋都呈现着单一的灰白色，与四周围绕着的高大石墙是同一色调，这“祁家堡”的形状是个约略的长方形，堡墙四角各有碉楼一座，而墙顶与碉楼之间则张扯着密密的、向外倒勾的刺网及铁桩，堡门紧闭，那是一道在内部绞盘控制着的生铁门。

山岗上下前后，生长着丛丛矮松，一片连着一片，放眼望去，灰白色的石堡雄踞于周围，齐人高或半人高的矮松青翠中，更显得有一股威慑恢宏的意味。

就坐在一丛矮松的阴影下——燕铁衣与熊道元。

打量着“祁家堡”的形势，燕铁衣喃喃的道：“这个地方俯视十里平川，扼据四路通道，居中砥固，高而凌下，倒是一处有气势，占地利的所在，建堡的人好眼光。”

熊道元笑道：“这是两军对阵的说法，魁首，一旦遇上高来高去的武家能手，也就不一定管得用啦。”

燕铁衣思忖着道：“我们没有时间等到天黑，看样子，只有在白昼也照样往里摸了。”

熊道元问：“魁首，你的意思是先救人呢，还是先指名叫阵？”

燕铁衣道：“当然先救人，否则我们只凭了一枚小小的圆牌标志便兴师问罪，未免依据不足，到时祁雄奎如果来个不认帐，我们就连冤也没个喊处！”

舐舐嘴唇，熊道元道：“白昼潜行，恐怕容易露底！”

燕铁衣点头道：“不错，而目前我们却不能先露了形迹，若是万一打草惊蛇，对方有了戒备，甚至把二妞隐藏起来，事情就越发难办了。”

熊道元有些焦急的道：“魁首可已有了腹案？”

燕铁衣平静的道：“现在还没有。”

他刚说到这里，“祁家堡”的那道生铁堡门忽然在一阵“辘”“辘”声

中升起，两人急忙伏身注视，堡门之内，已有三乘健骑不徐不缓的奔了出来！

熊道元的面孔隐蔽在一蓬松针的间隙之后，他的视线跟着那三匹马在移动，嘴里一边轻轻的道：“他们有人出来了，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抄小路淌近。”

燕铁衣脑子伫立时便决定了一个计划，他低声道：“让我们截下这三个家伙！”

这一次，熊道元的反应很快：“魁首要在收拾下这三个人之后改着他们的衣衫混充进去？”

望定远处那三个马背上的青袍青巾人物，燕铁衣颌首道：“有这个打算，且看能否行得通。”

熊道元有些担心的道：“大白天，这个法子太过危险，容易被他们认出来！”

燕铁衣道：“是的，确然危险，我也晓得这并不是个上佳的方法，但我们不妨试试看，合宜与否，到时可以再斟酌。”

咧嘴一笑，熊道元道：“现下却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了！”

燕铁衣淡淡的道：“也不一定，如此计不成，便靠我们自己朝里摸了。”

片刻后，那三匹马儿来得更近了，马身在丛丛的矮松中间穿行，时现时隐，坐在鞍上的三名骑士，贸然一看，倒像是平着在松端滑行似的。

蓦地，熊道元双目泛出了红光，他“克崩”一咬牙，额门上的青筋也立时浮突凸现！

燕铁衣道：“有什么不对？”

熊道元切齿眦目的道：“魁首，你朝后面那两匹马上的人脸瞧瞧。”

依着熊道元的话望了过去，这一凝视燕铁衣顿时恍悟——那骑在第二第三匹马上的人物，一个肥头大耳，满脸横肉，右一个则犴头鼠目，瘦似人乾：这两位仁兄，不就正是在“小龙镇”，“悦宾楼”上一直盯着熊小佳瞧个不停的那一胖一瘦两人？

熊道元恶狠狠的道：“魁首，还记不记得我在昨晚出事后向你禀报过，说是在攻击我的一群横货之中，有两个人的相貌似曾相识？就是这两个王八蛋！”

燕铁衣压着嗓门道：“这两个人我也见过，如今你可想起来我们曾在那里见过他们？”

面颊上的肌肉猛一抽搐，熊道元的声音透自齿缝：“可是在‘悦宾楼’上？”

燕铁衣道：“正是——总算你还有点记性。”

脸皮一热，熊道元窘迫的道：“当时天黑人多，我心中又惊又怒，一时没能想起来。”

咬咬牙，他又接着道：“娘的，在酒楼上我只和这两龟孙打过几次照面，事后方才觉得有些眼熟，但我当时却决没想到他们竟敢动歪念头，胆大包天的打我妹子的主意！”

燕铁衣叹息道：“我却已查觉他们一直在及眼贼灼灼的偷窥二妞，但我也同你一样犯了相似的错误——我亦不信他们真敢动什么歪脑筋。”

熊道元凸着眼珠子道：“他们却动了——而且更把我弄了个灰头土脸，当着我面前劫了我的妹子！这些天打雷劈的王八羔子，我要一个活剥了他们！”

燕铁衣沉沉的道：“活剥他们与否是第二步了，眼前还是先救二妞为当务之急。”

将衣衫下摆往腰间一掖，熊道元杀气腾腾的道：“魁首，我们‘摘’这三个家伙吧！”

燕铁衣迅速的道：“此处距离那石屋不远，动手要快，切记不能叫他们发出声音，而且只须放倒他们就行，别伤了他们的性命！”

熊道元有些不甘心的道：“何须对这几个邪龟孙如此客气？”

燕铁衣冷冷的道：“我要从他们口里刺探消息，死人就不能开口！另外，一旦出了人命，与祁雄奎的仇便不结也得结下，在弄清二妞的确实遭遇之前，先结下仇乃是不智之举，道元，你头脑冷静一点，不要被怒火冲昏了。”

在他两人低促的谈话中，那三人三骑，已经接近到不及五六十步的范围了。

轻轻的，燕铁衣又交待：“你绕到后面截住他们进路，我先动手，我一动，你跟着扑，务必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将这三人摆平，不叫他们有丝毫喘息挣扎的机会。”

点点头，熊道元一言不发，魁梧的身体却矫如狸猫般伏窜出去，连连几闪，在树不动，枝不摇的情形下，他已绕到了对方的后面。

于是，猝然间，燕铁衣由矮松的掩蔽里飞跃出来，他的紫袍兜风飘扬，人在空中倏闪，头一匹马儿受惊之下“唏聿聿”仰立而起，鞍上骑士是个黄皮寡瘦，颌下着了把山羊胡子的角色，这人双腿紧挟马腹，手中带牢缰绳，任是突遭激变，却仍稳坐如山——就像是钉在马背上一样！

一溜冷电暴现急落，指顾间，丈许方圆全笼罩在这片张劲锐厉的刃雨莹光之下，仿若形同一个晶亮透明又寒气袭人的琉璃顶盖。

山羊胡子这一次可就坐不稳了，他怪叫一声，舍马滚落，在滚落的瞬息，倒掖在后腰上的两把‘菱脊刀’住上翻斩，光华眩映中贴地倒劈而出。

燕铁凌空飞旋，“太阿剑”的青冷焰光直指第二匹马上坐着的胖子，那胖子连对方是个什等模样也没看明，早已抛镫扑向一边。

后面，熊道元宛似“饿虎扑狼”般冲向了第三匹马上上的瘦人乾，人还隔着七八尺远，一双银枪的尖芒，业已抖成了漫天的寒星流灿。

胖子甫始落地，趁着翻身的力道，左手探挥，哗啦啦一声暴响中，一条包嵌着铜头的“三节棍”已怪蛇也似卷向了燕铁衣。

燕铁衣不但不退，反往迎着棍端猛进，胖子的“三节棍”却在燕铁衣接近之际，蓦地下沉斜起，整个换了角度倒抽过来。

“太阿剑”便在这时幻成了一度精耀旋转的光轮，轮齿却是千百的剑影参差蓬射，那条三节棍立刻劈啪连响着断削成了几十截，当零散的棍屑在碎舞的一刹那，另一般流虹似的晶芒暴闪，胖子但觉满眼森森剑光，身子一软，已自踣倒！

这时，燕铁衣背后，人影突至，双刀交叉，狠狠插向他的背脊！

往前猛扑，燕铁衣在仆落的同时“呼”一声倒翻，“太阿剑”颤飞弹掠，紫电纵横，对方的双刀在丁当激响声里连被荡开，而“照日短剑”贴地飞射，那偷袭者，闷哼着，一屁股便坐了下去，手抚小腹，黄脸顿时泛灰！

燕铁衣双剑归鞘，目光回扫！熊道元已经将他的对手逼得左支右乱，招架无力了。

熊道元力拼的那个瘦人乾，舞动着一把“狼牙棒”，看上去好像那把“狼

牙棒”都要比他粗上一倍，这人乾似的朋友大汗淋漓，喘气如牛，几次想开口呼叫，却全被熊道元疾苦狂风暴雨般的攻势窒迫得发不出声！

忽然，那边歪在地下的胖子，用力支撑上半身爬起，朝着“祁家堡”的方向，拉开嗓门鬼哭狼嚎般哑着声叫：“来人哪，这里有……”

“有”什么尚未来及出口，胖子只觉风声拂扫，左耳一凉，他本能的一转头，老天爷，却正好发现一只血淋淋的人耳弹上了半空——他的耳朵！

惊恐的伸手抚着失去耳朵的左脸侧，胖子全身哆嗦了几下，现在他才感触到那种尖锐的痛苦！

山羊胡子一咬牙，攀抓着身边的一株矮松，颤巍巍的站起，他也像豁出去了，求救的叫声虽然有如泄了气又不关风的球囊，但他却仍然嗓子掖着沙似的叫：“堡里的兄弟快传警哪，不睁眼的免崽子上线开扒了！”

燕铁衣绝不会厚此薄彼，他只是往回那么一掠，森森的光华已带着山羊胡子的鼻尖飞晃过去，山羊胡子的叫声突然噎进喉咙里，更倒吸了一口气的血！

便在这俄顷间，熊道元斜肩猛撞，瘦人乾的“狼牙棒”擦过他的头顶，他的左手枪药已扎入对方大腿根，更将这入乾挑起来旋了一转，在一声挤迫由的嘶号里，瘦人乾已被他重重摔跌于地！

裂嘴一笑，熊道元得意的道：“魁首，我这几下子……”

“嘘”了一声，燕铁衣目光注视“祁家堡”那边的动静，他沉默着，表情冷凛而冷酷，过了好半晌，“祁家堡”始终没有任何异兆。

透了口气，燕铁衣道：“还好，堡里的人似乎没有发觉这里的情势。”

熊道元抹着汗道：“他们很难查觉什么，魁首，这里距离‘祁家堡’少说也有几百步远，又有矮松掩遮着，方才那两声呼喊中气不足，直比夜猫子叫春，传不出三尺地去。”

燕铁衣低沉的道：“你的那个对手，怎么躺在地下不动了？你没有要他的命？”

走过去俯身探视了一下，熊道元狠狠在那瘦人乾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他吐了口唾沫不屑的道：“没用的东西，只这么挨了一枪，居然就闭过气去了，挺在那里装死，真他娘不是角色！”

燕铁衣朝胖子一挥手：“走过来，和你的伙计在一起！”

满脸的血污沾在横肉上，胖子怨毒的瞪视着燕铁衣，斜在那里没有反应模样，像是恨不能将燕铁衣生吞了。

走上去两步，燕铁衣平缓的，但却煞气毕露的道：“是你自己走过去呢，还是要我拖你过去？”

胖子的面孔痉挛了一下，嘶哑又强硬的道：“你！你……们是什么人？无怨无仇……竟然下此毒手！……‘祁家堡’断不会饶过你们这两个凶徒！……你们的行为……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熊道元暴烈的叱喝：“你这狗娘养的野种，死到临头，犹想吓你那个爹？老子们是含糊的便不会找到，既来了，也就不把你们这几块废料看在眼里，你要恫吓我们，算你是迷了心，八字生得不够巧！”

胖子咬咬牙，提着气道：“不要狂！……狗熊……你也狂不了多时。”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过不过来？朋友。”

胖子正想回答，眼前一花，一柄亮莹灿跃的锋刃已指对他的眼睛，由瞳孔的中间在这么接近刀尖的距离望出去，那柄刃身的锐利与森寒乃是无可

言喻的——有如一座钢铁的山，一座插峭的峰，这山、这峰，便掌握在燕铁衣的手里。

刃身上流动着冷酷的光彩，波波闪映，它是生硬的、冷寞的，望着它，会令人感触到一件事！——它如想透肌饮血便必不会犹豫。

两边的颊肉急动抽搐着，胖子艰辛的吞了唾液，非常不情愿的挣扎着站起，踉踉跄跄的走向他的同伴山羊胡子那边！

“太阿剑”在腕上翻了一转，那么俐落的还鞘，燕铁衣走近他们，目光逐一扫过这两张狼狈又透着仇恨的面孔，冷峭的道：“姓名？”

两个人都闷不哼声，当然，尊严问题，骨气问题。

双瞳中的光芒倏然转为酷厉，燕铁衣的音调像是冰得结冻了：“我再问一次，不开口的要在身上少点东西；胖的这一个，你先回答！姓名？”

心腔子猛的一收缩，这位胖兄觉得背脊上升起一股凉气，而燕铁衣的目光却更似刀锋一样宛如要洞穿他的内腑；畏缩的则过脸去，他呐呐的道：“邱景松。”

燕铁衣问：“什么称号？”

透了口气，邱景松像是在和谁挣扎着一样：“‘长尾人熊’。”

凝视着对方这张横肉叠叠，凶恶中带着点蛮气的面孔，燕铁衣觉得，如果再加上此人的“三节棍”拖在后面，倒确然名符其实。

转向山羊胡子，燕铁衣道：“你。”

颌下的胡子抖了抖，这人的声音出自齿缝：“‘双虹刀’曾玉安。”

燕铁衣道：“在‘祁家堡’，你们几个是什么身份？”

曾玉安的眼圈泛黑，眼仁却透红，他僵硬的道：“教头。”

冷冷一笑，燕铁衣知道，“祁家堡”的所谓“教头”，就是他们堡中高手的统称，加上这个“教头”的名衔，只是叫起来好有个称呼而已。

淡淡的，他又问：“昨晚上，你们在距离‘仁德村’十里左近的一处山洼子边，抢了一位姑娘回来，现在，那位姑娘在那里？”

曾玉安表情木然，他缓慢的道：“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事。”

燕铁衣问邱景松：“你告诉我。”

邱景松脸上的横肉痉挛了一下，沙沙的道：“曾二哥已径答覆你了。”

自怀中摸出那枚黄闪闪的人像圆牌来，燕铁衣摊开手掌，放在他们的鼻端下：“这枚玩意，是什么？”

眼角一飘，曾玉安冷漠的道：“‘祁家堡’的标志‘避邪牌’。”

燕铁衣道：“在那位姑娘被劫的现场，我们检到这块‘避邪牌’。”

曾玉安毫无表情的道：“这并不能证明什么，‘祁家堡’的‘避邪牌’，乃是表示堡中人身份所用，凡是在‘祁家堡’听差的人都有一枚，人多了，容易遗失，而要偷上这么一枚，也不算难事！”

站在那的熊道元怒火顿炽，他粗暴的道：“你娘的头，你倒会推得乾净，我看你今天怎么个狡赖法，砸碎你这一身老骨头，我也要叫你说出实话来！”

摆摆手，燕铁衣静静的道：“那么，你们是不承认有这件事了？”

曾玉安硬板板的道：“本无此事，又如何承认？”

笑笑，燕铁衣又朝着邱景松：“朋友，你认不认识我？”

避开燕铁衣的视线，邱景松有些局促的道：“我……没有见过你！”

燕铁衣道：“当真？”

咽了口唾液，邱景松不安的道：“的确没见过你……这无须说谎……”

燕铁衣道：“我提示你一下——‘小龙镇’的‘悦宾楼’上，你和那个瘦猴子坐在一起，我们隔得很近，二位就在我们这一桌的在后侧。”

邱景松那付茫然之状，一看就知道是装出来的，他连连摇头：“没有的事！……我同‘颜老竹竿’已经有个月没到‘小龙镇’上去了。”

燕铁衣道：“你肯定？”

舐舐嘴唇，邱景松舌头有些打结：“错不了。”

掂了掂手心上那枚“祁家堡”的信物“避邪牌”，燕铁衣叹了口气：“你既不承认曾经相识，这枚劳什子又做不了什么证据，看样子，我们还真有些束手无策了呢！”

邱景松忙道：“恐怕是你们误会了。”

曾玉安也阴沉的道：“只不过，这‘误会’可要给你们带来莫大麻烦！”

气红了眼的熊道元激动的叫：“魁首，这两个狡滑的阴沟老鼠。”

“哦”了一声，燕铁衣展颜微笑：“不是我这伙计一吆喝，我倒几乎忘了，邱景松，我的这位伙计，你在‘悦宾楼’上应该也见过才对！”

看了熊道元一眼，邱景松急忙又收回视线，大摇其头：“没见过……我根本已经一个多月没到‘小龙镇’，又怎么会在‘小龙镇’的‘悦宾楼’上见过你们？”

挫着满口的牙，熊道元恶狠狠的道：“娘的皮，睁着一双眼睛说瞎话，我明明认得你，你居然敢说没见过我？你这满口胡柴，一嘴放屁的二等窑子……”

第五十九章 泄露隐情 竖子可恶

唇角抽动了一下，邱景松闷着头不哼声。

燕铁衣笑得宛若一位天真的孩子：“在酒楼上你没见过他，在那位姑娘被劫的所在拾到这枚‘避邪牌’又不足为证，那么，邱朋友，我的伙计却曾于那群暴徒中间和你打过照面，这算不算证据呀？”

邱景松神色变了变，结结巴巴的道：“我不认识……不认识他……也没抢过什么女人……女人……他完全在血……血口相喷……横加诬赖……这，这是最龌龊的勾当……”

咒骂一声，熊道元厉烈的道：“狗娘养的，你们丧天害理，坏事做尽，如今竟来指责我的行为龌龊？”

燕铁衣笑道：“我这位伙计告诉我，当时在那群暴徒之中，他之所以很快的认出你来，乃是因为你吆喝喊叫的声音最大，嗓门最粗的缘故。”

邱景松气愤膺胸的脱口反驳：“胡说八道，我当时根本没有出声……”

话一溜了嘴，邱景松立时惊觉，他的一张胖脸马上变赤泛紫，两只眼珠子也蓦地发了直。

燕铁衣安详的道：“哦，原来当时你没有叫喊过，那么，叫喊的一定是你另外的同党罗？”

曾玉安的双眼像在喷火般瞪着邱景松，邱景松怒惧又畏缩的辩解道：“曾二哥……我没有说什么……我一直没有说什么，是他诬我，是他在

诓我啊”

脸色突然变得阴狠了，燕铁衣的语声也立时蕴含着浓重的血腥气：“好了，我们不要再兜圈子，那位姑娘如今在那里？”

邱景松望了一眼曾玉安恶毒的面孔，恐怖的道：“不-----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的啊-----”

呈现出的是一抹金童般纯真的笑意，燕铁衣右手猝翻，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嚎叫出自曾玉安的口中，他的一只大手业已滴溜溜飞抛出丈许之外

往被一个倒仰，曾玉安撞上了背后的一株矮松，又反弹回来，燕铁衣脚起如电，“坑”的一声，把这位“双虹刀”踢滚五步，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像是有些迷惘的紧着那糜点憨直的味道，燕铁衣向目定口呆的邱景松道：“你的曾二哥怎么突然断了一只手？为什么又躺下去了呢？”

燕铁衣如此可爱的天真表情，在邱景松眼里却觉得比什么妖魔鬼怪的形象更要可怕，那是死亡的气息，拘魂的征兆啊，这位“长尾人熊”不禁栗栗抖起来，连两条腿的腿肚子都在打转了。

凑近了些，燕铁衣温柔的道：“你要告诉我些什么吗？或者，你也想在突然间缺少一点身上的什么？譬如说，一条手臂，一只腿，或是一颗眼睛？”

哆嗦着，邱景松上下牙床“喀”“喀”交颤的道：“不要这-----样-----我-----我说就是-----”

点点头，燕铁衣十分亲切的道：“我早就知道你会说的，你本来就想告诉我，不是吗？”

邱景松惊窒的抖索着道：“是-----是的-----我本-----本来-----就想-----告诉你的-----”

燕铁衣颌首道：“现在，你终能如愿了。”

痛苦的喘息着，邱景松委实对这个能“偿”之“愿”感到了莫大的压迫。

燕铁衣和悦的道：“首先，你要说真话，我要每一个字都是实在的，第二，你不可保留或隐瞒什么，这就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你合作得好，我可以保证你将来活到抱孙子的时候，否则，你就死得非常快，快到你不能想像，只须一眨眼，你就不是这个人间世的人了，懂么？”

点着头，邱景松几乎要哭了出来。

燕铁衣轻轻的问：“那位姑娘，是你们抢来的，对不？”

邱景松的嗓门里像掖着一把砂：“是-----是我们抢来的。”

燕铁衣笑道：“为什么要抢她来呢？”

哭丧着脸，邱景松嗫嚅着道：“因为-----这姑娘生得漂亮-----太惹眼-----”

燕铁衣道：“人家姑娘长得好看，就犯了法么？你们强抢民女，未免过于无法无天了”

邱景松慌忙的辩白：“不，不是我们要抢她-----是我们少堡主暗中交待过，遇上漂亮的女人便设法悄悄给他弄回来-----举凡弄回来的女人能中少堡主的心意，出力的兄弟便会获得各式各样的重赏-----或是奖金，或是升职，或是占到堡里的肥缺-----以后在少堡主面前，就更能得到莫大的信任了”

笑笑，燕铁衣道：“那么，这位姑娘的被抢，显然是阁下与那位‘颜老

竹竿’的功劳了？一定是二位发现之后，又盯梢跟踪，通风传信的罗？”

邱景松惊恐逾恒的道：“我们是身不由主啊-----求大当家的饶命-----”

燕铁衣道：“你已知道我们身份了？”

邱景松畏惧的道：“那位熊姑娘业已说出来了，在昨晚上，她已将她的出身来历和盘托出-----所以-----所以先前一见到当家的，我便知道是‘青龙社’的燕魁首找上门来了。”

燕铁衣道：“但你外表上却一点征候也不现，模样就和真的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来历一般，邱朋友你的定力，你装佯的功夫，我也钦佩无已呢”

气急败坏的，邱景松惶恐的道：“这是少堡主的指示，少堡主在发觉已招惹了大当家的之后，赶忙召集我们商议应付之策，最后决定来个死不认帐，一推了事，严令我们一切都要做成毫不知情的样子，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要保密，不得泄漏片言只字，就当并无此事发生一般-----若是违抗少堡主的谕令，即将招至杀身之祸-----大当家的，我们少堡主言出必行，他是那种人，说得出，做得到的啊。”

熊道元在那边厢气冲斗斗的咆哮：“姓邱的，你以为我们就是善人哪？我们就不能宰了你么？你狗操的少堡主言出必行，我们更是活剥人皮也不会眨眼皮”

邱景松脸上的横肉扯紧了，他呐呐的道：“我只是解释一下我的立场---我，我并没有其他意思-----”

燕铁衣若有所思的道：“照您这么说，你们少堡主暗地里搞的这些下流勾当，你们堡主祁雄奎本人并不知情，是这样么？”

点点头，邱景松苦着脸道：“堡主是丝毫也不知道这些事-----堡主的个性、脾气，我们都很清楚，如果叫他老人家晓得，连少堡主在内，只怕全要吃不了、兜着走啦”

燕铁衣有着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无形中对祁雄奎这个人也增加了不少好感，在他的判断里，如此一来，事情办起来就容易下手多了。

熊道元却在怒咻咻的道：“娘的，儿子干的齷齪把戏，做老子的居然会不知道？我看这里头必有隐情，说不定是祁雄奎授意，由他儿子出面做黑脸，他自己躲在后头坐享其成，一边左拥右抱，一边又摆出付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认为十有八九，这一对父子是串通好了狼狈为奸”

邱景松急忙道：“你怎能随口诬蔑堡主？这些事的内幕我们还会不知道么？任是那一次弄来的女人，全都送到少堡主房里去，摸黑送进，摸黑带走，有那少堡主看好了的，便多留一时，看不中的第二天晚上即送走了；说句露骨点的话，有时连少堡主在与那些女子调情，或是被掳来的女人反抗挣扎的哭闹声，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这种事，和堡主可以说半点关系也扯不上。”

熊道元像被蜂子螫了一下似的跳起来叫：“什么？调情？调情就是干那种肮脏事呀，就是强暴啊，不好了，二妞恐怕业已遭到那小兔崽子的污辱啦”

燕铁衣低叱道：“不要胡说，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你再跳脚不迟，现在你却发的那一门的疯？”

邱景松赶紧道：“我可以向你们赌咒，昨晚上掳回来的那位熊姑娘绝对是冰清玉洁的，我们少堡主未曾拈过她一指头，虽然少堡主很喜欢她-----”

“呸”的吐了口唾沫，熊道元愤怒的道：“你们那狗操的少堡主是‘剃头

桃子——一头热’，他喜欢我妹子管个鸟用？也不撒泡尿照照他自己那付熊样，配不配”

邱景松有些不服的道：“我们少堡主……可也是一表人才。”

熊道元精暴的道：“一堆狗屎，人才？呸”

燕铁衣冷冷的道：“邱朋友，你们少堡主的确没有欺侮过熊姑娘吧”

拼命摇头，邱景松道：“绝对没有，大当家的，我以性命担保……”

燕铁衣阴沉的道：“最好是如此，否则，要以性命来担保的就不仅是你一个人而已”

邱景松忐忑的道：“换了别个掳回来的女娃，我可不敢说，但这位熊姑娘，乃和大当家的有渊源，我们少堡主不愿惹麻烦，为的就是怕把事情扩大了不好收拾。”

燕铁衣道：“他能有这点自知之明，总算没白活到这么大”

熊道元急吼吼的道：“魁首，我们去向祁雄奎要人。”

燕铁衣向邱景松道：“如果我们直接去向你们堡主要人，有问题么？”

邱景松惶悚的道：“大当家，这一着行不通。”

燕铁衣道：“怎么说？”

邱景松嗫嚅着道：“我们堡主绝不会相信你的话，他不认为少堡主会做出这种事来……而且，少堡主也抵死不肯承认的，你们无凭无据，只怕这人就难要了。”

熊道元厉声道：“你就是凭据”

打了个冷颤，邱景松沙哑的喊：“大当家，你亲口允诺过，如果我告诉你你所要知道的这些，就放过我的性命，大当家，这是你亲口允诺过的啊”

熊道元吼道：“叫你去作证，又不是要你的命，你这么鸡毛子喊叫干什么？”

邱景松几乎就要跪下了，他带着哭腔道：“天爷，我假如去替你们作这种证，我还会有命活么？便你们放过我，少堡主也断断不会饶我的啊”

燕铁衣道：“好了，我们不会迫你去为虽，我们甚至不提你；但是，熊姑娘被禁在何处，你却须详详细细，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

邱景松紧张的道：“你们要潜进堡里去抢她回来？”

燕铁衣道：“不，我们是要去‘救’她回来，邱朋友，用字要注意。”

楞楞半歇，邱景松终于艰难的点了点头，沙沙的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告诉你们了……熊姑娘是被关在堡后的‘宏仁园’也便是少堡主的日常起居处，那里有三幢以檐廊相连的房子，少堡主便住在中间的一幢里，进入中间那幢房子，循着客堂边过的道往里走，在通道盖头将要弯出一扇门户到后园的时候，在门边的墙壁上嵌有一只装饰用的铜狮子头，只要用手把狮子头向右旋，通道尽头的地面即会出现一道暗门，有石阶通下去，那底下是座右牢，熊姑娘如今便在那里。”

熊道元咬牙切齿的道：“天打雷劈的东西，居然将我妹子囚禁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

注视着邱景松，燕铁衣缓慢的道：“邱朋友，句句是实么？”

邱景松指天盟誓的道：“若有一字虚谎，任凭大当家的处置。”

燕铁衣道：“很好，我同你一样希望你所说的并无一字虚谎，如此，我固愉快，朋友你也更会感到愉快，而相反的结果，却乃你我都不乐见的，对不？”

邱景松急道：“当然，这个当然-----”

燕铁衣又想起了什么，他问：“邱朋友，你们少堡主可已有了妻室？”

摇摇头，邱景松道：“还没有娶亲。”

熊道元痛恨的道：“像他这样强抢民女，迫以淫乐的生活，早已不啻拥有大群的妻妾，且都是新鲜口味，又怎么会娶个老婆来受约束？”

燕铁衣皱皱眉，道：“邱朋友，你们少堡主这样胡作非为，难道说，那些被他们欺侮过又送走的少女不会出面指控？”

邱景松呐呐的道：“掳来的女人和送走的女人，全都是蒙着眼睛黑暗带进带出，在堡里的时候又全都耽于少堡主的另间密室之内，她们根本便不知身在何处，又如何去指控？再说，姑娘家名节悠关，遭了这等羞事，那一个又敢出面声辩？”

燕铁衣冷笑道：“你们令少堡主，可真叫吃得稳呢。”

邱景松噤着声，不敢哼气。

燕铁衣又道：“这种勾当，你们少堡主一共玩了多久？”

涩涩的咽了口唾液，邱景松道：“约莫-----有一年多的时间-----”

一扬眉，燕铁衣道：“行了，目前来说，你的态度我尚称满意，下一步，就该证明你的诚实够不够了。”

邱景松急道：“大当家，我没有一句话敢瞒你，我可以起誓，我全说的的事实，我-----”

打断了他的话，燕铁衣道：“这该由我来证实——道元，把邱朋友，与地下这两位躺着的全绑起来，等事情完了，再回来得放他们，当然，如果他说的全是事实的话。”

邱景松惊惶的道：“大当家的，你不能这样，你不能-----”

一个箭步抢上来，熊道元凶神恶煞的叱吼：“少罗嗦，你如不愿便表示你心虚，老子就这样先做了你”

不顾这位“长尾人熊”的辩解与要求，熊道元抽出一条细牛皮索，熟练又迅速的很快就将对方粗壮的身体捆了个结实，然后，又把晕死地下的两位仁兄如法泡制，不但通通绑得累如粽子，更用内襟撕下的布条把三个人的嘴巴全塞满满的，他将这些人移到隐僻之处，覆以枝叶，检视一遍之后，熊道元过来向飞铁衣覆命。

两人走开了一段距离，燕铁衣才道：“我们由堡后摸进去。”

熊道元道：“不用剥下他们的衣衫冒充了？”

摇摇头，燕铁衣道：“不，在与他们这三个人遭遇之后，我发觉此计难以行道，因为这三个人全是‘祁家堡’身份较高的角色，并非小喽罗，他们的容貌长像，堡中人不会忽略；我本来是想胁迫其中之一掩护我们进去，但那姓曾的与姓颜的非常倔强固执，势必不肯合作，邱景松我又不忍迫他陪着我们进堡露底因而遭难，所以如今只好另外的方法摸进堡里了。”

熊道元搔搔头，道：“老实说，魁首，我也认为大白天要混充进去太过困难-----”

燕铁衣低沉的道：“据我判断，因‘祁家堡’那少堡主有所忌惮，不敢声张的缘故，堡里的防卫不可能特别加强，他既已打算来个死不认帐，表面上就会装做若无其事一样，我们摸进去该不会太难，充其量，‘宏仁园’的戒备比较严密一点而已。”

熊道元颌首道：“魁首分析得是——我们对这桩麻烦的处置方法，魁首

可已有了打算？”

燕铁衣慢慢的道：“祁雄奎不相信他儿子会做出这种丑事，他儿子再来个不承认，场面就会闹僵，如此一来，对我们有害无益，会弄得占住理都说不清，所以，正面要人在目前来说已颇不适宜-----”

熊道元急道：“那就先摸进去救人出来再说”

燕铁衣道：“不错，我本来也是这个打算，现在又更加强了这个念头；我的做法是这样——先潜入‘祁家堡’设法救出二妞，然后，带着二妞直接找祁雄奎指控他的儿子，并叫二妞详加叙述被掳的经过，更指证种种事实，地牢、秘室全在那里，说不定尚有其他良家妇女囚禁于内，祁雄奎的儿子到时想赖也赖不掉。”

熊道元一拍手道：“好，这个法子最好”

燕铁衣又道：“届时，我们看祁雄奎对这件事如何交待，设若他做得漂亮，办得合理，我们就不再追究，立即离开，如果他循私偏袒，妄固敷衍，我们便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置”

熊道元谨慎的道：“魁首，你认为姓祁的会是那一种态度？”

微喟一声，燕铁衣道：“很难说，一般而言，似此等败德辱节之淫妄乱行，是非已很明白，惩罚亦无庸犹豫，但是，其中若涉及父子亲情，血缘骨肉的关系，则应付起来往往文会是另一番光景了”

熊道元恶狠狠的道：“姓祁的胆敢包庇他的恶子，我们就将这对混帐父子一起收拾——娘的，儿子犯了淫乱之行，已是罪无可逭，做父亲的如再偏袒护短，则更加罪孽深重了”

燕铁衣沉沉的道：“应该怎么做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道元，亲恩如海，抵犊情深，人不处于那种境况，便难得体会那种感受，在此等情势里，要想一个做父亲的秉公处置自己犯罪的儿子，这颗心就不易摆得端正了。”

张张口，熊道元却未能说出什么，他的神气有些惶恼，也有些烦躁。

燕铁衣道：“我们走吧，事情还没到这一步之前，猜测多了并不一定有益，我们心里先存个底，做到那里，便算到那里。”

第六十章 铁棺材 小癞蛛儿

藉着丛丛矮松的掩护，燕铁衣与熊道元二人迅速绕到了“祁家堡”的背后，如果那邱景松说得不错，从“祁家堡”的后墙摸进去，将可更为简捷的找到“宏仁园”——囚禁熊小佳的地方。

抬头仰视着高近三丈的石墙，燕铁衣轻轻的道：“不知道墙后的防卫情形如何？光要越过这道堡墙与墙顶上的刺网，倒并不是件难事-----”

熊道元有些迫不及待的道：“魁首，里头的戒备不会怎么严密你不是也说过么那小兔崽子既不敢声张，便只好装做若无其事，形迹上也就必须保持常态，如果他一旦授意加强警戒，他那老爹难道不起疑心？查问原由之下，那小兔崽子怎吃得消？”

燕铁衣道：“我是这样推断，不过，‘祁家堡’平素的警戒情形，也绝不会太轻松，我们进去之前，却要更加小心。”

连连点头，熊道元道：“我省得，魁首，我们只管往里淌吧”

燕铁衣身形倏起，竟然有如大鸟般拨起了八丈多高，人在空中一个急旋，便一闪而下，紧接着，熊道元也跃掠腾空，超过墙顶刺网六七尺之高飞越过去。

两人落下的地方，正好是一排房舍的后面，一座小巧的假山之则这个位置非常合适，但，不合适的却是刚巧和三个坐在假山脚下聊天的青衣汉子打了照面

那三名青衣大汉初是齐齐一楞，一楞之后的反应却是快速的，两个拔刀拦截，另一个伸手便摸向摆在身边的那只号角-----

燕铁衣动作快逾电闪，他疾掠而过，两名拔刀的汉子也才只是手指刚刚沾到刀柄，立即便打着旋转横摔出去；伸手取到牛角准备吹鸣的那一位，尚未及将角端凑到嘴上，亦已“唔”的闷哼一声，眼珠子上翻，软软倒向地下

后面，熊道元飞奔过来，又在四绕周了一圈转回，低促的道：“附近就这三个，没有别人了。”

燕铁衣目光扫视，发觉就在左侧方几十步外，有一堵空心花墙结围隔起来的地方，建筑有一个十分雅致的月洞门，通向里面的小天地，间楣上，有三个突浮的青铜雕字嵌着：“宏仁园”。

嗯，这倒是一处自成格局的隐秘所在。

燕铁衣在端详着“宏仁园”的形势，熊道元业已将那三个被点了“晕穴”的汉子拖到假山后的隐蔽处，匆匆赶了过来，他随着燕铁衣的视线望过去，不由立时热血沸腾，磨拳擦掌的道：“魁首，不会错了，‘宏仁园’，就是这鬼地方”

点点头，燕铁衣道：“现在开始，我们已入虎穴，更要步步留神。”

熊道元握着一双斗大的拳头道：“我要进去一个一个，活活掏死他们”

燕铁衣没有出声，领先奔进了“宏仁园”中，一进那道月洞门，果然便发觉正有三幢石砌屋宇形成三角形斜对这边，园子里花木扶疏，环境清幽，更点缀着小亭曲桥，荷池花榭，人一进到这里，不由满眼翠绿紫，淡香萦绕，那种宁谧恬静的气氛，没有半点淫窟匪窝的味道。

燕铁衣隐向一丛矮树之后，游目四顾，摇头道：“这地方还相当清雅，倒是颇出我的预料之外。”

熊道元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环境是否“清雅”，他只盯着那三幢以檐廊相连的房屋，压着嗓门道：“魁首，那姓邱的胖子还算诚实，他没有骗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位置，每一处形势，到目前来说，都与他所告诉我们的相吻合。”

燕铁衣道：“但愿一直像他所说的那样吻合下去才好，万一有那里出了岔子，我们难受，他也就比我们更要难受了。”

舐舐唇，熊道元道：“我想他不敢，他也知道我们将会如何惩罚欺骗我们的人”

燕铁衣道：“走，中间那一幢房子。”

当他们悄无声息的潜入这幢“祁家堡”小堡主的居处之后，奇怪的是竟没有过见或看见任何一个人影；在布置典雅的客堂里，静荡荡的毫无声息，客堂右边那条过道上也一样寂然悄静，连一点音响也没有。

下意识中，燕铁衣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太安静了，而且，他们

的行动进展似乎又太容易，直像来到了“无人之境”。

熊道元好像也有这种直觉上的反应，他极度谨慎的戒备着，一边跟随燕铁衣往过道中掩进，一面略显不安的低声道：“魁首，这幢房子里怎的这么个静法？听不到一点声音，看不见半条人影。”

燕铁衣目光凝聚，侧耳聆听，缓缓的道：“我们稳着朝里淌，以不变应万变；眼前光景，我也觉得透着古怪。”

但是，“古怪”却并未出现，他们来到过道的尽头，那里，果然有一扇雕刻精细的桃花心木门半敞着，从半敞的门隙中，可以望见后院的部份景像，后院中也似是一片花圃与栽种有景致的树木；而在门的右边尺许处，可不正有一只铜狮子头嵌在那里作壁饰？

朝着那只雕刻鲜活，栩栩如生的暗金色铜狮子头一指，熊道元低声道：“就是这玩意了，魁首，将狮子头向右旋就对”

注视着这只嵌在墙壁的铜质狮头，燕铁衣不觉皱起了蹙眉；这只铜质狮头呈现着浅褐中隐泛斑的暗金色，并不明亮闪烁，好像平时不曾妥加拂拭过一样，而这只狮头的雕工尽管高明，能将狮子的威猛神韵与凶悍形色夸张的表现出来，但不知怎的燕铁衣却老感到这只狮头的形像带着邪恶他说不出这股邪恶意味流露在狮头的那一个部位，可是看在眼里，那只铜质狮头的整个组合就是不对，宛似狮头在冥冥中隐含着某种阴毒的陷阱或某类不详的诅咒

熊道元急切的道：“魁首，我们还不行动么？”

燕铁衣，谨慎的道：“我有点忧虑，道元。”

怔了怔，熊道元紧张的问：“魁首可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

燕铁衣低沉的道：“好像有种不妥的感觉，但一时又不能确定什么”

急忙探首转头的四面查视，熊道元惴惴的道：“没有什么呀这附近任什么碍眼后疑的事物也没有，魁首，唯一叫人心里咕噜的，就是太静了，静得不似是有人住的地方”

又注视着墙壁上的铜质狮头，燕铁衣喃喃的道：“这狮头，色泽暗，似乎并不经常受到触摸”

熊道元忙道：“当然并不‘经常’，祁雄奎的小兔崽子不会天天弄女人回来，即使弄了女人回来也不一定就会通通关到地牢里去，他一准是遇上那坚拒不从或特别刚烈的女人方才囚到地牢下面折磨，譬如二妞-----”

燕铁衣的眸瞳中透着冷锐的光芒，他道：“也罢，既来了，好歹就要冒险试一试，希望邱景松告诉我们的话全是事实，尤其在眼前的成败关键上，更盼他不要‘坑’我们才好”

熊道元信心十足的道：“他敢‘坑’我们？他有几个脑袋，我就不信他是真活腻味了”

退后一步，燕铁衣毅然道：“动手吧”

一搓双掌，熊道元往前挺身，两手紧握壁上狮头，用力往右旋转，于是，狮头在他强劲的力量扭转下，响起连续的“克极”“克极”声，顺势向右旋转动

随着狮头的转动，却没有地道出现，在人们不及瞬目的一刹那间，半敞的桃花心木门外，紧贴着楣框，却“哗唧唧”落下一道黑黝黝的生铁板来，千斤闸似的堵死了门户，而这“哗唧唧”的一响其实却是两个声音的融合，另一道厚实的生铁板也同时切断了过道的那一头通路。

原本留意着地面暗道出现的燕铁衣，突然惊觉之下，飞闪向门业已不及，他只差半步距离，便被铁板挡住了，猛回身反扑，过道那一头也同样被一道铁板堵住

只这么一来，他们便完全陷入了一个坚固的牢室里，而这条过道，却正是一座经过苦心安排的牢室

黑暗中，熊道元疯狂的咒骂起来，他一面吼叫咆哮，一面奋力往回顶撞两头的铁板门，倘喘着气，咬着牙，用他的双枪、他的双脚、他的肩背、甚至他的头，不停的刺戳、踢打、碰撞那两扇严密固封的硬厚铁板。

燕铁衣静静站立着，冷静的道：“你这样就能出去了么？”

熊道元直着喉咙，跳着脚叫骂：“狗娘养的邱景松，我操你的祖宗十八代，你这黑心黑肝的龟孙子，你竟敢坑我们，竟敢骗我们？我只要一朝出困，我不把你撕成一片一片生啖了，就算你八字生得巧；你他娘的是不想活了哇，你居然耍这种花巧到我们头上？”

燕铁衣默然不动，就宛如没听见熊道元在叫嚷什么。

用肩膀死命撞击着生根一样的铁板，熊道元又在大吼：“祁雄奎，还有祁雄奎的儿子，你们这一对狼狈为奸的父子，你们是武林的败类，江湖的渣滓，你们都不要脸，都是畜生，阴毒下流，卑鄙龌龊的行为全叫你们占齐，天打雷劈你们这老少两个杂种啊”

忽然，燕铁衣冷厉的道：“不要再闹，熊道元，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停止了叫骂，熊道元瞋目切齿的站着不动，他急促的呼吸着、耳朵里，却似闻及铁板外面传来隐约的人声喧腾

马上又怒火上冲，他怪叫道：“‘祁家堡’的一群蠢贼，你们是有种的就打开机关，让我们明刀明枪拚个死活，用这种下三流的恶毒诡计害人算不上是英雄好汉，你们设弄此等陷阱来充‘祁家堡’的门面，传出去会怕叫人用尿来浇你们的招牌啊”

燕铁衣愤怒的道：“熊道元，我叫你静下来听听有什么声音。”

咽了口唾沫，熊道元赶忙道：“我听到了，魁首，外面有很多吆喝嚷，我们已经中计被围啦”

燕铁衣冷冷的道：“迷糊，外面的声音我会不知道么？我是说，这里头又是什么声音？”

呆了一下，熊道元马上定下心来侧耳静听，过了一会，他已有所感觉了，他抬起头来，在一片浓浓的黑暗中向上望夫，是的，声音是从过道顶上传下来的，那是一种怪异的，令人有些毛发悚然的响“沙”“沙”“沙”，宛似什么极小极听的东西在爬行

“扑”的一声，熊道元迅速抖亮了火摺子，青红跳门的火光一晃之下，他已不禁恐怖的呻吟出声，老天爷，过道顶上的“承尘”，不知在什么时候已出现了千百个小方格，自格洞里，正有无数只黑蠕蠕，毛茸茸的长腿蜘蛛爬了出来，由于蜘蛛的数目太多，业已密密麻麻的布满了整个过道头顶，更有些在迟疑着沿着墙壁向下爬落

这些长腿蜘蛛，身体并不大，约莫只有一枚小铜板的大小，但是，她们环生身子回周，长满细毛的长腿，却显得使它们的体积扩大了几倍，这些蜘蛛的长腿呈现着是赤色，身子却泛着灰褐，最可怕的是它们的眼睛，那是仿若豆粒般闪烁着点点碧绿光芒的怪眼，尤其是这些蜘蛛的背部，全都凸起瘰疬如颗粒状的小瘤，看上去不但丑恶刺目，更令人觉得作呕

蜘蛛的行动很快，但现在它们却像对于面前的环境有些陌生，对于可能的猎物有些顾虑它们并未立刻发挥他们行动的速度，它们只是迅速爬几下，又静静的停住，好像在揣摩，在估量，也在等待什么一样

火光的映亮，却使这些蜘蛛又畏缩的往后退了退，本来在朝下爬行的，也马上静止下来，但由于火光的映照，亦更显围那一双双邪恶的碧眼浮闪，那丑怪的形状也就越发清晰可怖了

这些蜘蛛，宛如就是残暴的凝形，死亡的化身，丑恶得叫人心悸，邪异得叫人反胃

熊道元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张口结舌的道：“魁首，我的娘啊-----这-----这么多蜘蛛”

燕铁衣深沉的道：“看它们眼睛的色彩与背部的凸粒，一定是毒蜘蛛无疑”

打了个哆嗦，熊道元惊骇的道：“我们叫人害了魁首，这个当可是上大了哇”

燕铁衣冰冷的道：“你怕了么？”

熊道元心里发毛，他结结巴巴的道：“怕-----是不怕魁首，就是觉得呕心尸身上好像痒痒嚷麻麻的起疙瘩魁首，我宁肯上刀阵，拚百军筋斗虎搏狮，可就讨厌这种毛毛蠕蠕的玩意”

燕铁衣寞然道：“不要小看这些毒虫，它们的厉害只怕不让千百带甲之士，不弱狮虎豺狼，如果被这些毒虫咬上一口，我可以断言胜似挨刀”

又哆嗦了一下，熊道元呐呐的道：“魁首，我们-----怎么办？”

燕铁衣道：“先亮着火摺子，它们怕火光。”

熊道元着急的道：“火摺子烧不多久啊”

燕铁衣冷冷的道：“还有我的。”

裂裂嘴，熊道元连装笑也装不出了：“魁首，加上你的，也一样挺不到几时却要怎生想个法子破开这铁板门出去才是活路”

燕铁衣叹了口气，道：“你真是经不得阵仗？”

红了红脸，熊道元窘迫的道：“魁首，我不是怕，我只是心急”

燕铁衣道：“我就不急？但急有什么用？总要平心静虑，筹思脱险出困之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熊道元又抬头看了看，提心吊胆的道：“天爷，这些东西可还真不少，那祁雄奎父子好歹毒，亏他们怎生弄得来这么多毒虫害人的”

燕铁衣目光锐利，闪闪生寒，他道：“如今不是研判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他们用的什么方法收集到这许多毒虫，这些毒虫事实上却全在这里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如何设法消灭这些毒蜘蛛”

熊道元突然道：“魁首，我们脱下衣裳来用火点燃了烧他个六舅”

摇摇头，燕铁衣道：“衣裳烧完了只怕还烧不净它们，再说，这里已被密封，呼吸困难，空气混浊，如再燃火生烟，休言烧死这累累毒虫，光我们自己也被呛昏了”

熊道元头上见汗，嗓音发哑：“那，怎么办呢？”

燕铁衣慢慢的，道：“让我想想”

觉得胸膈间有些挤迫与呛辣的窒闷，熊道元惶悚的道：“我呼吸不顺了-----魁首，闷得慌火摺子也快烧完了”

视线一直盯在那些蠢蠢欲动的蜘蛛身上，燕铁衣就好像没听到熊道元

在说什么似的，他的表情有些沉重，但在沉重中却另有一种刚毅果敢的神色，他的面庞原是那样天真童稚，仿佛一个仍需要人照护与怜爱的大孩子，而他经常也习惯于流露着近于稚憨浓厚的模样，但这只是在平时。每一次在遭遇到艰险危难的生死关头，他这种天真童稚的形态就会从根本转变，整个由里翻向了外，他能在眨眼间便换成了另一个似是不是他的人，他会在俄顷里变得如此深沉、如此世故、如此老练又如此冷静。而且，充满了强悍、辛辣、暴烈、以及酷厉，在人们的愕然里，他就会自一个生嫩的半大娃娃一转而成这般威力无匹的杀手

现在，他的形态已是这样的转变了。

熊道元目睹之下，暗里心中有数，赶紧闭上了嘴巴。

在这临时形成的牢狱里，空气越来越加混浊沉闷，有一种恶劣的腥泄气息在浮漾，就似新翻开的烂泥那样的味道

燕铁衣拿出了他自己的火摺子抖亮，交到熊道元手中，同时冷幽幽的道：“你只要拿稳火摺子，并且当心自己不要被这些毒虫咬到就行了，让我来消灭它们。”

熊道元一面急急抛掉燃尽的火摺子，改擎着燕铁衣的那只，一边迷惑的道：“魁首，你用什么法子去掉这些厌物啊？”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刚才想了很久，没有什么完美的法子，如今我们只好冒险一试，成功与否，我并没有把握，但试试总比不试好”

忘了揩抹淌至脖颈的汗水，熊道元忙问：“怎么个试法呢？魁首。”

燕铁衣的目光又移了上去，他轻轻的道：“我是使剑的好手，你知道？”

楞楞的点头，熊道元道：“这还用说？魁首不仅是使剑的‘好手’而已，更称得上是‘宗师’，算得上是此道中的祖圣了，以魁首的剑技造诣而言，足能——。”

燕铁衣打断了他的话：“好了，这不是你来奉承我、抬举我的时候，道元，我运剑非常快速，而且，奇准奇劲，可以在很短促的时间里挥展人们几乎难以想像的剑次，也能将这种显示持续很久，我想，你都清楚？”

熊道元苦笑道：“魁首，还有谁比我更清楚呢？”

燕铁衣颌首道：“就是这样了，也只有这唯一的法子——我用我的剑，长短双剑，以最快的势子穿杀这些毒蜘蛛，尽量在它们能够危害我们前，便消灭它们。”

倒吸了一口凉气，熊道元惊愕的道：“可是-----魁首，这些毒玩意数目这么个多法，你光凭双剑刺戮，那能一下手收拾得净？”

燕铁衣淡淡的道：“我说过我没有把握，但我要尽量去做，试试，总比不试的好。”

熊道元忙道：“我也不该闲着，魁首，好歹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燕铁衣道：“不，你拿稳火摺子，就是在助我一臂之力了。”

熊道元不解的道：“魁首，这种轻而易举的事，怎能算是为魁首分劳呢？”

双手分别抚在胸前及肩后的剑柄上，燕铁衣低声道：“这些毒蜘蛛畏惧火光，刚才我看了它们很久，在火光的照耀下，它们显得惊疑不安，而且行动迟缓，我不知道如果激怒了它们之后会不会仍是这样，但火光对它们构成的威胁则毫无疑问；你小心拿着火摺子，并注意保护自己，由我来向这些毒蜘蛛展开攻击”

急急点头，熊道元抽出了他的银枪，紧张的道：“魁首千万留神。”

燕铁衣笑笑：“我知道，而且我也一样经不起它们咬一口。”

突然的动作带起了尖锐的破空锐啸——燕铁衣身形腾起，长短双剑便有如两个炸碎了的光球一般蓬散四射，芒刺矢雨激喷纷，于是，紫血漫空，绿浆并溅，一只一只颤抖着，痉挛着的丑恶蜘蛛，便随着剑尾的闪掣而抛掷撞跌，簌簌落地。

这一阵刺戮的骚动刚刚开始，顶壁上的毒蜘蛛已经受了惊扰而四散奔爬，有的撞在一起彼此扭咬，有的跌落地下再匆匆爬开，有的几只叠缠成一堆，有的便朝着燕铁衣与熊道元噬了过来

燕铁衣的双剑流闪如电，飞旋穿掠，疾速无匹，时化千条冷焰，时幻万点寒星，时做串弧月虹，时变豪光回绕，锋刃的破空之声，业已跟不上实际剑招的那等快速了

不论他的双剑是组合成了什么样的光之图案，也不论他的双剑形成何种方式出手，每在芒现光映的一刹那，总有那么多毒蜘蛛被斩碎穿透，纷纷掉落

熊道元这时也忙得不可开交，他左手高举火摺子，右手的单杆银枪挥点刺砸，运转如风，更加上脚踩膝顶，又蹦又跳，一面闪，一面狠命的和这些毒蜘蛛火拚

在燕铁衣来说，他已很有一段日子未曾如此耗过力，卖过劲了，他运用他精湛的技艺，快速的动作，尖锐的反应，在那一团昏暗的火光摇晃下，连续不断的以一口气支撑着他疾如电掣般的穿刺，而他的对手，却只是些表面上看去微不足道的小爬虫，一些蜘蛛而已。

这是一幅奇异的景像——密密麻麻的在蠕动，在飞快爬行着的满室蜘蛛，成为各种不同角度或方向的抛掷旋甩着，逐渐越来越疏，越来越少了。

熊道元业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的单枪也在奋力挑扎扫砸，时闪时跃，模样是既痛恨，又作。

在一刹那间，过道顶上剩余的一些蜘蛛，忽而纷纷飘落，但它们不是直接落向地下，而是每只蜘蛛全在尾部吊着一根银亮的蛛丝垂挂下来——这有一个好处，它们可以凭藉着尾部蛛丝的依持而随意飘荡

嗯好像这些小爬虫也知道改变战略。

燕铁衣猝然单足点地，双剑一千万点星芒往上喷卷，一件波漾如涛往侧横扫，于是，藉蛛丝飘荡空中的蜘蛛顿时又被或刺或削的歼灭了一多半。

身形倏移，燕铁衣如法泡制，又同方才一样再来过一次

当散碎蜘蛛的肉糜浆血回溅喷的一刹那，熊道元因在跃起躲闪爬噬向足踝的两只蜘蛛而稍稍分神中，被凌空飘至的另一只蜘蛛钻进了脖颈

只是那么轻轻的一麻，带着点儿凉意的那么一麻，熊道元已突然全身扯紧，心腔收缩，他猛一咬牙，整个后背死死贴向墙壁，用力搓揉了几下

这时，燕铁衣已经将那样多的蜘蛛扫除得差不多了，他身形来回飞掠，忽上忽下，忽前忽后，长短双剑闪射穿刺，剑芒的吞吐，尾焰的挑映，必然可见一只或多只残存的毒蜘蛛抛起，却又变成碎裂的及僵死的落下。

没有片刻，所有的毒蜘蛛全数都被消灭，这条封闭的过道中，到处沾满了斑斑点点的紫血绿浆，上下皆糊黏着碎烂成团的蜘蛛肉糜，地下，更是散落满了蜘蛛的尸体，厚的地方叠集在两寸以上，稀疏之处，至少也平铺了那么一层，看上去，不禁触目心惊，更且令人反胃

这该有多少蜘蛛？几千只，或者上万只？那种可怖又腥秽的情景，委实使任何目击者也提不起这个兴致去数上一数了。

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浓厚的恶臭气息，仿若尸腐，闻着就使腹腔痉挛，连隔宿粮也在胃中翻腾不已。

转回身来，燕铁衣刚好看见熊道元正自吃力的伸弯右臂到领襟之后，摸出了一团毛茸茸、肉糊糊、黑黝黝的东西来——一只被他挤压得碎碎的毒蜘蛛

心知不妙，燕铁衣急上两步，低促的问：“你被咬着了？”

熊道元用力将手中的蜘蛛摔在地下，又用脚底去狠命揉踩，一边恨恨的道：“这混帐蜘蛛钻进了我的后领，抽冷子咬我，我踩死它，踩碎它。”

燕铁衣厉声道：“我在问你——被咬到没有？”

停止了动作，熊道元平静了一下，才迟疑的道：“我，我不敢断定，到现在为止，像是没什么不妥的反应。”

燕铁衣注视着他的脸色，沉重的道：“曾经感受到有什么异样的触觉么？”

熊道元呐呐的道：“只是-----在那蜘蛛钻进后领中的一刹那，突然有点凉凉麻麻的感觉， just 却不痛，丝毫不痛，我不敢说是不是被咬着了。”

双目中的光芒立时幽暗下来，燕铁衣吃力的道：“我想，你怕是已被咬到了。”

第六十一章 三重围 八臂钟馗

呆了一会，熊道元嗓门发沙的道：“这……不会吧？魁首，我怎的一点也不觉得痛？被什么毒虫咬到，不该连痛的感觉也没有呀，可能那种凉凉麻麻的感觉，只是这玩意爬动时所引起的肌肤的骚痒。”

燕铁衣慢慢的道：“你还不太明白，道元，被有毒的毒蛇咬着，大多数都不太疼痛，但是，却大多数都会在被咬的瞬息觉得麻木，或是火热的麻痹，或是冷凉的麻痹，而不论是那一种的麻痹，俱非佳兆，还不如被咬时反应疼痛的好。”

熊道元透了口气，汗水涔涔：“那……那么，我可是已被这毒蜘蛛咬了？”

燕铁衣道：“我想不会错了；道元，真可惜。”

大叫一惊，熊道元恐怖的道：“魁首，你这样说，是不是暗示我业已不能救啦？”

摇摇头，燕铁衣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我们耗费了这么大力气，担了这么些心事之后，好不容易清除了所有的毒蜘蛛，快到末了，却仍不能避免有人遭其噬害，道元，这不是可惜么！”

熊道元手抚胸前，松了口气：“原来魁首指的是这个，我还以为是说我不行了呢。”

燕铁衣道：“我不懂毒治伤的方法，也不敢断言征候的显示是凶是吉，是轻是重，所以，你不必绝望，却也不要太乐观，待找着个明白人，先为你拔毒医治再说！”

脸颊的肌肉跳动了几下，熊道元强作笑颜道：“不会有问题的，魁首，我这么牛高马大的一条汉子，岂会被这样小小的一只蜘蛛咬死？就算它是有毒的吧，这么一点点小，也毒不到那里去啊！”

燕铁衣沉沉的道：“我比你更希望如此，道元。”

觉得有些急躁，熊道元道：“魁首，我们倒是设法先出去才是正经，好歹，总要出去之后才见分晓，我业已被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燕铁衣道：“我们等着。”

“嗤”声轻响，熊道元手中的火摺子燃尽熄灭了。

燕铁衣默然不动。

连忙抛掉烧完了的火摺子，熊道元不安的道：“魁首，我们方才所用的火摺子，还全是涂蜡浸油特制过的，使用时间比一般火摺子都来得长，但也一连用完两只了，可见我们呆在这里头已有好一段光景啦，再不破门出去，闷也闷死人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们如今只有等待，道元。”

熊道元急道：“只是等待？”

在黑暗的包围里，燕铁衣的声音却更冷清：“不错，我们破不了那两道铁板；方才我已试过，那是完全实心实质的生铁板，厚度至少在一尺以上，其重何止数千斤重？这不是只凭人力便能摧毁的，而两边的墙壁，我也用剑插探过了，表面是抹着白粉的单砖，里头却一样是以厚重的铁板衬底，顶层亦乃相同，明确的说，这条过道，便是一条长竿的铁牢！”

熊道元喃喃的道：“铁牢？”

燕铁衣道：“铁牢。在那两道铁闸封闭之前，这里是条过道，只须那两道铁闸一落，便即成为一间无比坚固的牢狱了！”

忽然又怒火高升，熊道元咬牙道：“那邱景松——我操他祖宗十八代的邱景松，他真骗得我们好苦啊，他还一再向魁首发誓保证他的诚实坦白呢！”

燕铁衣叹了口气：“我几乎也相信他了。”

熊道元道：“魁首，你当时仍存着疑惑么？”

燕铁衣道：“否则，我为何不放他走，却仍叫你困起他来。”

点点头，熊道元道：“幸亏有此一手，要不我们上了大当，连个出气的人也找不着了。”

燕铁衣低声道：“现在不忙着出气，我们最要紧的乃是如何出困。”

楞了片刻，熊道元疲乏的道：“可是，如何出困呢？”

燕铁衣轻轻的道：“等他们自行启门探视的时候。”

裂裂嘴，熊道元的口气像是以为他的头儿，脑筋不清楚了：“呃，魁首，你是说，等他们自动来开门？”

燕铁衣道：“正是。”

不似笑的笑了一声，熊道元嘶哑的道：“这，似乎不太可能。”

燕铁衣冷冷的道：“非常可能——他们不知道来的人是谁，目的为何？他们不晓得来人被隔绝在这铁牢里于大群毒蜘蛛围攻之下死了没有？他们要准备收，至少，他们不能永远把这个地方如此封闭着，而且，他们的惊疑比我们尤甚。”

熊道元呐呐的道：“却不知还要等——多久？”

燕铁衣道：“这是他们的事！”

在恶臭的空气中乾呕了一声，熊道元手抚着鼻子：“但愿这些杀千刀的

快点催动他们的好奇心……躲在此地，实在不是滋味。”

燕铁衣没有答腔，双眼半合。

忽而，熊道元若有所思的道：“对了，魁首，邱景松那个王八蛋既然在这件事上骗了我们，别的事会不会也是撒谎？”

燕铁衣道：“你是指二妞被掳的事？”

熊道元又急又气的道：“是呀，他说二妞乃被祁雄奎的儿子掳来，说不定也是胡扯，还不知道确实是被那一个抢来的，可能就是祁雄奎本人，可能另有其人，也可能祁雄奎根本就没有儿子！完了，这一下全搞得一团糟了！”

燕铁衣沉默了片刻，方才缓慢的道：“有关这一节，我看他倒不是胡说。”

熊道元忙道：“怎么见得？”

燕铁衣稳重的道：“祁雄奎本人素不好色，这一点附合邱景松所言，而他在说及这一段的时候，正是他情绪最恐惧的当儿，但他却讲得有条不紊，历历如绘，如果编造，该不会编造的这么详实；再说，‘祁家堡’内，果然并无特别戒备，这也表明了那劫掳者的不敢声张，若是祁雄奎本人干的事，他断不会这样顾虑，大可全堡警戒，该阵以待……一个想说谎的人，偶而也会往谎言里掺上一部份实话，这样一来，他的谎言听上去便更形真切了，我们失着的是不能在当场便验证他的真伪。”

熊道元恶狠狠的道：“叫要我出去，只要让我抓住他。”

燕铁衣刚要开口，在这黑暗狭窄的“铁牢”里，已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克拉”“克拉”声响，好像是铁链条的扯动与齿轮的磨擦一般！

声音来自左边的墙壁之内，很沉闷，却在“铁牢”中回响。

燕铁衣与熊道元立时屏唇如寂，紧张的期待着、留意着。

最先令他们感触到的，就是那一股清新的鲜洁的空气沁入，紧接着，前后两道铁板闸门便一点一点的往上升起。

燕铁衣向熊道元一指门边，二人迅速闪到两侧，背贴墙壁；现在，铁闸门往上缓升，随着那“克拉”“克拉”的扯动声，而天光业已透入，越来越亮，越来越耀眼。

当两道铁闸门只升起尺把高的时候，燕铁衣与熊道元已贴地暴旋，宛如打着横转一样，闪电般往外翻出，在耀眼的日头下，第一个入目的物件便是一面宽窄等与门齐的细眼铁丝网罩。

这是“祁家堡”的人特为预防“铁牢”里有毒蜘蛛窜出的设备，但他们用网兜着的却不是毒蜘蛛，而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两个在他们认为业已凶多吉少的不速之客！

熊道元翻出来的势子太猛，收势不住，一头撞在网上，又一下子倒弹回来，就在他一撞一弹的瞬息间，燕铁衣的“太阿剑”早已割裂了一大片铁丝网格，于寒芒飞旋中长掠而出。

网外面，约有上百名青巾青衣的大汉列阵包围，燕铁衣破网而出的一刹那，这些人已喊叫吼喝着潮水般蜂拥围上。

连正眼也不看一下，燕铁衣的“太阿剑”掣闪穿刺，只见泛芒眩映蓬散，宛如冰玉溅洒，十七名青衣大汉业已翻滚碰撞，尖号惨嚎的跌成一团——每个人的大腿上都挨了一剑——位置相同、角度相同、伤口的深浅也相同。

惊逃的青衣汉子们在略一怔窒之后，又纷纷叫骂着再次往上冲扑，但是，一个沙哑的，却冷酷慑人的威严口音便在此时传自右边：“退下来！”

只这三个字，却含有无限的力量，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吸力，在须臾间便将那些正待往上围攻的汉子们扯了回去！

燕铁衣的目光移向右边声音传来之处。

在一丛修篁之下，站立着十几个高矮不同，生像各异的人物；那站在最前面的一位，模样最是扎眼，他身高在七尺以上，体格魁梧壮实，满头黑发高梳头顶，在头顶绾结一只黑玉环，又任头发倒披下来，黑脸膛、浓眉巨眼，狮子海口。一大把虬髯根见肉，蓬张如针，形态非但威猛，更有一股子凛然奋扬的豪气。

这人的模样，燕铁衣好似在那里见过——猛的，他想了起来，那是画上的脸谱呀，这不正似那捉妖的锺馗？活生生的锺馗？只是，发式不同而已，再就缺了那顶纱帽及道袍。

现在，那人走上前缓步，他月光如炬般瞪着燕铁衣，冷硬的开口道：“你是谁？”

燕铁衣挂剑身前，平静的道：“燕铁衣。”

似乎吃了一惊，但这人却像是惯于掩饰他内在的反应，他的表情略略一怔，又随即转为冷沉，他上下打量了燕铁衣一阵，缓缓的道：“真是贵宾，又是稀客——燕铁衣，你不在你‘楚角岭’‘青龙社’称王称霸，却的来我‘祁家堡’施展什么威风？”

燕铁衣淡淡一笑道：“阁下想必就是闻名天下的‘八臂锺馗’祁雄奎了？”

点点头，那人道：“我是祁雄奎。”

燕铁衣道：“与阁下神交久矣，想不到却是在这种尴尬场合相遇，真是遗憾。”

祁雄奎重重一哼，道：“你燕铁衣是北六省黑道上掌舵的，和我们这种不上道的角色用不着来这套过门，有什么话不妨摆明了，我祁雄奎按着就是。”

对方的神色、口气、表情，一上来就透着火爆，燕铁衣暗暗心中咕噜，他知道眼前的场面极难应付，一个弄不好，很可能就是一场混战，而混战的结果，于事非但无补，却更要棘手得多了。

琢磨了一下，燕铁衣微笑着道：“祁堡主，我来贵堡，其实并无恶意，这其中，可能有一点小误会，我把误会说出来，只求阁下给我一个公道，我保证不再打扰，立时离开。”

祁雄奎不耐烦的道：“不用绕圈子，你直说吧！”

燕铁衣又笑了笑，道：“阁下可是有一位少君？”

眸子里闪过一抹诧异之色，祁雄奎道：“有个独子，名叫祁少雄，如何？”

一听“独子”，燕铁衣不禁心里又冷了冷，他仍然笑着道：“令少君今年贵庚？”

祁雄奎疑惑的道：“二十六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点点头，燕铁衣单刀直入的道：“倒正是应该婚娶的年纪，但他仍然独身未婚吧？”

祁雄奎大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燕铁衣，我可以断定你不会是来为我儿做媒的，但你却老是在这上面兜来兜去，你是在调侃我么？”

这时，祁雄奎身边一个面白泛青，形态阴鸷，中年书生般打扮的人物

已踏前一步，冷冰冰的道：“堡主，容我来会一会这所谓北六省掌舵的好汉，掂掂看够不够份是来掌我们北边江湖兄弟们的舵！”

站在燕铁衣背后的熊道元往外一闪身，横眉怒目的怪叫道：“你算那一门子人物？也配同我们翘首动手动脚？别丢你山门的老脸了，来来来，便由我侍候你松散松散！”

中年书生的三角怪眼中，寒光闪闪，他不屑的道：“好狗腿子，但却不是个好角色，你认为你就配与我过招？”

狂笑一声，熊道元道：“你是好角色？你是吊死鬼卖肉——死不要脸，拿着那几手三脚猫的臭把式，你在这里扬威耀武的想吓你面前那位祖师爷？”

燕铁衣冷寞的道：“道元退下，不准胡闹。”

当熊道元垂手退后的一刹那，那中年书生阴沉的道：“过来，我‘双全儒生’尤一波这就向你讨教。”

祁雄奎巨眼一瞪，不悦的道：“下去，这里是那一个在作主？”

尤一波张张口，但却一言未发，也十分勉强的退了下去。

浓眉上扬，祁雄奎暴烈的道：“燕铁衣，不要再延宕时间，有什么话你抖明了吧！”

点点头，燕铁衣道：“说出来，若有失敬之处，还要请阁下多包涵。”

祁雄奎道：“你说。”

燕铁衣十分和缓的道：“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的随身护卫熊道元，他的祖籍便在离此只有几十里路的‘仁德村’，这一次，我自‘楚角岭’偕他专程赶来这里，便是为了参加他妹子熊小佳的出阁嘉礼，熊小佳的未来婆家也是‘仁德村’的老乡邻——‘仁德村’殷绅季员外的公子季学勤，季家即将下聘，择日完婚……”

祁雄奎烦躁的道：“告诉我这些做什么？这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笑笑，燕铁衣道：“但是，就在这位熊姑娘将要出阁之前，便在昨天傍晚，被一般强人以暴力劫走了，当时，我的这位护卫熊道元亲在现场，并且为了保卫他的妹子而受了几处轻伤……”

神色是迷惘的，祁雄奎道：“这真是不幸——但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燕铁衣低沉的道：“更不幸的却是在却人的现场发现了一枚牌记——贵堡专用以表明身份的‘避邪牌’，上雕‘八臂锺馗’的圆形。”

呆了呆，祁雄奎勃然大怒：“燕铁衣，说来说去，原来你到这里来的目的，竟是认为我祁某人抢了良家妇女，前来兴师问罪于我？你竟敢如此诬我的人格？”

顿时，“祁家堡”的人们鼓噪哗叫起来，一个个怒目相视，杀气腾腾，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架势！

燕铁衣冷冷的道：“你要不要弄清事实真相？抑是欲待先来一场莫名其妙的混战？”

猛挥右臂——他的手臂出奇的粗长——祁雄奎大吼道：“通通静下来，那一个再嚷嚷我就先砍那一个的狗头，你们是要在外人面前出‘祁家堡’的丑么？你们忘了‘祁家堡’的规律！”

这一吼果然有效，骚动叫嚷的声音立时半静下来，但是，平静不下来的却是那一张张愤怒的面孔，一颗颗火炙般的心！

祁雄奎瞋目如铃的叫：“燕铁衣，你说下去！”

点点头，燕铁衣道：“我并没有说是阁下你强抢良家妇女，我不会如此荒唐的随意诬一个人的人格，而我也明白，光凭一枚‘避邪牌’并非铁证，因此，我便找着贵堡的一位‘教头’邱景松，由他嘴里，证实了掳人者不是别人，正是阁下少君祁少雄。”

楞了一会，祁雄奎突然大笑起来：“燕铁衣，你完全一派胡说，昨天晚上从晚膳前一直到二更天，雄儿都亲伴在我身侧，他又如何分身去抢那女人？”

燕铁衣安详的道：“他不必亲自去，他有的是人可以指使。”

笑容立刻凝结了，祁雄奎的脸色转为阴沉，他想了想，又摇头道：“我看你只怕弄错了，我儿心性笃厚，为人刚正，且而对我最是敬畏；贪淫好色，仗势持暴，素为我之严戒，我儿必不敢轻犯戒律！”

燕铁衣深沉的道：“色胆包天，且人心隔肚，岂能断论？”

祁雄奎怒道：“我的儿子，我还会不了解？”

冷笑一声，燕铁衣道：“你了解的只是在你面前的儿子，恐怕却非在你背后的儿子！”

窒了窒，祁雄奎咆哮起来：“凭什么你敢如此武断？”

燕铁衣道：“邱景松的自供！”

祁雄奎大声道：“不可能，邱景松既然将你们诱进‘铁棺材’里，就不会露任何机密，你要知道，本堡所属均奉指命，若在受人扶持之下，无法抵挡之时，不论对方胁迫何事，皆附引于‘铁棺材’那具铜狮头上。譬如说，有人胁迫本堡所属，所为是财，便告诉对方右转铜狮头宝库自现，所为是仇，则告诉对方右转铜狮头自可迳至密室寻及目标；总之，以那铜狮头为主，可以随意附会编造，以诱敌自陷‘铁棺材’中，邱景松将你们引来，便不可能泄露其他隐秘而自招严惩！”

燕铁衣清朗的道：“这会有解释的——一个人在遭致生命的威胁时，会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说出来之后他又不甘，更觉得恐惧，于是，他便想设法补偿，想另以别的法子将功赎罪，他就再以一番谎言诱使胁迫他的人进入陷阱，有如你所说的‘铁棺材’；他妄图以这个方式来抵偿他秘密的过失，这是一种正常的矛盾；但我们却可以确信，他的前一段供词是真实的！”

第六十二章 亲情深 真像难明

突然，“双全儒生”尤一波阴狠的开了口：“说到这里，我们要请教——你是怎么令邱景松供出这一段‘隐秘’来的呀？”

一个赤红脸膛，光头独臂的大汉也厉声道：“不错，还有和邱景松一起出去的曾玉安、颜老竹竿两个人又在那里？”

另一个细眉长垂，凸眼阔嘴的瘦小矮子也接口道：“很明显的，邱景松已遭受过‘生命’的威胁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威胁’的后果是个什么情形？邱景松、曾玉安、颜老竹竿如今落到了什么情况了？”

祁雄奎在一阵阴森的僵寂之后，缓口的道：“燕铁衣，愿意告诉我们这些事么？”

燕铁衣不由暗中叹了口气——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他轻咳一声，道：“我很抱歉，我是用强迫的方式逼着邱景松招供的，不过，我也并不以

为除了‘强迫’之外，还有更恰当的法子。”

尤一波尖锐的道：“曾玉安呢？颜老竹竿呢？”

舐舐唇，燕铁衣道：“都被我制服了。”

凸眼阔嘴的那人咬着牙道：“他们如今在什么地方？”

燕铁衣道：“他们很安全，只是暂时失去了自由而已，我不会过份为难他们。”

尤一波阴沉的道：“你没伤害他们么？”

耸耸肩，燕铁衣道：“这是免不了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彼此全要挣扎对抗，流血挂彩的事，便难保不会发生，我已经尽量容忍和克制自己了！”

独臂大汉昂烈的道：“你把他们伤到什么程度？”

燕铁衣坦然道：“曾玉安断了一手，其他两位，只是小伤……”

几句话一说出口，“祁家堡”群情大哗，喝吼叫骂之声立刻又乱成一片，甚至连祁雄奎的脸色也大大的起了变化！

独臂大汉瞋目大叫：“姓燕的，你在尚未弄清事实真像之前，居然如此伤害我们弟兄，杀戮我们同伙，你眼中还有半点‘祁家堡’的影子在么？”

面孔上是一片狠酷暴戾之色，尤一波吊着一双眼眉，恶狠狠的道：“他不是来解释什么‘误会’的，纯是来砸我们山门找碴的，先放倒了再说！”

凸眼阔嘴的人物也咆哮着：“那有姓燕的所说的事？他完全是恶意编造，含血喷人，存了心来触我们的霉头，想摘‘祁家堡’的招牌，今天断乎不能饶过他！”

又有一个长脸，满布着褐色印记的粗壮汉子暴吼道：“我们分刚了这两个上线开扒的野种！”

静净的，安详的，有如一座山似的挺立在那里；燕铁衣的形态深沉冷寞，毫不为所动，他是这般镇定，这般凝重，甚至连一根筋络的抽搐，一条肌肉的痉挛都没有，他的面庞僵硬得仿佛石雕！

熊道元却没有这深的定力，他早已双枪交叉胸前，气咻咻的怒目瞪视着鼓噪中的敌人，随时准备上前去决一死战！

于是——

祁雄奎突然又挥手压制住情绪激荡的手下们，这位“祁家堡”的堡主深深吸了口气，声音中合蕴着极度牵强的平稳：“燕铁衣——你这样做，是不是有意刷我的颜面？”

燕铁衣正色道：“我没有这个意思，而我要请问你，祁堡主，设若你我易地而处，你想得到有关此事的正确内情，除了强行逼供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用？”

祁雄奎挑起双肩，扬声道：“你可以正式拜山！”

燕铁衣道：“说实话，在邱景松吐露内情之前，我还不知道掳人的主见是阁下你抑是令少君，我尚没有弄清对象孰属，这山又如何拜法？”

尤一波又在鼓动：“邱景松是被你‘屈打成招’的！”

摇摇头，燕铁衣根本不理尤一波；他对着祁雄奎道：“祁堡主，我们彼此要追求的全是真相，谁是谁非，也全是要占住一个‘理’字；但似阁下这位尤教头的推波助澜，挑拨群众，恐怕就要引起一场不必要的冲突，如此一来，对你对我，都不会是件愉快的事！”

祁雄奎立时向尤一波瞪大了眼：“不准再插嘴，任那一个给我把牙齿咬紧，我说怎么做你们才怎么做，谁要吵烦了我，谁就第一个找刀挨！”

接着，他转回头来，厉声道：“燕铁衣，你在我的堡子里，又是众寡悬殊的情形下，我不到必要，不愿向你两个人动手，以免落一个以多欺少的骂名，但是，我要明白告诉你，如果你是诬赖我的儿子，你就要后悔你现在的行为了！”

燕铁衣重重的道：“很好，我若错了，自有个公道给你，我若没有错呢？”

祁雄奎板着脸道：“你如没有错，我也一样会向你有所交待，只是，燕铁衣，我儿子的事是一桩，你私闯‘祁家堡’，伤害了我手下的人又是一桩，我们得分开来论。”

燕铁衣夷然不惧的道：“悉随尊意——目前，阁下是否答应先行追究令少君劫人之事？”

犹豫了一下，祁雄奎一咬牙道：“好！”

这时，尤一波急急上前，愤愤不平的道：“堡主……”

祁雄奎大吼：“少罗嗦，给我把少堡主叫来。”

不待尤一波回答，那边的屋檐下，人影一闪而至——是个二十多岁，浓眉大眼，身材健壮，神韵酷肖祁雄奎的青年人。

这青年一到祁雄奎面前，立时垂手躬身，极其恭谨的开口道：“孩儿见过爹爹。”

祁雄奎瞪着儿子祁少雄，严峻的道：“方才你在那里？”

祁少雄十分沉着，不慌不忙的道：“一有变故，孩儿业已赶至，只因来人所言之事涉及孩儿，为避私嫌，孩儿未闻爹爹召唤，不敢过来惹爹爹生气。”

哼哼，祁雄奎大声道：“那，人家所说的话你已听到啦？”

祁少雄更躬下身道：“全已闻及。”

祁雄奎吼了起来：“你有没有干这种下流无耻勾当？”

满脸的委曲悲愤之色，祁少雄声音突然变得嘶哑了：“孩儿为爹爹所生，爹爹，所谓如子莫若父；孩儿的个性为人，品德素行，爹爹一向深知，如果孩儿敢犯淫戒，甘受爹爹严惩，死而无怨！”

不自觉的点着头，祁雄奎满意又安慰的“唔”“唔”连声。

燕铁衣冷眼凝视着祁少雄——这是个相貌威武堂皇，五官端正，看上去原该十分豪迈又直爽的小伙子，但是，他什么地方都肖似他的父亲，却只有一样不像——在说话的中间，他的一双眼珠总是骨碌碌不停的乱转，膘来膘去，显得有些心思诡密，狡猾虚诈的样子，然而，这种小小的异端，却决不是他的身边人或亲近人可以察觉，抑是引以为疑的，在他们看来，祁少雄简直完美得无懈可击。

这是个厉害又深沉的人物——燕铁衣非常戒备与小心，一个人，不怕他外貌凶丑，不怕他恶迹昭彰，因为这是易知易防的，怕的却是那种天生一付刚正忠直的面孔，一派急公好义的伪行，暗地里却男盗女娼，卑鄙龌龊的角色！

祁雄奎又讲话了：“燕铁衣，你已听到我儿子的回答，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笑笑，这是一种非常揶揄的笑，燕铁衣道：“我以为，这件事情如令少君亲自回答，其确实性只怕要大打折扣。”

祁雄奎大声道：“我儿素性耿直，有啥说啥，莫非他敢骗我？”

燕铁衣平淡的道：“要知令少君是否骗你，倘领另取佐证。”

祁雄奎凶狠的道：“你说，这个‘佐证’你待要如何‘取’法？”

突然，祁少雄激动的叫：“爹爹，孩儿受此不白之冤，是非孰属且不去论，只替爹爹声誉蒙垢，已是孩儿不孝，他要佐证，孩儿便以一死明志吧！”

一面叫着，这位祁少堡主业已猛的由靴筒子里拔出了一柄锋利雪亮的匕首，高高举起，用力的朝自己心窝刺了下去！

他已预先声明，再经过弯腰取出匕首，高高举起的这些过程，那柄匕首却如何刺得到位置？就在刚刚往下落了一半的当儿，已经被闪身抢至的祁雄奎劈手一把夺了过去，又反手一掌将祁少雄打了个滚！

祁雄奎手毫紧握着那柄匕首，又气、又惊、又怒、又疼的怪吼着：“没有出息的东西，那个要你用这种不屑的法子来‘明意’？混帐不孝的小畜生，你当着我面竟敢自绝，你眼中还有我这做爹的么？你是要抛下我一个人在世上受悲受苦么？你再如此冒失孟浪，我就叫人先把你困将起来！”

几个“教头”早已扶起了祁少雄并在四周围护着他，个个脸上都是那种同情中又掺了敬佩，同仇敌忾又愤愤不平的表情，其他的‘祁家堡’所属，亦皆似眼里喷火般怒视着燕铁衣与熊道元两人！

如今，他们两个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

祁雄奎又气涌如山的叫着：“小畜生，你给我好好呆在这里，任什么事，都有做爹的作主，都有做爹的替你担待，便天塌下来，做爹的也先顶着！”

祁少雄满脸悲愤之色，满眼饱含痛泪，他仰着头——无语向苍天的模样，任由肿裂的嘴唇中那一滴一滴的鲜血往下淌……

于是，祁雄奎看在眼里，便越发痛在心头了。

熊道元目睹这一幕把戏，不期而然的想起燕铁衣在摸进堡中之前向他说过那几句话来：“应该怎么做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亲恩如海，犊情深，人不处于那种境况，便难得体会那种感受……在此等情势里，要想做一个父亲秉公处置自己犯罪的儿子，这颗心就不易摆正了。”

现在，可不正是这样？事情只是开头，既未水落，亦非石出，八字尚不见一撇呢，祁雄奎的心业已偏了方向啦。

额门上浮起了青筋，祁雄奎粗暴的冲着燕铁衣吼喝：“姓燕的，你差一点逼死了我的儿子，这个后果的严重我想你必然清楚；眼前我倒要问你，你还有什么证明事实的方法？”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有。”

祁雄奎磨牙如擦的咆哮：“说！”

压制着自己上冲的火气，燕铁衣冷冷的道：“你会答应么？”

祁雄奎吼道：“我要看你说的什么法子呀，莫非你要烧平我‘祁家堡’，摘掉我‘祁家堡’上下七百余颗人头，也叫我答应么？”

燕铁衣生硬的道：“倒还不至于这般令你为难；祁雄奎，我想请你准许我来一次搜查，对全堡的搜查！”

那独臂红脸的大汉顿时一张面孔更如血，他尖叫着道：“这简直是放的狗屁！什么下三滥鬼头蛤蟆脸？‘祁家堡’不是私窑子不是贼窝，岂是能任人搜查得的？姓燕的是在搅灰抹我们的盘儿啊！”

尤一波更是振臂高呼：“燕铁衣捏造事实，无中生有的诽谤我们少堡主，诋毁‘祁家堡’的声誉，分明是暗怀鬼胎，别具用心，我看他十有八九就是来摘我们招牌，打击我们威信的，他可能是为了嫉妒我们在江湖上的声望，武林中的地位，才如此托词诬我们，妄图将‘祁家堡’日益兴隆的气运

压制下去，甚至加以扼杀！”

那满脸印着褐记的大汉狠厉的大叫：“狼心狗肺的兔崽子，我们将这一双畜生铲开胸膛来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心肝五脏！”

于是，四周“祁家堡”的众人又群情激愤起来，几乎不能自制的要往上扑，祁雄奎连声叱吼，费了一番力气，好不容易才勉强按压下来！

冷森森，燕铁衣视若不见的道：“祁堡主，你是要弄个水落石出，明断是非呢，还是要凭一己主见，只以你少君的言词便做为此事的结论？”

祁雄奎虬髯愤恨的道：“燕铁衣，我不是白痴，我不会叫你抓住把柄，更不会以口实，我要你自己证明错误，叫你心甘情愿，哑口无言的偿付代价！”

燕铁衣阴寒的道：“很好，这是明智之举，换句话说，你同意我对贵堡作一次彻底的搜查了？”

祁雄奎硬板板的道：“不错！”

不管手下人所流露出的强烈愤怒与不满，也不管手下人的那种恼恨同怒意，祁雄奎转过身去，凛烈的发言道：“我已答应由燕铁衣搜查本堡每一个角落，任何一处地方，本堡所属，一律不得干扰或是阻碍，有违令者，我将立杀无赦！”

燕铁衣道：“多谢堡主赐予合作！”

祁雄奎僵硬的道：“用不着谢我，燕铁衣，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替我儿子洗刷冤屈，同时坐实你的诬告诽谤之罪，你多努力吧，否则，你的后果也就堪虑了！”

燕铁衣平静的道：“我会努力的，是非皂白，亦将得到明确的分判！”

祁雄奎不然道：“请——随你从何处开始，以及用你认为彻底的方法来进行搜查。”

点点头，燕铁衣侧首招呼熊道元，但是，他的目光才一触及熊道元的面孔，却不由陡然一惊——就在这一会，熊道元那张原本青渗渗的脸庞，竟已变得泛了乌紫，非但如此，更且整张脸都浮肿起来，两只露在紧窄袖子外的双手，也是一样的情形，熊道元的模样已有些僵木及迟滞了，他的两只眼睛显得呆板而生硬，似乎连转动都困难，衬着乌肿的眼泡，更越发有股子空茫委顿的意味了！

燕铁衣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熊道元先前在那所谓“铁棺材”中，曾被一只毒蜘蛛咬了一口，现在，必是毒性已经发作了！

往熊道元身边一靠，他低促的问：“道元，感觉如何？”

双颊的肌肉吃力的扯动了几下，熊道元像是颇为费劲的咧开了嘴，语声沙哑又艰辛的道：“我不敢惊动魁首！以免魁首为我担忧分神！就在方才片刻之前，业已觉得老大不适了……头晕，全身疲软无力，胸腹间像烧着一把火……却又闷压得慌……想吐……两眼望出去，黑一阵、花一阵的不甚清晰……”

燕铁衣咬咬牙，道：“你先撑一会。”

他赶上一步，大声道：“祁堡主。”

已经走出几步去的祁雄奎闻声站住，同过头来，颇不耐烦的道：“又是什么事？”

燕铁衣顾不得生气，他忙道：“我这伙计先前在那什么‘铁棺材’中，被一只毒蜘蛛咬了，请你赐下解药，以便我这伙计服下咽毒除秽。”

端详了熊道元片刻，祁雄奎冷冷一笑道：“不错，他是被‘小癞珠儿’

咬了，我还道二位本事好大，居然消灭了‘铁棺材’中那么多‘小癞珠儿’，而本身却毫发无损，这才在心里佩服着呢！你这位伙计就出了纰漏，看来，二位的本事也有限得很。”

燕铁衣低沉的道：“如今不是争论不事大小的问题，祁堡主，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养的毒蜘蛛害人，就也该拿出解药来救人才是正理！”

祁雄奎尚未答请，那红脸独臂大汉已怪叫起来：“凭什么‘也该’？姓燕的，你以为吃定了‘祁家堡’么？”

尤一波也讥诮的道：“谁拨动机关放出那些‘小癞珠儿’的？是我们？抑是二位自己惹的祸？没有人请你们到‘铁棺材’里转动那具铜狮子头呀，你们不请自到，出了毛病却来问我们要解药？天下有这种歪理么？”

忍着气，燕铁衣道：“我们贸然闯关，亦情非得已，为的也是要救回那位姑娘。”

哼了哼，尤一波道：“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口中的那个女人是有是无呢！”

燕铁衣乾脆对着祁雄奎道：“祁堡主，两国交兵，亦有风范气度可言，何况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大恨？我的手下身中剧毒，危在旦夕，而解药又只有贵堡才有，倘请看在同为武林一派份上，慷慨赐赠，以便救命活人！”

祁雄奎慢吞吞的道：“咬了你手下的毒蜘蛛，名叫‘小癞珠儿’，有奇毒，但毒性却扩展得很缓慢，总要二十四个时辰之后才能致命，所以，你不必急。”

燕铁衣神色一寒，峭厉的道：“我不必急？祁堡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伤的不是你的人？”

双眼圆睁，祁雄奎强悍的道：“老实给你说明白吧！燕铁衣，我在等待——如果你说的这件事是事实，我马上就拿解药给你手下解毒，另外更会给你一个公道；反之，你的手下便将受到惩罚，这‘小癞珠儿’正好做为惩罚的工具，免得我们再多费手脚，当然，届时你也一样要遭到严厉的报应！”

燕铁衣的面颊痉挛了一下，沉沉的道：“没有转圜的余地？”

祁雄奎断然的道：“没有——而你连强夺也无门可循，因为你不知解药的收藏处以及它的外状！”

燕铁衣深深吸气，涩涩的道：“如果我的手下因此丧命，祁堡主，怕就不是你我之福了！”

祁雄奎生硬的道：“闯荡江湖数十年，燕铁衣，我怕过谁来？又何曾向任何威胁屈服过？你不须恐吓，祁雄奎捉妖打鬼太久了，无论那一路的邪魔外道也不含糊，只要有人找上门，便包管硬碰硬的奉陪到底！”

注视着对方，燕铁衣冰冷的道：“好气魄，祁堡主，希望你一直有这种气魄才好！”

浓眉一扬，祁雄奎笑声道：“假若你有兴趣，燕铁衣，你终将见识到人，现在，请吧！”

‘祁家堡’在等着你。”

一言不发，燕铁衣首先向这“宏仁园”左边那幢房屋走去，熊道元步履蹒跚的跟在后面，而周围，则全簇拥着不怀好意的“祁家堡”所属。

